

毒人毒計（雙鷹神捕故事） 西門丁．著

三個同門學藝的青年下山後發生連串的變化……其中一個中了暗算竟然瘋了……

管一見這次面對的是一個不知來歷的毒人，一連串的命案使他大感辣手，經過連番偵查，終于設法使兇手自吃苦果。

本篇故事兇手心計之毒，匪夷所思……非到最後不知結果。

$4.00

1145

編者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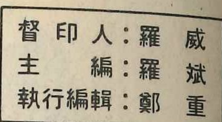
雙鷹神捕故事之七「毒人毒計」今期刋出，本篇故事題材另創，剖析一個兇手心計之毒之辣，從所未見。故事描述三個同門學藝的青年下山後發生一連串的際遇，他們有的遇害，有的瘋了，有的……管神捕接手親查該案，面對的是一個不知來歷的毒人，使他大感棘手，經過連番深入偵查，終於設法使該名神秘兇手自吃苦菓。要知該名兇手到底是誰？非到本文末段難以找到答案，愛好刺激閱讀朋友，敬請先睹爲快！

**　　**　　**

我們將推出一篇由龍乘風君特別撰作的故事：「千門點將錄」。作者爲了完成是篇充滿火爆動作，刺激成份高於一切之千門鉅著，窮數月時間搜集珍貴資料，費盡心思。眞個是：千門深如海，賭局萬千千。本文快將刋出，且看高手們如何鬥智、鬥力？以千術鬥千術？以强拳鬥强權吧！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司馬翎作品「驚濤」。這是一部新派武技智慧奇情故事，敬希留意。武俠小說接力擂台賽下期由黃鷹担綱，精采之處，預期可卜。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綫)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92.00
	一年港幣	$ 18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97.00
	一年港幣	$ 19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10.00
	一年港幣	$ 218.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綫)

武俠世界

第1145期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雙鷹神捕故事之七

毒人毒計

西門丁·文
盧　令·圖

石屋魔音

蒼穹陰暗，灰黑色的雲朵在半空中翻翻滾滾。

天色越來越黑，風越來越急。

呼呼勁風一陣接着一陣，一陣強過一陣，風猛而不冷，偶然隨風飄來一陣雨。

強勁的暴風把樹木枝葉，吹得簌簌亂响，枝葉不斷折斷，又隨即被風捲起，只一忽便不見踪跡！

樹幹也被風吹彎，「喀嗤」一聲，一棵小樹被風吹倒，迅即在地上滾動。

風更大了，樹林中的一棟石屋在風中仍然安如磐石，似乎有股魔力可以抗拒大自然的摧殘……

×　×　×

石屋之內沒有風，卻十分黑暗，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彷彿一座地獄。

沒有風，但風聲仍在門隙及窗隙中傳入來。

令人聳然

黑暗中有個聲音，沉實尖銳，分不清是男是女，風聲雖大，却未能把聲音壓下來。

「暴風雨終於來了！」聲音透出一點喜悅，「暴風雨過後你們便得離開！我已替你們把殺父仇人的行動調查清楚！現在是行動的時刻了！」

黑暗中响起一陣衣袂聲音，似乎尚有其他人。

「天兒，你的仇人『一筆判生死』白樂天經常呆在家內，嗯，他的武功及判官筆法你都已清楚了？」

黑暗中响起了一個青年的聲音：「小子已清楚了！」

「找到破綻了沒有。」

「找到三處破綻了！大娘請放心！」又是青年的聲音。

先前說話的原來是個大娘，只聽她又道：「這樣大娘我就放心了，只怕你的劍法未大成！」

那個被喚天兒的忙道：「小子已有七成把握把白樂天殺于劍下！」

大娘道：「七成把握巳够了，天下間之事那有十成把握！尤其是做大事能不有幾分冒險麼？」

「石兒，你的仇人更加易找，『十字劍』石中玉爲人十分自負，你的機會比天兒大得多，我就更加放心了！」

另一青年答道：「石兒知道凡是自負的人必定會有很多錯誤，尤其是在激鬥中這種錯誤便更大更多，小子有十分把握報卻父仇！」

大娘發出一陣刺耳的笑聲，笑聲十分恐怖，令人毛孔直豎。「好好，不枉大娘我十八年教導的一片苦心！」

「多謝大娘栽培！」

「怨兒！」大娘又叫道：「你的殺父仇人『江中龍』汪瀚勢力最大，所以也最爲令我担心！」

另一個青年咬牙切齒地說道：「無論如何，小子也要把此獠殺死方能洩心頭之恨！」

「我有一個錦囊給你，裏面有一張寫了大娘我的妙計的紙，你依我之計行事，便有幾分把握了！」

「多謝大娘之恩！」

「這個錦囊你絕不能在事前打開，一定要在最緊急的時候才能拆看！你記着了麼？」

「小子記住了，但……但大娘可以先露一點點風給小子麼？」

「不行！」大娘厲聲地道：「絕對不能！難道你連我也不相信麼？」

「小子該死！惹大娘生氣！」那個被喚怨兒的青年惶恐地道：「小子一定在最危急的時候才拆開！」

「記住，即算沒有時間拆看也寧願不看！」大娘的語氣稍爲一緩，「其實以你現時的武功也絕不比汪瀚低，只要小心一點也能把他殺掉！大丈夫當思自立，不可老是依賴別人！」

那個怨兒聲音一揚，大聲地道：「大娘教訓得極是，小子不敢稍忘！」語氣十分恭謹。

「就這樣吧，一月之後你們便回來這裏，向我報告一切經過！」大娘突然有點傷感地道：「唉，這幾個月來，大娘的身體越來越差啦，也不知挨不挨得住一個月的時間！」

那三個青年輕聲道：「大娘請保重，小子等報了大仇之後再來侍候湯藥！」

第一個應聲的青年道：「大娘，你最近幾個月的身子爲何會突然衰弱起來？是不是早年受了傷？」

大娘突然怒道：「天兒，你連大娘的事也管起來啦！誰給你的胆子！」

「小子不該，請大娘息怒！」

石兒又道：「不如待小子向『洞庭醫聖』那老小子要點藥來讓大娘服食吧！」

「放屁！」大娘更怒：「畜牲，枉我教導了你們十八年，想不到竟然都白費了！」聲音又再轉厲，「程子務那老小子是我的仇人也是你的殺父仇人的帮兇，你竟敢向他求藥，簡直豬狗不如！」

黑暗中沒有人吭聲，只聞一陣陣粗重的呼吸聲。

一陣猛烈的風聲傳了入來。大娘又道：「算啦，我都快死了，何必再受你們的氣！梅香，替我開門！」

那三個青年連忙道：「大娘息怒，小子知錯！」

黑暗中响起一個步履聲，接着房門「呀」地一聲打開。房門雖開，黑暗如舊，看不到一切。

「去吧！記住，暴風雨一止，你們便得上路！一月之後再來此地！」

那三個青年連忙告辭，隨即又响起一陣步履之聲。

「梅香，你也去吧!」

沒有應聲，接着房門又「呀」地一聲被關起。

房內更暗，又一陣猛烈的風聲傳來。一個聲音喃喃地道：「暴風雨一止，武林中却又要掀起一場風雨……」

聲音說不出的異樣，彷彿發自地獄的魔音，令人聽後毛髮直豎……

風雨終于漸漸止了，石屋之內一片寧靜，石屋之外滿目瘡痍，樹木雜物倒滿一地，令人不忍卒睹……

催命帖子

紅日自晨霧中跳了出來，大地一片光明。

湘南翠微峯下的白家莊，金瓦紅牆在陽光下閃着光輝。

「一筆判生死」白樂天一早便起了床，坐在書房中看書。案上擺了一壺香茗，白樂天喝了一口，長長吐了一口氣，似乎十分舒適愉快。

房門突然被人敲响。白樂天放下杯子，輕聲問道：「是白英進來?!」

木門隨即被人推開，房外閃入一個五十多歲年紀的僕人來。

白樂天放下書本，一捋頷下長髯，問道：「是夫人叫我麼?」

「不是。」白英彎腰道：「老爺，許總管在大門外拾到一張帖子……」

「帖子?」白樂天截口問道：「什麼帖子?」

「一張催命帖!」

白樂天忽然站了起來。「什麼樣的催命帖?許震湘呢?他在那裏?」

「老爺，許總管正在大廳裏等候老爺您!」

白樂天推開椅子走了出去。他心頭正自嘀咕，猜想不出那張帖子的含意及發帖人!

大廳裏已有了不少白家的人，白樂天在椅子上一坐，隨即叫許震湘把帖子交給他。

白樂天把帖子打開，低目注視，白色的帖子被人用朱砂紅筆寫着幾行字。

閻羅下帖，凡人難脫。

帖子三現，催命人來!

下欵只寫仇人兩個字。

白樂天把帖子丟開，腦子飛快地轉動，却想不出這個仇人是誰。「震湘，這張帖子是怎樣發現的?」

許震湘是白家的總管，今年四十歲，武功機智都十分出衆，十年前白樂天在湘南道上救了他一命，許震湘心頭感激，便毅然屈身于白家，當了總管。

「一筆判生死」白樂天在江南武林中頗有聲譽，近年來較少在江湖上走動，但聲名依然十分之大。白家莊得了許震湘當總管，名頭更响，在湘南首屈一指，成為一方之豪。

白樂天十分器重許震湘，未把他當作下人，平日也是兄弟相稱，因此，許震湘在白家一躭便是十年，甚至在白家成家立室，把它視作是自己的家。

當下許震湘答道：「大哥，這是白金福今晨開莊門時在門外拾到的!小弟聽到聲音才趕去。」他頓了一頓，「帖子外面尚有一個信封，信封上寫着大哥的名字，所以小弟才……」

白樂天眉頭一皺。「咱兩兄弟什麼風浪未經歷過，豈會被這張帖子嚇到?哼哼，閻羅下帖，凡人難脫!好大的口氣!只怕未必能如他之願!」

許震湘接口道：「大哥，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問題是咱得先把對方的身份掏出來，這才能知己知彼!」

白樂天搖頭嘆息道：「愚兄也是猜想不出!」

「大哥想想以前有沒有與人結下深仇大恨?」

「這可難說，愚兄十八歲開始行走江湖，至今已將近三十年，若說沒有與人結怨，只怕連自己也不相信!」

許震湘接道：「沒有特別一點麼?比如對方潛勢力比較大的，或者尚有婦孺兄弟遺屬的!」

白樂天長嘆一聲：「一時之間叫愚兄怎想得出來?」

沉吟了一陣，又道：「而且，愚兄做事絕少趕盡殺絕，即使對方是個窮兇極惡之徒，其親屬若沒有大錯，絕沒理由連他們也殺了!」

許震湘也嘆道：「如此看來就有點棘手了!」

白樂天哈哈一笑。「兄弟也不用過于長他志氣，滅自己的威風，他即使是閻羅王的催命使者，咱也不是省油的燈!俗語云，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大不了跟他們大幹一場!」

許震湘忙道：「小弟自不會怕他，但正所謂明槍易擋，暗箭難防!敵明我暗，如果能摸到對方的底，也較易訂下應付之策!」

「吩咐兄弟們小心戒備，把莊門關上，無事不可出入!」

「這個小弟自然知道，為安全計以後咱們飲食也要小心一點。」

白樂天以讚許的目光望了他一眼。「兄弟一向謹慎，莊內的佈防問題便交由你辦吧!」

許震湘應聲而去。白樂天重回書房看書，他並沒把這件事太放在心上，他對自己有信心，對許震湘有信心，對家中的莊丁也有信心，白家莊雖然不是龍潭虎穴，但也不是任人來往的地方。

這一夜白家莊內燭火通明，莊丁在四周來往穿梭，人人刀劍在手，弓箭在腰，異常緊張。

曙光又把晨霧驅散，黑暗終于過去了。昨晚上白家莊雖然一片緊張，但也十分平靜。

太陽越升越高，氣溫也越來越高，許震湘以袖拭一拭額上之汗，抬眼望一望青天，一顆心至此逐漸鬆弛下來。

一連五六天，白家莊都異常安靜，連個風吹草動也沒有。莊丁的精神、鬥志也逐漸放鬆，白樂天把這件事淡忘了。

× × ×

星月疏淡，但白家莊內外火把燈光通明。

伏在牆頭上的白金福連夜眠睡不足，三更時分心頭泛上一陣困意，眼睛一花，耳畔聽到一個輕微的聲音。他振作一下精神，探頭望了下去，只見莊門上嵌着一封白色的信。

一陣強烈驚恐襲上心頭，他倏地喊道：「門上發現……門板上嵌着一封信!」

尖銳的叫聲劃破了寂靜，其他莊丁聞聲趕來，一個喝問道：「白金福，發現了什麼?是對頭來了麼?」

「不是，我，我……眼睛一花便發覺莊門上嵌着一封信!」白金福緊張地道：「但連人影也沒見過一個!」

「眞是活見鬼!」那人咕噥一聲，道：「快通知莊主及許總管吧!」

正說着，許震湘已聞聲趕過來，喝問道：「你們嚷些什麼?」

白金福忙把經過說了一遍。

許震湘沉吟道：「小心一點，把門打開!且慢，先把火把移近!」

莊門終於被打開，白金福霍地跳了出去，這時他才發現那封白色的信被一把飛刀穿住，敢情是被人用飛刀拋射過來，難怪沒見人影。

白英連忙把飛刀拔下，取下那封信縮回莊內，莊門又再度關起。

許震湘一手把信接過來，火光下信上的朱砂字看得清清楚楚。

第二道催命符!

除了這一句話，連署名也沒有，但許震湘仍能一眼望出，這封信的字跡跟上回一模一樣。

他想把信交給白樂天，但轉念一想，反正對方自謂催命符三出才再出現，也無需急於一時把白樂天吵醒。

正在沉吟間，却聽白樂天的聲音遠遠傳來：「兄弟，發生了什麼事?」原來白樂天也被驚醒了。

許震湘把信遞給白樂天，白樂天看了一眼，冷哼一聲把它拋開。

他隨即抬頭望了一望天色，道：「三更將盡了，這幾天弟兄們都辛苦了，今夜看來不會有什麼事，你們都去睡一覺吧，好好休息一下，提防那賊子明天再來!」

許震湘頷首，便把他的話下達了，莊內只剩下十個人當值。

「兄弟，這幾天你比任何人都辛苦，你也去休息吧，說不得明天大戰即至。」

許震湘揉一揉眼睛，他的確累了，便道：「那麼請大哥小心一點。」

「愚兄自會小心!」白樂天說罷便轉身入廳。

廳裏的燭光尚亮着，白樂天吩咐丫環泡了一壺茶，然後把杯沉思。

白家莊內一片寂靜，只有偶爾的夏虫叫聲，這一切都使人產生了一種謐靜之感，深夜天涼，正是元龍高臥的大好時刻，却料不到這一切即將過去，一場暴風雨即將降臨。

白樂天坐在高背椅上，思潮起伏，二三十年來的江湖經歷一一翻上腦海。

不錯，他有不少仇家，但發催命符的到底是那一個呢?似乎每一個都有可能，也似乎沒有一個特別值得懷疑的。

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走出客廳，庭院中一棵柏樹高立着，夜風吹動葉子，沙沙而响。

白樂天的目光自樹根一直向上移動，直至樹梢才停住，心頭突然一跳，幾乎脫口而呼，臉上隨即現出一種內疚悔愧的神色來。

他又長長嘆了一口氣，然後在庭院中踱步起來，那幾個留在庭院四周當值的莊丁見他滿懷心事的樣子，都不敢跟他打招呼。

四更的梆子聲傳來了，庭院更靜，星月也更淡。

白樂天輕嘆道：「今夜不會有事，你們也去休息吧!」說罷，他亦轉身步入內堂。

穿過那道長長的迴廊，小花園的花香在夜間更盛，白樂天突然急了起來。

他沒有回寢室，而是走入他的書房，書房跟寢室中間還隔了一座小花園。

白樂天推開書房木門，心頭陡地泛上一股不能言喻的疲乏，他分不出這是因為年事漸老還是這件閻羅帖的事而引成的。

房內沒燈，白樂天伸手摸着桌上的火石，「喀卡喀卡」地敲打起來，蠟燭終於點亮了。

燭光亮時，白樂天便瞥及桌上不知何時被人放了張白信紙，上面仍是用朱砂筆寫着字：第三張催命帖

這刹那，白樂天的心像被人揪緊了似的，猛地吃了一驚。

幾與此同時，書桌突然暴飛，緊接着白樂天倏地覺得一股寒風襲向下身。

千鈞一髮之際，不容他稍作猶疑，立即倒竄而出。

「嘶!」一聲，大腿仍然中了一劍，一股暗流奔湧而出，白樂天知道自己中了暗算。

蠟燭已在書桌被掀時熄滅，黑暗中白樂天仍然十分準確地把掛在牆上的判官筆摘下。

說時遲，那時快，那把長劍又挾着勁風襲到。

白樂天判官筆連忙一封，「噹」地一响，濺起了幾顆火星!

「你是誰?」

「催命使者!」那人口上雖然應着話，手上的一口長劍却不曾稍慢，霎時之間已刺了十三劍。

白樂天背貼着牆，沉着抵擋，聲音一沉：「你不把眞實身份露出來，休怪白某張聲示警!」

那個劍客的長劍突然稍慢。「你很想知道，只怕你聽後會心情難過!」

白樂天猛打一個冷顫。「你，你，你是……」

「我便是『鐵掌』高原之子高恨天，」那人的聲音突然凌厲起來，「十八年前，家父是不是被你殺死的。」

白樂天沒有吭聲，但手上却突地一慢，那人的長劍如同鬼魅自他判官筆的漏縫中一刺而入。

「嘶!」白樂天吃了一驚，急閃之下肩上仍然着了一劍!

此刻他心頭之驚駭實無與倫比，他心驚這人不知如何對自己的筆法如此熟悉，難得的是在暗中目光居然十分奇準!

「快說，你不說難道少爺便會放過你

麼？」高恨天厲聲喝道，長劍得手之後，使得更加綿密詭異。

白樂天咬牙道：「不錯，令尊是我殺的！」

「拿命來，少爺十八年來無時或忘，吃盡苦頭也只是爲了能手刃親仇而已！」

白樂天嘆息道：「白某平生所做的事犯錯並不多，但此事却的確使白某遺憾終生，那是誤殺，當時令尊臉上幪着一塊黑布……」

高恨天截口喝道：「少爺不管你是有心的還是無心的都好，只要你親口承認了這件事便成了。」

「且慢，白某有話要說！」

高恨天一怔，劍法不由一慢。「你有遺言要交待？」

「且停，白某自己還你一命便是，這件樑子便算揭去如何？今後白家莊任何一人你都不能動之一根毫毛！」

高恨天又是一怔，脫口問道：「你眞的肯自栽？」

白樂天長笑一聲，笑聲無限蒼涼。「白某既然做錯了事，難道便沒胆贖罪？你未免把白某瞧低了！」

高恨天略一沉吟。「也罷，少爺且信你一次。」

「白某還會留下遺言，不准敝莊的人找你報仇！」白樂天說罷以指蘸血在地上書寫起來。

半晌，白樂天突然响起一聲悶哼。

遠處傳來步履聲及叱呼聲，大概是白家莊的人聽到聲音趕過來。

高恨天連忙剔着火摺子一望，只見地上以血寫了幾個大字。

甘心自栽，不可追究！

高恨天冷哼一聲，心想難道少爺會怕白家莊的人追究，隨即低頭檢視白樂天的身體，只見白樂天的判官筆放在心窩上。

他目光自下向上移動，甫觸及白樂天的臉龐，突聽白樂天驚呼一聲，滿臉驚異地叫道：「你，你，你是誰……」

房外脚步聲越來越近，高恨天長劍提起正想刺下，見白樂天頭一歪，經已斷氣斃命。

高恨天不敢多作逗留，急忙吹熄火摺子，自窗口躍了出去，就像鬼魅般跟黑暗融爲一體。

高恨天剛離去，房門已衝入幾個大漢，爲首的正是許震湘，他一入房鼻端嗅及一股血腥味，心上倏地泛起一股不祥之念。「大哥，大哥！」

沒有人回答，許震湘更急，忙呼道：「快亮火！」

幾把火摺子同樣亮起，一入目，便使許震湘一顆心怦怦亂跳：「大哥，大哥！」彎腰伸手一探鼻息，登時如陷冰窖。

「總管，地上有字！」

許震湘目光一落，那行血字像毒蛇般躍入眼簾，他不禁低聲道：「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不是莊主的字跡？」一個莊丁問道。

許震湘點頭道：「不錯！」目光再一移，又再露出詫異的神采來，只見白樂天的手指指向自己的心房，指頭在離軀體三寸之處便停住。

一干人的神色都更詫異，猜不出白樂天臨死前的這個動作是什麼含意。

驀地一陣女人的悲呼傳來，許震湘悲嘆一聲，站了起來，回首對幾個莊丁道：「快到外面搜查一下，說不得兇手尚在莊內，小心一點不要再讓他傷害了夫人！」

× × ×

六月的日頭炎得能把人蒸乾，天空上不見一絲雲彩，連鳥兒也不知飛去何方棲息。

官道上一個灰衣漢子乘馬彳亍而來，人疲馬也疲。

灰衣漢子對這種天氣似乎竟無所覺，低着頭任由馬匹艱辛地移動。

路旁長了一株大樹，枝密葉茂，像撐開了一把綠色的大傘。樹下有一檔賣酒的小攤檔，靠樹幹放了兩條板櫈，櫈上只坐着一個敞開胸膛的大漢，拿着一頂草帽當作蒲扇搧着。

灰衣漢子目光瞥及那個酒檔，露出一絲笑意，雙腿微用勁，催馬奔前。

賣酒的是個老頭，可惜賣的酒年份與他的年紀不成比例。

冰冷的燒刀子又麻又辣，喝得人汗珠橫流。

灰衣漢子連盡兩碗酒，也敞開衣衫，挨着樹打起盹來，那匹瘦馬，低頭啃着青草。

太陽逐漸偏西，炎熱似乎稍減，偶爾還有一兩陣微風送爽。

灰衣漢子倏地睜開雙眼，射出兩道精光，精光一現即隱，人也隨之長身站起。那匹馬雖瘦，却頗精俐，踏着小步跑來，灰衣漢子懶洋洋地跨上馬背，臨行時回頭一望，酒檔沒有顧客，剛才那個大漢不知跑去何方，賣酒的老頭倚着桌子打起瞌睡來。

眨眼之間，馬匹經已去遠，這裏的一切似乎沒有改變，不一會，突又傳來一陣的得的蹄聲。

官道上迎面急馳一匹純白的駿馬，馬上的人也是一身白衣人，在盛年，意氣風發，眉梢咀角間露出幾分傲氣，頷下的一叢短鬚，使人看來更加威武。

馬兒如風般吹到，賣酒的老頭倏地醒來，走到道中伸開雙手攔住馬頭。

馬上的白衣人一勒馬，馬嘶聲中，馬匹陡地止住，白衣人眉頭一揚，雙目精光畢射，沉聲道：「閣下意欲何爲？」

老頭嘻嘻一笑，恭聲道：「客官，您誤會了，老朽只是想多賣一盅酒而已，別無他意！」

「你賣酒？」白衣人哈哈一笑，「你賣的是什麼酒？」

「又麻又辣的燒刀子！」

「這種酒也能喝？」

老頭一楞，脫口道：「這種酒才够辣，連水牛般的壯漢也能醉倒。」

「這種酒是我喝的麼？」白衣人突然哈哈大笑起來，笑聲剛停，他便在胯邊摸出一個羊皮囊子，拔開木塞，一股濃郁的酒香立即衝入鼻端。

老頭禁不住讚道：「好酒！」

白衣人仰頭喝了一口，重新把羊皮酒囊收起，「你知道這是什麼酒麼？」

老頭又再一呆。「這種酒老朽似乎未

賣過，也從未喝過！」

白衣人傲然地道：「這是我家自釀的佳酒，你何能嚐得！」胯下一挾，馬自老頭身邊馳過。

馬兒越跑越快，眨眼經已去遠，老頭的目光盡是失望之色。

× × ×

太陽終於在西山墜下，天際只餘一絲落日餘暉。

白馬越馳越急，五里之後，白衣人一撥馬首驅馬馳入一條岔道。

岔道兩旁樹木十分茂密，在暮靄中另有一番風味。

天上的紅霞終於褪盡，天地間陡地一暗。

突然「噗通」一聲，塵土飛揚，接着是一聲馬嘶聲，原來路中突然陷下，白馬一頭向洞中栽下，這顯然是一個陷阱。

塵土飛揚中，白衣人自馬背上縱起，就像是一頭受驚的兔子。

樹梢搖曳，一道白光自上向下射至。

白衣人凌空擰腰，立即抽劍向白光撩去。

「嗤！」長劍刺穿來物，可是另一道白光又自草叢中射出。

「噗！」白衣人虞不及此，閃避不及，腰上着了一劍，鮮血立即透過長衫滴落在地下。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都是一眨眼間的事，說時遲那時快，白衣人雙足已落在地上。他抬頭一望，面前站着一個灰衣漢子。

灰衣漢子神情森冷，目光正注視着自己，手上的一口長劍血跡殷然。

白衣人目光一落，長劍上刺穿的是一張白紙，紙上被人用硃砂筆寫着閻王帖三個字，白衣人冷哼一聲：「你是何人？跟石某有仇？」

灰衣漢子突然吐了一口氣，沉聲道：「何止有仇，簡直不共戴天！」

白衣人打了一個冷顫，厲聲問道：「你到底是誰？」

「你是『十字劍』石中玉，我是張豐帖的兒子張仇石！」灰衣漢子的聲音也轉厲，「十八年前你是不是殺了家父！」

白衣人石中玉又再打了一個冷震，顫聲問道：「你眞的是張豐帖的兒子？怎地年紀不大像。」

張仇石伸手在臉上一抹，模樣突然全然不同，這是一張年輕的臉龐，可是神色出奇的陰沉。「你看看，現在像不像？」

石中玉道：「令尊是我失手殺死的這沒有錯，不過你又憑什麼證明你便是他的兒子？」

張仇石哈哈一陣狂笑，神色變得異常狂妄，良久才答道：「我何必爲此而求證明？總之你今日便得死於此處！」

石中玉被他激起心中的狂氣，傲然地道：「年輕人，你以爲石某身上受了點傷，便無再戰之力了麼？」一抬手，舉起手中之劍，左手屈指彈在劍脊上，發出嗡地一聲龍吟，「石某走南闖北會過無數高手，少嚐敗績，想不到今日陰溝翻船，吃了你一劍，來吧，你既要爲父報仇，石某豈能拒絕。」

張仇石狂笑再起，笑個不停。

石中玉不禁怒道：「石某只是受了點微傷你便如此狂妄了，今日不給點顏色你瞧瞧，還道石某是浪得虛名。」

張仇石笑聲倏地一止，臉上絲毫沒有笑意，石中玉心頭一震，忖道：「這小子好深沉的心機，今日倒得小心，免得八十老娘栽倒在娃兒手中。」

「他的傷果然不太重，可是，可是……哈哈……」

石中玉一急。「可是什麼？」

「你還不知麼，你的傷口痛不痛？」

石中玉心頭狂震，只覺傷口又麻又酸，竟不覺其痛，這一驚非同小可，背脊立即升起一股寒意。「好小子，劍上竟然淬毒！」

張仇石冷冷地道：「你現在才知道已經太遲了。」

石中玉大喝一聲：「未必！」長劍一揮，一招兩式，一直一橫，成一十字向張仇石劈去。

張仇石毫不畏懼，長劍打了個圈，把石中玉劍勢封住。「你這樣死得更快。」

「石某死前誓必把你斬殺，這樣經已有賺了！」石中玉咀上詠着，手上的一把長劍絲毫不停，暴風雨般向張仇石捲去。

「枉你自稱俠義却濫殺無辜。」

「令尊張豐帖枉爲名醫却輕易不肯救治病人，這種人活着跟死也沒有多大分別，何況當時石某只是想教訓他一下，沒想到他的武功如此不濟，連那一劍也逃避不及……」

張仇石臉上不動聲息，心中却怒火塡膺，長劍倏地自石中玉的破綻中刺入。

石中玉大吃一驚，不知張仇石如何在十數招間便能找出自己劍法中的破綻，總算他臨敵經驗豐富，張仇石的長劍剛突破他的劍網，他便倒掠而起，竄退半丈。

張仇石那一劍落空，人也如蝙蝠般標起。

石中玉雙足落地，劍法隨之一變，畢直標刺張仇石心窩，這一劍又疾又勁充分表露他的功力，張仇石忙運劍封住前胸。

不料，石中玉那一劍招式臨老之際，手腕倏地一震，化直刺爲橫削，這一變化毫沒先兆，彷似羚羊掛角，一氣呵成。

張仇石大吃一驚，急忙沉腰下降，「嘶」一聲，頭髮仍有不少被石中玉的劍氣絞飛。

石中玉一招未使盡，另一招又接着產生，一口氣連攻十七劍，張仇石沉住氣封守，這十七劍雖凌厲，仍被他一一破解。

十七劍甫過，石中玉又是十八劍，這十八劍使得急，又再露出一個破綻，張仇石看得眞切，長劍由他空門投入。

這一次他有七分把握把石中玉傷在劍下，殊料，石中玉不退反進，全然不把他那一劍放在心上，長劍一沉，疾斬張仇石肩胛，這一劍假如得手雙方都不免一死。

張仇石豈肯與他同歸於盡，立即偏身後退。

他一退，石中玉立進，長劍招招不離對方要害，對張仇石的攻勢全不理會，一副同歸於盡的打法，原來他身上的毒傷已漸漸發作，急於把對方擊退，最低限度也得與對方拚個兩敗俱傷才能心甘。

張仇石心機玲瓏，豈有看不出對方的

意圖之理？他察言辨色便知此刻卽使自己不把對方殺死，他也活不長了，是以改以游鬥，避重就虛與對方周旋。

石中玉一口氣使了五十九劍，一條腰已逐漸發痲不聽使喚，心頭一急，毒氣上升得更快。

樹梢上掛了道眉月，雖不亮，仍能把樹林照亮，小路偏僻沒人經過。

再過一會，張仇石突然後退丈餘，住手不鬥。

石中玉大喝一聲，握劍奔前。他一進，張仇石立即後退，始終與他保持丈餘的距離。石中玉連撲三次，都被張仇石避過，此刻他心中之沮喪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剎那之間，以前死在他劍下的人臨死前的情景，一一翻上心頭，如在眼前。

如今他也嚐遍臨死前的痛苦了，這一刻使他的銳氣全洩，倏地嘆了一口氣，轉過身去，卻找不到白馬。

背後脚步聲響，石中玉回頭一看，張仇石臉露殘酷的笑容跟在他身後，仍然保持那個距離。

「石中玉，你臉上巳佈滿黑氣，看來無須我動手了！這十八年吃盡苦頭，幸而並沒白費！」

石中玉大喝一聲，長劍脫手飛拋出去，曳起一道白光飛向張仇石心窩！

張仇石輕嘯一聲，騰空拔起，躍上一棵樹上。「篤」地一聲，石中玉的長劍嵌在樹幹上。

「不知你有沒有子女？」

石中玉打了個冷震，脫口道：「你殺了石某還未心足？哈哈……可惜我沒有……」話至一半突地止住。

「你沒有子女？」張仇石冷冷道：「這樣張某殺了你也沒仇家，哈哈！我整日計劃報仇，深知仇恨能使一個人的潛力盡量發揮，也深知仇恨能使人改變一生！」

說到這裏他聲音突然放軟，變得有點空虛。「我終日思想報仇，也怕有人向我報仇。唉，如今我大仇得報，但我以後的日子又將如何打發？」

石中玉撲坐地上，此時他反而覺得張仇石並沒有事先的可怕、陰沉。「你沒有理想？」

「理想？」張仇石目光露出一絲驚愕，「理想是什麼東西？我一直只掛着一件事……」

石中玉截口道：「就是把我殺死以報父仇？」

張仇石默默點頭，半晌，問道：「你的理想又是什麼？」

「我？」石中玉也是一呆，此時他的心境比任何時候都明淨，「我的理想便是成名立萬！」

「那你巳達到目的，雖死無憾！」

「可惜我在成名之後，又覺得有名也沒什麼趣味，假如有名又有錢，那麼生活一定十分快活……」

「所以你又去逐利？」

「人的慾望豈有盡頭？」

「這便是理想？」

石中玉喟然說道：「石某也不知道，只覺得這一生似乎頗不尋常，又似白過了般。」

此時若有人經過，見他們兩個一個坐在樹上，一個坐在地上，掏心傾談，還以爲是忘年之交哩，絕不能想像得到剛才那一場充滿兇險的惡鬥。

月亮漸漸升高，石中玉上身也發痲了，他問道：「你殺了我之後有何打算？」

張仇石臉上一片惘然，輕聲道：「我也不知道。」

「你年紀這般輕，武功便這麼高，一定得過名師指點，難道令師沒有指示？」

張仇石腦中突然翻起石屋中的一切情景，大娘冷峻的神色如在眼前，心頭一震，倏地喝道：「石中玉，你是沒救的了，你要自盡還是要我動手解決？」

石中玉舌頭巳漸漸發痲，氣也急促起來。「這不是一個問題，我自盡跟讓你殺死有何分別？還不是一死？」

張仇石又是一呆，只覺這些話以前他從未聽過。

「張少俠，我有一件事求你，不知你可否答應？」

張仇石一時之間不住思索地道：「是什麼事，你說來聽聽！」

「石某有一……個兒子……在十八年前……失……失了踪……到今還未找到……希，希望張少俠替我，替我……」

張仇石截口問道：「你要我替你找尋兒子？笑話！這樣我不是自尋苦吃麼？」

「你只需告訴他……叫他回到家裏……好，好好侍候……他母親，不必告訴他……我死的情形……你又……」

「好吧，但我只能答應你假如碰巧遇上他的話把你的話轉告給他而已！嗯，他今年有多大年紀，叫什麼名字？」

「你今年二十歲……叫，石，石壘壁，謝謝張少俠……」

張仇石有點不耐煩地道：「放心，你死後我負責好好替你安葬！」

石中玉臉上突然露出一絲笑容，話也說得輕快起來。「石某臨死結識到你也真不錯！」

張仇石一愣，脫口問道：「爲什麼？你不恨我麼？」

「我爲什麼要恨你？我這一生做了不少壞事，本就該死！」

「但你也做了不少好事！」

「做好事是應該的，人之初性本善嘛，做了壞事卻不應該了！比喩殺了令尊，卻害你吃了十八年苦，唉，大概因爲如此，壘壁才會離我而去，不知他又吃了多少苦？都是我作的孽！」

張仇石突然覺得雙眼有點濡濕，心中突然生了一絲後悔之心。

「張小俠，我告訴你，我不自盡也不用你動手，我用第……第三……種方法……解脫……」石中玉說罷頭一搖，身子跟着歪倒。

張仇石這才醒起石中玉中毒巳深根本用不着自殺及用不着自己動手也要死的。

他從樹上躍了下來，把石中玉的屍體拖至路中的那個大坑中，然後再堆上泥土。眼看那個大坑巳堆滿了大半泥沙，他心頭一動，又再把石中玉的屍體挖了出來。他心想石中玉的墳墓假如設在路中，任人在其上來往，豈非不能安息？

於是他重新在樹下挖了個大坑……

月在中天，夏虫唧唧，張仇石漫步郊野，大仇雖巳報卻，但內心卻如周圍環境般空曠。

失約

天氣依然十分炎熱，張仇石也仍是那副打扮，騎着一匹瘦馬彳亍而行。

那是通往金華的一條官道，路上泥土乾燥，馬匹走過，揚起一團黃澄澄沙塵。

晌午陽光更盛，張仇石全身上下衣衫盡濕，今年似乎比任何一年都熱，熱得連樹上的蟬兒也叫不出聲。

路旁又有一處酒檔，賣酒的是一個壯年漢子，一臉腮鬚，活像傳說中的莽張飛，單看他的樣子便知道酒脫的性子，必是又猛又烈。

張仇石翻身下馬，沙着喉道：「當家的，來兩碗來解解渴！」

壯漢不吭一聲，拿了碗在酒桶裏一舀，便是滿滿的一碗，張仇石一手接來，仰頭喝盡！

壯漢再舀一碗，張仇石照樣一口喝乾，此時才稍解渴，這才看到酒檔放着幾條板櫈，坐着四五個人，都是敞開胸膛倚在樹邊乘涼。

壯漢賣的酒果然十分猛烈，只一會，酒意便湧了上來，張仇石不常喝酒，立即覺得渾身火辣辣的頗不好受，他立即找了一條板櫈坐下，跟着敞開胸膛吹風。

樹下陰涼，實是個休息的好地方，張仇石吹了一陣風，酒意稍退，心急趕路，忙道：「當家的，兩碗酒多少錢？」

「只兩文錢。」

張仇石伸手入懷中一摸，摸出一錠銀子道：「當家的，這錠銀子是五兩重！」

壯漢苦笑道：「咱做小買賣的豈有這許多零錢找贖，客官拿零錢來吧！」

「我要是有還有不拿出來之理，難道喜歡袋着一大包零錢上路？」

壯漢眉頭一掀，大聲道：「咱不與你多計較，你自取兩文錢來，別的不必多說了！」

「偏我沒有零錢，奈何！」

壯漢怒道：「你這不是故意來作弄老子？還是想白喝一頓？」

張仇石不禁怒道：「區區兩文錢豈會白喝，你也未免狗眼看人低了！」

壯漢大怒，一手向張仇石抓去，口中喝道：「你敢罵我是狗？你奶奶的，老子幾曾受過這等氣！」

張仇石左手輕輕一拔，便把對方的手腕帶走，「當家的，你莫敬酒不吃吃罰酒，像你這等身手少爺根本不屑動手！」

「放你娘的屁，你白吃還敢說風涼話！」壯漢一怒，左手揑拳向張仇石擊去。

張仇石冷哼一聲，正想還一點顏色與壯漢看看，不料手尙未動，有一人比他更快，只覺眼前一花，壯漢巳被人推開，那一拳也自然擊空。

「這位兄台請勿見怪，小弟斗胆替你付酒錢吧！」那人年紀也不大，一張圓臉晒得又黑又紅，倏地拋出一小塊碎銀給壯漢，「當家的你自取去，不必再多言！」

壯漢倒不太蠢，剛才被人輕輕一推便自跌開，他在道上開酒檔眼光不太差，知道這兩人都不好惹，便收起銀子，裝作沒事般轉過身去。

張仇石雙眼瞪在那個青年臉上，那青年微微一笑。「兄台不會怪我多管閒事吧，這種做小生意的少兩文便少了收入……而兄台嘛出外人少不免有時沒零錢……」

張仇石冷冷地謝了一聲，低頭跨馬上道。

走了一陣，背後傳來一陣馬蹄聲，張仇石回頭一望，只見那個圓臉青年乘着一匹駿馬自後趕來，張仇石勒住馬匹，讓過一邊，冷冷地道：「閣下尙有何指教？」

「不敢，」圓臉青年微微一笑：「只怕兄台怪我魯莽而巳！」

「在下不是巳謝過你了麼？」

圓臉青年又是一笑。「在下姓夏，賤名單一個雷字，敢問兄台高姓大名？」

張仇石不好發作，只得道：「在下張仇石！」

「張仇石？」夏雷微微一怔，「這名字……」

「這名字不好？」

「不是不好，有點奇怪而巳。」夏雷又是一笑，「兄台欲往何處？」

張仇石冷哼一聲，右手倏地擊在馬臀上，策馬奔前。

夏雷微微搖頭，他怕引起張仇石的誤會，不敢再追，只任馬匹隨意而跑。

× × ×

金華城內，聚賓酒樓高朋滿座，午時雖過，仍然客似雲來！

張仇石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副雅座，坐了好一忽，仍不見小二過來招呼，他不禁大怒一拍桌子，喝道：「小二，你他媽的眼瞎了不成？」

這一來惹來不少食客紛紛轉頭過來，張仇石這才發覺座上食客全是衣冠堂皇之輩，他心頭一動，把那錠銀子放在桌子。

小二聽見聲音，無可奈何走過來，張仇石一指桌上的銀子，道：「小二，這錠銀子夠不夠吃一頓？」

小二目光立時一亮，忙哈腰道：「小的有眼無珠，怠慢了少爺，恕罪恕罪！嗯，少爺獨個兒吃？」

「擺三副碗筷，取幾樣精美可口的小菜送酒！」

小二連忙把桌子抹拭乾淨，擺上碗筷杯碟，十分勤快。張仇石暗嘆一聲：「難怪石中玉說有了名之後，還要有利，世人盡是些先敬羅衣後敬人之輩！嗯，這些道理大娘怎地沒有教我們？」

想到這裏，他腦中又翻起十八年來在仙霞嶺上石屋中的生活情景，孤獨、冷寞，生活簡單嚴峻，整日的生活就是練武吃飯，練武睡覺的重復，他突然厭倦起這種毫沒趣味的生活了，心中實在不想再回去，可是約期臨至……

奇怪，以前怎地自己沒有這種感覺？

他正在沉思間，冷不防有人在他肩上輕輕一拍，張仇石如觸電般彈起，一回頭，只見一個皮膚略白的青年笑嘻嘻地望着他。

「老二，你在想什麼？連我來到也不知道。」

「啊，差點沒讓嚇死！坐吧！咦，老三呢？」

這青年便是高恨天，他拉開一張椅子

坐下，「老三照理應該最早到的，怎地你也沒見過到他？」

張仇石搖搖頭，道：「咱邊吃邊等他吧！說不得他已先回去了！」

「你的事辦得怎樣？」

「總算十八年的苦頭沒有白吃！」張仇石長長嘆一口氣，反問道：「你呢？」

「出乎意料的順利！愚兄實在想不到白樂天會自栽。」高恨天也嘆了一口氣，「大仇報却，說句眞的，愚兄心頭反而有點惘然。」

「小弟何嚐不是如此，咱今後有什麼打算？」

高恨天一怔。「待回去見到大娘後才決定吧！」

說着店小二已把酒菜送了上來，兩人吃着悶酒，只偶然才交談一兩句。

高恨天，張仇石與西門怨三人雖是同師學藝，但武功路數各異，而且在石屋中學藝時，大娘嚴禁他們交談，以免影响進展。

因此他們三人雖是師兄弟，但相互間並不十分了解，而大娘且不許他們以師兄弟相稱。

眼看四碟小菜兩壺酒經已吃得七七八八，西門怨還未依時赴約，高恨天不禁有點担憂地道：「老三至今還未來到，不知會否發生意外？」

張仇石漠然地道：「他會有什麼意外？大娘臨走時不是還送了一個錦囊給他，要他依計行事麼？」

「那麼九成他是先回去了吧？二弟，咱也起程回去吧？」

張仇石打了個顫，道：「明天才走吧，反正時間還來得及，說眞的，小弟實在不想太早回去，唉，整天困在山中你不悶麼？」

高恨天苦笑道：「愚兄怎會不悶，不過大娘無論如何也是咱的師父，而且咱三兄弟都是由她撫養成人的，說什麼也不能拂逆她！」頓了一頓，「好吧，那就明早再走吧！」

× × ×

仙霞嶺中石屋依舊，屋外的那叢青竹碧綠欲滴，空山寂寂，只餘山風吹草的聲音。

高恨天及張仇石涉足於此臉色立即嚴肅拘謹起來。

高恨天伸手在木門上輕叩三下，半晌門才打開，探出一張滿面愁苦的中年婦人的臉龐來。

高恨天毫沒表情地喚聲：「梅姨！」

梅姨是風大娘的貼身丫環梅香，她目光呆滯地朝他們二人點點頭，閃退身子，讓高恨天及張仇石入屋。

屋內有點霉氣，但地方還收拾得頗爲整齊，廳裏有一張石桌，石桌周圍放了五張石櫈，看來有點高雅又有點詭異。

高恨天道：「梅姨，大娘呢？」

梅姨目光突然起了變化，臉上的皺紋像蛇般移動起來，她以手打了一輪手勢。

高恨天及張仇石終於明白她的意思，高恨天急道：「梅姨，你說什麼？風大娘，她，她……」說罷他又做了一個手勢。

梅香點點頭，半轉過身去。

高恨天及張仇石面面相覷，面上的神色都十分詭異。

半晌，張仇石才拉一拉梅姨的衣袖，向她打了一輪手勢。

梅姨嘆了一口氣，拉着他出了石屋。

高恨天急跟在後。

梅香一直拉着張仇石到屋後的一片竹林才鬆開手，張仇石及高恨天忙穿林入去，只見竹林中立了一堆新墳，石碑上寫着一行紅字。

風大娘之墳。

高恨天及張仇石雖然已從梅香的手勢中得知風大娘已死，但此際看到墳墓也禁不住一怔，一怔之後隨即跪下。

梅香已取了香燭金紙過來，高恨天把香燭插下，兩人又再度跪下。

金紙已全部燒成了灰，張仇石輕聲問道：「大哥，咱下一步該如何走？」

高恨天聳聳肩，道：「大娘既然已死，咱便是出了籠的鳥兒，要去那裏便去那裏，還有誰能管得着？」

張仇石扯斷一張竹葉，把竹葉屈摺起來放在口中吹奏，竹葉發出一陣單調而又尖銳的旋律。

高恨天坐倚竹幹呆呆地望着張仇石，目光無意中一瞥，看到梅香神情頗不自然，他心頭一動，問道：「梅姨，你有否見過三弟？」

梅香只啞不聾，別人的說話她倒能聽得到，聞言後搖搖頭表示不見。

張仇石吹了一陣，與緻索然抛開竹葉站了起來，高恨天亦忙長身立起。「老二，咱明天才離開吧？」

梅香拉着張仇石的衣袖，口中咿咿哦哦叫着，不斷地打着手勢。

張仇石大聲道：「什麼？你要咱在此守靈七七四十九天？笑話！大娘從未教過咱們這些廉孝之道！」

梅香閃過一絲怨毒之色，又拉着他返回石屋。

高恨天跟張仇石只好坐在石櫈上想着心事，十八年來一直都受到嚴格的管制，此刻禁制一去，反而不知如何是好。

高恨天目光在室內掃過，這裏的一切既熟悉而又陌生，熟悉的是因爲在此生活了十八年，陌生的又因爲自己從未想到要在此過一世，更未把它當作是自己的東西，也因此從未把這些放在心上。

過了一忽，梅香自室內取了一壺茶及一些乾糧出來，放在石桌上示意他們吃。

高恨天揮手把她支開，兩人互望一眼，都無心進食。

「老大，你打算去那裏？」

「我？」高恨天一怔，「我已無家可歸，隨便到那裏都沒有所謂？你呢？」

張仇石喟然道：「大仇報後我却覺得自己好似一副沒有靈魂的軀壳，這個地方固然不值得留戀，但世上尚有什麼事物值得我留戀的？嗯，聽人說峨嵋山是個好去處，我打算去看看！」

隔了一忽又接道：「可是身上却沒有什麼銀兩，你那裏有麼？」

「大娘給我們每人三十兩銀子，我豈會比你多？」高恨天道：「這倒不是問題，沒錢咱可以去搶！」

「搶錢？那咱不是成了强盗？」

高恨天也是一呆，良久才道：「咱專

搶那些强盗的錢，這樣做法，大概不算是賊吧！」

「大娘雖然教了咱們的武功，却沒有教我們的做人的道理……這十八年我覺得心血雖然沒有白花，但又似白過了般！」

正說着話，屋內突然响起一道尖銳的呼叫聲，高恨天及張仇石同時吃了一驚，像豹子般撲向內堂。

石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除了一座廳之外，內堂尚有二個房間是風大娘及梅香的住所，廳的兩旁各有兩間小房間，高恨天三兄弟各住一間，另有一間是堆放雜物的。

高恨天因爲較靠近內堂所以先張仇石竄入一步，一入門只見地上倒着一人，內堂沒窗光綫暗淡，但憑高恨天練就的一雙夜眼仍能分辨出那是梅香！

高恨天尚來不及作出反應，後面的張仇石已叫道：「是梅姨，兇手可能還未去遠，快追！」

高恨天立即竄入右首那邊石屋，張仇石進入左首那間，一入目室內空空，床桌及一些日常用具絲毫沒有紊亂的跡象。

兇手去了那裏，張仇石目光轉移到牆上，牆上離地八尺之處有一個窗卝，這窗子平日常閉，今日却打開着，張仇石心頭一動，足尖一點立即自窗口射出去。

一到竹林，只見高恨天也在外頭，他忙道：「咱分開來找，有事發嘯爲號！」

說罷當先標前。

竹林之外，到處都是山石大樹，視綫之內不見有人，但似乎每一處地方都可以藏人，張仇石連忙把長劍抽出握在手中。

他倆一個向左一個向右，找了二三里遠仍不見有人，正在躊躇間，猛聽遠處石屋又發出一聲尖叫，張仇石霍地一個風車大轉身，畢直向石屋撲去！

跑了一里，轉過一個山坳，石屋已在眼簾，可是一切似乎沒有什麼異常之處，目光及處高恨天已早他一步奔向石屋，他一咬牙，展盡輕功向前馳去！

甫一入門，只見高恨天一臉惶恐地道：「老二，梅姨不見了！」

張仇石一怔，脫口問道：「她剛才不是死了麼？」

高恨天道：「愚兄也不知道她到底是昏倒還是死去，無論如何她總是被人刦走了！」

「誰會刦走一個啞吧的女人？」張仇石目光投向內堂，果然不見梅香的踪跡，他喝道：「咱再追，這次你搜後面，我向前面追下去，一柱香後仍在此處會合！」

「好！」高恨天應了一聲，身子又自內堂穿入去，張仇石却往前門飛去。

一柱香過後兩人重新回到石屋，單看表情便知道結果，兩人又再坐下，半晌，張仇石才道：「來人不會是大娘以前的仇家？」

「大娘的仇家跟梅姨有什麼關係？大娘既然已死，即使他們未能洩恨應該對付咱們才對呀，况且梅姨的武功十分淺，又未涉足過江湖，絕不會跟人有何仇怨！」

「這就奇怪呢！」

兩人又陷於沉思中，半晌，張仇石又道：「對方可能把梅姨刦持走，是一種暗示！」

高恨天截口問道：「暗示什麼？」

「暗示他不會因大娘身故而罷手，他們第一個先對付梅姨，再下來便會對咱兄弟下手？」

「這倒大有可能！」高恨天打了一個冷噤，「老三……莫非他已先碰上了……」

張仇石也打了個寒噤，嘆道：「一個月前咱無時無刻都在設計報仇，想不到一個月後的今日，又有人要向咱報復……」

高恨天寒聲道：「假如老三眞的不幸，讓對方……咱以後行動可得小心。」

張仇石接口道：「最好不要落單！」

「也最好先離開這裏！」高恨天也接了一句。

「好，咱立即離開，不過……」

「不過什麼？」

「小弟想到大娘的房間看看，看看大娘有沒有什麼遺物。」

「好，咱一齊進去。」高恨天答了一句，與張仇石聯袂入內堂。

內堂石屋裏的窗後又不知被何人關閉了起來，高恨天一怔，問道：「老二，你剛才出去時窗子……」

「窗子是開着的！」張仇石喘了一口氣，精神突然緊張起來，「那個人莫非在咱離開後又再由窗口跳了入來，然後再把它關閉？」

高恨天臉色蒼白地道：「他假如是自窗外跳入來的，咱們追出去時怎地沒有碰到他？」

張仇石額上冷汗籟籟流下，連聲音也變了。「那麼大哥是認爲他那時還在屋內了？」

高恨天悄悄把劍抽了出來，目光投向床底下，張仇石也隨即把劍際在手上，隨即打亮火摺子然後向高恨天打了個眼色。

高恨天立時踏前一步，張仇石這才緩蹲下身，火光下，床底下空空如也，那裏有人？

張仇石長噓一口氣，站了起來，搖頭表示沒有人，高恨天隨即走向右首梅姨住的那間石屋。

這間房子較小，東西什物更少，房裏空空如也沒有人，高恨天道：「跑了！」

風大娘房間只有幾本拳經劍譜，另有幾瓶盛着不知是什麼東西的瓷瓶子，高恨天把這些東西分成兩包，把其中一包交與張仇石。

一抬頭，天上紅霞密佈，這才想起已是黃昏了，這一天滴水未進，此刻緊張的心情一過，不禁覺得飢腸轆轆。高恨天隨手拿起茶壺斟了一杯茶，取起欲飲。

張仇石喝道：「且慢！」

高恨天愕然地道：「什麼事？」

「這茶說不定已被人下了毒！」

高恨天機伶伶打了個冷噤，連忙把茶杯放下，張仇石在屋裏找了一根銀針放在茶裏一試，銀針迅即變黑，兩人的臉色也全變了。

高恨天聲音發顫地問道：「老二，你怎會知道茶內有毒？」

「小弟只是懷疑而已，也可以說是一種靈感，覺得對方藏在房內待咱離開，然後再出來，他沒有可能就這樣離開……」

張仇石越說思路越清晰，「你說假如梅姨只是暈倒並未死亡，他在刦持她的時候，

會否讓她發出聲音?」

高恨天心頭一震，脫口道：「他是故意引咱們回來，希望咱們把這壺毒茶喝下去?」

張仇石點點頭。「小弟猜想必是如此，這毒也必是他下的！」

「好險好險！若非老二你精細，此刻愚兄只怕早已毒發身亡！」

張仇石道：「此地充滿危機，咱還是先離開吧！」

「到那裏?」

張仇石道：「跟小弟來。」

兩人立即離開石屋，天色隨即暗下，大地已籠罩在黑暗中。

× × ×

紅日滿山。

竹葉及野草在陽光下，更加碧翠。

高恨天及張仇石自石後探頭出來，髮上再及肩上尚披着露水。

「老二，看來咱這一夜是白等了！」

張仇石喟然道：「如今只好見步行步，下山吧！」

高恨天道：「咱此一去也不知何時才能回來，大娘好歹是咱師父，愚兄想再去上一柱香。」

張仇石無可無不可地道：「也好，聊盡一下心意吧！」

兩人回石屋取了香燭，然後穿入竹林。一入竹林，兩人都是一驚，墓碑歪斜，墳墓周圍一片狼藉，顯然給人翻動過，幸而沒有被挖開。

高恨天把墓碑扶起，目光一落，急呼道：「老二你看！」

張仇石一看，隨口唸着：「風賤婢之墓，復仇者立！」頓了一下，「這墓碑是誰新刻上的?」

高恨天忙道：「老二你再看仔細一點，這些字是被人用指刻上的！」

張仇石身子一震，脫口道：「對方的武功非同小可，只怕比大娘還要高上一二分，咱以後更加要小心！」

「如今怎辦?」

「算了吧，插上幾柱香，叩個頭便離開吧！」

高恨天只得把香點上，又燒了些金紙，重新弄好墳堆，這才離開。

下山的時候兩人的心情都十分緊張，生怕會遇上那個刦走梅香的人，幸而一路平安到達山下。

高恨天抬頭望一望天色，道：「老二，天快晚啦，咱去那裏?」

「先找個小鎭過一夜吧！咱現在還有什麼地方好去?舉目無親後又有追兵，能去那裏便到那裏吧！」

高恨天嘆了一口氣，道：「最嚴重的是敵人躲在暗處，咱眞的是防不勝防！」

張仇石緩緩吐了一口氣，道：「大不了一死而巳，反正活着又有什麼意思?」

高恨天打了個寒噤，低頭疾行。

中伏

小鎭只有一間客棧，而且十分簡陋。

幸而高恨天及張仇石自劝在山中過着簡單的生活，對這些也不介意，也幸而風大娘還留下不少銀兩，使他們暫時不必爲生活而煩惱。

他倆首先飽飽地吃了一頓，然後躺在床上養神。這房間不大，放了兩張床中間的距離便不多了，但這樣却反而有助他們交談的方便。

「老二，我想咱還是去一趟『江海帮』吧！我一直怕老三不能成功，試想：『江中龍』汪瀚的勢力有多大?單江海帮中便有五個堂主，十個香主了，三弟單人匹馬豈易成功?」

「也好。」張仇石想了一會道：「你打算單刀直入詢問汪瀚還是暗中刺探?」

「單刀直入問他，相信汪瀚不會爲難咱們。」

「也好，這件事由伱作主吧！」張仇石經過昨日的事後變得更加寡言。

「老二，你說大娘會有什麼仇人?」

「大娘及梅姨的過去咱有誰知道?他一向不與咱提起往事！」張仇石頓了一頓說道：「除了咱知道的『洞庭醫聖』程子務及『一劍震中原』萬雲龍兩人早年曾與大娘結過怨之外，其他的全不知道！」

高恨天道：「但萬雲龍巳死了三年，而程子務也不似是個這樣的人——刦持丫環，毀壞墳墓！」

「不過聽大娘的語氣，她的仇家似乎不少，問題是咱對她的一切知道得太少，甚至咱也只是知道她叫風大娘而巳，眞正的名字你知道否?」

高恨天苦笑道：「這一切都像謎一般，要解開這些謎只怕不容易！」

「這也是最危險的事，對方對咱瞭如指掌，但咱對他却一無所知。兵書上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一仗咱的勝算到底有幾分?」

「只怕死了也是個糊塗鬼！咦，會不會是汪瀚?」

張仇石想了一會，道：「不像！」

兩人的對話就此結束，房內的燈光也在此時熄去。

× × ×

高恨天及張仇石連日趕路，一路上十分謹愼，並且易容上路，果然通行無阻，無驚無險地到了臨安。

臨安城離江海帮巳不遠，城中有不少武林人士來往，高恨天兩人唯恐洩露行踪，故意挑了一間較簡陋的客棧住宿。

入了客棧便沒再離開，甚至連晚飯也搬到房中進食。張仇石照例先用銀針試過沒有異常然後進食。

兩人喝了一瓶酒，高恨天說要去解手，張仇石吩咐他小心從事，速速回來。

高恨天輕聲一笑。「老二你也太小心了！咱們現在可是易了容的。有誰能認得出咱們?況且咱們在江湖上也沒有幾個人認識……」

張仇石截口道：「但對頭認得咱們，說不得他跟着咱下山，一直跟了下來。俗語說小心駛得萬年船，這總不會錯！」

高恨天一笑出房。張仇石抱頭躺在床上，心中不斷盤算着到江海帮應該如何應對。

過了一會，只見高恨天臉色有異地奔了入來，張仇石心頭一震，問道：「大哥，發生了事?」

高恨天道：「沒什麼事，睡吧！」說

罷吹熄了燈，倒頭睡下。

張仇石躺在床上不能入眠，他覺得高恨天剛才的臉色的確有異平日，又猜不出發生了什麼事。心中想着，耳邊却聽到高恨天的床吱吱作响，他心頭疑雲更盛，禁不住起床點亮了燈。

只見高恨天整個人縮在被子下，不斷地顫動。他忍不住問道：「老大，你怎樣啦?」說着順手把被子揭開，目光一落，只見高恨天臉色灰紫，上下門牙亂碰，四肢收縮，身子抖個不停。

「老大，你生病?」

高恨天斷斷續續地道：「我好……好冷……冷死我了……快用被子把我……蓋起來……」

張仇石心中萬分詫異，忙把被子蓋回，奇怪地問道：「老大，你好端端怎會生起病來?待小弟去找個大丈來看看吧！」

「不……不必！」高恨天突然長長吐了一口氣，停止了抖動，接着推開被子坐了起來。

張仇石雙眼瞪在他臉上，見他一切如常，訝然問道：「老大，你到底患了什麼病?」

「我也不知道！剛才突然之間好似陷身冰窖，冷得好生難受。」

「這倒奇怪，剛才還好端端的嘛，怎地去了一趟茅厠回來便得了怪病?老大，你一定有事瞞着我！」

高恨天嘆息道：「剛才愚兄到茅厠解手時，臀上突然覺得一痛一痲，好似被蚊子咬了一口，愚兄反手拍了一下，却沒拍着牠，也沒在意，料不想回來時走到門外，心中忽然升起一股寒氣，還道着了風寒，所以……」

張仇石截口道：「老大，敢情你中了暗算！」

「中了暗算?」高恨天吃了一驚，「不會吧！現在不是沒事了麼?」

「你快躺下去，讓我來看一下。」張仇石一把把他的袴子扯下，高恨天十分尷尬。

「咦，是傷口，很細！」

「那是什麼?」

「可能是中了梅花針之類的暗器，對，有針頭！」張仇石說着自身上摸出一塊磁石出來，弄了好一陣才把那口針攝取出來。

那口針異常細小，比普通的梅花針還小。張仇石拿着針，心頭忐忑，高恨天道：「看來咱的行踪眞的落在人家眼中。」

「問題是怕針上有毒，那就更加麻煩了！」

「有毒?」高恨天機伶伶打了個冷震，「不會吧，要是有毒，愚兄還能與你交談麼?」

張仇石心頭一動，欲言又止，別轉過頭把燈吹熄。「沒有毒最好，傷口這麼小也不用上藥了，睡吧，有事明天再說！」

張仇石剛躺下，又聽見高恨天的磨牙聲，他大吃一驚，連忙再把燈點亮，只見高恨天臉如火燒，滿頭大汗，上衣敞開露出濕濡的胸膛。

「老二……我，好熱……水……」

張仇石立即斟了杯冷水給他，不料高恨天突然自床上坐了起來，跟張仇石碰個正着，冷水濺滿一床。

張仇石目光落在他臉上，只見他雙眼反白，口角垂涎，好似發了瘋般推開張仇石。

張仇石忙按住他的肩膊，喝道：「老大，你冷靜一點！」

高恨天身子抖了一下，雙手一翻拍開張仇石雙臂接着一拳擊在張仇石胸膛上。

張仇石虞不及此，那一拳中個正着，一口氣幾乎閉住，身子也倒退了幾步。

高恨天像一頭受傷的豹子般竄起，手足並用向張仇石攻擊過去。

張仇石驚呼道：「老大你瘋了麼?」雙手連忙護住要害。

高恨天越攻越快，一口氣擊出二十七拳，一十八腿。招招都是注滿眞力，使得又疾又快，張仇石架了幾十招後，雙臂竟然酸軟起來，他忙道：「老大你眞的瘋啦！我是老二呀！」

高恨天口中哦哦亂叫，雙眼似要噴出火來，出拳更快。

張仇石見他像瘋子般不禁驚恐起來，忙呼道：「老大快停手，快停手！」一個分心，高恨天的右腿巳踢在他脅下，接着左拳又重重地擊在他肩上。

張仇石吃了這兩記，幾乎再沒應戰之力，他爲人比較精細，自高恨天臉上的神色看得出此刻高恨天的神智巳陷于瘋狂，與他多說也沒效，也因此，他在吃了一腿之後，立時乘勢後竄。

身子臨牆時腦子突然清醒起來，雙肘猛地後撞，嘩啦一聲，簡陋的客棧，木間的板房立即破碎，人也在碎木屑中飛了出去！

這一下，整爿客棧的住客都被驚醒了，張仇石胸膛發痛，知道受的傷實在不輕，而且還怕仇家尚在附近，他一出房間，便不敢稍停，忍着痛奔向大廳，隨即自廳堂上的窗口躍了出去。

他剛離開，高恨天也自內堂衝了出來，剛巧有個住客探頭出來張望，也被他一拳打得癱軟在地上。

高恨天在廳堂內亂打亂劈，把廳裏的陳設椅桌都打碎了，其他住客及掌櫃見他「瘋」得這般厲害都躲在暗處不敢出來。

高恨天發洩了一陣，又「嗬嗬」地亂叫，然後自另一個窗子跳了出去，接着他的叫聲也在遠處消失了。

其他旅客及店小二等到此時才敢出來觀望，廳裏地上一片狼藉，衆人禁不住紛紛議論起來。

× × ×

街上十分黑暗，偶爾在民房的後窗上才有燈光透出。張仇石想伏在附近觀察高恨天下一步的反應，但又怕仇家也潛伏在左右，因此只好兜了兩條小巷跑出城外。

深夜偶有涼風，人也略爲一振，張仇石找了個偏僻的地方敷了藥，然後又再重新易過容，又把衣服更換過，這才重新潛入城中。

他不敢投宿客棧，找了個大戶人家逾牆入去，躲在柴房裏休息養傷。

這裏倒是個好地方，既安全又不愁吃喝，過了三天，傷患的疼痛經巳大減，張仇石却不敢貿貿然出去。這一天他潛入廚房偸取食物，却聽到伙頭跟一個小廝在說

話。

「前幾天，悅盛客棧的那個瘋子眞的厲害，一拳砸下去，連硬木桌也塌了！」

小斷道：「要是給他這麼打一拳，不是連骨頭也斷了麼，眞是乖乖不得了！」

那伙頭接口又說道：「聽說那瘋子到悅盛客棧時一切與常人並沒異同，不知後來……」

「幸而他只鬧了一陣便離開了！」

張仇石聽到這裏便立即跑開，他躲在柴房裏重新易過容，然後仍然逾牆而出。

他在城中轉了一圈找不到高恨天只好離開。

「去那裏？」他腦海中立即翻起這個念頭。

想了一會兒他決定先到江海帮附近，一方面養傷，一方面等待高恨天，他認爲高恨天假如頭腦清醒後必定會來江海帮。

江海帮的總壇設在莧橋，張仇石便在杭州附近找了個地方安住，每日到外面閑逛。

× × ×

其實高恨天比張仇石還早三天到杭州，不過他的住所比張仇石更加難找，而且他日夕呆在窩裏，張仇石自然找不到他。

這天也即是張仇石到杭州的次日凌晨，天未亮高恨天便出去，他一直向西行到了一叢小樹林裏才停止。他爬上一棵枝葉濃密的大樹，藏在葉叢裏，一動不動。

天色更黑了，這是黎明前的黑暗。

一陣馬蹄聲自東而來，聽聲音該有三匹健馬。

蹄聲越來越近，馬上人的臉龐身形也漸漸能看清楚。這三乘急馳而至的馬終于到了樹林下。

驀地，樹上枝葉一動，一條黑影帶着一道白光自樹上射下！快得有如驚鴻一瞥，爲首的那個長鬚中年漢子，立即抽刀起來！

白光一閃，鋼刀始終比長劍慢了一步，「嗤」一聲，長鬚漢子肩上一痛，接着一股熱辣辣液體立即流了出來。

長鬚漢子久經戰仗，手腕一沉忍痛回劈一刀，這一刀十分詭異，刀鋒直捲對方的雙腿！

不料那黑影劍尖疾快無比地在刀背上一點，人即如蝙蝠般飛起，射向第二人，人未到劍先至！

長鬚漢子後面的那人是個肥胖的頂禿老者，他體態雖肥但反應却不慢，一條沉重的鋼鞭立時迎起飛架。

黑影身子倏地一沉，脚尖在馬首上一點，人又再次翻起倒射過去！

劍鋒一轉直刺長鬚漢子的後背，這一劍去勢更疾更詭異。

長鬚漢子正在打理傷口，猛聞背後兵器劈風之聲，大吃一驚，立時在馬背上滾落！

「噗」地一聲，長劍刺在馬頸上，那匹久經訓練的戰馬悲嘶一聲，發瘋般奔馳跑開！

黑影一個鷂子翻身立足地上，長劍一捲罩向長鬚漢子！

長鬚漢子猛喝一聲，鋼刀倒翻一格，「噹！」刀劍相交，飛起一圈火星子。

長鬚漢子只覺對方劍上傳來之力强勁無比，加上他右肩早已受傷，鋼刀一時拿揑不住，脫手飛出！

黑影獰笑一聲，長劍一圈一捲，向長鬚漢子腰際斬去！長鬚漢子驚呼一聲，連忙伏地一滾避過！

黑影暴喝一聲：「往那裏逃！」踏前一步，長劍掄圓當作大刀砍下，這一劍力沉勢猛，眼看長鬚漢子再難閃避！

猛聽一個粗沙的嗓子喝道：「休傷我主！」一條鋼鞭打橫伸出架住長劍。「噹」再一聲巨响，又是飛出一蓬火星子！

却原來是那個禿頂老者臨危救駕，這老者一向以臂力自詡，不料仍被長劍傳來之力震得手臂一陣酸痲，他吃了一驚，忖道：「那裏來的人，臂力竟然比我更强上幾分！」好勝之心一起，鋼鞭連翻，全是硬碰硬撞的打法。

黑影彷似沒覺般，長劍大開大闔，「噹噹噹噹」一連四劍把鋼鞭撞開，對于禿頂老者的臂力好似渾無所覺，反而禿頂老者手臂一陣酸痲，心頭更是驚駭。

猛地一道刀光打橫劈來，黑影反應十分之快，長劍一橫，「噹」一聲把它格開，却原來是長鬚漢子的另一個手下加入戰圈。

天終于漸漸亮了，斗大的紅日自錢塘江躍了出來，光耀萬丈。

樹林四周的一切也都清晰起來，黑影原來便是高恨天，他一身黑衣　滿臉通紅，雙眼却發出一股令人心寒的綠光　一把長劍周旋在三個高手之下仍不露敗象！

長鬚漢子已把肩上的傷患包紮妥當，仗着鋼刀不與對方硬碰，專找空隙進攻。

可惜高恨天力大無比，往往用一招簡單的劍法回防，他便得縮手，生怕再度撞裂傷口。

鬥了百多招後，禿頂老者首先忍不住道：「小子，你是誰？膽敢與咱江海帮作對！」

高恨天神色一呆，反問道：「我是誰？你說我是誰？」

禿頂老者是長鬚漢子汪瀚的得力手下，「追擊堂」堂主禿鷲傅雷，他年紀雖已不小，但脾氣仍然十分猛烈，聞言不禁怒道：「他媽的，你還裝胡塗，等下你便知道厲害，老子不把你剁成十八塊難洩心頭大恨！」

另一個瘦削的漢子「水鬼」顧秋水接口道：「老傅不必跟他多說，先把他放倒吧，咱還有大事要辦！」

他說話分神高恨天一劍自他脅下空隙刺入，嚇得他連忙用刀一格，「噹」一聲，他那把又窄又薄的刀子幾乎脫手飛出。

幸而汪瀚圍魏救趙，鋼刀一偏刀尖下刺高恨天小腹，這才迫退高恨天替他解了圍。

再過十招，高恨天突然反問道：「你是誰？」

「禿鷲」傅雷怒喝道：「你他媽的混帳，連咱名頭也不知道還攔着咱們幹什麼？告訴你，老子便是江海帮的『禿鷲』傅雷！」

「你叫『禿鷹』？」高恨天傻傻地問道：「那我叫什麼？」

「氣煞老子也！」傅雷大怒道：「老子走南闖北數十年，從未被人如此戲弄過的！」

顧秋水接口道：「老傅，這小子好似有點痴呆！」

「放屁，痴呆的武功這般高？」

汪瀚也看出有點不對，忙道：「小兄弟，你到底跟咱有何仇怨，爲何中途伏擊咱們？」

「你又是誰？」高恨天反問了一句。

「本座是江海帮的帮主，『江中龍』汪瀚！」

「你是汪瀚？這倒好啦，有人叫我把你殺掉！」高恨天劍鋒一改，直刺汪瀚。

汪瀚大吃一驚，鋼刀不敢與之相撞，連忙偏身閃過，口中大喝道：「誰叫你殺我？」

「一個白衣人！」

「是男是女？」

「男的！」高恨天話音一落，長劍一橫，斬向汪瀚的腰際！

傅雷連忙以鞭格之，「噹」一聲，雙方俱是一退！傅雷十分兇悍，一退之後立進，鋼鞭挾勁望高恨天砸下！

高恨天連忙以劍格之，又是一聲巨响，身子又退了一步。

傅雷大喜，叫道：「這小子沒有勁力啦，快加一把勁把他幹掉！」手臂一揮猛地使了一招「韋陀撞鐘」向高恨天擊去！

高恨天橫劍一架，「噹」一聲，身子又再退了一步，口中喃喃地道：「我是誰，我到底是誰：…我怎會在這裏……」

猛聽遠處傳來一道尖銳的竹哨聲，高恨天精神倏地一振。適好顧秋水一刀殺到，他長劍一翻，架住鋼刀，身子却借勢掠起！

一掠三丈，落在一匹馬上，長劍刺在馬臀上，那匹馬禁不住痛，展開四蹄向前馳去。只一忽便在傅雷等人面前掠過，顧秋水一拉，差一點沒扯到轠繩。

蹄聲逐漸遠去，不久，只剩下一個黑點。

傅雷跺脚怒道：「霉氣霉氣，大清早碰到一個這樣的冒失鬼！」

× × ×

高恨天伏在馬背上，精力一點一滴的消失，他覺得一陣空前無比的疲倦襲上心頭，便伏在馬上睡了起來。

那馬匹憑一口氣跑了七八里，再也支持不住，一個失蹄栽倒地上。

高恨天被拋落地上，這才醒了過來，他望一望周圍，一切事物都似模糊不清，腦子空空盪盪，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緊接着是一陣痛徹心脾的頭痛，痛得他在地上打起翻來。

一忽，只見樹林閃出一個中等身裁的白衣男人來，這人臉上像刀刻般毫沒表情，也讓人看不清他的年紀，他一直走到高恨天的身邊叫道：「把嘴張開，你是不是覺得頭很痛！」

高恨天啊啊亂叫似餓狼猛嗥，十分難聽。

「快把嘴張開，讓我替你醫治！」

高恨天臉上神情十分複雜，却緊緊地咬住下唇不肯張口，身子仍不斷地在地上翻騰。

白衣人冷笑一聲，道：「你需要我的時候，只要叫一聲我便出來！」說罷又隱入樹後。

隔了半晌，高恨天身子滾動的速度漸漸慢了下來，他終於咬牙站了起來，走到馬匹處自馬臀上抽出長劍，接着長劍一橫抹向頸脖！

「叮！」一顆石子自樹後飛出，擊在劍上，長劍立時飛落地上。

高恨天身子亂抖，食指指着白衣人說不出話來。

「你要找死？沒這般容易！」白衣人語氣冰冷地道。

高恨天好似異常虛弱地栽倒地上，白衣人嘴角噙笑，雙目瞪在他臉上。

一忽，高恨天身子突然又再滾動起來，這一次滾得十分快，口中的嚎叫更加凄厲，他雙手不斷在身上亂抓，連衣服也被他抓破！

高恨天的叫聲越來越凄厲，不斷地大聲喊道：「癢……癢死我了……你殺了我吧……」

白衣人冷冷地笑道：「哼！沒這般便宜！」

過了半晌，高恨天的衣衫早巳全部抓碎，說的話更加模糊不清。

白衣人道：「要不要我救你？」

高恨天身子亂滾，一顆頭不斷點動。

「忍一忍，把嘴張開！」

高恨天竭力忍着不再滾動，同時把嘴張開，只見一道白光投入他口中，高恨天立即把它嚥下。

白衣人拋了一套衣服給他，冷聲道：「汪瀚一天未死，你的病也一日不能根除！你小心一點，下次發作的時候將會更加厲害！」

高恨天猛喝一聲，身子突然如豹子般撲了起來，一手抓向白衣人。

白衣人嘿嘿一笑，不閃不避，「嗤」地一聲，高恨天抓了一塊衣角，他再大叫一聲，似乎碰見鬼魅般把白布拋開，不斷地揮動着手臂。一忽，那只手掌已腫大了一倍，痛得他頭上的冷汗像山澗般滴下。

白衣人語氣更加冰冷：「我若是這般容易對付，武林中人還會有人怕我麼？這包藥散快敷在手上，否則再過一時半刻你的手便得報廢啦！聽着，這裏已是杭州城郊，你現在立即入城，一直向前走，向前走……」語未畢白衣人突然消失在樹後。

高恨天連忙收拾白衣人拋過來的那包藥散，把它解開洒在右手上，藥粉一沾上手掌，疼痛立即減輕，他的神志又再次模糊起來，往事已全然忘記，腦子中只記得一句話。

「你現在立即入城，一直向前走，向前走……」

高恨天不斷的說着這句話，脚步也一直向前走，走向杭州城……

求助

天色經巳大亮，街道上的石板閃着黃澄澄的金光。

城內的行人漸衆，張仇石混在人羣中在街上閑逛着。

此時他的打扮十足是個無聊的閑漢，歪戴着一頂瓜皮帽子，身子搖搖幌幌地向前走着。

走了一陣，鼻端聞到一股香味，肚子立即咕咕亂响，這才醒起自昨晚至今尚點滴未進，運睛一望，前頭有一個小攤檔賣着油條燒餅及豆乳。

他一樣要了一件坐在板櫈慢慢吃喝起來，一雙眼睛却不斷地在人羣中掃射。

碗中的豆乳經巳喝乾，手上的燒餅也全塞到肚子裏，張仇石慢慢地站了起來，伸手入懷掏錢，恰在此時，他的目光突然亮了起來，就好像獵人發現他的獵物般。

他自板櫈上跳了起來，越過攤檔飛向路中。街道中人來人往，一個青衣青年呆痴痴地走着，他却是張仇石久尋不獲的高恨天！

張仇石伸手一攔，叫道：「老大，你去了那裏？」

只見高恨天雙眼一翻，反問道：「你是誰？」

張仇石回顧一下周圍，輕聲道：「我是老二呀，你認不出我的聲音麼？」

「老二？」高恨天呆呆地道：「老二是誰？我不認得你，你快讓開，我要找汪瀚！」

張仇石心頭一凉。「咱一齊去吧！」

「我要把他殺，我要一直向前走，向前走……」高恨天突然推開張仇石，張仇石猝不及防被他推退幾步。

他心頭一急，標前幾步抓向高恨天的肩頭：「老大，你瘋啦，你連我也認不出來？」

高恨天突然沉腰御肩讓過一抓，回過頭來，雙目如同噴火盯在他臉上，張仇石幾伶伶吃了一驚。

「你是汪瀚！」高恨天突然高叫一聲，「快把命拿來！」倏地抽出長劍向張仇石斬去！

張仇石忙撤出鋼劍，倉促一格，「噹」地一聲，長劍被他格開，幾乎脫手飛掉，張仇石心頭十分詫異：「老大幾天不見，怎地功力深厚了這般多！」

刹那，高恨天長劍一直，如毒蛇出洞般刺向張仇石心窩，張仇石長劍在外招架不及，只好偏身一退。

可是高恨天比他更快，一劍落空，另一劍又再刺出，「嘶」一聲，長劍在他身上劃了一道長長的傷口，鮮血立即染紅了張仇石的胸衣。

「老大你眞的瘋啦！」

高恨天神情却十分激動，歡叫道：「汪瀚，你跑不掉啦，殺了你，我的病便會好啦，我就不會再發冷發熱，不會頭痛不會發癢啦！」長劍飛舞一口氣刺了七劍。

張仇石咬牙苦鬥，格了七劍，雙臂經巳酸軟，幾乎不能舉劍。

行人見到這般情況紛紛閃避，那個賣豆乳燒餅的老頭連錢也不敢要了，撒腿便跑，站得遠遠的。

街道中空出幾丈空間，足够高恨天及張仇石施展，行人遠遠地站在一旁觀看。人叢中一個白衣人混在其中，口角不斷噙笑，右手却放在懷中。

五十招過後，高恨天又再得手，在張仇石肩上刺了一劍。張仇石整個人像血人般，神情也瘋狂了起來，不斷地喝道：「住手，住手！」

高恨天笑聲不絕：「我殺死你，我殺死你病便會好啦！」

眼看張仇石即將倒在血泊中，只見白衣人右手自身上抽了出來，手掌向張仇石一揮，一道白光自他手上飛出，射在張仇石身上，張仇石却渾似沒覺。

白衣人見目的經巳達到，便隱沒在人羣中。一忽，只聽一道尖細聲音傳來：「他不是汪瀚，汪瀚巳返回江海帮總壇！」

高恨天神情一呆，攻勢頓時止住，口中喃喃地道：「他不是汪瀚，他不是汪瀚，我的病還不會好……」他突然大叫一聲向東飛跑過去！

行人驚呼一聲，紛紛閃避，沒一忽便不見他的踪影。

張仇石大叫一聲：「老大，別跑！」聲音未落人巳撲倒地上。

東邊人叢中突然飛起一道白色的人影，投落在場中，這人一到場中，雙指在張仇石身上亂點，隨即把他揹在肩上，洒開大步離開。

行人見沒有熱鬧可看也一哄而散。

× × ×

張仇石醒來時，只覺身子十分虛弱，渾身上下無處不疼痛，剛好了的舊患此刻又再發作，胸口又實又悶，他睜開眼睛一看，一雙眼睛再也闔不回來。

這是一間佈置得頗爲清雅的房間，錦被緞帳，漆花椅桌，看得出這房間的主人非富即貴，窗外的花香撲鼻而來，令人心曠神怡。

張仇石想爬下床，却未能如願，一發力傷口便發痛，眼前一黑又再暈了過去。

也不知再過了許久，當他再睜開眼睛來的時候，房裏巳點了兩盞燈，床頭坐着一個青年，圓圓的臉，有點孩子氣，微黑的臉龐正露着笑容。

「你醒來啦，吃點粥湯吧？」

「你，你是誰……我怎會睡在這裏？」張仇石說了這句話突地記起自己與高恨天的那場惡鬥，心頭突地一沉。

「你忘記啦，咱曾見過一面！」

張仇石這才醒起這個青年便是當日替自己付酒錢的那個青年。「你姓夏？」

「對，姓夏名雷！」

「夏雷，此地是何方？」

「杭州太守的私邸。」

「你是什麼人？」

「什麼？你連我的身份也不知道？」

夏雷不禁有點失望。

張仇石搖搖頭。夏雷只好餵他吃粥，張仇石早巳餓了，連吃兩大碗才停下來。

夏雷見他如此，剛才心中的一點芥蒂便自消失。「你的名字好像是張仇石？」

「正是。」

「張仇石，」夏雷輕輕唸了兩遍，「這名好怪，你跟姓石的有仇？」

張仇石點點頭。「不過現在巳沒有絲毫仇恨了！」

「哦？你巳報了大仇？」夏雷再問一句：「令師是誰？」

「風大娘。嗯，你聽過這名字否！」

張仇石精神一振，事實上他對師門也是一無所知。

「風大娘？這倒未聽過，令師隸屬何門何派？」

「我正想問你！」

夏雷一怔，脫口問道：「難道你也不知道？」

張仇石苦笑一聲。「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剛下山不久，什麼都不懂。」

「那你可以回去問問令師，不就知道了！」

「可惜家師巳仙逝。」張仇石心頭一動，想起一事，又問道：「家師曾說過洞庭醫聖及一劍震中原是她的仇人，你有沒有這個印象，程大俠及萬大俠有一個姓風的仇家？」

夏雷搖搖頭。「剛才傷你的那人是誰呢？」

「我的同門師兄。」

夏雷一呆。「令師兄怎會傷你，而且你們的劍法完全不同！」

「我們三個師兄弟，同是學劍，但家師分別傳授，各人走的路子完全不同，至於家師兄爲何會與我反目，我也是百思不解，也許他瘋了！」

夏雷搖搖頭，覺得這人充滿了難解的謎，頓了一頓道：「你聽過雙鷹神捕的名頭麼？」

「好似聽人提過。」

「我便是『笑面神鷹』管一見的手下，因爲杭州發生了一件案子，所以我頭兒派我來協助此地的捕快緝兇，你如果有事便叫人通知我。好啦，你休息吧，我還有事要到衙門一趟。」

× × ×

四日後，夏雷才拖着疲乏的身子回來，張仇石巳能下床，正在花園散步，這幾天因爲有夏雷的關照，太守的家人對張仇石十分客氣，用上好的金創藥替他醫治。

張仇石見到夏雷，好似見到久別的知己般，迎了上去。「夏兄弟，你去那裏去了這多天？」

夏雷微微一笑。「兄弟任務在身不得不如此，兄弟莫怪我失陪之罪！」

「嗯，對了！我記得你好似說過要協助衙門緝兇，捉到沒有？」

夏雷吐了一口氣。「兄弟潛伏在薛學人之家三天三夜，終於把那個採花大盜捉拿歸案，現在是可以休息一下的了！」

夏雷說着走回房中，歪倒床上打着鼻鼾沉沉地睡着了。張仇石替他蓋了一張薄被，坐在床沿怔怔地想着心事。他覺得自己活着好似沒有什麼意思 但夏雷對生活却充滿了希望及活力。

晚飯的時候，僕人送上飯菜進房，夏雷這才醒了過來，他胡亂擦了一把臉，道：「吃吧！」自己裝了滿滿一碗，狼吞虎嚥地吃起來。

張仇石見他吃得津津有味，胃口也跟着好了起來，不一會兒，一小桶飯，經巳吃光。

夏雷意猶未盡，伸頭望一望飯桶，見粒飯不剩，不禁哈哈笑了起來。

張仇石對他充滿好奇，不斷地問他一些捕快的生涯，夏雷有問必答，聽得張仇石大爲羡慕。

三更的梆子聲傳來，夏雷打了個呵欠，兩人才同床睡下。

次日一早，夏雷去拜見太守，回來後便道：「兄弟，我有事先回去覆命，你且在這裏養傷，傷好後若果沒有什麼事可來找我。」

張仇石不覺有點依依不捨。「你不能多住一兩天麼？」

夏雷笑道：「吃我們這行飯的，難得有幾天空閑，況且我根本是個靜不了的人，沒事做便渾身不舒服了！」

「那好吧，過幾天傷好後，我便去找你！」

× × ×

七天之後，張仇石身上的傷雖然未痊癒，但整天悶在房裏實在十分心煩，便决定離開。

他被夏雷救回來之後，巳換了衣服，此刻要離去，才醒起舊衣服裏有風大娘遺下來的一些拳經劍譜以及一些瓶子，他問了好幾個僕人都不知道那套舊衣服去了那裏。

張仇石急了起來便在房裏搜索起來，最後終於在床下找到。他把衣服檢了起來，伸手一摸，幸而那些東西尚在，連忙把它掏了出來。

五個磁瓶子，沒一或缺，接着把拳經抽出來，却發覺不甚順利，定睛一望，原來衣服上沾上一根銀針，銀針直刺入拳經內，只露出一丁點在外頭。

張仇石心頭怦怦亂跳，拔起一望，正與高恨天身上取出的那根一模一樣，想起高恨天的一切反常可能是因此根銀針引起的，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他被夏雷救來此地時，臉上的易容藥巳被夏雷洗去，此刻更加不敢大意，立即又重新易起容來，便是一個濁世的翩翩佳公子。

弄好了一切，便留了一張字條，取了劍，越牆離去。

他記得夏雷說過他要去鄱陽湖九江覆命，於是他取道西方而去。

走了十多天，到了贛東石耳山，但突然醒起一件事，請管一見破案聘金可不能少，可是懷裏的銀兩却不多，去那裏找錢？急中生智，想起高恨天說的話：「搶强盜的錢，便不算是賊！」

抬頭一望，山頭叢林中好似飄出一角旂旗，心頭大喜，連忙登山而上。

到了半山猛地自石後跳出四個怒目大漢攔住他的去路，張仇石心想來得正好。也不打話，抽出長劍霍地先刺倒一人，接着標前一步，長劍斜削另一人。

那三個大漢見一個照面便死了一個同件，吃了一驚，來不及發出信號求救，張仇石的長劍巳至，慌忙舉刀相迎。

張仇石身子一偏，倏地飛起一脚，蹬向一個斷眉漢子的心窩，那人猝不及防，閃避不及，中個正着，不哼一聲而倒仆地上。

剩下兩個發一聲喊拔腿便跑，張仇石長劍脫手射出，刺穿一人，接着一個虎躍奔前，右手一撈，扯住另一人的後腿把他拽倒。

那人大刀拚命砍下，張仇石左掌切在他手腕上，那人一條手臂登時軟了，右手空了出來，一拳擊在他胸膛上，跟着叉住他的脖子，喝道：「你要死還是要活？」

那人連聲饒命，張仇石把手略略放鬆，接着命令他把山寨的各處通道畫了出來，那人不敢不依把山寨裏的各處埋伏機關

以及庫房位置詳盡地畫了出來。

張仇石這才點了他的昏穴，取了劍，摸上山頭，到山頭紅霞滿天，把山上一切都映紅了。

張仇石藏在一棵樹上，直至入夜才悄悄滑了入去，那個嘍囉果然沒有騙他，張仇石人不知鬼不覺把山寨裏庫房的金銀珠寶一古腦偷了出來。他扛着那袋沉甸甸的銀兩，急急向西下山。

到了山腳天還未亮，張仇石打開布袋點算一下，金銀共有三千多兩，另有三千兩銀票，還有一些珠寶，收獲居然不錯。

他把財帛收拾才滿心高興上路，到了一座市鎮便把金銀全部換了金葉，買了一匹駿馬望西馳去。

一路無話，到了九江市，見到城中房舍櫛次鱗比，人烟稠密，這才想起未曾問夏雷的詳細住址。

他雖然是在山中長大不通世務，但人本就生得聰明，略一思索便讓他想出一個辦法。

他花了三兩銀子到衙門找着了一個捕快，向他討了夏雷的住址，便依址去找。

夏雷的住址當然是在管一見的九江行宮裏，那是一座頗爲古老的大院，圍牆頗多地方都出現破損，大門的油漆也巳剝落，從外表看毫不起眼，若非有人指點，只怕花三天三夜也找不到。

大門緊閉，門外沒人，張仇石伸手在門板上輕扣幾下，過了好一會，才有一個老頭開門，他探出一個頭顱問道：「閣下找誰？」

「我要找夏兄弟。」

「那個夏兄弟？」

「夏雷，」張仇石急加一句：「當捕快的！」

「閣下高姓大名？何事找他？」

「我叫張仇石，是向他求助來的！」

老頭上上下下看了他一陣才道：「你且等等。」語畢砰地一聲把門關上。

張仇石不禁有氣，可是現在是有求於人，只好耐着性子等候。

隔了一忽，門又再打開，那個老頭讓開一旁，道：「請進！」

張仇石連忙閃身入去，老頭把門上好門，然後帶着他入去。

入門是個寬大的院子，空空蕩蕩，中間生了棵大槐樹，看樹幹巳知這棵樹的年齡絕不比這座大屋輕。

穿過院子便是一座大廳，張仇石剛踏上台階，廳裏便搶出一個結實的漢子，他正是夏雷，張仇石大喜叫道：「夏兄弟我找得你好苦。」

夏雷微微一笑。「想不到眞的是你，剛才我還不信。嗯，兄弟什麼事急着來找我？」

張仇石道：「你不是說你在管神捕手下辦事麼？我是專程來向他求助的！」

「啊！兄弟你發生了什麼事情？」夏雷吃了一驚，「不是又與令師兄起了衝突吧！」

張仇石嘆了一口氣，說道：「一言難盡。」

夏雷這才醒起尙未請他入廳，忙道：「兄弟快請進來喝杯茶！」說着把他讓進廳裏。

管一見及他的手下在內堂聽見聲响便紛紛出廳，夏雷逐一替張仇石介紹，張仇石連忙把金葉及珠寶取了出來，跪在管一見面前，道：「晚輩這些聘金請神捕替晚輩調查一件事。」

他說得沒頭沒腦，衆人都是一怔，管一見更是不快，冷哼一聲，道：「起來，你以爲老夫有錢什麼事都肯幹麼？」

夏雷連忙在管一見耳畔輕聲把張仇石的出身介紹了一遍，管一見的臉色才稍霽。「你先把事情詳詳細細說來聽聽，假如老夫有興趣才接受你的聘請，否則便……」

「便怎樣？」張仇石問了一句。「我是聽了夏雷的話才來找你的。」

夏雷連忙向他打了個眼色。「兄弟，你快些把事情說出來吧，我也急着要知道呢？」

張仇石看了管一見一眼，這才一五一十把自己下山後的一切說了出來。

管一見想了一會，問道：「你師父眞的叫風大娘，沒有別的名字，你們什麼時候跟她學藝的？」

「也許家師還有其他名字，不過我們三師兄弟都不知道。」張仇石答得很快：「自晚輩懂事起便一直在仙霞嶺上的石屋裏生活了。」

「令尊是誰？」

「先父是盧山醫隱張豐帖，因爲被石中玉錯手殺死，所以家師便帶晚輩上仙霞嶺學藝，直至兩月前才藝成下山報仇。」

「這樣說來令師跟令尊可能有頗深的交情了。」

張仇石聽得一呆，訥訥地道：「大概是吧！」

管一見道：「你把劍法使一遍讓我看看。」張仇石立即把劍抽了出來，就在廳裏把所學的劍法盡量施展出來，三盞茶後才使畢收劍退下。

管一見沉吟道：「令師叫風大娘可能是個假名，若非便是個世外隱士，否則以她的武功絕不可能會藉藉無名。這套劍法揉合了崑崙，崆峒及一字指法的精華，招式雖然都是前人所創，但要把它們冶於一爐，沒有高深的造詣斷斷辨不到。」

張仇石道：「也許家師師被仇家打傷了之後隱居在深山中才改名換姓的。」

「這就頗費功夫才能調查清楚，因爲令師既然巳死……」

張仇石截口道：「晚輩不是要神捕調查這件事，晚輩要調查的是誰人暗算家師兄及晚輩，只要找出這個人便能將整個事件的眞相大白，因爲他可能便是擄刦梅姨的人。更可能是家師的仇人，否則晚輩師兄弟初出江湖有什麼仇家？」

管一見頷首道：「你說得不錯，剛才你不是提到一根銀針刺在你身上，不過剛巧射在貼身收藏的拳經上麼？那根銀針可有帶來！」

張仇石連忙把銀針取了出來，小心翼翼交給管一見。

管一見接來一看，眉頭一揚道：「這種銀針老夫從未見過，不過這反而是個重大的綫索，因爲這種肯定是獨門暗器，只

要把來歷調查出來，便能水落石出。」

張仇石大喜，連聲拜託。

管一見看了一回，道：「張仇石，老夫決定接受你的委託，看在你與夏雷的一場結識，老夫也不跟你計較聘金，隨便你給吧，不過破案的時間却不能規定。」

「晚輩全沒意見，不過家師兄失瘋巳久，還望神捕盡早把兇手緝拿歸案，使家師兄能早日恢復神智。」

「好吧，」管一見把銀針交給高天翅。「高老弟明天你跑一趟洞庭湖，把銀針交與程老頭檢驗一下，希望能找出針上所含的毒性。」

高天翅應了一聲，用手絹把銀針包裹起來，放入懷中。

「你們都準備一下吧，明天咱便搬到杭州去，咱先到江海帮那裏打聽一下，說不得能找到高恨天。」

風火輪匆匆入來，道：「頭兒，天色已暗，可以開飯了吧！」

管一見抬頭一望天色，暮色經巳四合，院子中的槐樹上半部巳被黑暗吞噬。

他點點頭，道：「盛兒替我煮一壺茶來，要用皇上上次御賜的茶葉。」

端木盛應了一聲首先離去。

酒菜擺了上來，放了滿滿一桌，一張大圓桌坐滿了人，夏雷把張仇石拉到自己的身邊坐下。

茶亦巳煮好，端木盛用細青瓷茶壺盛着，拿到管一見臉前，管一見斟了一杯，茶香立即充滿廳堂，衆人雖然沒喝，也都是精神一振。

管一見淺嚐一口，眉頭微皺，沉聲道：「盛兒，這是不是頭遍水？」

端木盛惶恐地道：「屬下一時心急忘了把頭遍水倒掉再……」

「再去冲一壺，這些茶葉都巳出味，把它倒掉，另下一些茶葉，你又非不知道頭遍水茶會有苦澀味！」

「屬下立即另冲一壺。」端木盛匆匆取起茶壺，走去厨房。

他重新在小紅爐生起炭火，把盛了清水的鍋放在爐上，然後再把茶壺中的茶全部倒掉，清潔完畢，重新倒下一包茶葉，一切準備妥當，便蹲在爐邊靜候。

過了半晌，小鍋發出輕微胡胡的聲音，端木盛再稍一待，然後揭鍋蓋，鍋中的水剛好冒起一粒粒水泡好似螃蟹的眼睛。

端木盛的手立即快了起來，把水傾入茶壺中，再把鍋放在爐上，他把那半壺茶水倒掉，再進七步回到爐邊，重新把鍋子提起，並立即把水傾倒在茶壺裏。

這一切做好他才長長吐了一口氣，這樣水的火候剛剛好，而茶葉亦絕不會有苦澀味。

他撒了一把灰在爐上，使炭火熄了大半，然後再把鍋放在爐上溫着。

當他再把茶壺放到管一見臉前時，管一見道：「吃吧！」衆人這才舉起杯箸。

張仇石心頭十分納悶，不知衆人爲何因一壺茶而不敢吃飯，更想不出管一見爲何因一壺茶而發脾氣，在他眼中茶就是茶，難道中間另有什麼分別不成？

管一見喝了一口，長長地噓了一口氣，讚道：「盛兒，你現在對水的火候的控制巳幾至爐火純青矣！」斟了小半杯給端木盛，「你自己品嚐一下！」

接着又替張仇石斟一杯。「老夫相信你從未喝過這樣的茶，讓你開開眼界！」

張仇石謝了一聲，一口喝乾，只覺咽喉無比的清潤，一口氣由喉直衝至腹中，說不出的舒暢，好似吃了一顆人參果，渾身上下無處不暢快。

「如何？」管一見含笑問他，「你以前喝過茶麼？」

「以前喝過……」

管一見截口說道：「以前你喝的不是茶！」

「不是茶，那是什麼？」張仇石脫口問道：「茶室裏喝的難道不是茶！」

「那不叫茶，只能叫黃水！」

衆人哄然大笑，張仇石隨着他們笑了起來，這一笑氣氛似乎融洽了不少，衆人邊吃邊說，十分歡暢隨和。

事實上管一見辦案的時候十分嚴肅，但平時跟手下却十分隨和融洽，否則也沒有這許多人肯替他賣力了。

酒席很快便散去，張仇石對他們的工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突然冒了一句：「神捕，晚輩想跟你們一起……嗯，希望在神捕手下找份差事，不知……」

管一見截口道：「以後再說。」提起茶壺返入內堂。衆人仍在廳中談天說地，直至將近二更才各自去安寢。

這一夜張仇石自然跟夏雷聯榻，兩人又談了好一陣才吹熄燈光。

× × ×

到了杭州巳是初秋了，儘管如此，天氣仍然熱得讓人受不了。

管一見安置了手下，便帶着夏雷直赴江海帮。

杭州離覓橋頗近，快馬半天便到達。

到了江海帮總壇午飯剛過，管一見向守衞報了姓名之後，立即有人入來飛報。

不一忽，只見汪瀚帶着幾個得力助手到門口迎接：「神捕大駕光臨，敝帮蓬蓽生輝，歡迎歡迎，請神捕入內奉茶！」

管一見見他對自己頗有禮心頭十分舒暢，哈哈一笑道：「說到茶道，汪老弟無論如何是不及老夫的了，還是喝酒吧！」

汪瀚也笑道：「小弟一時忘記，竟然班門弄斧，神捕萬勿見笑，至於酒嘛，敝帮多的是，只怕神捕喝不下，小弟早巳吩咐手下預備酒席了。」

「如此老夫倒眞的要叨擾一杯了！」

汪瀚哈哈一笑。「神捕不嫌酒劣菜粗，汪某歡迎都來不及呢。請。」

管一見也不推辭踏上台階，台階共七級，大門建得頗有氣勢，管一見看得暗暗點頭，忖道：「汪瀚果然不簡單，難怪江海帮這幾年勢力如此强盛。」

入門是個大廣場，廣場上有不少人正在練武，過了廣場便有一座高大寬敞的大廳，牌匾上寫着聚英廳三個金字。

下面還有一行小字：「江中英雄海上豪傑全聚於此」，口氣十分之大。

廳外又有七道石階，踏上石階便能望到這座大廳氣勢頗大，花階地板，朱桂紅幔，器具雖不名貴，但擺設頗具心思。

賓主分頭坐下，汪瀚把手下逐一介紹，管一見也把夏雷介紹與衆人認識。

寒暄了一陣，酒席便罷了上來，江海

帮的人全都用過飯，只陪客人喝酒。

酒過三巡，汪瀚忍不住問道：「神捕你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今日到底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老夫也不諱言，的確是有事才來找你的，不過只是為了證實一兩件事而來罷了。」

汪瀚十分詫異地問道：「什麼事，請神捕明言，免得汪某暗猜。」

「雷兒，你先把事情告訴他們。」

夏雷於是把張仇石三師兄弟的下山報仇情況說起，一直說到張仇石到九江聘請神捕調查為止。

管一見隨即問道：「上個月有沒有一個叫西門怨的青年來此找你？」

「有，他眞的自稱是西門怨，說是為父報仇而來的，他父親便是昔日的游俠西門裘。」汪瀚坦言地道：「他父親在十八年前也的確是被汪某所殺。」

管一見截口道：「你與西門裘因何起衝突？」

「那時候汪某的江海帮剛創立不久，為了與海沙帮爭奪海上的地盤起了衝突，兩方約定日期在杭州灣決鬥，西門裘與海沙帮的西門堂是遠房兄弟，當時便南下助拳，也便在那天被汪某殺死！」

「這種事倒也難說誰是誰非的了！」

管一見道：「請汪帮主繼續說下去。」

「那青年倒也十分精乖，一直溜到內堂才被發覺，當時汪某尚未安寢，聽見聲音連忙出來花園察看，只見汪某幾個助手已把一個青年包圍起來。」

夏雷問道：「那青年便是西門怨？」

「汪某立即喝問，那青年自稱來此尋汪某為父報仇，汪某問他是何人，他答稱西門怨是西門裘之後，汪某認為他頗有勇氣，便叫手下放開他，不料他仍不逃，反邀汪某決一生死之鬥，但說明不許江海帮的人助陣，汪某見他年紀輕輕胆氣却豪便欣然答應。」

汪瀚喝了一杯酒續道：「西門怨的劍法十分奇特，似乎專為汪某的刀法而創的，但其中揉合了頗多塞外飛虹梅紅花前輩的招式，偏生汪某早年曾有緣與梅前輩相處過幾個月時間，對她的劍法並不陌生，當時心裏實在十分詫異，不知西門怨與梅紅花前輩有何淵源，於是發話問他。

「不料西門怨一口咬定不知誰是梅紅花，汪某當時與他周旋了近百招，只守不攻，有心要看看他有多大的本領，百五招之後，他的劍法已別沒新意，汪某清楚以他當時的武功與汪某為敵尚差一截，便勸他回去，十年後再來。

「他毫不理會還說了幾句令人難以忍受的話，汪某即使是泥人做的也有火氣，便奮力使了招『大蟒出洞』向他劈去，他回了一招『撥草尋蛇』略一擰腰，長劍在汪某刀下穿入，這一招本來是汪某那一招『大蟒出洞』的尅星，他亦使得絲毫不差，按說汪某應該後退一步，然後再另使一招，可是這一招當時梅前輩便曾對汪某指出其缺點，並以劍與汪某相試，汪某果然輕易被他破解。

「後來梅前輩又指點了汪某，當時對方使這招破解時不必後退，只須把招式改為『玉帶圍腰』改劈為削，對方必定要後退，他那招也就發不出威力來，當時汪某把這些話牢牢記在心裏，以後每逢到這種情況便依梅前輩所教之法使出，果然都能奏效。」說到這裏汪瀚又盡了一杯酒，然後嘆了一口氣，「西門怨使出那招『撥草尋蛇』時，汪某毫不猶疑地把刀法化為『玉帶圍腰』，這一着顯然大出其意料……有一點要說明的，西門怨的武功雖然是很不錯，但臨場經驗却十分缺乏。他在大出意料之下，竟然忘了閃避，而被汪瀚攔腰砍成兩截。」

夏雷啊地叫一聲：「他的屍體呢？」

「汪某殺死了他，奇怪心中却說不出的愧疚，已令手下好好安葬了他，還請了高手把他的屍體縫接起來。」

汪瀚說罷又嘆了一口氣，連乾三杯酒：夏雷看得出他心中眞的充滿後悔，後悔出手太重。

管一見接問道：「汪帮主可否從西門怨的劍法中看出其家數師承麼？」

「他的劍法頗雜，但揉合承接得頗為緊密，其師在劍法的造詣必定甚高，只是猜測不出他到底是誰。」

夏雷接道：「他有個師兄叫做高恨天，曾經在杭州城內自稱要把你殺死，不知他有否來此找帮主的麻煩？」

汪瀚搖頭道：「汪某這些日子都在帮中却沒有人上門尋衅！」

「這倒奇了，他自稱殺了你，他的病便能好了。據他的二師弟張仇石稱他曾得了瘋病……照理他絕不會不來呀！」

「眞的沒有人來敝帮尋衅。」

傅雷在一旁突然接腔道：「帮主那天咱們要去杭州，半途不是碰到一個痴呆的青年的……」

「對了，」汪瀚精神一振，「上個月汪某的確被一個痴呆的青年襲擊，汪某也掛了彩。這人力大無窮，武功也不錯，後來却不知如何聽見一個尖銳的竹哨聲便離去了，不知這人是不是夏兄弟口中所說的那個高恨天。」

夏雷又問了幾個問題，心中的確懷疑那人便是高恨天，只是他後來不知怎樣沒有再出現。

汪瀚道：「高恨天的怪病眞的是由那根銀針引起的麼？那麼那根銀針的主人眞的令人恐懼！」

管一見接口道：「這件事老朽已託程老頭辦了。」

「程醫聖？」汪瀚一喜，「有程醫聖出手，只怕再毒的性質也能分析得詳詳細細。」

夏雷道：「汪帮主，還有一件事要相詢的。在下曾聽張仇石說過西門怨臨下山時，其師曾交了一個錦囊與他，未知帮主有否拆看過？」

汪瀚搖搖頭道：「汪某絕不知此事，他的衣服及遺物全作了陪葬品放在棺裏，這件事由敝帮的執法堂主崔仲謀崔老哥主持。」

崔仲謀接口道：「老朽當時也沒有詳細翻閱他身上的遺物，事實上帮中的兄弟對他並沒好感，葬了也就算了！」

管一見道：「可惜可惜，否則咱對其師承倒可以多一點了解。」

「一個錦囊能窺知多少秘密？」

「很難說，也許咱能從字跡上認出那人的身份，不過這件事倒是題外事，與老夫要調查的對象沒有太大的關連！」

夏雷接口道：「不對，咱若果能知道張仇石師父的身份，便有可能找出其仇家來，那樣調查的範圍便縮小了很多。」

「可是錦囊已隨屍體安葬了。」

「這也不是說不能再把錦囊找出來的啊！」

管一見與夏雷一吹一唱，汪瀚那有聽不出之理，便連忙吩咐崔仲謀找人開棺，把西門怨的遺物檢出來。

夏雷連聲拜託，崔仲謀連忙帶人回去了。酒席散去之後，各人坐在高背椅上磕着閑牙。過了頓飯工夫，崔仲謀匆匆而來，他一入來，眾人便聞到一股十分難聞的臭味。

接着，崔仲謀把西門怨的遺物拋在地上。

汪瀚令他把西門怨的衣服仔細搜索一下，崔仲謀閉着氣蹲下，找了一陣，終於找出一個紅色的錦囊來。

管一見接過來，隨即把錦囊打開，裏面放着一張淡黃色的紙，管一見立即把它展開，只見紙上歪歪斜斜寫着幾個字。

二十年來，今日最高興！

管一見一愣，這算是什麼錦囊妙計？

夏雷伸頭過來望了一眼，也是滿心詫異。

管一見嘆了一口氣把紙遞與汪瀚，汪瀚及其手下看後也是驚疑不定，不知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也不知是對何人說的！

二十年來，為何今日最高興？

紙上既沒有具名亦沒有日期，今日又是指那一日？

眾人面面相覷，作聲不得，良久，汪瀚才道：「神捕，這件事假如連你也推測不出，我們更加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了。」

管一見苦笑道：「老夫又非神仙，怎會知道他為何高興？」

夏雷突然道：「咱們先來個大胆的假設，風大娘這句話是寫給西門怨看的，今日西門怨報了大仇，而她亦報了仇，因為張仇石曾說過，他們的仇人也是風大娘的仇人，汪帮主你可有與一個叫風大娘的結過怨？」

汪瀚苦笑道：「江湖那裏有個風大娘的人物？而且她還是個女的，汪某絕少與婦女打交道，既沒恩也沒怨！」

管一見截口道：「不對，這張紙既然是放在錦囊之內，那麼必定是吩咐西門怨在危急之時拆看，那麼這句話又是什麼意思呢？是否她的徒弟身處險境她就會高興呢？」

夏雷不禁語塞，但眾人又覺得管一見的話匪夷所思。

想了一會兒，管一見便與夏雷告辭。

回到杭州窩裏時，已是日落西山。

這一夜眾人對風大娘寫的那句話都是百思不得其解，張仇石更是滿腹狐疑。

他比他人多了一件心事，起碼西門怨之死對他多少有點衝擊，畢竟他們共同生活了十八年。

十八年可不是一段短時間。想不到三師兄弟下山不久，先是風大娘病逝，再是西門怨被殺，最後是高恨天中了暗算得了怪病，不知去向，如今只剩下他一人。

他輾轉反側，直至天麻麻亮才朦朧地睡去。

剛闔上眼不久，他的房門便被人敲响，他把門打開，敲門的却是夏雷。

「張兄弟，時候不早啦，快出來吃點東西吧，咱還得趕路。」

「趕路？」張仇石聽得一怔，「去那裏？」

「到令師隱居之所看看。頭兒希望能查出令師的眞實身份，從而推測出仇家是誰，這樣調查起來便能事半功倍了！」

張仇石胡亂洗了個臉便與夏雷出廳。

廳上已坐了不少人，他們都已吃飽整裝待發。

張仇石三撥兩扒把一碗麵條吃淨。管一見隨即向手下頒佈任務。「盛兒，你帶一些人悄悄潛伏在江海帮附近，假如見到高恨天，最好設計把他制服。我與雷電風火輪，路遠隨張仇石上仙霞嶺。這裏便暫由雪兒主持各方的聯絡了！」

端木盛及皇甫雪等連聲答應。

且說管一見等人一路急趕，不一日便到了仙霞嶺下，五人棄騎上山。

這幾天來的接觸，使張仇石對捕快生涯更感興趣，他又向管一見提出加入的要求。

風火輪在旁接腔道：「吃我們這碗飯的，絕不舒服，經常要吃很大的苦頭。」

「苦頭我已吃了十八年了，再苦我都不怕！」

路遠笑道：「你學藝吃的苦頭怎能跟咱的工作比較！」

張仇石嘆息道：「我那十八年生活簡直是非人生活，生活簡單枯燥乏味且不說，單是說練武只要出手部位稍有差微，家師便老大一個耳光刮過來，她每次傳藝只傳三次，假如學不到，便得受嚴厲的懲罰。誰人在孩童時候便受過這種生活？」

風火輪道：「令師的脾氣似乎十分怪誕。」

「什麼似乎怪誕？」路遠道：「依我看簡直是個冷血人！」

張仇石臉色一沉，道：「家師如此也無非是望徒成龍心切而已，兩位豈能這樣說！」回頭對管一見道，「前輩你便答應我吧，我什麼苦都能捱得住！」

管一見看了他一眼，道：「做捕快只能吃苦濟得什麼事？那還得有靈活的頭腦，精細的心思，無比的韌力，該忍耐時能忍，該狠時能狠，最重要的還是這個！」他指一指腦袋。

「依前輩看晚輩有這個條件否？」

「這件事以後再談，好啦，你快帶路吧！」

申牌時分，石屋外那叢竹林已遠遠在望。

張仇石向上一指，道：「到啦，那就是……」話未完他突然發現那叢竹林似乎與往常不一樣，他大叫一聲，麻鷹般向上飛射過去。

管一見忙道：「快上去！」一提眞氣跟在張仇石之後，向上馳去。

張仇石一掠二丈六七，幾個起落之後已至竹林之外。

此刻臨近一望，已能清楚地看出頗多青竹被烟火薰燒過的痕跡。

張仇石大喝一聲穿林而入，只見那間巨大的石屋經已半塌，門板早已成了灰燼，四處都是被火燒毁的殘骸。

張仇石像被人點了痲穴般呆立着。管一見山風似的自他身邊吹過，疾捲入石屋裏。張仇石這才醒起連忙隨他之後入內。

石屋之內所有傢具雜物已全付之一炬，看來再也難找到絲毫綫索了。管一見廢然一嘆，返身回去。

西天逐漸染紅了，像火般鮮艷，秋高氣爽萬里無雲，衆人心頭却如鉛般沉重。

張仇石坐在一塊大石上，怔怔地出神，這間石屋無論留給他的是美好的回憶，還是難過的印象都好，他和它始終有一份深厚的感情。

一切噩夢及變化都發生在藝滿下山之後，短暫的時間，起了劇烈的變化，也難怪他有點抵受不住。

夏雷安慰他道：「屋塌還可以重建，張兄弟何必看不開？」

張仇石無聲地苦笑一下，耳旁突然响起風大娘的聲音，眼前也好似出現了那個風雨之夜的情景。

「暴風雨終於來了！暴風雨過後你們便得離開……」風大娘對他們作最後一次訓話。他們三兄弟並排跪在地上……

張仇石突然自石上躍了起來，狂喊道：「是誰，是誰！是誰幹的！擄刦梅姨，弄瘋了師兄，放火燬了石屋……」他雙眼盡赤，飛向石屋後面，屋外風大娘那座孤零零的墳墓依然堆立在暮色中。

張仇石撲在墓碑上痛哭起來……

管一見等人隨後跟來，看見這個情況向夏雷打了個眼色，夏雷把張仇石拖開，只見墓碑上刻着一行字：風賤婢之墓，復仇者立。」

管一見又向夏雷打了個眼色，夏雷立即把墓碑拔起抛開一邊，接過抽出寶刀挖掘起來。

張仇石喝道：「你們想幹什麼？」

風火輪也找來了一把鏟子動起手來。

張仇石大怒。「停手！家師已死，你們還不想放過她？」

夏雷道：「兄弟，咱們也只是爲了調查眞象才不得已這樣做而已，假如你要吃我們這行飯，對做這種事便不會覺得奇怪了！」

「但是，家師早已入土爲安，而且我要你們做的，不是調查家師，而是要去調查……」

「這個愚兄自然知道，問題是咱們對令師的了解實在太少了，弄不清她的身份根本無從下手。而且此地也絕不安全，說不得過一段日子又有一個仇家上來，把令師的屍體挖掘出來，讓她暴屍曠野，豈非更爲不妙！你別着急，咱們等下另外擇一塊地好好安葬令師！」

張仇石這才不再反對，他索性坐在旁邊觀看他們工作。

夏雷、風火輪及路遠對這種工作似乎十分熟悉，不一會兒已挖了好大的一個洞。再過一忽，衆人便聞到一股中人欲嘔的屍臭味兒。

泥沙終於清理淨了，臭氣更盛，紅日倏地自西山墜下，天地同時一暗。

管一見剔亮了火摺子，道：「你過來看看！」

張仇石只好來到墳邊探頭一望，只看了一眼，他便機伶伶打了一個寒顫，幾乎嘔吐起來。

只見墓穴中躺了一個女人，臉上肌膚已是腐爛，自鼻孔中爬出不少白色的小蟲出來，十分恐怖。

火摺子的光芒，在夜風中忽明忽暗，氣氛更加詭異恐怖。管一見的聲音像來自遠方：「這便是令師了麼？」

張仇石忍着心頭的翻騰再看一眼，輕聲道：「大概是吧！」

管一見怒道：「是便是，不是便不是，什麼叫大概，再看清楚，連這個胆量也沒有，還想在老夫手下辦事豈非可笑！」

張仇石澀聲道：「晚輩從未見過家師的廬山眞面目，你叫晚輩如何辨認？」

「什麼？難道令師和你們在一起時都籠着面巾麼？」風火輪詫異地道：「天下豈有這樣的師父！」

「不是如此，而是她老人家經常用不同的面目出現，所以連我們也不知道她的眞面目是怎樣的！」

管一見接問一句：「令師的易容技法很高深？」

「大概是吧，晚輩三個師兄弟所學也只不過是她的六七成功夫而已。」

「但這張臉却未經易容，看來便是她的眞面目了。奇怪，這張臉孔老夫既未見過亦從未聽過別人形容過！」

「也許家師甚少與江湖人來往，起碼這十八年來晚輩便不知其曾離開石屋！」

管一見冷哼一聲。「假如令師眞的是一個隱世的高人，她又那來的這許多仇家呢？」

夏雷道：「頭兒，如今怎辦？」

「把它舁上來再說。」

風火輪的鏟子一落，托高屍體，路遠立即用繩索兜住，打了個結，然後把兩端交與夏雷。

風火輪又再托高屍體的雙脚，路遠又用另一條繩子把她紮住，接着與夏雷同時用力把風大娘的屍體拉了上來。

夜風勁吹，屍臭已經沒有剛才那麼强烈。

管一見道：「張仇石，你帶路，把令師葬在另一個地方。」立即點燃了兩根松枝，把其中一把交給他。

張仇石走了三四里遙，找着一塊較爲平坦的地方，道：「就在這裏吧！」接過風火輪的鏟子，使勁地挖掘起來。

管一見却不厭惡臭地仔細觀察風大娘的屍體，又不斷用樹枝撥動，用火把照亮觀察。

墳穴終於挖掘好了，隔了半晌管一見才道：「把她葬了吧！」

一切弄好了後，各人衣衫都沾上屍臭，也都沒有胃口進食乾糧。

管一見道：「咱再回石屋去一趟。」

風火輪忍不住問道：「頭兒，那裏還有什麼好看？」

「你忘了那塊墓碑？那可能也是一個重大的綫索。」

張仇石精神一振，率先走回原路。

誘捕

管一見下了山後，一路上都沒有說過一句話。衆人都知道他脾氣也不以爲奇，只有張仇石暗暗納悶。

到了杭州窩裏，衆人都忙着更衣洗澡，管一見突然問了一句：「張仇石，你師父的掌心是粗糙還是嫩滑？」

張仇石一怔。「晚……晚輩不知。」

「你不是說經常讓她摑耳光麼？難道感覺不出？」

張仇石嚅嚅地道：「好似不很粗。」

管一見一揮手。「好，去休息吧！」

下午，端木盛回來覆命：「頭兒，咱在江海帮潛伏了不少時日，從未見到有碍眼的青年在其附近出沒。也沒有見到汪瀚離開總壇。」

管一見沉吟道：「有否其他消息？」

皇甫雪接道：「頭兒，蘇北雲台山的多事和尚被人殺死了，殺死他的人便是一個叫高恨天的青年，不知這個高恨天是否張仇石的師兄。」

管一見霍地站了起來，沉聲道：「多事和尚雖然愛管閒事，但其所管之事，無人不稱快，恨不得江湖上能多幾個這種和尚？……他，他竟讓人殺了？」

他在廳裏轉了三個圈，道：「那個高恨天十九便是張仇石的師兄，他連多事和尚也殺了，的確是瘋了！」

頓了一頓，又問道：「還有其他消息否？」

「沒有了。只是鄒太守派人來請頭兒，說他的孫子周歲……」

管一見揮手止住他。「這種事別說，高老弟有沒有消息傳來？」

「頭兒剛離開時，便有飛鴿傳書到，說醫聖偕高大哥一齊來此地。」

管一見一怔，脫口道：「程老頭一向難得出門，今次怎地肯不遠千里東下杭州？難道他發現了什麼更大的秘密，還是另有原因？」

「高大哥信上沒有提及。」

「這件事暫且放下，先辦衙門裏的案子，待程老頭到後再說。」

× × ×

過了七日，高天翅帶着一個矮小的老頭滿面倦容地入來，那老頭臉目嚴謹呆板，像石刻的般，手提一隻藥箱，大步流星地走了入來。

皇甫雪立即入內飛報管一見，管一見立時奔了出來，哈哈笑道：「什麼風把你吹來？」

程子務雙目一翻，道：「還不是被你所累？」

管一見哈哈一笑：「我叫你來的？」

程子務賭氣地道：「你的那根銀針把我勾來的！」

「對啦，那銀針你的研究結果是什麼？它含有什麼毒性？是誰的獨門暗器？」

程子務嘆了一口氣。「老夫就是讓這根銀針砸碎了招牌這才趕來。」

「什麼？」管一見跳了起來，「連你也被難倒，那麼……」

程子務截口道：「老夫還不致那麼差，只是那根銀針的藥性十分復雜，到現在老夫只試出其包含有十七種毒物，能令人發冷發熱，甚至發狂，但尚有幾種藥未能研究出來。」

「想不到一根小小的銀針竟然有這麼多毒性！」

「老夫拿一隻兔子做了試驗，那頭兔子一忽發冷，一忽又發熱，隔了一段時間又如此，發冷的時候渾身無力，發熱的時候，又氣力比平常大很多，如此循環了三次便死了。不過人的抵抗力較强，可能可以抵受較長的時間。」

「哦，循環了三次便死了，牠一天發作幾次？」

「每天發作一次。」程子務道：「有關這銀針正想問一問你，你到底從何處得來的？」

「不是老夫得來的，你等等。」管一見回頭對夏雷道：「把張仇石叫出來。」



張仇石邊說邊把銀両珠寶拿出來放在桌上，向管一見求助。

夏雷應聲而去，半晌便帶了張仇石出來，管一見叫他把高恨天中了銀針之後的病徵說出來。

張仇石久聞醫聖程子務之名，立即詳細把高恨天的病徵講述了一遍。

程子務頻頻點頭，道：「這些病徵跟兔子的反應大概相同，問題是針上尚另有一些不明來歷的藥性，不知有何作用，張小哥，你知道令師兄尚有其他反應否？」

「他身上發熱了之後，神智便開始不清，連晚輩也認不出，後來他跑了，就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的反應。」

管一見接口問道：「程老頭，你到底猜不猜得出誰能泡製出這種歹毒銀針？」

「老夫只是醫聖而非毒王，對毒物的研究自知未足稱王。」

「不必過謙，你起碼要比咱多知道一點。」

「若論到暗器之歹毒，首推四川唐門，但唐門他們只是在暗器上的打造配合淬毒的功夫火候拿捏得比人準而已。而且種類繁多，每件暗器都淬上不同的毒藥，令人目不暇給，防不勝防而已，但若論到毒性之研究以及使用關外的花家則無人可出其右……」

「但花家早已沒落，廿多年前更因激起西北道上的公憤聯袂把其除去，你這句話說了豈非白說。」

「老夫懷疑這根銀針可能是花家流落下來的。」

「放屁放屁，當時花家上下七十九口全部死絕，即使早年有暗器流入江湖，如今再被人利用，但一般使用毒器必先具有解藥，花家的解藥會流落在外人手上麼？須知花家的規矩是傳男不傳女，外人要想得到解藥談何容易。」

程子務嘆了一口氣，喟然道：「除了花家之外，老夫再也想不出會是誰了，也許是一個新起的淬毒大師的傑作，但這叫我如何猜得出？」

「好啦，這事且不說吧，我想問你一句，假如有人中了這銀針你能否有把握替他解破毒性？」

程子務考慮了一陣才正容地道：「若屬只是發冷發熱，老夫自然有把握，但問題是它尚有一些毒性尚未能知道，那也就無從推測。」

管一見嘆了一口氣，道：「那只有先請你吃飯吧！吃了飯咱再商量，總之不會令你白跑一場。」

× × ×

高恨天南下的消息一早便傳到管一見耳中，那是他在江蘇的手下利用飛鴿傳遞的信息。

他帶了夏雷易容上道，再度到江海帮那裏，到了江海帮，只見汪瀚頗不自然，一副憂心忡忡的模樣，管一見幾番問他，他都支吾以應。

「神捕是次來訪又有何指敎？」

「指敎不敢當，老夫只是來求你做一件事。」

汪瀚一怔，脫口道：「神捕幾時要求人？而且汪某一介莽夫能替神捕做得什麼事？」

「高恨天離開此地後，北上刺殺了多事和尚，這事你知道否？」

「曾有耳聞，不過不知是高恨天所為而已。」

「如今他又南下，老夫猜想他可能又來找你，因此……」

汪瀚截口道：「因此神捕要汪某小心防範？」

管一見微微一笑，「若是如此，老夫何必求你？老夫想求你離開貴帮到外面走一走……」

「你要汪某作餌？」

「正是。」管一見神色不變地道：「解決了他帮主也可一勞永逸。」

「笑話，難道汪某會怕他？」

「非也，助人助己耳！」

傅雷在一旁聽後勃然大怒，喝道：「咱堂堂一個大帮難道會怕他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

管一見冷笑道：「從來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上次如何？貴帮主不是掛了彩麼？須知高恨天是個受藥物控制的人，他的一切絕不能以常理來推測，而他的潛力一旦被藥物催發，可使他的武功倍增，況且他本身的武功尚不低。」

傅雷想起當日的情況，不禁默言，自己一向自恃臂力過人，擋了高恨天之劍雙臂也酸軟無力，思之管一見之言也未嘗無理。

管一見看了汪瀚一眼，續道：「老夫經已查問過了，高恨天的武功與張仇石相似，而遠勝其師弟，據張仇石說其師也最不疼愛西門怨，因為他體質太過單薄，先天不足之故也。」

汪瀚有點震動，但他是堂堂一帮之主，斷無隨便答應他人作為釣魚之餌的。

管一見又鼓其唇舌，「況且老夫及敝屬都會隨時隨地在暗中保護，而且程老頭也不遠千里自洞庭湖趕來了。」

汪瀚眉頭一跳，忙問道：「哦？程醫聖也來了？」

管一見頷首道：「如今一切俱備，只欠東風而已。」

「好吧，看在神捕的臉上，汪某只好屈就一次。」

管一見大笑，「這樣才爽快，時間及詳細情況，過兩天老夫自會通知你。」

× × ×

兩天之後，管一見與夏雷三度上江海帮。

不久，汪瀚便與傅雷及顧秋水乘着馬向西北方前進。他一路上招搖過市，好似唯恐別人不知其是江海帮的帮主似的。

第三天便到了莫干山附近，汪瀚的行速突然快了起來，這附近有他的幾個分舵，他進去跟分舵的香主打個招呼後便繼續前進。

申牌時分，天上的太陽突然被烏雲遮蓋，秋風忽地強勁肅殺起來。

路上的沙石在秋風中不斷捲起飄落。

兩旁的樹木鬱鬱葱葱，好似一道天然的屏障。

汪瀚等三人三騎，成品字形前進，傅雷在前，汪瀚在左，顧秋水在右。

樹梢上驀地飛起一羣林鳥，刹那一條人影拽着一道白光自上飛刺而下，劍尖正是指向汪瀚！

幾在同一時間，傅雷的馬突然希聿聿

一陣驚嘶，一對前蹄向前屈下，變成前低後高，立即把傅雷自馬上拋開。

好個傅雷外貌雖魯莽，反應却頗快，凌空一個倒翻向側飛落。

那道白光甫一刺下時，汪瀚的刀光已纏身飛起，「噹」一聲巨响，馬匹蹬退一步。那道人影立即改刺顧秋水！

顧秋水鋼刀立時現出身上，一伏腰，自馬鞍上滾下，回首一望，偷襲者正是高恨天！

高恨天一劍落空，足尖在馬鞍上一點再度騰空，長劍舞起一團劍花罩向汪瀚。

汪瀚怒道：「高恨天，汪某與你無冤無仇，你兩番三次偷襲是何道理？」

高恨天雙眼赤紅，格格笑了起來，不斷地唸着：「殺了汪瀚，我的病便能够好了。」

顧秋水雙足一立地後立即飛撲起來，鋼刀斬向高恨天後背。

汪瀚連格高恨天四劍，雙臂酸痳不已，他看勢色不對，立即滾下馬背。

高恨天一劍落空，猛見後背金刃劈風之聲，立時使了個千斤墜，同時彎腰縮肩，讓過顧秋水砍來的刀，左旁倏地反手擊出，飛撞顧秋水的胸膛。

這一拳使得十分突然，幸而顧秋水無時不防備，鋼刀來不及收回，左掌在對方的拳頭一按，身子藉勢向後飄走。

傅雷雙脚尚未沾地，林中忽地射出一蓬銀針，銀針範圍廣泛幾達一丈。

好個傅雷眼看四方，耳聽八面，一覺情況有異，立即把左脚尖在右脚面上一點，身子筆直拔高二丈，那蓬銀針恰好在其脚下飛過。

傅雷對這個變化大吃一驚，不知林中尚伏有何人。心念未已，另一蓬銀針又飛至。

傅雷只好猛吸一口氣，凌空倒射開去，一射三丈，這才脚踏實地，那蓬銀針重量太輕，不能及遠，即使有幾根能追及傅雷的，一碰到傅雷的護體神功，也都紛紛墜落塵埃。

傅雷立時把鋼鞭抽了出來，飛身撲向林中，唯恐林中又有銀針射出，他運勁全身，在身上佈下一道防禦網，鋼鞭橫擧前胸，甫一入林，猛見一棵樹後有一個白影一閃。

他大喝一聲，擧步標前，鋼鞭如風車般飛舞着。

那道白影突然自樹後現了出來，張手又洒了一蓬銀針，可是却被傅雷的鋼鞭擊落。

白衣人見銀針未能奏功，身子像紙張般迎風飛起，向後倒掠。

傅雷絕不比他稍慢，足尖連點，窮追不捨，那白衣人大怒，長袖一捲，拍向傅雷面門，傅雷鋼鞭一撩，衣袖立時捲住鋼鞭。

白衣人尖嘯一聲，用力一扯，傅雷突然撒手，鋼鞭向白衣人前胸撞去。

這下變生肘腋，白衣人不虞有此二着，慌忙撒臂，把鋼鞭捲落地上，神態十分狼狽。

傅雷有備而戰，鋼鞭剛脫手，右掌挾勁擊出，掌未至，掌風已令人窒息。

白衣人大叫一聲道：「你到底是誰？」身子如驚鴻般竄起，貼在一棵樹幹一轉，足尖立即踏在一條橫枝上。

傅雷身子跟着飛起，那一掌依然蘊勁擊出。

白衣人臉色一變，倏地又撒了一把銀針，足尖隨即一沉，身子如脫絃之矢般射出。

「嗤」一聲，衣角被一條橫枝勾破，白衣人無暇顧及，踏枝落荒而逃。

傅雷雙足落在樹枝上，立時撮唇尖嘯一聲，目光一落，白衣人已在十五丈外。

他暴喝一聲，身子飛也似的向白衣人的去向射出。

× × ×

高恨天面對兩大高手，仍然攻多守少，一把長劍矯若游龍，忽東忽西，分襲兩人。

汪瀚及顧秋水深知對方臂力奇大，非萬不得已不肯讓兵器與對方相碰，因此，雖然以多敵少，仍然居於劣勢。

高恨天口中荷荷亂叫，越戰越勇，顧秋水目光一瞥，失了傅雷的踪跡，心頭不禁一怔，正想撮唇發嘯召集同伴，却被高恨天迫得抽不出手來，不由暗暗叫苦。

正在吃緊之時，突然聽見林裏傳來一聲嘯聲，這才略略放心，顧秋水向汪瀚打了個眼色，兩人一前一後纏住高恨天，不讓他逃脫。

高恨天却似毫沒所覺，他激戰正酣，長劍越使越快，力量越來越沉毫無去意。

突然遠處傳來一聲尖銳的竹哨聲，高恨天眼神立時一亂，一顆頭左右顧望。

汪瀚經歷上次經驗，已知其心意，急道：「夏小哥，小心一點，有人以哨聲傳音，令他逃走！」汪瀚說着立即迫前一步，鋼刀反守為攻。

顧秋水便是夏雷所喬裝，他是有名的快刀手，一向作戰勇悍，此刻時機緊迫，立即把「彩雲追月刀法」盡量展開，一口氣劈了六六三十六刀，把高恨天的退路盡皆封死。

哨聲再來，高恨天更急，猛地大喝一聲，頓足拔空衝起，其勢甚急。

汪瀚及夏雷反應稍慢便讓他脫困。

正在着急之時，猛聽樹上一聲暴喝，接着好似天上掉下一片烏雲，向高恨天罩下。

高恨天長劍劈之不斷，人隨即墜下，接着樹上飛下幾個人，却是傅雷、風火輪、路遠以及張仇石等人。

定睛一看，高恨天已被一道黑色的繩網罩住，網子的兩端被風火輪及傅雷分頭執着，高恨天在網裏幾番掙扎，脫不了困，雙目紅光更盛，口中荷荷亂叫。

夏雷伸手一指，自網眼中透入，點在高恨天的痳穴上，衆人才鬆了一口氣。

傅雷放鬆網子，又在其身上連點了數指。

汪瀚露出一絲笑容。「神捕，如今大功告成，汪某可以回去吧？」

喬裝傅雷的正是管一見道：「老夫自有安排。」回首對風火輪等人道：「你們依然隱伏在暗中，不可露面，提防那個白衣人再度出現把高恨天救走。」

風火輪等人立即又退回林中。

管一見續道：「任帮主，咱從原路退

回，依然以幫主及屬下相稱。」

汪瀚頷首。「這個汪某自無異議。」

管一見道：「你們且等一等。」他返身入林，見風火輪等人對地上的銀針正在注視，忙喝道：「不要用手觸摸！」隨即撕下衣角紮在手上，拾起地上的銀針。

無意中走到那條鋼鞭旁邊，目光一瞥，心頭立即狂跳不已。原來那條黃金般光亮的鋼鞭此刻已變成黑褐色，好似是一條長長的木炭。

管一見又小心翼翼地用了好幾層布把它包了起來，然後又飛躍上樹，把白衣人被樹枝勾破的那塊衣角包了下來，一切弄妥才向原路退了回去。

× × ×

星月無光，夜風更急，樹葉野草在夜風中沙沙亂响，令人有草木皆兵之感。

汪瀚及夏雷仍騎着馬，管一見洒開大步在馬前帶路，高恨天倒臥在夏雷懷中。

由於管一見步行，他們走得頗慢，馬蹄聲在夜風中遠遠傳了出去。

黑暗中看不到三人的神色，但他們似乎藝高人胆大，並未把前途的艱難放在眼內。一陣夜風吹來，樹木亂响，草動聲中，另有一陣輕微的嗤嗤聲。

管一見喝聲小心，聲音未落，猛聽馬嘶聲响，令人心悸！

夏雷猛覺馬兒一低，接着一股勁風向他襲來，他年紀雖輕，反應却快，立即飛身滾下馬鞍，左肩落地，再次一滾，然後站在管一見背後。

猛聽汪瀚暴喝一聲，緊跟着是汪瀚的匹馬自管一見面前馳過！

管一見立時一個箭步衝前，人未至掌風經已瀰漫周圍方丈。

夏雷怕敵明我暗，會有一失，連忙撮唇發嘯。

這刹那，玉兎又自烏雲中露出了面，大地爲之一亮，只見那個白衣人正與汪瀚鬥得正烈，他一口長劍忽疾忽張，忽輕忽重，攻得汪瀚十招中倒有七招是守勢。

管一見手上沒有兵器，又怕沾上他衣上之毒，只好先撕下衣角把手包紮起來。

白衣人矯若游龍，一口氣使了二十一劍，再一劍如天上流星橫空，又疾又狠，汪瀚吃了一驚，急忙吸氣飄身後退。

白衣人一劍把他迫退，回身刺向管一見，管一見手上沒空，只好御肩讓過。

白衣人如鬼魅般自他的身旁掠過，手腕一沉，削向夏雷的雙足。

夏雷吃了一驚，倒了一退，白衣人如附骨之蛆緊隨不捨，手腕一抖，劍尖閃着點點寒芒刺向夏雷的雙眼。

夏雷人急智生，把高恨天抬起護在眼前，白衣人投鼠忌器，怒哼一聲，長劍倏地下削夏雷脅下空門。

夏雷雙眼覷綫雖然被高恨天的軀體所阻，但聽聲仍知對方長劍的來勢，急忙頓足飛起！

白衣人急嘯一聲，凌空拔直，劍尖指向夏雷雙腿。

好個夏雷臨危不亂，猛地張臂把高恨天抛向管一見，同時抽出鋼刀，堪堪趕得及架住那一劍。

「噹」地一聲，身子藉力上升，再一個凌空跟斗向白衣人頭上越過。

白衣人左袖飛拍其後背，夏雷鋼刀反手一撩，「嗤」一聲，把其頭上的束髮方巾斬落，白衣人的頭髮如瀑布般瀉下。

「蓬」一聲，夏雷的後背也着了一記，人即如硬石般墜下。

白衣人頭髮飛揚，目光慘淥，如毒蛇似的擇人而噬，這刹那，樹林中突然閃出好幾個人來。

管一見接住了高恨天，隨手又把其抛給汪瀚，說時遲，那時快，夏雷恰好墜落地上，他雙足一個踉蹌，幾乎摔倒。

管一見急道：「快把衣服脫下，那人周身無處不毒！」

說話之間，風火輪等已聞聲掩至，又喝道：「快把他截住，小心他會使毒！」

白衣人見功敗垂成，怒嘯一聲，身子向前標前出去，路遠鋼刀一揮向他腰際橫劈過去。

風火輪更快，軟鞭「畢啪」一聲怪响，如毒蛇出洞向他後背捲去。

白衣人尖叫一聲：「倒！」霍地拔空躍起，衣袖一掠，袖管裏飛出一股白烟，路遠悶哼一聲，隨即倒下！

說時遲，那時快，白衣人已回身伸手抓住鞭梢，隨即落地。兩方互相力扯，長鞭拉得筆直。

管一見剛好趕到，一掌在長鞭上一切，兩人身子同時一震，白衣人長笑一聲，越野而去。

管一見大怒，正想追下去，猛聽風火輪哇地叫了一聲，「砰」地摔倒地上！

管一見一跺脚，只好止住去勢，回身觀察風火輪及路遠的傷勢。

只見兩人臉如金紙，咬緊牙根，昏絕過去。

管一見長嘆一聲，吩咐各人火速離開，急急南下。

毒人

到了杭州，管一見突然改變主意，拐向莧橋，直入江海帮總壇，並立即派人把程子務接來。

程子務一到江海帮立即爲高恨天把起脈來，他發現高恨天現時的脈頗爲正常，便吩咐管一見等把他的穴道解開。

高恨天軟穴被制，聽覺未失，知道自已現時起碼沒有危險，於是頗爲安詳地坐了起來。

張仇石連忙叫道：「老大，你覺得怎樣？」

高恨天幽幽地嘆了一口氣。「老二，我好似發了一場夢般！」

程子務忙道：「老朽便是洞庭的程子務，你快把病發的特徵告訴老朽，看看老朽能否把你治好！」

張仇石插腔道：「老大，這是程醫聖，你還不快多謝他老人家的好意。」

高恨天大喜，連忙跳落榻椅，跪在地上，程子務臉色一沉，道：「老朽替你醫治只爲興趣，不是爲了救你，不必謝我，快把病徵告訴老朽！」

高恨天心想這老頭脾氣好怪。當下便道：「晚輩清醒的時間不很長，先是發冷的時候神智雖然清楚，但全身乏力，發冷後便是發熱，發熱時又覺體力充沛，同時

升起一種難以自禁的衝動，恨不得找人打一架！」

「發熱時神智如何？」

「開始時尚有知覺，到後來便甚麼也不知道了，一切都是靠潛意識來行動！」

「發熱了之後又有甚麼反應否？」程子務臉色逐漸沉重。

「發熱的時間頗長，假如體力沒有得到消耗，這種情況便能維持更久，但十分難受。」高恨天猶有餘悸地道：「但過後却異常疲乏虛弱，神智却逐漸恢復了！」

程子務點頭道：「這是體力過份透支的結果，再說下去！」

「這個情況維持不了很長，便會周身發癢，這却是最難受的了！癢得人幾乎想一頭撞死……」高恨天說到這裏身子不禁扭動了一下。

程子務再問一句，「發癢的時間有多長？」

高恨天伸手在腮邊抓了一下，身子又再扭動。「好像很長，好像不很長……」

「怎會如此？」

高恨天突然渾身不舒服地扭曲起來，聲音也變得沙啞難聽。「我，我……怪病又發作……我好癢！」說罷突然倒在地上翻滾起來。

接着雙手在身上亂抓，喉間胡胡亂响，似是垂死的野獸的呻吟聲。

衣服經已全部抓碎了，身子血痕斑斑，衆人都是看得心頭大震，張仇石忍不住道：「程子務，請你高抬貴手，替家師兄醫治，免他受苦！」

程子務看了一回，叫道：「快點住他的麻穴！」

話聲剛落，管一見的食指亦奇準無比地戳在高恨天的腰間麻穴上。

高恨天雖然身子不能動，但臉上那種痛苦更非筆墨所能形容，額上的冷汗簌簌流下，只一忽，身上的衣衫都已濕透了，喉間的胡胡叫聲，更令人毛骨聳然。

張仇石叫道：「你爲甚麼還不動手！你若沒有辦法救他，何不點他的昏穴，却使他多受苦！」他眼睛全紅了，眸光射在程子務的臉上。

程子務彷似沒覺，慢慢把藥箱打開，接着手脚突然動快起來，自藥箱中取來一大把長短不一的銀針，他雙手連動，一起一落之間，便有一根銀針刺在高恨天的身上。

每刺一針，高恨天的身子都是抖了一抖。半晌，程子務已在他身上刺了七七四十九根銀針，每一根銀針都是刺在穴道，有些甚至是死穴，看得衆人又驚又詫。

程子務把剩下的銀針放回箱中，這才長長吐了一口氣，舉袖拭去額上之汗。

奇怪，高恨天神情却逐漸安詳了下來，這時程子務才站了起來。

管一見問：「老頭，大功告成了？」

程子務目光投向張仇石道：「去取一大盆熱水來！」

張仇石連忙去找江海帮的人，不一陣，只見兩個壯漢扛着一大盆熱騰騰的水入來。

程子務又自藥箱取了兩瓶不知道盛着甚麼藥物的瓶子來，傾了一些藥粉入盆中。接着用手攪勻，然後道：「把他抬放入盆！」

張仇石連忙把他抱起放入盆中，浸了一忽，程子務又令他把高恨天抱出木盆，又叫人把水換了。

如是者凡經三次，程子務這才拔出銀針，銀針剛離穴道，立即滲出一股淡黃色的惡水，腥臭無比！

這一切都做好，程子務臉上才露出笑容，道：「如無意外，他身上的毒性已被清除了！」語畢又開了一張藥方，道：「爲防萬一，再吃一劑藥，應該可以大功告成了！」

張仇石伸手接過藥方，正要出去買藥，顧秋水却把它拿走。「這地方咱熟悉，讓咱去買！」

衆人重新回到廳上，汪瀚已吩咐下人做了兩席酒菜，此刻晌午已過，羣豪肚子早餓了，也不推辭紛紛入席。

席間自然又提起那白衣人，管一見道：「那人武功很雜，出手詭異狠毒，最令人頭痛是周身都是毒！袖子一揮路遠便暈倒了，又能藉物傳毒，最是令人頭痛！」

夏雷猶有餘悸地道：「幸而有醫聖在此，否則只怕他二人也是凶多吉少！」

程子務道：「他們二個所中的毒並不難解，而且也沒生命之虞，只是武林中何時出現了這樣的毒人，倒使人詫異！」

汪瀚道：「正是，汪某的手下不少，對江湖上的動態不能不說不熟，但此人却好像在地底冒了出來般！」

管一見嚥下一塊魚肉，道：「可惜給他逃去！要再捉他可就頗費周章了！」

汪瀚接道：「這倒不成問題，汪某派人四處打聽一下，只怕他不露面，一露面自有辦法找到他！」

管一見嘆息道：「那人面目呆板，若非戴了張人皮面具也是經過易容，只怕他露面咱亦難以分辨。」

汪瀚一怔，脫口道：「這可難了！」

衆人都有點憂慮。程子務道：「以後你們千萬要小心，否則他躲在暗處，悄悄送一根銀針給你，老朽可沒有這麼多精力，逐一爲你們施救！」

管一見接道：「以後出門絕不能落單，汪帮主也是，老夫怕他會遷怒於你！」

汪瀚傲然一笑道：「汪某自有方法防備！」

這頓飯吃了一個時辰才散去。藥已煉好，張仇石餵高恨天喝下，高恨天喝了藥又出了一身臭汗，接着肚子咕咕亂响，上了一趟茅厠，回來之後，精神大振。

程子務叫他自己用藥洗了一個澡。高恨天洗好了澡，更衣出來，只見偏廳上坐滿了人，他向程子務叩了個頭，然後坐在張仇石身旁。

管一見輕咳一聲，問道：「高小哥，你是怎樣認識那個白衣人的？」

高恨天嘆了一口氣，道：「此事可得從頭說起，那天晚輩與舍師弟在客棧中中了暗算，先是發冷，再而發熱，後來還糊裏糊塗地跟舍師弟打了一架，當時晚輩腦子發漲，一片空白，後來熱氣退了。神智才慢慢恢復，那時候才發覺自己處身于郊野，想回頭去找舍師弟，但渾身乏力，便坐在一座小樹林裏歇息。」

衆人都屏息而聽，張仇石道：「那時

候我正在城郊裏傷！」

高恨天又嘆了口氣，臉色逐漸凝重，目光也露出一絲驚悸之色。「坐了一忽，身上突然痕癢起來，癢得晚輩十分難受，眞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衆人都知道疼痛可以忍受，痕癢却最難抵受，聽了這話，想起剛才高恨天的表情，都從心中升起一股寒意。

「正在難受之際，突然有個白衣人出現在晚輩眼前，他問晚輩是否很難受，晚輩不能開口，便拚命點頭，接着他又說他有辦法替晚輩制住痕癢，但要晚輩答應他一件事，晚輩那時候只望能止住痕癢，眞的甚麼事也肯做，于是向他點頭，他便拋了一顆藥丸入晚輩口中，說也奇怪，不久身上的痕癢便逐漸止住！」

管一見冷笑一聲：「只怕他沒安着好心！」

高恨天喘了一口氣，續道：「晚輩問他要晚輩替他辦甚麼事，他答說限晚輩半月之內把江海帮的汪瀚殺死！」

汪瀚聽到這裏，重重地哼了一聲。

「晚輩當時正想上江海帮找汪帮主詢問師弟西門怨的行踪，所以便答應了，心想把帮主殺死也不寃，起碼替舍師弟報了殺父之仇！」

汪瀚道：「令師弟已被汪某一刀兩斷了！」

高恨天身子一震，目光却不與他接觸，沉聲道：「晚輩對他說江海帮高手雲集，怕晚輩難以得手，他說他自有安排，叫晚輩先到杭州，說罷他便離開了！」

夏雷問道：「你便眞的到了杭州？」

「當時晚輩心想舍師弟可能也會到江海帮附近找我，所以便欣然上路，我在杭州賃了一間平房伏下，過幾天的一個晚上，白衣人便又叫醒我，說他探到消息，知道汪帮主有急事會離開總舵，要我伏在來路襲擊，以後的事，你們都知道了！」

管一見道：「你又如何把多事和尚殺死的？」

「晚輩剛上路，身子便又發起冷來，接着又發了熱，那時剛好汪帮主等人來到……後來，晚輩又發癢了，這時候白衣人出現了，晚輩心知一切都是他攪的鬼，便堅不吞食他的解藥，但終於還是忍不住……」說到這裏他不禁把頭低下。

隔了半晌他又抬起頭來，道：「這之後發作的周期性越來越密了，白衣人以此威脅晚輩北上雲台山把多事和尚殺了！」

管一見沉聲道：白衣人爲何要你把多事和尚殺死？」

「當時晚輩也有問他，他說多事和尚是他的仇人！」

「你和他多次接觸，有否發現這個人有甚麼特徵還是其他的弱點？」

高恨天想了一會，道：「他身上的衣服也沾滿了毒粉，說話又尖又銳，好似故意捏着喉管說的……嗯，他臉目呆板，似乎經過易容，但每次在晚輩面前出現都是那副臉孔，那襲白衣！」

程子務這時才開腔：「高小哥，我告訴你，那根銀針上的毒汁不致於制人于死命，只要熬過幾次痕癢，出了汗，藥性便會逐漸減輕，關鍵的是他那顆藥丸，不錯，那藥丸有止癢的功能，但它同時含有銀針上面的毒素，也即是說你服了藥丸，一方面止了癢，另一方面又加重了毒性！」

高恨天啊地一聲叫了出來。

汪瀚接道：「此人的心思果然歹毒，故意以此把他控制住，那天汪某爲何會在凌晨趕路？因爲杭州分舵的香主被人殺死，汪某接令之後便上道打算趕到杭州，處理一些分舵的事務，現在看來，敝帮分舵潘香主可能是被白衣人所殺的了！」

夏雷嘆道：「此人不但滿身是毒，連心思也十分歹毒！」

管一見沉聲道：「汪帮主，管某不是危言聳聽，今後貴帮一切必須小心，包括飲食！這人一身是毒，只要讓他在食物中放下一點毒，只怕再多一些人也得死！」

汪瀚這才緊張起來，連忙把命令頒佈下去，規定每道食物都要嚴格檢查才能服食，食水也得派人專司保護。

正說着話，一個手下入來報告：「稟帮主，杭州分舵新香主凌衞有事稟報。」

汪瀚「哦」了一聲，望了衆人一眼，道：「傳他進來！」

衆人都知機地退下。

不一會，那手下帶着一個頷下蓄着短鬚、神態頗威武的壯漢大踏步入來。那人一見汪瀚立即跪下。

汪瀚道：「凌香主，是不是分舵發生了甚麼事？」

凌衞身子突然戰慄起來，輕聲道：「分舵沒有甚麼事，只是屬下犯了一件帮規，所以特來請罪！」

汪瀚一怔，道：「到底凌香主犯了甚麼帮規，快說出來聽聽，本帮的規矩一向是坦白者減罪，隱瞞者罪加一級！」

「屬下不敢明言！」

汪瀚眉頭一揚，溫聲道：「你能親來總舵領罰，本座十分高興，因何來了又不敢明言？」

凌衞一顆頭低得幾乎貼地，聲音也如蚊叫般：「潘香主過身後，他，他，他夫人對屬下……無禮……」

汪瀚失笑道：「她如何對你無禮？」

「那夜她藉詞把屬下灌醉，屬下在醉後經她用詞挑逗，便，便……」

汪瀚臉色一沉。「你汚了她清白？」

「是，屬下……屬下願意負責，但，但……」

汪瀚道：「你如肯負責還有甚麼問題，帮內可沒這個規矩，也不干涉私事。」

「但……」凌衞聲意更低，「但她叫屬下來向帮主稟告一切 希望帮主爲咱主持婚禮，免得帮內的兄弟恥笑。」

汪瀚一愕。「潘香主剛死不久，這麼快便要成親？」

「時間由帮主訂，屬下只是內心覺得對不起潘香主，所以才來把原委告知帮主。」說到這裏聲音突然大了起來，「分舵裏的事務，屬下依照帮主的吩咐弄得井井有條，帮主不必担心！」

汪瀚見他還跪着，便伸手把他扶起，凌衞雙掌一翻，反而扶着汪瀚。

「凌香主好好地幹，好歹本座自能分辨，你如做得好，少不得升你一級！」

凌衞大喜，忙道：「謝帮主大恩，帮主若沒有其他吩咐，屬下便先回去了！」

「好。你先回去吧！」話音剛落，他

又改道：「且慢！」

凌衞不由住一住脚。「帮主還有何吩咐？」

「潘香主的孩子呢，你要不要？」

「屬下自然要負責任。」

「這很好，否則便把他抱來總舵，你知道本座沒有孩子……」

凌衞目光突然露出一絲令人難以理解的神色來。「聽說帮主以前不是有過一個孩子？」

汪瀚嘆息道：「沒有事了，你去吧！」說着他下意識地揮一揮手，也就在此一刻，他突然覺得手臂有點痲木，感覺上似乎比平日沉重了很多，他不禁咦地叫了一聲：「凌香主，請你稍候才回去，先替本座叫傅雷過來一下！」

凌衞臉上露出詫異之色。「屬下這就去！」說罷轉身出去，冷不防碰着一人，正是傅雷。

「傅堂主，你來得正好，帮主正要找你！」

「哦？是凌香主，我也有事要跟你談談你且等等！」傅雷伸手拖着他的袖子。

凌衞輕輕一掙，只聽汪瀚突然叫了起來：「快，快請程醫聖過來！」

與此同時傅雷的手掌也覺一陣火辣辣的疼痛，他哇地叫了一聲，回頭一望見凌衞正要出去，連忙喝道：「站住！凌衞你他媽的攪甚麼鬼！」

他聲如霹靂，附近有幾個手下聞聲趕來，凌衞急步而去，傅雷大吼一聲：「把凌衞截住！」

凌衞行動突然快了起來，手臂連揮，袖管內衝出一股白烟，那些手下立時昏倒地上。

傅雷看得眞切，大聲叫道：「毒人又來啦，快截住他！」

聲音未落，夏雷已持刀奔來，凌衞抽出劍來，手臂向他一揮，袖管裏又衝出一股白烟，但夏雷並沒有倒下，因爲他閉住呼吸。

凌衞見毒烟未能生效，長劍立即刺向夏雷的胸前要穴，夏雷手腕一翻，一口氣劈了十九刀。

凌衞的長劍快了起來，劍尖吞吐不定，專自刀隙中刺入，十九刀之後，夏雷已快不起來。

凌衞大笑一聲，長劍一歪斜削夏雷頭部，夏雷彎腰縮頭，避過來勢，正待反攻，凌衞向天衝高，半空一折腰向外射去！

夏雷連忙換了一口氣，急追上前。

凌衞在半空覷得眞切，脚尖瞪在一條旗杆上，身子去勢更急！

猛聽「畢拍」一聲，風火輪的長鞭攔腰向她捲到！這一鞭使得頗爲突然，凌衞不及移形換位，被迫落地上。

這刹那夏雷經已趕到，鋼刀疾劈凌衞後背，凌衞聽聲辨位反手一劍把刀架住！

「噹」地一聲未絕，凌衞滿面怒容，轉身急刺夏雷面門，夏雷奮勇一格，不料凌衞這一劍乃是虛招，長劍一沉改削向下腹。

夏雷大吃一驚，飛身躍倒。凌衞獰笑一聲，身子倒飛！刹那，風火輪長鞭又再捲至，凌衞大怒！長劍在鞭上一撥，去勢未絕射去圍牆！

夏雷驚呼一聲，追之已是不及，凌衞正在暗暗得意，冷不防，迎面拋來一塊大石，這塊大石未至挾起的勁風已令人喘不過氣來。

凌衞大吃一驚，連忙沉身避過，剛落在地上，已見管一見自牆角飛了過來。

凌衞忙再自另一方向飛去，風火輪軟鞭再度出手，急捲凌衞，這刹那夏雷亦已趕至！

好個凌衞擰腰閃過軟鞭，又使了個鐵板橋，夏雷的長刀剛好在他頭上越過！

這刹那，凌衞的長劍突然向上一刺，「噗」一聲，正中夏雷的胸膛，鮮血立即激射出來。

管一見恰好趕至，他目光落在凌衞頭上，神采連閃！

凌衞一劍得手，身子倒竄半丈，突地自身上取出一把黑忽忽的東西，分拋各人，那東西碰着兵器或摔落地上，立時暴破，升起一團濃濃的黑烟。

黑烟又濃又密，迅即擴散過去，凌衞的身形也隱沒在黑烟之中，衆人都不敢冒險衝上前。

良久，秋風才把黑烟吹散，凌衞却已不知去向。

疑點

汪瀚，傅雷及夏雷身上的毒及傷都已讓程子務拔清及止了血。

天色已暗了，大廳裏點起幾條兒臂般大小的蠟燭，照得堂內光如白晝。

汪瀚喟然道：「任某剛才對神捕的敬告還掉以輕心，不料幾乎着了道兒，這個凌衞必是那個毒人所扮無疑！」

傅雷接道：「他媽的，想不到他竟然單人匹馬深入龍潭，可惜又讓他逃脫，下次要是讓咱碰上他……」

顧秋水忙道：「老傅，你別吹牛啦，剛才若非有程醫聖在此，只怕你已經報銷啦？」

程子務道：「這次他見到咱全在此處，恐怕不會再來吧？」

夏雷道：「他如肯來咱反倒少費些手脚，他如不來，却不知去那裏找他？」

管一見道：「老夫也正是爲此而煩惱，不過，剛才老夫却發現了一個問題，說來諸位可能不會相信。」

程子務訝問道：「到底是什麼問題，你別再賣弄關子啦！」

「那人脖子上沒有喉結！」

衆人俱是一怔，程子務道：「他眞的沒有喉結？」

管一見正容道：「假如老夫沒有看錯，此人必是女兒身，而且年紀已不小！」

程子務又問道：「你怎知她年紀已不輕？」

「因爲她手臂上的皮膚已有皺紋了，但年紀也絕不會太大，大概四十至五十歲間吧？」

「這是個頗爲重要的綫索。」

管一見接道：「事實上，那天老夫見到她的頭髮已有點懷疑她是女人了，只是有些男人的頭髮也蓄得很長，所以不能肯定而已。」

程子務道：「老朽把你撿回來的鋼鞭

，衣角及銀針作了檢驗，更加懷疑她是關外花家的後人，因爲那條鋼鞭上面染有『看着死』之毒，這是產在西北關外的一種不知名的毒花，花家後來加以培植，使其毒性更烈，當花朵盛開時，人對其時間略長，也會身死，所以稱其『看着死』，其實是因嗅到其含有毒性的花香。」

管一見自然也聽過這種花名，聞後更是駭然。「假如她是花家後人，那就更不容易對付了，誰能知道她身上還有什麼毒物？」

程子務接道：「幸而她是女的，因爲花家煉毒之秘從來是傳男不授女，她身上所有的毒物也只是以前保存下來的，而且因爲年期巳不短，毒性巳沒有先前的猛烈了。」

汪瀚心有疑問。「花家在二十年前不是巳被西北道上的朋友毀了麼，怎地有個孽女留了下來，而且還在二十年後才再出現，這裏面包含着什麼秘密及玄妙？」

夏雷道：「會不會是她躲在某處秘密苦練武功，到今日武功才大成，然後出來報復？」

汪瀚道：「汪某自信未曾與花家有任何恩怨，二十年前屠殺花家之舉，汪某也沒有參加，她要殺汪某 目的何在？」

管一見略一沉思，也滿腹狐疑地道：「當日毀滅花家是由『風雲刀』古逸飄，河北趙家莊的『鐵掌金刀』趙容國，『斷魂槍』麥浩等人主持的，按說她若是花家之後，首先應該向這些人下手才對？因此，老夫認爲此人有可能只是花家的親戚，她偶然自花家得到一些淬毒的暗器及毒藥而巳？」

程子務嘆了一口氣。「如今老朽也不敢作準了，反正必是與花家有點淵源，這點大概不會有錯？」

管一見看了汪瀚一眼，道：「汪幫主，恕老夫多嘴問你幾句話。」

「神捕有話請問。」

「幫主爲何一直悶悶不樂，是否因爲毒女的事引起的？」

汪瀚嘆了一口氣，道：「不是這件事，神捕大概尚記得當日挖開西門怨之墓，取出了他那個錦囊？」

管一見神色一動。「是那個紅色的錦囊？裏面有張紙寫着，二十年來，今日最高興！這件事老夫豈會忘記？汪幫主是不是發現了什麼秘密？」

夏雷突然插腔道：「二十年來 咦，這跟花家被毀之事剛巧脗合。」

汪瀚道：「汪某自信沒有與花家結寃，這件事……唉……汪某是心中另有所疑而巳。」

「請幫主把心中的疑難說出來，也許老夫能帮你解決。」

「汪某在二十年前曾有一個兒子 當時汪某忙着到杭州灣佈置與海沙帮決鬥的事，無暇照料妻兒，便把拙荊寄托在一個朋友家裏，那場決戰之後，海沙帮實力大損，而敝帮也總算站穩了脚，過了半年，汪某整頓好了帮務，便派人去把妻兒接回帮中居住。」

說到這裏，他長長嘆了一口氣。「誰料，拙荊見到汪某時，哭說孩子巳被人殺死了，汪某心頭大震，急問原委，拙荊才說半個月前，有一夜她突然覺得有點頭昏，便昏昏沉沉睡去，直至次日日上三竿醒來，醒來時摸一摸身邊的孩子……」

汪瀚眼眶有點濕濡，聲音也乾澀起來。「拙荊伸手一摸，只覺得孩子着手冰涼，揭被一看，孩子滿身鮮血，屍首頭顱却不見了。」

管一見道：「沒有頭部尊夫人又怎能肯定那便是令郎，也許在昏睡中被人換走了也不定？」

汪瀚點點頭，道：「但這種事可能性總較少，他若要孩子只須把他抱走便是，何必另抱一個屍體放在拙荊床上？」

衆人不由齊都點頭稱有理。

「這件事汪某與拙荊也都逐漸淡忘了，心想雙方年紀都還不大，尚可再生育，不料至今膝下猶虛，那天汪某，把那個錦囊放在衣袋，後來下人洗衣服時才發現，把它交給拙荊，她仔細看了後，却認爲那個錦囊是她當日綉好掛在犬子身上的。」

衆人不禁啊地叫了起來。

「小兒因爲未曾足月便出世，一向身子頗弱，拙荊便綉了個錦囊，放些香灰于內，讓孩子掛着，以作鎮驚辟邪之用……而這個錦囊便是當日拙荊縫綉的香囊，只不過是裏面的香灰巳被人倒掉了。」

衆人聽後都有點難以相信，程子務道：「也許是尊夫人思子心切，產生錯覺而巳。」

「不，不，拙荊肯定地說，這是她所綉的。」

管一見道：「諒必尊夫人必有見地，未知她憑什麼如此肯定？」

「拙荊說當時縫綉那囊子時，巳是深夜，她人很睏，不小心被針扎傷了指頭，還流了不少血來，血水染在囊子裏，而現在那個錦囊亦顯然有血跡，有一點要再說明是血染在錦囊的裏面，不是外面，若是外面那便有可能是被西門怨身上的血染上的了。」

汪瀚越說越快。「小兒取名百歲，拙荊曾綉上百歲二字在其上面，這個錦囊也有此二字。」

衆人不覺面面相覷，心中還是不能盡信，汪瀚嘆了一口氣，道：「那二個字，汪某也認得出確是拙荊的手跡。」

管一見問道：「那你又因何悶悶不樂呢？」

「汪瀚假設這個囊子確是犬子生前所繫之物，那麼那張紙，上面寫的字顯然亦是寫給汪某看的了 可是那又是什麼含意，故此，汪某這些天來一直都在盤算這個問題！」

管一見低低地唸着：「二十年來，今日最高興，這是什麼意思！難道風大娘便是殺死令郎的兇手？」

汪瀚點頭道：「此點應該是十不離七了。」

「那麼她高興的是什麼？讓你知道她是兇手？」他看了張仇石及高恨天一眼，「你倆有否聽過令師提過此事？」

高恨天兩人同時搖頭，心中對此却大感不是滋味。有誰希望自己的師尊被人目爲殺死一個小孩的兇手？

管一見想了一下，又道：「即使如此也不值得她這樣高興，而且她說明要西門

怨在最危急的時候才可以拆開，但錦囊內却非什麼妙計，而是一張寫着敎人難明的紙條，這又是什麼意思？」

汪瀚長嘆道：「汪某正是因此而難以明白。」

衆人也都揣測不出風大娘的這個含意，更商討不出一個捕捉毒女的方法來。

夜深了，三更的更鼓聲不斷傳來，衆人只好各自回房休息。

這一夜管一見臥在床上了無睡意，腦子不斷地盤算思考，鷄啼頭遍，他終於大着胆子下了一個推論，但是這個推論，他還須進一步的思考和推敲。

× × ×

四天之後，「錢塘釣叟」錢三魚的屍體被人發覺倒臥在錢塘江畔，屍體上泛起一片烏氣，顯然是中毒身亡。

再二天，「江南三義」倪氏兄弟也被發現爲人毒斃於家中，同時還有二十多個家人斃命。

再三天，四明山的青松道觀上下三十十八個道士全部斃命，包括觀主青松道人，青松觀同時付之一炬。

這三件案子哄動了整個江南武林，甚至江北的武林同道亦議論紛紛。

可是最令人頭疼的却是至今沒有人見到疑兇，或於案發時有外人在場，一時之間，人心惶惶，生怕這種橫禍會突然降臨在自己的頭上。

這消息也傳到江海帮，汪瀚及管一見等人亦同樣受到頗大的震動，由於這三起案件受害人都是中毒斃命，因此管一見等人自然把兇手和那個毒女聯系起來，各人都是懷疑是毒女所幹的。

令人奇怪的是這三件案子的受害人近十多年來巳甚少行走江湖，而且一生行事光明磊落，甚少與人結怨，仇家絕不會多，像「錢塘釣叟」錢三魚幾乎是個隱世高人，不問世事，只以釣魚爲樂，這種人會有什麼仇家？

可是也正因此，而使管一見掌握到綫索，錢三魚一生只「入世」幾次，只要把這幾次行動調查清楚，眞相便不難知道。

他立即吩咐手下分頭調查，限期十天回來報告。

十天之後，他的手下把錢三魚五次「入世」的經過調查清楚。

第一次是三十五前之前參加其師弟的婚禮，席間並打退三個黑道妖僧的到來搗亂，但三年後這三妖僧在江北巳被「一劍震中原」萬雲龍殺死。

第二次是替其師弟報仇，時間離此巳有廿七年，對頭是個獨行大盜，當時即葬身在杭州灣海裏。

一年之後，錢三魚送師侄上武當學藝，回途中在洞庭與「碧湖紅髮」姚老怪成了莫逆，三個月後才回錢塘。

第四次是在二十年前參加圍攻「雪山神魔」北宮盛。當時「雪山神魔」自北南下，憑着手中一把長劍擊敗江北無數高手，但因殺死當日的「賽孟嘗」郭天勝郭老爺子而引起公憤。

北宮盛只好渡江南下，避居在東海桃花島上，不料行踪還是洩露了出來，於是江南同道組成一個滅魔同盟，乘舟出海緝兇，結果把北宮盛殺死。

那一次錢三魚亦在其中。

第五次是十五年前他出來爲姚老怪主持喪禮。

此後他便一直隱居在錢塘江畔過其閑逸的生活。

管一見看了這些報告，心中不斷盤算誰是其仇家的可能性。

仇家只有三個可能性，一是三個妖僧之後人，二是那個獨行盜的後人或同黨，三是北宮盛的後人。

細想之下，又覺全沒可能，妖僧是死於萬雲龍之手，獨行盜既稱獨行盜豈有同黨，而北宮盛一沒妻兒，二沒弟子，而且他的武功都是「偷」回來的，他搜集了不少名家劍法，然後擇其精華去其糟粕，把它們連貫起來，因此他絕對沒有同門。

唯一有可能的只是那個獨行盜可能有兒子，可是這個結果却絕不符合管一見的猜想。

管一見心想汪瀚身爲一帮之主，消息可能較爲靈通，於是把這份報告給汪瀚觀看。

「汪帮主，你與錢老怪份屬隣居，他的行動你可能比較清楚，你看看除這五次之外，錢老怪有否再出去江湖上走動的，或者與什麼人結怨？」

汪瀚看了一回，搖頭道：「這個汪某也不知道，你也該知道有關錢老怪的爲人，他一向不喜與人交往，連他師弟也甚少與他來往，除了一個姚老怪之外，天下間只怕再找不到一個朋友了，汪某與他正所謂鷄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我不去找他，他亦不來找我，汪某對他的事也是一概不知。」

管一見道：「既然如此，二十年前圍攻『雪山神魔』的北宮盛時，他如何又會參加？」

「那次是『一劍震中原』萬雲龍，偕同『江南三義』以及青松道長三顧草廬邀他出來的，也許碍着他們的面子不好拒絕吧？」

「但萬雲龍爲何要千辛萬苦去邀他出來？」

「因爲他熟悉這附近的水道，水性又好，所以不能不去求他，那時候汪某剛好把江海帮擊敗，立基於此地，故此萬大俠也邀汪某參加，事實上他們還是乘敝帮的船出海的？」

管一見精神一振，道：「請汪帮主把當時的情況講述一下，因爲當時老夫正在京師對此事不甚了了？」

咱們分乘兩艘大船，一艘由汪某把舵，另一艘由錢前輩把舵，到了桃花島萬大俠等人便上岸了，却吩咐汪某與錢前輩暫留在船上。」汪瀚邊回憶邊說：「當時汪某年紀尚輕十分好勝，本想跟着上岸，瞧瞧熱鬧，不料萬大俠却把汪某留在船上。

「過了好一陣，島上傳來打鬥叱喝之聲，汪某更加按捺不住，不料錢前輩却安坐船頭，垂起釣來，彷似岸上的打鬥與他毫沒關連，汪某當時頗不以爲然，對他的印象不由全改。

「正在不耐問，忽聞岸邊有人大聲喝叫，汪某抬頭一望，見到江南三義及一些江南同道紛紛泅入水中，游了過來，心中大爲納悶，忽然耳畔聽到撲通一聲水响，

回頭一望，原來錢前輩也躍入水中，汪某也不理三七二十一，和衣躍下海中。

「汪某一向自詡水性特佳，不料錢前輩比我更勝一籌，只一忽已游了好幾丈遠，接着見他一個跟斗栽入水中。汪某心知有異，也拚命划前，只見海水滾騰，不一會錢前輩及另一個蓄着山羊鬍子的漢子同時游上水面，汪某認得他便是正點兒北宮盛，連忙包抄過去。

「北宮盛陸上武功雖然强橫，但水上功夫顯然大是不如，見汪某游前，便連連後退，不久其他人已把他包圍起來，北宮盛雙拳難敵衆手，終於畢命於海中。」

管一見臉上神采更盛：「好啦，現時老夫終於找到了一條綫索，這條綫索把幾個方面都聯接起來，看來現在只是計劃如何把兇手逮住了。」

汪瀚道：「兇手是誰？」

「現時只是估計他是一個與北宮盛有關係的人，因爲被害者全部是二十年前圍攻北宮盛的成員，包括汪帮主你，還有多事和尚是否也是該役的成員之一？」

汪瀚脫口道：「正是，當時下水的只有一個是光頭，正是他？」

「那個毒女一定與北宮盛有關係，也是這些案子的兇手，她首先用藥物利用高恨天殺你，結果沒有成功，所以只得親自出手。」

「但她既然有此身手，如何一早不親自出手，老實說，假如她一早易容潛入敝帮，在食水中或食物中下一點毒，十個汪某也已死絕，又何必指使他人？」

管一見眉頭一跳。「這個問題老夫倒沒想及，不過總是枝節，現在問題是如何捉到她？」

汪瀚道：「這談何容易，她善易容，人海茫茫又那裏找她？」

管一見低頭不語，良久才道：「天下間沒有辦不到的事，只要多用一點腦筋，自然會想出辦法。」

「她爲何等了二十年才回來報復，又和北宮盛是什麼關係？她又是關外花家的什麼人？」

「老夫剛才才記起，二十多年前江北武林中有個『毒美人』你有否聽過？」

「她便是她？她又與北宮盛有何關係呢？」

「『毒美人』的眞名叫做花弄影，這恐怕武林中甚少人知道，她可能是花家的親戚，但有一點老夫知道的是她是北宮盛的情婦。」

汪瀚目光一盛，反問道：「你又如何知道的？」

「因爲他們的行動被老夫看見，那時候老夫正在江北與沈禿鷹合力追捕一個潛入大內皇宮盜寶的大盜，那大盜匿在一家客棧之內，老夫與沈禿鷹也潛伏在裏面等候時機，剛好把他倆的行動及一些對話看在眼中，聽在耳內，不過那時老夫還不知那個男的便是大名鼎鼎的『雪山神魔』，只聽女的叫他盛大哥，男的叫她弄影妹子，又叫她小花，後來一猜便知道了。」

「神捕準備用什麼辦法捉她，還是派人去跟踪她？」

管一見大笑。「假如能够跟踪得到的，老夫早已用了，老夫的辦法不是追踪她，也非去捉她，而是引她送上門。」

「引她送上門，她會上鈎？」

「有七成把握，但到時可能還用着得你，若老夫沒有估計錯誤的話，花弄影應該尚有一個身份？」

汪瀚急問道：「什麼身份？」

管一見哈哈大笑。「到時你自會知道，老夫先去佈置，時機成熟自會再來找你。」說罷轉身出去　步子走得又快又穩。

管一見離開後，向張仇石及高恨天要了他們的拳經劍譜及那些磁瓶子，然後跟程子務研究起來。

次日，管一見又到汪瀚的書房，跟他談了兩盞茶時間，便離去了，這一次他走得更加沉穩，就好像兇手已在他掌心般。

設伏

今年天冷得特別早，才初冬已下過兩場雪，在北國本是尋常事，在南國却較不尋常了。

大雪過後，江南武林中突然傳來一個震盪人心的消息，錢三魚死而復活了，因爲「洞庭醫聖」程子務以他精湛的醫術，施展渾身解數用「金針渡穴」把他救活。

消息還說錢三魚在十一月初一，於錢塘江畔他的居所召開江南同道大會，講述二十年前的一段武林秘辛以及「江南三義」倪氏兄弟、青松道長及多事和尚等人的死因。

消息越傳越盛，使半個江南武林都震動起來，因爲錢三魚平日絕不與人交往，如今却一反常態，莫不是經歷了一次「死亡」，「復活」之後性格全改了？

聽到消息的有的抱着半信半疑的態度，有的抱着瞧熱鬧的心情，有的則完全相信，因爲他們對「洞庭醫聖」程子務具有十足的信心，程子務若非有起死回生之功力，又豈會有醫聖之稱？

無論是那一種情形，總之，打從十月底，杭州城附近便羣集了不少勁裝疾服的江湖好漢了。

十一月初一，清晨。

天上灰灰濛濛，自北吹來的風，又疾又勁，似刀鋒般砭人肌膚。

刮了一陣風，又下起雪來了。

從杭州到錢塘江畔，一路上都是自各路趕來的英雄，他們聯羣結隊繞過西湖，繞過飛來峯東出錢塘江。

江畔立了不少路標，寫着：「錢三魚的居住由此進！」

羣豪依照路標指示前進。江畔有條小漁村，房屋不太多，離江也不太近，這是因爲錢塘江的江潮起伏甚大的原因。

村中搭了個露天台子，台子不大，台上却沒有人。

台後搭了一間茅舍，這茅舍建得頗高，幾乎有兩層樓高。

羣衆都集在台前，近千人的場面，雖然低聲議論，其聲仍然十分嚇人。

午時剛到，有個漁夫打扮的壯漢走上台上，向四方打了個羅漢圈，羣衆立即靜止，靜聽他說話。

「各位英雄，錢大俠本來訂於今日在此台上與各位見面，不料昨日染了風寒，程醫聖怕他餘毒未清，會引起併發症，所

以堅持不讓他出來與各位見面！」

聲音剛落，塲上羣豪立即爆起一陣各種各樣的聲音，有的嘆息，有的驚憂，有的甚至大駡出口。

漁夫又忙道：「各位且靜，各位且靜，錢大俠尚有話說！」

羣豪這才逐漸止住騷動，聲音亦逐漸低了下去。

漁夫這才道：「錢大俠說各位不遠千里而來，他若不與各位見面，未免有悖情理，因此想了一個變通的方法，這個方法雖然麻煩一點，但希望各位能够體諒錢大俠的苦衷！」

有幾個耐不住性子的立即叫道：「快把方法說出來，不要再婆婆媽媽！」

「這方法便是請各位到茅舍與他相見，但因爲茅舍不大，每次只能容納十個人進去，希望各位遵守秩序！」漁夫說罷，伸手指向茅舍。「如今第一批人可以進去了！」

立即有十個人魚貫入了茅舍。

從外表望之已覺這間茅舍高而小，入到裏邊就更覺小了。

茅舍裏搭了一個小閣樓——茅舍的半空橫搭了一張木架，上面舖了木板稻草，錢三魚便睡在上面，旁邊坐了個年老的人，大概便是程子務了。

閣樓上一盞油燈光綫甚暗，下面却點了三條粗如兒臂的蠟燭，光如白晝。

整座茅舍的情形便是入門附近光綫甚亮，靠裏面的閣樓光綫却頗暗淡。

那首批的十個人一入茅舍，都是一怔，接着木門便被人關閉。

正在詫異間，閣樓上的錢三魚開口了，他說得有氣無力，顯然病體尚未痊癒。

「諸位，老朽便是錢三魚了，多謝各位不遠千里來探望老朽，今日老朽身負沉疴，只能長話短說。二十年前北宮盛被殺那役，走漏了他一個情婦，如今他情婦練成武功毒技便出來復仇了！」

衆人都不由抬起頭來向上觀望，黑暗中有幾對閃閃發亮的眸子在注視着每一個人的表情。

「北宮盛的情婦，叫做花弄影，跟當年西北花家有點關係，如今被她毒殺的全是二十年前參加圍攻北宮盛的成員！此毒婦善于易容化裝，諸位今後行走江湖務必小心，以免受害！好啦，異日有機老朽將會再把詳情公諸武林，現在請！」

錢三魚說罷，立即有人帶着這十個人自後門離開。

接着第二批人來了，錢三魚又說着同樣的話，那干人仍然從後門離開。

當第五批人聽了錢三魚的話要離開時，黑暗中突然有人咳嗽起來。

錢三魚道：「諸位慢慢離開！」

第一個人自後門出去了，第二個跟着出去了，只第三個剛要離開，茅舍裏又有人咳嗽起來。

那人行動突然快了起來，茅舍的後頭突然稻草飛揚，泥土暴射，搶出三個人來，這三人疾快無比地向那人追上去！

那個矮小的漢子喝道：「你們幹什麼？」聲音又尖又銳！聲音未落，他身上突然飛出一團閃閃發光的東西，向三個圍他的人射去！

也就在此時，閣樓上的錢三魚及程子務突然自茅舍屋頂穿射了出來！

這一變化，便得在台前列隊的羣衆大感詫異，都不知發生了什麼事變！

錢三魚及程子務在空中一個盤旋向那個矮小漢子的落脚處飛下！

那團閃閃發光的東西剛射出，那三個人雙手連動，把它擊落。

矮小漢子目光瞥及他三人手上都戴着鹿皮手套，臉上神色登時一變。

緊接着錢三魚及程子務亦把他包圍了起來。羣豪這時再也不受約束，紛紛圍了上前。錢三魚道：「諸位剛才有聽過老朽的話的，老朽現在再告訴大家，此人便是北宮盛的情婦，花弄影！」

程子務亦喝道：「諸位請小心，此婦身上有不少毒物！」

羣豪啊地一聲叫了起來，可是那個矮小漢子却哈哈大笑起來。「你這話誰人肯信？老子明明是個堂堂的男子漢，豈能胡說是女人，簡直荒謬！」

那三個漢子突然抹去臉上的化粧，露出本來的面目，却是管一見，皇甫雪及夏雷三人。

矮漢臉色又一變。「原來是吃公飯的插手江湖上的事來了！請問簡某犯了什麼王法，要大名鼎鼎的『笑面神鷹』管神捕親自出馬！」

「花弄影，你別再裝蒜，老夫早巳把一切計算好了，你雖然聰明但是心智被仇恨堵塞，也不由你不陷下老夫爲你所設的陷阱。」

矮漢子又是一陣狂笑。「簡直不知你說的是什麼？誰是花弄影？」

「你！你便是『毒美人』花弄影！」

「你既然自稱是神捕，請管大人拿證據出來，否則在場近千英雄如何能服！」

管一見哈哈一笑。「你不必拿話挑撥羣情，老夫自會拿證據來！不過也得看你肯不肯合作！」

「笑話，你的證據與老子合不合作有何干係！」

管一見冷笑一聲。「老夫若不逐樣解說，諒你也不肯承認！」輕咳一聲，沉聲道：「這座茅舍是老夫叫人建的，你知道茅舍爲何要建得這麼高？錢三魚又爲何要倒臥于那不倫不類的閣樓？」

矮漢接道：「錢大俠中了風寒嘛，此地濕氣甚重，他住在半空，自然是最好的了！」

「果然聰明，可是聰明却往往被聰明所誤！」管一見臉色一凝：「你們要聽錢三魚講話，必然會抬起頭來，這樣你便會露出破綻來！」

矮漢臉色又是一變，道：「我有什麼破綻！」

「因爲你沒有喉結，你是個雌的！」管一見接道：「我又算定你在聽了錢三魚的消息後，一定會按捺不住，跑來看個究竟，如今便看你合不合作，敢不敢讓大家看看！」

矮漢眼珠一子一轉，道：「我便是女扮男裝又如何？難道這也犯了王法，又難道凡是女扮男裝的都是『毒美人』花弄影不成！」

夏雷一翻掌，露出手套上的一根針，

道：「你的針在此，這也是證據！」

矮漢看看道：「這是老娘的梅花針，跟花弄影可不一樣！」

夏雷一怔，低頭一看，果然是大不相同。

管一見道：「你這叫做不打自招！你怎知花弄影使用的是銀針？唔？」

矮漢臉色一變。「聽說的嘛，這件事江南武林已有不少人知道！」

管一見哈哈大笑。「在場的英雄有誰見過或者聽過花弄影是使用銀針的？」

近千人沒有一個應聲，事實上花弄影三個字，他們也是今天才聞及。

矮漢道：「老娘只是說聽到而已，可沒說是見過。」

管一見道：「再一點，你肯把身上的毒物毒器全部交出來，讓程醫聖檢驗一下麼？」

「笑話！老娘爲什麼要把毒器毒物交出來？天下間有這種便宜事麼？」

管一見哈哈大笑，狀若瘋狂，他手下都知道此刻他實在是異常之憤怒。「這樣也不肯那樣也不肯，那麼老夫只有向你討教一番了！」

矮漢手臂突然一揮，袖管中冒出一股濃烟，向管一見捲過去！

管一見口中早已食了程子務的解藥，當然不懼，飛入白烟中，雙掌連揮。白烟翻滾起來，接着嗤嗤連聲，管一見笑聲不絕于耳，不一忽，烟霧漸散，只見管一見身上嵌滿大小長短不一的鋼針，矮漢一頭長髮披肩，額上微見汗漬。

管一見冷笑一聲，身子一震，身上的鋼針，紛紛震落。「你尚有什麼絕技不妨全部使出來！」

矮漢自身上抽出一把長劍，厲聲道：「老娘今日就算血濺當場也要殺了你才能洩恨！」

「很好，難得你有這個勇氣！」管一見冷冷地道：「花弄影，讓老夫猜猜你的身份，你是西北關外花家的一個親戚，因爲花家的傳男不授女的規定，使你懷恨于心，因此偷了些毒藥跑出江湖，花家未亡之前你不敢過于張揚，可惜花家一亡，你剛有了點名氣便遇上了北宮盛，不久北宮盛又激起公憤，使你……」

矮漢冷聲道：「哼！你這些話可有根據？」

「前頭的話是老夫推測的，因爲你並沒有向圍殺花家的人尋仇，證明你跟花家有裂痕，而你身上的暗器又有花家的獨門『看着死』花毒　因此老夫如此推測。後面的話却是有根據！」

「什麼根據？」矮漢目光不由一亮。

「當時你們在洛陽的興發客棧內的恩愛情況老夫及沈禿鷹曾經目睹。當年北宮盛被殺，你可能藏在島上的某一處秘穴，羣豪一則不知彼有一個情婦，二則沒是仔細搜查，所以讓你漏了網，這才引起這一場風波！」

矮漢給人揭破身份，索性抓下臉上的人皮面具，露出一張充滿怨毒的婦人的臉龐來。此婦眉目頗爲姣好，相信年輕時必屬美人無疑，只是雙眉靠攏，眼窩深沉，臉皮繃緊，一看便知其人心腸必定狠毒，氣量淺窄，城府深沉。

「如今，你我可以放手一搏了吧！」不知神捕是打算羣毆還是獨鬥！」

管一見哈哈一笑。「你不必拿話擠我，老夫今日便親自把你擊殺，爲江南同道報仇！」

花弄影冷哼了一聲，長劍展開，奇招畢呈，一招接着一招，如江河流水，滔滔不絕。

管一見在劍影中，起伏游動，偶爾才反攻一兩招，但每一次都讓花弄影避過。

花弄影劍勢更盛，笑道：「神捕技只如此了麼？」

羣豪見她每一劍都是各派名家的結晶，而又巧妙地把它們串聯起來，都是看得如痴如醉，有人忍不住發出讚嘆之聲，有的亦暗暗爲管一見的安危而担憂。

毒計

一盞茶之後，雙方已交往了近二百招，花弄影的劍勢更加連綿不絕，人隨劍動，仿如穿花蝴蝶般。

猛見管一見一指彈擊在長劍上，長劍登時爲之稍頓，管一見一縱身，已退出劍圈之外。

「你是否自承不敵？假如是的話，老娘大可與你另找一場合地點再作決鬥。」

管一見又是一陣大笑，笑聲一止，轉頭對一個漁夫打扮的漢子點點頭。「如何？老夫估計有否錯誤？」

那個漁夫臉上像濕布被人扭曲似的，五官全皺在一起，臉上汗漬斑斑，不停地喘着氣，右手顫顫的指着花弄影，澀聲道：「你　你……你到底是誰？」

花弄影臉色一變，反問道：「你又是誰？」

管一見道：「風大娘，讓老夫把你的底細揭開了吧！」

「風大娘？」花弄影臉色一沉，厲聲道：「誰是風大娘？」

「花弄影，風大娘全是一個人，也即是你！」

「風大娘不是死了麼？」

「仙霞嶺上死的那個並不是風大娘，而是你的丫環梅香！」

「胡說，你又沒見風大娘的面貌，怎會知道？」

「梅香的臉讓你用藥浸過，所以連張仇石也認不出來，你把梅香殺死後，反扮梅香，又製造了種種假象，造成梅香被人刦走的跡象，又在茶壺內下了毒，想把張仇石及高恨天毒死……又因兩人沒有喝下那壺茶，你才改變初衷以藥物控制住高恨天爲你報仇！」

花弄影截口道：「這話更加荒謬，天下間豈有師父要毒死徒兒之理？」

「別人沒有，你有！」管一見道：「當時把屍體掘開時却發現一個破綻……」

花弄影又截口問道：「什麼破綻？」

「屍體的雙手皮膚十分粗糙，顯然是個經常做苦工的人的手，你有個丫環服侍，不必操勞，手掌豈會這般粗？那手掌的繭是經常持刀破柴所造成的！那時候我便有了一點疑問，後來汪瀚那個錦囊的發現，使我更進一步有了一個合理的推想！最後程老頭又在張仇石身上的磁瓶找出那種

令人聞名喪膽的『看着死』毒藥，於是老夫便肯定花弄影與風大娘同爲一人！」

錢三魚聲音突然變了，澀聲問道：「神捕，你，你有了什麼推想？」

原來錢三魚正是汪瀚所扮，他因爲身栽跟錢三魚差不多，又與錢三魚見過幾次面，對錢三魚說話語氣動作比較熟悉，所以管一見請他假扮錢三魚。

事實上，錢三魚早已死了，雖說程子務能起死回生，但是一個人死了這麼多天，大羅神仙也難施救，更何況是程子務一個凡人？

當下管一見道：「這件事說出來，幾乎連老夫也不希望是事實，因爲這個計劃實在太過歹毒，老夫與不少心計歹毒的人打過交道，但這些人若與風大娘一比，好像是小巫見大巫，完全不能同日而語！」

他頓了一頓，讓場上的人靜了才續道：「事實上汪幫主的孩子並未死，他只是由風大娘擄上山，傳之武藝，然後告訴孩子說他是西門袭之後，叫西門怨，他父親是被汪幫主所殺，因此要他報却父仇！」

說到這裏，汪瀚身子已如篩米般顫抖起來。「那麼，那麼……西門怨，他，他便是……」

管一見頷首道：「西門怨便是你的親生兒子百歲，所以錦囊之內的那張紙才會寫着：二十年來，今日最高興！因爲無論是西門怨被殺，還是你殺了西門怨，花弄影却得到最大的報復了！二十年來，她無時不思報復，一旦得從所願，自然是最爲高興的了！」

汪瀚大叫一聲，哇地噴出了一口鮮血，戟指罵道：「妖婦，你，你，你好毒！」撲地一聲跌倒地上。

花弄影格格亂笑，狀甚瘋狂，叫道：「管一見啊管一見，你眞是老娘肚中的蛔虫，什麼事都瞞不了你！可是你又知否老娘爲什麼要使用這一招來報復？」

管一見冷冷地道：「老夫又非眞的是你肚中蛔虫，豈會知道！」

花弄影臉色突然猙獰得怕人。「二十年前，老娘身懷六甲，與北宮盛在桃花島過着神仙般的生活，我們在島上的一座小山，開了一個洞府，沒人知道，那天，北宮盛正想上岸購買一些孩子出世的用品，不料碰上了萬雲龍及多事和尚那些天殺的……老娘在洞口看到一切，生怕他們會上山搜索，於是自後山下海，偷偷上了一條小船，拚命向大海划去，希望能搖到另一個小島上暫避……」

說到這裏，聲音更厲。「不料中途遇上了大風浪，小船翻了，老娘拚命划水，但終於不支暈倒，天見可憐沒讓浸死，但老娘肚中的一塊肉却也長不成了……你們說，老娘若不以此方法報仇，這口氣豈能嚥得下去！」

「你知汪瀚有份參加，而且他剛有個小孩，首先選擇他下手？」管一見續道：「而我相信張仇石也非張豐帖的兒子！高恨天也非高原之子，他們的父親是誰？」

花弄影的笑聲，近似瘋狂。「他們的父親都讓他倆親手殺死了！」

兩個漁夫打扮的大漢，全都尖呼起來，滿臉都是難以置信的神色。

「你……你……大娘，你說的可是眞的！」

花弄影冷然一笑。「大娘至此還會騙你們麼？若非此原因，老娘十八年來何必如此辛苦，日夕傳授武功與你們？哈哈哈……」她笑得非常瘋狂。

那兩漁夫正是高恨天及張仇石所扮，聽聞此席話，都是臉無人色，想不到自己千方百計欲除之而後快的殺父仇人，竟是自己的親生骨肉，這個變化實在使人難以置信。

花弄影冷冷地道：「高恨天本是白樂天之子白浩，張仇石乃石中玉之子名石壘壁！誰叫你們父親當年到桃花島耀武揚威？哼哼！這當然也是老娘的計劃之一，不論是你們被殺，還是你們父親被你們所殺，老娘都可以出一口氣，哈哈！天下間有什麼比父子互相殘殺的場面更加好看，更加刺激！你們說老娘這個計劃絕不絕？」

場上羣豪聽得毛骨悚然，人謂最毒婦人心，此婦心腸之毒，首推武林第一人。

高恨天及張仇石想起殺死對手時的情景，果然覺得有點奇怪。石中玉臨死之際爲何會與自己促膝談心？白樂天死前見到自己的臉孔爲何會驚問自己到底是誰？

難道這是父子間的一種感應？

高恨天及張仇石兩人幾乎同時竄起，向花弄影撲出！「妖婦，還我父命來！」

管一見連忙張開雙臂攔住他倆。「讓老夫來對付她，否則豈非要被她恥笑！」其實他是怕他倆難敵花弄影。

花弄影格格笑道：「你兩人是老娘親手調教出來的，怎好兵戎相見？」說罷手臂一揮，射出一圈鋼針，直向高恨天及張

奇人奇技

二郎八卦棍

麥海雲

黃飛鴻係近代武功最威猛的一個拳師，很多人知道他的拳脚厲害，至於他的棍法，直接從父親那邊學習得到，且又係由陸阿采傳下來的一種奇妙棍法，叫做二郎八卦棍，即係化棍為槍，這種棍法亦係值得欣賞的，如果現時有人將二郎八卦棍打得好像黃飛鴻似的神妙，包管他獨步一時。

黃飛鴻的父親黃麒英在陸阿采病重的時候學習得到二郎八卦棍的神妙之處，當時陸阿采只係有氣無力，沒有辦法再握棍教授他了，只好將一對筷子分開兩枝，叫黃麒英揸一枝，自己也揸另外一枝，交叉互鬥，變成棍的模樣，使黃麒英學習。後來黃麒英憑着這一招巧妙的棍法跟高大金較量高下，對方係極有名氣的左手釣魚棍，他居然能夠打贏，可見二郎八卦棍的威風確在左手釣魚棍之上。

講到釣魚棍，亦係相當厲害的，這種棍法一出就用毒招展開攻勢，如果對方出擊，他連消帶打，那就更加神妙，原來左手釣魚棍係將一枝棍垂低放在左邊的，仍係雙手握棍，不過把它放在左邊，故稱左手釣魚棍而已，由於棍尖垂地，故此稱釣魚。

假如對方用棍當胸刺來，他就閃側半步，左手的棍尖由下邊挑上，挑開對方的棍，隨手刺下，一招打贏，假定對方的棍由高處打落，那就輸得更快，因為這一枝棍從頂上打落的時候，需要較長的時間，左手釣魚棍的棍尖由下邊挑上去，其快無比，一中就贏，還沒有發展到兩棍相交的情況，已經定了勝負，故此，左手釣魚棍係武林中人認眞非常惡毒的一種棍法。當日滿州的軍中教練高大金，就係靠這種棍法享譽，他約黃麒英挑戰的時候，不知道黃麒英學過陸阿采的二郎八卦棍，故此他認為穩操勝券。後來，兩人在廣州的北門之外空地交手，高大金跟黃麒英臉對臉的站定，抱拳為禮，說：「黃師傅，我是無意踢盤，而且我係軍中教練，打贏打輸，我的職位仍然照舊，因此之故，我此行約你比較棍法，只係想切磋武藝而已，請黃師傅將生平所學施展出來吧。」

黃麒英說：「我不知道自己的棍法能否抵擋得住，只係盡我的力量奉陪，現時請高教練發招！」

因為兩棍相鬥，發出第一棍的人稍為吃虧，不過，高大金約對方到來較量棍法，論理他是主，對方是客，如果兩人一齊發招，應該係高大金行先一步，於是高大金就點頭答應，跟住將右手的棍慢慢提高。

這是武林中的規矩，如果兩人都很是客氣，不想發第一招，就將自己的棍提高，變成兩枝棍相交　變成十字形　那就可以看看對方的功力，再行定奪，既然高大金擺出這種姿勢來，於是黃麒英也將他的棍提高。

兩棍相交，互相把暗勁放在棍尖之上，如果雙方有那一邊功力較差，便即打輸，但因兩人的功力悉敵，不分高下，故此交叉棍的形狀維持了很久，仍然無法分得出勝負來，不過高大金本人十分刁鑽，他在運勁相持不下之際，然後收棍，使對方的棍尖沉下地來，然後他就出擊，一招就打出三種棍法，第一棍刺向對方的前鋒手，第二棍刺向對方咽喉，第三棍就刺向對方下體，這種棍法叫做金鷄啄米，表示有如一隻鷄啄米那麽快速，而且那麽輕鬆。

在他這方面想，沒有人能夠抵擋得住，何況對方的棍已經受到他的欺騙，向前刺出，且又棍尖垂地呢？他是贏梗的了，眞料不到黃麒英已經得到名師指點，立刻把二郎八卦棍的圈點棍法施展出來，雖然棍尖垂地，敵人搶攻，他仍然可以在較低之處就地一壓，用腕勁將那條棍的棍尖壓到團團轉，憑空耍出斗大的棍花來，這一個棍花迫住高大金的一枝棍，連發三招無法取勝，反而給對方乘虛而入，一棍刺在左肋骨之上，他立刻棄棍，拱手說：「黃師傅確係棍法天下無雙，佩服佩服！」

說完他就轉身而去，投在地上的一枝棍由他的隨從檢起，不必細表。

從這一場戰鬥，可以看得出一件頗為重要的事情，二郎八卦棍並非普通的棍法，最重要的就是用掌心一壓，能夠使棍尖兜住轉動，發出斗大的棍花，無法要得出棍花，那就不能夠把這種棍法施展得好。

黃麒英病逝之前，講了一句，叫做：「進則圈點，退則抽彈」，這句話就把二郎八卦棍的神妙之處描寫得非常到家，後來黃飛鴻果然做得到，即是說進馬用棍向對方出擊，先行將掌心一壓，令到棍尖兜起一個棍花，將棍花套住敵人的兵器，使對方受到控制，然後出擊，故稱進則圈點，暗示先圈後點。

反之，如果敵人的攻勢凌厲，自己有所不敵，就要使用抽彈之技，抽彈並非要出棍花，而係將那條棍收回少許，就地一壓，那條棍自行跳高，向對方的兵器打上，有如彈棉花的模樣，不管對方所握的兵器係刀劍抑或棍棒，給他一彈，便即脫落，跟住進馬一棍刺去，必然贏實。

黃飛鴻的棍法就係將這八個字加以變化，喜歡練習棍法的人，不妨作為一種寶貴的參考。

仇石飛去！

管一見喝道：「妖婦好毒！」雙掌運勁打橫一擊，擊下一部份鋼針，餘下的鋼針吃他的掌風一震，走勢不由一慢，高恨天及張仇石也就堪堪能夠避過。

花弄影鋼針剛出手，長劍隨之向前一刺，戳向管一見雙眼。

管一見一低頭，竄前一步，雙手如刀直插花弄影胸前！

花弄影扭腰避過，長劍迴削其雙肩。管一見右掌切其手臂關節，左手一翻拍在其劍脊上。

花弄影手腕一沉，長劍隨之下斬小腹！管一見吸腹凸胸，劍尖在他小腹半寸之處掠過。

花弄影正想標前一步，把管一見傷於劍下，管一見經已一個偏身，接着飛踢一脚，蹬向花弄影心窩。

花弄影突然後退，一退丈餘。羣豪見她後退，立時把包圍圈收小。花弄影冷笑一聲，傲然道：「老娘大仇已報，尚有何懼？」衣袖在長劍上一抹，劍刄立即泛起一層青青藍藍的色彩。

管一見笑道：「在劍上加毒便能挽回你的敗局麽？」

「老娘早已說過，老娘不怕濺血當場，但你也不要高興得太早！」

「好，老夫便看你到底還有什麽壓箱本領未曾使出來！」管一見身子突然竄入她的劍圈中，手足齊施，招招狠辣。

花弄影劍勢更盛，絕招盡量展開，只見劍光不見人影。旁人只見兩條人影，忽起忽落，忽進忽退，看得眼花撩亂。

兩人交鋒了三百回合，管一見已摸熟了花弄影的劍路，攻勢漸盛，激戰中只見他一掌直擊花弄影胸前要害，花弄影不避不退，長劍急劈管一見頭部！

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

管一見虞不及意，要閃避經已不及，急切間右掌一橫，掃開其手臂，長劍去勢隨之一緩！管一見立即蹲身避過，同時左掌豎起雙指疾點花弄影的脅下！

花弄影身子像樹葉般迎風飄起，人在半空，左手突然伸手入懷，管一見心頭一驚以為她又重施故技，不敢追得太急。

花弄影左手自懷中抽了出來，放在口角，花弄影咀角聳動，似在服吃食物。

花弄影把咀裏的食物嚥了下去，這才再度仗劍上前。

管一見喝道：「你在弄什麽鬼？」

「等下你便知道！」花弄影攻勢突然瘋狂起來，管一見毫不猶疑，以快打快起來。

過了五十招，花弄影攻勢更急，長劍急刺管一見頭部。管一見一低頭，標前半步，貼身撕打，右掌挾勁猛拍過去！

花弄影左掌一沉，「拍」地一聲，兩掌相觸，發出一聲暴响！

管一見突然覺得對方掌力之勁大出意料，禁不住連退三步。

花弄影長嘯一聲，再度迫前，左掌擊向管一見，管一見一咬牙，運起九成眞力迎上去！「轟」一聲，管一見再次被迫退，一退近丈，方能站穩脚，胸膛氣血翻騰，幾乎按捺不住。心頭之震驚不能言喻，抬頭一望，只見花弄影雙目盡赤，臉上泛起一團紅暈。

他心頭一動，想起高恨天的情況，知道花弄影以藥性激發體內的潛力。

說時遲那時快，花弄影的掌劍又至，管一見連忙閃避，花弄影窮追不捨，格格笑道：「你怕了麽？」

羣豪都是心頭大震，不知花弄影功力怎會突然增强。

管一見連閃三次，倏地大喝一聲：「老夫跟你拚了！」運勁左掌擊向花弄影。

花弄影長笑一聲，左掌接着迎前，「拍」一聲輕响，聲音並沒有上兩次那麽响。管一見右掌一觸即收，左掌隨即駢指點向花弄影脅下死穴！

花弄影臉色突然一變，荷荷大叫一聲，長劍急劈，管一見身子一偏，繞着她游鬥起來。他絕不强攻，但當花弄影有跡象後退，又立即加緊施為。

過了八十招，花弄影臉色又變，左邊紅赤如火，右邊灰白如紙，劍法突然凌亂起來，身子也如風中花草般亂顫。

管一見臉上緊張之色漸緩，依然繞着花弄影轉了起來，只偶然才發出一兩招。

再過一盞茶時間，花弄影突然拋下長劍，在地上撕滾上來，兩手又向身上及臉上抓起來。

半盞茶後，臉上及身上已滿是血痕。管一見索性退開一邊，坐在地上運功調息起來。剛才花弄影那一掌使他內腑受了不小的震盪。

花弄影在地上越滾越快，驀地自地上躍了起來，「哇」地一聲，凌空噴了一口鮮血，接着身子如洩氣的皮球墜落地上，臉上七竅不斷湧出鮮血。

場上近千人靜得幾乎落針可聞，這一切變化，使人莫測高深，難以理解。

× × ×

半晌，管一見才自地上站了起來，他看了花弄影一眼，噓了一口氣，脫下鹿皮手套拋向地上。

夏雷這才迎前問道：「頭兒，花弄影怎樣突然瘋了起來？」

程子務插口答道：「她以强烈激發體力的催發藥物潛力，所以連管笑面也抵不住其一掌，後來你頭兒掌中挾了一根銀針，乘對掌刺入她體內，她身上更有了一種至熱至燥，一種至寒至涼的藥物，這種霸道的藥物在她體內發作，所以便神智瘋狂起來了！」

管一見接口道：「那根銀針本是她的獨門暗器，是那次我保存下來的，如今也算是物歸原主。後來那根銀針又由冷變熱，她體力更加抵受不住，所以便七竅流血，氣絕身亡了！」

夏雷道：「這叫做自吃其苦！」

管一見掃了場上羣豪一眼道：「咱回去吧！程老頭麻煩你照料一下任帮主！」

張仇石及高恨天突然雙雙跑去花弄影的伏屍之處，管一見向夏雷打了個眼色。夏雷立即趨前，道：「高兄弟及張兄弟，頭兒叫你們跟咱一起回去！」

高恨天及張仇石臉上露出一絲喜悅，緊緊握住夏雷的手。

羣豪已逐漸散去了，但這件事及花弄影其人却銘刻在各人的腦海中，久久不能淡忘。

（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雁在對付老大富的一次打鬥中，肩頭中槍受傷，經老劉介紹由錢越夫替他醫治傷口，並在錢越夫家中養傷，蘇秀則陪伴王雁左右，悉心照料，不過幾天，王雁傷口癒合，蘇秀對王雁一往情深，王雁最後也難過美人關……錢越夫幾天來雖盡力替王雁醫傷，但他又覬覦蘇秀美色，當錢越夫知道蘇秀已委身於王雁時，歹心陡起，出賣了王雁等人，當晚，就有一批人包圍王雁居處，雙方展開槍戰，後來敵方更用火攻，王雁等人奮力抵抗，適時小包帶着人手到來支援，使王雁等人得於衝出重圍……

浪子歸宿

江湖無處不風險故事／王龍·文　盧令·圖

白虎堂陰謀　浪子思反擊

黑夜之中，長街格外寂靜，紛至沓來的步履聲聽來令人心悸。

王雁及小包等一共五人，穿過幾條街道，便把步子放慢。王雁忍不住問：「老包，你們怎地能如神仙般突然出現？萬兄弟呢？」

小包說：「咱一早出去閒蕩，想找個白虎堂的人出出氣，不料倒霉得很，走了半天找不到一個落單的，後來黃牛等找到我，便一齊去逛，晚上吳天生又找到咱，咱一聽到大哥已痊癒便趕着過來看看，沒想到來得正巧。」

小花接口道：「幸而我找着了吳天生，否則咱今夜怕不已變成了燒豬。」

王雁笑說：「也許上天還不收咱這些游手好閒的人。」

老劉說：「咱的新窩已弄好了吧，現在又去那裏？」

「當然是回去啦！」蘇秀說：「說不定等下白虎堂追來……」

小包截口說：「誰說要回去？他們要是敢追過來，咱便來個回馬槍，叫他們知道厲害！」

他頓了一頓，又說：「大哥，這些天來咱老包已鼈了一肚火啦，剛才那一仗又打不够癮，咱想去突襲他們一下……」

王雁心頭一動，脫口問他：「咱已挨了幾下悶記，也該還以顏色，你找到對象了沒有？」

「剛才咱見到的白虎堂的徐軍師帶着五七個癟三去萬春院斯混，我聽人說徐軍師在那裏有個姘頭，想來非天亮才會離開，咱去踹他一下被窩！」

王雁點頭說：「走，這就去，小包你帶路！」

小包大喜：「咱早說大哥做事比老萬爽快，老萬這人不是咱說他閑話，他的胆子就是不大。」

王雁笑說：「萬兄弟做事向來謹愼，比你的毛躁好得多了！」

小包嘿嘿冷笑不已。一行人急步而走，不一會已走至鬧市地帶。小包指着一棟院子說：「這便是萬春院了！」

王雁說：「踰牆入去，不要發出聲響，小包，小花及老劉三個先進去，問明鴇母徐軍師住那個房間，然後咱再進去。」

小包立即把槍插在腰裏，小花便蹲在牆邊，小包站在他的肩上，小花使力站直，小包雙手在牆頭一扒，身子便輕輕地升上牆頭，接着老劉也蹬了一下。他蹲在牆頭伸下手把小花也拉上了牆頭。

三人躍下圍牆，便躡手躡脚走進去，小包輕聲問道：「你們倆誰曾來過此地打野鷄？」

老劉嚅嚅地說道：「咱兩年前來過幾趟。」

「好，老劉你來帶路，老鴇住在那個房間你可知道？」

「約莫還記得。」老劉狸貓般標前幾步。

這是一座類似四合院的建築形式。只是對正大門的那排屋子是座小樓，兩層高，倒有幾分古時勾欄的模樣兒。

老劉標前向一間廂房，用刀子輕輕撬開門閂，接着閃身進去，小花緊跟在後，小花站在外面把風。

睡在炕上的不止鴇母一個人，還有一個年青的龜奴，老劉及小包分別把刀槍架在鴇母及龜奴頸項間，老劉一把把棉被掀開。

鴇母及龜奴瞿然而醒，還未來得及呼叫，只覺喉部一凉，登時把話嚥了下去，接着身子便像篩米般抖了起來。

月色皎潔，自紗窗中透進光來，房裏視綫頗為清楚，老劉輕喝一聲道：「不許張聲！」

鴇母及龜奴臉色比月光還白，老劉眼光一落，赫然發現兩人都是赤條條的一絲不掛。這徐娘半老的鴇母竟然春心未息，半夜尙摟着個小伙子睡覺。

小包看見她胸前兩團鬆肉不斷顫動，暗叫了聲霉氣，便板起臉問：「徐軍師睡在那個房間？」

鴇母顫聲說：「我……老娘弗知道！」想不到她還跟白虎堂的人講義氣哩！

小包又問龜奴：「你呢？」

「阿拉……阿拉……不知道誰格叫徐軍師！」

小包一怒。「你倆不要命啦！老劉把刀子借給我！」

老劉說：「咱自個來！」大手叉住鴇母喉嚨，刀子一滑。「是不是在這裏？」

鴇母只覺胸膛上一陣冰凉，更加臉沒人色，嚅嚅說不出話來！

「臭皮箱子，是不是在這兒？」老劉見她不說，刀子貼肉溜下，一溜直到大腿處，颼地一聲，像是刮刀剃鬍子的聲音。

鴇母三魂不見了七魄。「他……他在二樓。」

「娘的皮，你硬不起來啦！」老劉一板臉，「二樓什麼房間？」

「他們全包下來啦！」龜奴見鴇母開了口也忙說。

「一共來了多少個人？」小包又問了一句。

「七八個男的！」

「好，老劉你留在這裏，別讓他們張聲！咱上樓去！」小包回頭出房，抬頭見王雁等人都已爬了進來，單止不見了吳天生及蘇秀。

小包手指向上一指，隨即向小樓奔過去。

樓梯鋪着毡子，倒不怕會因此發出聲响。王雁竄前幾步，對小包說：「別傷了那些娘們！」

「這可有點難了。」小包低聲咕嚕了一聲。

「看我眼色行事！」王雁環視一下環境，上面一排房間，走廊的一邊是欄干。

「咱先看看那個徐軍師睡在那一個房間。」

小包把槍抽了出來，湊到紗窗上偸窺，裏面黝暗，更兼放下了帳子，根本看不到人。

王雁吩咐把中間那個房門弄開。不料門閂尙未撬開却驚醒了房內的人，一個男人問：「誰呀？半夜吵什麼個蛋？」

小包立即揑腔說：「大爺可要吃宵夜麼？」

王雁心頭一動，聽聲音可像是徐軍師，他向小包打了個眼色。

只聽裏面罵道：「他媽的！這是什麼時候？吃你媽的蛋！」

聲音剛落，只聽一個女人的聲音輕輕地說：「咦，你是誰？聲音生得很？」

王雁心知要糟，忙拉開小包，只聽砰砰兩槍脆响，門板上倏地添了兩個彈孔！

這兩槍驚醒了院子裏的人，紛紛喝問什麼事。王雁立即叫各人衝入房中。「嘩啦」地一陣亂响，木格房門紛紛倒塌，槍聲像炒豆般亂响。夾雜着女人的尖叫聲，聽來更加令人驚悸。

小包幾次欲撞破徐軍師的房門，都讓對方的槍阻住了。王雁抬頭一望，心生一計，隨即躍上欄干，同時把槍別在褲頭上，左手不敢過於用力，右手扳在走廊的屋簷，一用勁，身子登時升高，左手往上一拍，便翻身上去。

他輕輕地走在屋瓦上，盡量不發出聲响，屋瓦上有個天窗，好像伙有氣派，竟然鑲了雕花玻璃。

王雁霍地一脚踩下，「嘩啦」一聲，玻璃破個粉碎，同時身子翻開。

「拍拍」兩响槍聲，子彈隨即在天窗射了出來。吓，這傢伙的槍法居然不賴。

小包一聽見聲响，便冒險衝前，一拳把窗子擊開，隨即閃在一邊。

此時，徐軍師的手下因爲大都尙在床上摟着女人，在房門被撞破時才驚惶地爬起來，大多數都未來得及反擊，便被王雁的手下擊斃。

徐軍師一邊摟着女人，槍管在她頸後探了出去，額頭不停地淌汗，連靠在牆上的後背也是一片冰涼。

小包大聲叫：「房內的人聽着，快把槍拋出來，否則別怪咱亂槍射進去啦！」

徐軍師不吭一聲，雙眼緊緊瞪在窗口上。

小包又叫：「那女人聽着，咱喊十聲你們仍不跑出來，咱只好連你也做了！」

那個窰姐兒驚呼一聲，不由使勁向前一衝，徐軍師冷不及防幾乎被她掙脫。

「一……二……三……」

窰姐兒尖叫：「別開槍，別開槍！徐大爺儂不要抓住阿拉嘛！」

「臭婊子，你如敢跑，老子便先把你斃了！」

「不要……你要死難道老娘便得陪着你死？」那個婊子性命攸關，極力掙扎。

徐軍師不由摑了她一掌。「他媽的！你道老子不敢殺你，老子先殺了你，再拿你的屍體作擋箭牌，也一樣可以！」

「六——七——八——」

那婊子更急，像發瘋般在床上亂滾，徐軍師殺她又不是，不殺她又不是，平日的機智沉靜也不知去了那裏。老實說扛着一具屍體作擋箭牌既難受又沉重，何況又得浪費一顆子彈。

「九——」小包十字尙未喊出口，猛聽房裏「砰」地一聲槍响，他心頭嘀咕，不知到底是誰殺誰。半晌才聽見那婊子驚呼一聲，幌着兩個肉團自房裏奔了出來。「打死啦，打死啦……」發瘋般自樓梯衝下去。

小包衝入房中一看，只見徐軍師伏屍床上，後背一片殷紅，手槍摔落在床下。他彎腰把槍拾了起來，走出房門，只見王雁自屋頂躍了下來。

「那槍是你開的？」

王雁點點頭。「他跟那婊子滾倒在床上，我便賞他一雙烏棗！咱走吧！」

「大哥，咱再去踹他一個窩！」

王雁抬頭望一望天色。「天快亮了，改天準備好一切再去！嗯，把他們的槍都繳走！」

× × ×

王雁等人回到徐家滙新窩的時候，天色經已亮了。萬源見小包一夜沒回來，正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猛見小包喜孜孜帶着一羣人入來，細看之下竟是王雁及蘇秀等人，不由大喜。「老包你去找大哥也不說一聲，累得我一夜沒敢睡覺！」

小包笑嘻嘻地把經過向他說了。「若不是咱小包昨日一早出去閑逛，也許大哥便回不來了！」

萬源笑說：「算你立了一次大功，大哥傷勢痊癒了沒有？」

「多謝各位兄弟關心，早沒事啦！」王雁說：「聽說萬兄弟近來弄得有聲有色，眞是難得！」

萬源苦笑一聲。「如今大哥回來，也好使小弟卸下重責，鬆一口氣。」

王雁正容說：「萬兄弟，拚了老大富之後相信會有一段比較安穩的日子，到那時我便打算回鄉下啦，這裏的一切可要你負責！」

「這怎可以？大哥可是咱的頭兒，俗語說，蛇無頭而不行，你不在咱一切豈不是沒主了麼？」

王雁哈哈一笑。「你不就是頭兒？萬兄弟，今後咱們的事還得你多操心！假如有大事才跟我商量，其他的由你主理！」

「我……兄弟自知才德兩欠，只怕弟兄們不服！」

「誰不服？」王雁眼睛在衆人臉上掃過，「不服的可以提出來商量。」稍頓又說：「假如萬兄弟做得有不很妥當的地方那也是可以原諒的，因爲凡事起頭難嘛，以後熟識了自能進退自如。」

衆人沒吭聲，只有小包把臉別過一旁，他心中另有打算，心想假如大哥要返回他故鄉，咱便跟他去。

王雁見衆人不作聲便說：「既然沒人反對，這事便這樣定了！萬兄弟，近日來白虎堂可有曾來此搗亂麼？」

「這可沒有，小弟也是大惑不解，他既然在其他地方對咱步步進逼，但對這塊地盤却完全失却興趣似的可有點奇怪！」

王雁說：「看來他在作一個重要的佈置，要一舉把咱連人帶地盤一口吞下！」

「可沒這般容易！」小包一拳擊在桌子上，「他敢來咱便跟他拚到底！」

「他不會不敢來，不過老大富一向不做沒把握的事，他不會輕舉妄動的！」王雁說：「不過，假如他來了，那一定是像一陣暴風雨般急驟！」

小包說：「所以咱老包一向贊成主動出擊，把他弄得風聲鶴唳才能打出條生路！張玉簫不是讓咱們這樣子弄垮了嗎？」

「老大富是老大富，他不是張玉簫。老大富做事老謀深算，算無遺策，而且臨事十分鎭定，絕不會因此而亂了步驟。」

萬源說：「所以咱們仍然以一慣的手法對付之，力既不能敵，只能智取！」

小包說：「咱們今夜便摸入他的老窩把他搗個翻天覆地！」

「不行！」萬源說：「這種事可一不可再，咱用此法弄垮了唐超，絕不能再用此策施之於他身上。只怕咱們一去那裏便成了自投羅網！」

「萬兄弟說得不錯，這法子萬不能再用，而且經過昨晚咱放倒了徐軍師的事，老大富更不會大意。」

小包生氣地說：「說來說去都是那幾

句話，咱先問你一句，要用智取，智在那裏，又是如何個取法，可否說與咱老包聽聽！」

萬源說：「假如咱想出來了，還會窩在這裏麼？」

王雁接口說：「對，萬兄弟你用心想想，這計劃只要有七成把握便成了！」

蘇秀插口說道：「有七成把握便可以了？」

「世間的事有什麼是有十成把握的？即使是做生意也不可能有，何況是這種拚命的事！」王雁深有體會地說。「老包，我給你一個任務。」

小包精神一振，脫口問道：「可是要咱……」

「我要你訓練一批兄弟，要把他們練成神槍手，而且還得教他們一些防身的功夫。」

「什麼？咱可沒這個耐心。」

「這是爲了反擊白虎堂的大事，你不做誰做，老劉跟小花協助你，你先選三十個身子結實的小伙子來訓練，分三班教，上下午及晚間各一班，這樣才不會影响他們謀生。」

「好吧！咱便試試看！」小包哭喪着臉說。

王雁笑說：「教得不好，我可要唯你們三個人是問。」

談談說說日巳近午，蘇秀連忙淘米煮飯。

吃了午飯，萬源便陪着王雁在徐家滙一帶走了一匝，王雁說：「萬兄弟，你把弟兄們全召集在這裏，這一點我不反對，不過，獨眼龍的事你有什麼主意？」

「我已派了人伏在獨眼龍經常出入的地方監視。」萬源說：「我心想假如老大富要撲滅咱，他一定會跟獨眼龍聯絡，要他作內應。如此對方一有風吹草動，咱便能提早知道，從而訂下對策。」

「這便是你放下這一條魚不抓的動機了？」

「是的！」萬源信心十足地說：「到現在獨眼龍還十分規矩，這說明了一個問題。」

王雁問他：「說明什麼問題？」

「獨眼龍這人也知道他在老大富心目中的分量，他在等老大富派人來跟他聯絡，以便討價還價。」

「對！」王雁低頭沉吟了一下，「但，假如獨眼龍到外面的時候才跟老大富聯絡咱又怎能知道？」

萬源含笑說：「這便是我收買了周昌的用意，他的身份還未暴露，咱便利用他跟踪獨眼龍！」

王雁脫口讚了一句：「萬兄弟心思之愼密果然非我能及！」

「大哥謬賞，小弟那裏能及大哥十分之一？」

「但，周昌這個人可靠否？」王雁雙眼瞪在萬源臉上。

萬源點點頭說：「這個兄弟倒是相信他！」

「好，咱便等你的妙計實現！」

萬源有什麼妙計？他沒有說出來，不過王雁却知道他既然有了安排也必定另有含意。

× × ×

老大富剛醒來，取了放在床頭的烟槍，就着油燈抽起大烟來。

養足了精神他才下床伸了個懶腰，叫說：「小珠，拿熱水來替老爺洗臉。」

小珠應了一聲，不一會兒便敲起門來，一敲四下，不緩不急。

老大富咳了一聲。「進來。」

小珠連忙捧了一盆熱水入去，她揉了一條毛巾，細心地替老大富擦起臉來。

老厚的臉皮讓熱水一燙，說不出的舒服，老大富抽了大烟，精神大佳，忍不住伸手在小珠的腰肢上輕輕一捏。小珠身子一抖却沒有移開。老大富對大烟有興趣，對女人他絕對不如唐超那麼熱心，甚至連有心臟病的張玉簫也不如。平常都是在心情大佳之下才「意思意思」一下。

今日精神雖好，心情却不是頂暢快，因爲他心頭還惦掛着一件事。

老大富還會有心事？上海灘四大天王，已經一個個倒了下去，整個上海已經是他一個人的了，他還有什麼心事？

「阿西回來了沒有？」他又輕輕在小珠的屁股上摸了一把。

「老爺，他們都在廳裏等你。」小珠輕聲地說。

「哦。」老大富又說：「把外衣拿給我。」

小珠立即把老大富那件黑色的絲綢唐裝衣取來，並替他穿上。扭好了扣又把那件白布的內衣衣袖拉出，摺了一節反兜在外衣上。

老大富拿了一把梳子把那幾條碩果僅存的頭髮梳了幾下。他在鏡中仔細一望，滿面紅潤，黑色的外衣閃閃發亮，袖底反出一截白布，又帥又醒目。他又掛了袋錶，再配上一副西洋的金絲老花眼鏡才覺得滿意。

他出塲的儀表一向如此，讓手下覺得他行事穩重，一切都井井有條一絲不紊。

走到門邊，他又把倚放門後的梨木拐子取在手中，這才不徐不疾地走出大廳。

客廳的擺設古色古香，色彩古樸。張玉簫比較洋化，也許張玉簫比他年輕，也有個做洋貨生意的親家；他可不同，他巳快六十歲了，唐超，鄭元龍及張玉簫都是暴發戶，他自小便生活在大戶之家，父親還當過一個軍閥的參謀，不過後來破落了，老大富才從另一個方向來使他的家重振聲威。

他很緬懷以前的一切，以前家長說一句話，家中上上下下的人都不能不聽，這是一種十分愜意的事，他主理白虎堂的帮務也是如此，一但決定了某件事便絕不更改，除了徐軍師之外，別人的話他很難聽得入耳。

事實上老大富決定的事也從來未曾產生過錯誤，王雁一崛起的時候，他便一直隱身幕後，巧妙地利用王雁與其他天王的相爭而收取漁利，如今這個計劃巳經完全實現了，除了徐家滙那塊地盤之外，其他的他都巳收歸名下。

老大富沉重的脚步聲一下一下傳來，廳內的一切聲音便都靜止了，甚至連呼吸聲也似停住了。

老大富出到廳中，他眼光先向手下掃

了一匝，然後在正中的那張虎皮交椅上坐下。

他的手下像大臣朝見天子般，齊聲向他請安。

「阿西，你掛彩啦！昨夜的事進行的怎樣？」老大富的話說得好像是一個長輩關心子侄的生活工作般，但語氣却沒有絲毫的熱情。

阿西便是「青臉獅」，他昨夜讓王雁擊中了一條膀子，現在還得縛着繃帶，不知怎樣他聽了這句話却像發瘟的小鷄身子不停地顫抖。

老大富輕咳一聲。「事情弄砸了？」

青臉獅霍地跪下。「大哥，咱……咱讓王雁那廢物跑掉了！」

「廢物？不錯，在我眼中他只是個還未入道的廢物，不過……」老大富聲音突然轉厲，「不過，現在廢物的却是你！五十個人圍四個人也讓人跑掉，你還有臉來見我？」

青臉獅嚇得魂不附體，斷斷續續把經過說了一遍。

老大富聽了他的話，激動的神情立即平復，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過。「回來了幾個？」

「剛好一半。」青臉獅一顆頭低得幾乎觸及胸膛。

「很好，很好，還有一半回來，沒讓人全部給放倒！」

廳中站立的大漢，更加連大氣也沒敢喘一口。

「老徐呢？」

沒有人答他。

「現在是幾點鐘？」

「九點一刻。」一個大漢輕聲說。

「哼，九成又是去萬春院找那個婊子，去一個人把他叫來！」

這是個好差事，立即有幾個人幾乎同時竄了出去。

老大富咳了一聲，那些人便又退了回來，只有那個站在外面的矮漢如飛跑了出去。

老大富臉色陰晴不定，右手不停地摸弄着交椅上的扶手，左手拄着拐杖。

矮漢剛去又回來，後面跌跌撞撞跟着兩個女人，正是萬春院的鴇母及徐軍師寵愛的婊子。

「大哥，徐軍師原來，原來……」矮漢回頭說：「快把經過告訴大哥！」

鴇母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把經過說出來：「老……老爺，今日大清早，老身便被一陣槍聲吵醒，老身跑出來一看，原來來了二三十條大漢把萬春院包圍起來啦：：」她故意略去自己被迫供出徐軍師的宿房的事。

老大富胸膛起伏。「帶頭的是個什麼人？」

「一個矮小如猴子的，一個身穿淡色衣衫的瘦高漢子，長得挺秀氣好看的！」

矮漢說：「大哥，是小包及王雁！」

老大富咀角肌肉牽動了一下。「屍體呢？」

「老身怕失了禮儀，所以……一早便拍開老常那家棺材店，訂了七柩，等下他們便會連人帶棺一齊送來。」鴇母嗚咽地說：「徐軍師死在老身院裏，老身……希望老爺子明鑒，這可不關老身的事兒。」

「念在你送棺材的份上，大爺暫時不再跟你計較，不過關不關你的事，莫讓大爺查出來，否則，有你好瞧！」老大富沉聲說：「出去！」

鴇母拉着那個婊子，連滾帶爬奔了出去！

廳中的人突然聽見一個粗啞的呼吸聲，偸眼望去，却是發自老大富。

老大富在廳中走了幾圈，拄杖在磚上連篤幾下。「去一個人到虹口把長福叫回來！」

× × ×

長福姓郝，人稱郝老二，他跟老大富已經十五、六年了，一向被老大富倚爲左右手，他也是老大富手下的一員虎將。

現在徐軍師死了，老大富只剩下這條右臂。

郝長福來到老大富家時，巳是晌午。

「大哥叫我有事？」

「老徐的事你知道了麼？」

「剛才小馬告訴我了。」

「那你還不知我想幹什麼？」

郝長福目光一亮，說道：「大哥要動手了吧？」

「先準備一下，不要露出風聲，我不是別人，我不能有任何較大的損失，否則豈不讓死去的唐超他們恥笑我？」

「大哥有什麼計劃？」郝長福試探地說：「可是要借助巡捕房的人馬？」

老大富想了一下，自袋子中抽出梳子在頭上刮了一下。「暫時不要，你先替我跟獨眼龍談談，假如他能作內應，咱的損失便更加少了！」

郝長福諂媚地說：「大哥，這眞是一條一石兩鳥之計！旣可減少損失，又可使獨眼龍成了無兵司令！」

「獨眼龍還有幾個人？」

「聽說還有二十來個。」

「不要去徐家滙找他，要在他出來外面時才跟他談談，不能讓人看見，他不出來，寧願等他！」

「這個小弟知道！」

× × ×

天氣越來越和暖，厚衫經巳穿不住了。獨眼龍敞開上衣鈕扣，露出一條微微發黃的汗衫，咀上叼着一根象牙烟咀，右手頂着一籠「相思」。

他背後跟着二個黑衣大漢，一路穿街過巷到了南京路。

今日趕着好天氣，街上行人熙來攘去，幾乎肩碰着肩跑走着，獨眼龍看似悠閑，一隻賊眼却不斷注視着周圍的一切。

到了一家茶室，獨眼龍在門口看了一下便推門進去。他們三個人佔了一張桌子，獨眼龍把雀放在桌子上，他手下則替他的烟點上了火，店門打開，又走入了幾個顧客。

來人也是三個，跟獨眼龍一個模樣，敞開上衣，叼着一管象牙烟咀，背後的兩個跟班，也是一色黑色唐裝衣褲。

獨眼龍抬頭一望，看出人家派頭氣勢，連忙把烟捏熄，將烟咀放入上袋內。

那一個高大的漢子坐在靠門邊那裏，他們似乎沒有看見獨眼龍般，只顧談笑吃喝。

獨眼龍心中暗暗盤算，也照常吃喝，磨了大半個鐘頭，獨眼龍有點便急，便跑向內堂後頭解放。

茅厠裏蒼蠅嗡嗡亂叫，獨眼龍却歡悅地吹起口哨。

「你很快活逍遙麼？」

獨眼龍一回頭，只見背後站着那個高大的漢子，他心頭一震，水聲登時停止。

「二哥近來可好？」

那人正是郝長福。「老龍，咱現在要找你可不容易呀，咱足足等你五天才見你出來。」

獨眼龍弄好褲子，堆下笑臉道：「二哥找我可是有什麼關照？」

「有一筆錢要讓你賺，不知你有沒有發財的心？」

「財誰不想發，不過，嘿嘿，現在想發財可就困難啦，二哥也知道咱現在是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

「錢當然不容易賺，可得用命拚來的，不過，事後你可還有個前程！」

「什麼前程二哥可否先露個口風？」

「我推薦你在老大富那裏當個頭目，這起碼比你現在光彩得多，不過話說在前頭，要是你出爾反爾，小心你的腦袋！」

「好，咱便把這條命賣給二哥你！」

獨眼龍大手在胸膛上一拍，「二哥說吧，咱十足照你的話辦！」

× × ×

獨眼龍一直到掌燈後才返回徐家滙的老窩，一推開門，只見萬源大馬金刀地坐在廳中，背後站着周昌。

獨眼龍身子一震，一顆心登時往下一沉。

「把門關上。」萬源淡淡地對獨眼龍說，獨眼龍不敢不依，親自把門閂上。

× × ×

深夜，萬源跟周昌離去之後，獨眼龍也跟着消逝在黑暗之中。

這夜，老大富的書房燈光徹夜通明。

書房內只有三個人，老大富，郝長福以及老大富的另一個心腹許震滬。許震滬是他的本名，在白虎堂內，他只能叫老許。他震滬，那麼老大富震什麼？

茶几上放着三盅濃茶，老大富揭開蓋子喝了一口，郝長福待他放下茶盅才說：「大哥，獨眼龍的話信得過麼？」

「你看呢？」老大富反問一句。

「依咱看，這九成是王雁使的詐，他故意派萬源來詐降，意欲對咱不利！」老許搶着答。

郝長福接說：「大哥，依我看咱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老大富說：「他想使詐能瞞得過老爺的法眼麼？」眼光在郝長福及老許臉上掃過。「假如是眞的，那麼咱又何妨送一個地盤給萬源？何況他還肯歲歲朝貢？」

郝長福一聽這不合老大富的脾氣。「但，咱們又何必送一塊地盤給他？」

「嘿嘿，你們說王雁厲害一點呢，還是萬源厲害？」

郝長福及老許幾乎同時說：「這當然是王雁比較厲害了！」

「王雁咱都不怕，難道會怕一個萬源嗎？」

郝長福恍然地說：「大哥的意思是萬源出賣了王雁，然後咱再回頭收拾他？」

老大富呵呵一陣大笑。「這樣咱才可以盡量減少損失！這也才是上策，長福，你以後有空要多看一點書。」

「大哥上次叫咱看三國演義，咱巳看過了，果然好看得很！」

老大富不喜地說：「你學到了什麼沒有？做事要多用用這個！」老大富指一指腦袋。

「是。」老大富緩緩站了起來，喃喃地說道：「老徐巳死，如果連王雁也死掉，上海灘上剩下的都是一些有勇無謀的草包！」

郝長福及老許心中滿不是味兒。

老大富霍地回過頭來。「上海灘巳再無敵手，我要操心帮務也巳沒有意思，長福，你知道我的意思麼？」

郝長福說：「請大哥明言。」

「我以後要多點休息，你要多替我做點事！」

「但大哥身子還很好……」

「你不會明白我的心情的！」老大富目光烱烱地說：「一個大人跟一個小孩子打架，你說有意思麼？」

老大富抬起頭，挺起胸，一副躊躇滿志的模樣。「反正上海表面上是政府的，暗地裏却是咱們的，你們說，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郝長福及老許都不敢吭聲。

「長福，你叫獨眼龍約萬源出來，讓我跟他談談！」

「在那裏？」

「就在這裏！」

× × ×

三天之後的一個下午，萬源獨自一人到老大富的家！在門外他巳被搜過了身。

老大富會見他的地方也是就在他書房裏。

「歡迎！」老大富呵呵一笑。「聽說你還是個讀過點書的人，老夫更加歡迎，歡迎你棄暗投明。」

萬源恭謹地說：「多謝老闆不棄，萬某必以死相報。」

「嘿嘿，老夫有個疑問，萬兄弟爲何會背棄昔日的朋友？」

「說句老實話，萬某覺得跟王雁他們根本沒有前途！」

「沒有前途？」老大富側目視了他一眼，「你說錯了吧，王雁這幾年幹得十分出色，連老夫也讓他壓了下去，黃浦江畔槍殺鄭元龍，偸襲唐超，火車站迫死張玉簫，那一件事不哄動上海？何況這其中還有萬兄弟你的份兒？」

「唐超等人匹夫之勇豈能與老闆你相比？」

「在王雁那裏你可當老二，來到老夫這裏，頂多只能當個大頭目，這可是劃不來！」

「老闆，咱十年匿在破廟苦讀兵書，苦練武功所爲何事？也無非是爲了出人頭地，但王雁的目的却非志在上海灘，他不斷揚言在與你拚鬥之後便回鄉下！」

老大富臉色倏地一沉。「跟老夫拚鬥之後，他還想有命衣錦還鄉！」

「老闆勿氣，這只是王雁的狂言。」

萬源稍頓又說：「由此却可看出他沒有大

志，咱跟他尚有何前途可言？」

「好！你有什麼條件，不妨開出來看看！」

「老闆，咱今日拚死隻身入虎穴，所求當然是富貴名利，萬某斗胆要求老闆在事成之後給咱一個老三的地位，反正徐軍師那個缺兒虛懸，再次者便是咱跟獨眼龍所提的那樣，徐家滙給咱管理，咱每年把所得到的紅利分一半貢獻與老闆！」

萬源雖然隻身入虎穴，但，說話時態度不亢不卑。

老大富瞇起雙眼，看了他一下。「老夫又有何好處？須知道你即使不反過來，老夫遲早也能把王雁那夥人收拾掉！」

「有幾個好處，第一，萬源自論才智不遜於徐軍師，論武功更是遠遠勝之，自信萬某的加入對老闆有益無害，第二，老闆即使能把王雁弄垮，但所付出的代價必不少，但假如萬某反過來，則不用費老闆的一兵一卒，這才是上上之策，老闆又何樂而不爲？」

老大富心頭一跳。「老夫若讓你加入白虎堂，又焉知你會不會另有陰謀？」

「萬某每做一件事都須請求過老闆你，其次老闆可派人監視萬某一切行動！」

老大富眉頭一揚。「你且把計謀說出，讓老夫看看你的心智到底如何？」

「很簡單，萬某把王雁及其幾個心腹約了出來，詐言說貴幫有人要反出來，約在茶館見面！」萬源毫不猶疑地說：「待他來到茶館，老闆不是可以出來一網擒之了嗎？」

「他會相信你的話嗎？」

萬源微微一笑。「萬某自然有辦法讓他相信！」

「好！老夫暫且相信你，日期及地點，老夫會派人通知！」

「咱們一言爲定！老闆，爲免別人懷疑，咱不再打擾了！」

老大富點點頭，叫道：「阿西，替我送萬爺出門！」

萬源剛離開，屏風後便轉出郝長福及老許。

「大哥，你相信他？」郝長福有點担心地說：「咱可得防他會使詐！」

「老夫豈會這麼容易相信他？」老大富冷笑一聲，「明早通知他，中午在南京路的錦香茶館碰面，人手由你佈置！」

「由誰準備出頭跟他們接洽？」老許插口問了一句。

「你，你去！」

「老闆，你屆時去不去？」

老大富哈哈大笑。「他是老夫的最後一個對手，老夫怎能不去，長福，你先跟錦香茶館的人打個招呼！」

「這個絕對沒問題！」

老大富又是一陣大笑。「看來老夫很快便得退休養老了！」

好友藏禍心　良宵爲歸宿

清早，春霧濃厚。

萬源第一個吃罷早點，他對王雁說：「大哥，我出外面看看！你不出去吧？」

小包說：「大哥快要結婚，咱們也該意思一下，熱鬧一番，好讓弟兄們都能高興一下，老萬你出去時，順便看看有什麼好東西沒有。」

「這個咱自然省得！」萬源笑說：「我已向羅老闆訂了五十斤上好的糖果了，就是還找不到好酒！」說罷推門出去。

剛出了巷子，只見騎樓柱後一個人探頭探腦向他招呼，一望，原來是周昌。

萬源看了附近一下，飄前兩步，輕聲問：「有情況？」

周昌附在他耳邊輕聲說了一串話。

萬源沉吟了一下，也附在他耳邊說了一番。「一個鐘頭之後才來！」說罷快步向前走去。

他走得很急，一直走向獨眼龍的窩。

四十五分鐘之後，萬源重新回來了，手上捧着一包糖果，他把門推開，小包等還在七舌八嘴地討論。

「來！大家試試這個糖果，看看行不行？」

小包順手剝了一顆放入嘴中。「咦，還不賴！」

「咱訂的就是這種糖果！」

王雁忙說：「咱江湖兒女那興講排場，隨便高興一下也就行了，千萬不要破費了！」

萬源含笑問：「日期訂了沒有？」

王雁苦笑說：「現在來討論這些不嫌太早？」

「不早不早！大哥不是說什麼事得有個準備麼？」小包連忙推了萬源一下，「老萬你說對不對？」

「對對，現在開始準備差不多了！」

「老大富一日未死，我便不想成家！」王雁說：「但是……老大富豈有這麼快便死？」正說着，大門霍地被人推開，周昌跌跌撞撞地跑了入來。

小包一看便自有氣。「什麼事這般慌急？」

「大哥，有一件大事咱得跟你商量一下！」

「什麼事？」王雁詫異地問，「可是老大富的人衝過來麼？」

「不是不是！這可能是件好事也可能是個陷阱……」

「他媽的，有屁便請快放，嘮嘮叨叨地說個不停，正話却沒說及一句！」小包罵了一句。

萬源忙說：「你慢慢說來。」

「剛才咱跟我姐姐去南京路串門子，走到一半，冷不防碰着個昔日的朋友，我一問，原來他已加入了白虎堂。我問他混得如何，他說在那裏遭人白眼，抬不起頭來，有心要離開……」

小包截口說：「這還不容易！」

「我跟他談了一下，他却告訴我說許震滬也想離開，不過他怕事後老大富不會放過他，想加入咱組織，我一想這可是件大事，不敢答應他，他却硬是拉着我走入一家冰室，原來許震滬就坐在裏面。」周昌一口氣說來。

小包忙問：「他怎說？」

「他把他的意思告訴了我，我一想，這莫非是個陷阱，便問他爲什麼要離開白虎堂……」

小花說：「你他媽的今日倒精靈！」

王雁說：「別打岔，聽他說下去。」

「他說他有一個女人被郝長福搶走了，一口氣嚥不下，想給點顏色他看，也好出一口氣！」周昌喘了一口氣。「我便問他如何出氣？他說他想反出來，我又問如何反法？他答他想把郝長福放倒，然後跑來咱這裏避風頭，我一想管他媽的是眞是假，便說沒問題，但他却提出要跟大哥見一面，要有大哥的親自答覆才能作準！」

萬源問：「就只這些？」

「他約大哥今午十二時在錦香茶館見面，我沒敢答應，便說我回來跟大哥商量一下再說，他說不要緊，總之他在十二時便在錦香茶館等大哥，至一時不見大哥才離去！」周昌噓了一口氣，「我一聽了這話便一口氣跑回來了！」

萬源又問：「你看他的態度如何？」

「看樣子挺誠懇的！」

「大哥，你看怎樣！」

小包搶着答：「嘿，他怎不提着老大富的頭來見咱？」

萬源沉聲說：「許震滬是什麼人？他怎像咱們？假如他有把握殺掉老大富又能逃出虎穴，他還不坐上白虎堂的第一把交椅，幹嘛來找咱們？」

老劉說：「這倒有理！這種事他是不會幹的！不過，許震滬的一個女人讓郝長福搶走這件事不知是眞的還是假的？」

一個高瘦的漢子說：「這件事咱早幾天便有個耳聞了，聽說許震滬看上了一個女學生，花了頗多精神要把她娶來作三姨太，沒想叫郝長福捷足先登，來個霸王硬上弓了！所以他倆便有了心病。加上郝長福素來甚得老大富的寵信，在老大富退休之後，他便是第二任的老大，平時更沒把其他兄弟看在眼中！」

小包忙問道：「大哥，你看這件事如何？」

「無論如何咱都得去一趟，不過可要有個周全的準備，以防對方使詐！」

老劉說：「大哥，不如由我去一趟，你去太危險了，錦香茶館離此不近，又是白虎堂的地盤！」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想搿倒老大富就不能不冒點險了！萬兄弟，你去安排一下，咱十二時之前便先到錦香茶館附近埋伏！」

老劉說：「先把撤退的路綫計劃好了才起程！」

萬源讚賞地望了他一眼，點頭說：「不錯！凡事總得謹愼一點！」

× × ×

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南京路上人來人往。

錦香茶館在上海不算挺有名氣，不過也絕非一般人經常光顧的店子。

老劉跟小花先進去看了一回，小花出來對王雁說：「大哥，裏面食客頗多，但沒有扎眼的人馬！」

王雁點點頭，眼光在周圍一掃，四面也沒有碍眼的人，甚至連普通的癟三也不見一個。

十二點正，鐘聲剛自鐘樓那裏傳來，便見許震滬乘着一架洋車來到。

一套淡青色的綢衫，一派斯文，一個人推門進去。

王雁說：「萬兄弟，小包跟我一齊進去，其他人散在附近，一發現有不對的風頭便開三槍爲號！」

衆人應了一聲，王雁便推門進去。老劉老遠便對他搖搖頭，表示裏面沒有生面人。

王雁便直接走至許震滬面前。「許老闆今日心情很佳？一個人來此吃飯！」

許震滬抬頭一望，慌忙起身拉櫈子。「王爺賞面快請坐下！」

王雁坐在他對面，萬源及小包打橫坐下，老劉坐的位置在小包後面。

「王爺吃些什麼？」

小包忙說：「隨便，咱們來此是聽你說話，不是讓你請吃飯！」

許震滬忙說：「是是！那麼咱便隨便叫幾個小菜吧，免得引人思疑。」

「很好，由許老闆作主。」王雁輕巧地說。

許震滬點了菜，王雁便說：「許老闆，時間不早了，咱先談談吧！」

許震滬苦笑一聲說：「周昌大概已把咱的話告訴了王爺，王爺是否同意？」

王雁雙眼瞇起。「他說得不詳細，我想再聽許老闆親自說一次。」

「應該應該。」許震滬便把他如何被郝長福抑制，如何被他搶走了心愛的女人，平時又如何受氣的事說了出來。

說了一半，萬源附在王雁耳邊輕輕說了幾句。王雁點點頭，萬源便說：「對不起許老闆，兄弟有點內急，失陪一陣！」

他走入內堂，經過廚房喝了一聲：「白雲豬手！」

裏面突然有人問：「送去那裏？」

「茅厠！」萬源說罷腳步一拐走向茅厠，背後立即跟上了一個大漢，一頂毡帽壓得低低的。

「萬兄弟，事情該如何進行？」

「照你們的計劃辦！老闆呢？」

「你放心，在你控制了場面之後，他自然會出來！」那大漢突然伸手摸向萬源的腰間，「對不起，咱借你的槍一用！」

「老闆對咱還不放心？」

「嘿嘿，老闆說，他想看看你的心智及武功到底有多高！」

萬源沉聲問：「什麼時候動手？」

「等下你自然看得出來，假如看不出來，第三把交椅你又怎能坐得上去？」

「好，管教不會讓老闆失望！」

「好啦，你也該出去了！」

萬源回到座位，許震滬剛把牢騷說畢。萬源附耳說：「大哥，茅厠裏沒人！」

王雁點點頭，對許震滬說：「你想如何刺殺郝長福？來到咱那裏又靠什麼維生？而且老大富不死，我那裏也不是個安樂窩！」

許震滬說：「生活那絕對沒問題，要殺郝長福也沒問題，約他見個面，抽冷子給他一槍不就完了！至於最後那個問題也不成問題！」

「哦，許老闆有什麼高見？」

「管他是不是安樂窩，老大富敢來，咱大不了跟他幹一場，省得窩在他身邊受氣！再說老大富一直對王爺都是十分顧忌，他想把您吞下去可不容易，而且兄弟對王爺也是充滿信心呢！」

王雁冷冷一笑。「這是你抬舉我，你

要加入咱組織，咱隨時表示歡迎……」

小包截口說：「不過能提着老大富的頭來就更加好了！」

就在這時，一個跑堂的大聲喊說：「來一個白雲豬手，把它送去茅厠！」

× × ×

這句又尖又響，店內的食客全都聽到，不由一怔，有的甚至失聲笑了出來。

就在此刻，萬源突地一拳擊在王雁的太陽穴上。

王雁毫沒所覺，中個正着，幾乎栽倒，還未來得定下神，萬源又一拳狠狠擊在王雁的胸膛上。

這一拳更快更疾，「砰！」王雁連人帶椅向後撞下。

小包也是目呆口瞪，剛想動，猛地腰上一痛，許震滬的槍管已戳上他的腰眼。

「包兄弟，請勿動！否則咱的槍便可不客氣了！」另一隻手已飛快地把小包腰上手槍抽了出來。

幾乎與此同時，一個跑堂已自後箍住了老劉的頸項，同時繳了他的械。

這些事都在極短暫的時間內完成，以至小包及老劉都在毫沒反抗的情況下便被人制住了。

王雁的後背撞及地上，神智反而一醒，說時遲那時快，萬源已趕至，王雁連忙抽槍，萬源一脚踹在他小腹上，王雁登時癱軟，萬源隨即把王雁提了起來，把王雁的雙手扭在背後。

王雁喘着粗氣，五內好像都要反了過來，萬源那幾記實在令人吃不消，一時之間再也沒有反抗之力。

背後突然傳來一個掌聲，萬源回頭一望，來的正是郝長福，背後還有一羣手下，約莫有十個八個，人人手上端着槍。

「萬兄弟果然是信人！」郝長福鼓着掌說。

小包破口大駡：「他媽的萬小子，咱小包一早就覺得你跟咱不大像是同路人，果然是個出賣朋友的雜種！」

萬源冷冷地說：「無毒不丈夫，大丈夫要想成大事自然得用非常手段，這種事古往今來屢見不鮮！」

「臭你媽的皮！我呸！」小包駡得更兇。

萬源語氣冰涼地說：「老許，煩你替我給他吃點苦頭！」

聲音剛落，「拍」地一聲，許震滬已刮了他一個耳光。

小包一看形勢便豁了出去，一閃腰一拳向許震滬搗去！

許震滬大笑。「老子今日便看看你的猴拳到底如何個橫法！」

一閃身，反手一掌印向小包的下腹！

萬源急道：「老許注意下盤！」

話音剛落，小包果然已使了一招「老樹盤根」掃向許震滬的小腿！

許震滬有了萬源的提示，連忙躍起避過，人在半空，雙脚齊出，上擊門面，下踢胸膛！

小包連忙後退，許震滬雙脚一沾地，手上的槍便望小包的小腹戳去！

小包雙手向下一轉，許震滬左手一架，右手槍一縮之後又再向前戳去！

小包只好再一退，不料後背已貼上一根柱子。許震滬的槍管便抵在他肚皮上。

「你的拳法也不見得如何標青嘛！」

「精采精采！」一個笑聲傳來，萬源回頭一望，只見老大富身穿一襲黑色綢衫，衣袖底下反出一截白袖管，左手拄着拐自帳房開門出來。

「老闆！」萬源忙向他叫了一聲。

老大富哈哈大笑。「萬兄弟果然是個信人！好，白虎堂的第三把交椅你是坐定了！」

小包一聽，更加破口大駡起來。老大富却似沒事一般，走到王雁前面，伸出拐杖頂高王雁的下巴。

王雁這時才逐漸有了點知覺，一雙失神的眼怔怔地望着前方。

老大富笑說：「王雁！聽說你是個三頭六臂的人物，今日一見却使老夫失望得很，也是草包一名！嗚呼，上海灘竟沒有一人是老夫的對手！哈哈……」

王雁却似沒有聽見般，喃喃地說：「萬兄弟，你因何如此？你到底爲什麼？爲什麼？」

「爲了名和利！就是這般簡單！」

「我還以爲你在和尚羣中長大，名利之心應該比別人淡，誰想……」

「那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

老大富說：「萬兄弟，閑話太多沒益！王雁見面不如聞名，老夫已沒興趣了，你該送他上路啦！」

「但咱沒槍！」

「殺人一定要用槍？」老大富冷笑一聲轉過身去。

這在這時候，萬源奪下王雁手上的槍，同時一掌把他推開，手臂一抬，「叭叭叭」一陣亂响。

老大富及郝長福猝不及防身上如同蜂巢般倒下。許震滬剛想開槍，冷不防背後中了一顆冷彈，小包當即把其槍奪了過來，奔至王雁臉前。

這一下變化，好像天上的流星，毫沒先兆。白虎堂的人剛才心頭一動，已經倒了好幾個。

接着老劉也掙開控制住他的人，舉槍回擊。只見靠牆角的一張桌子走過三個大漢，手上的槍管還冒着青烟，爲首的正是獨眼龍。

店外小花他們聽見槍聲，連忙衝了入來，而躲藏在錦香茶館的白虎堂的爪牙也聞聲衝了出來。

店內的食客，驚魂稍定之下，喊一聲娘，沒命地飛逃，情況極其凌亂。

萬源拔出郝長福的佩槍，率先衝過去，手上的盒子炮叫個不停，小花、黃牛等人也沒閑着，手槍叭叭直叫，撂倒白虎堂的一批爪牙！

其他人一見主帥已亡，紛紛自後門奪路而逃。

萬源雙眼在店內一掃，叫道：「黃牛你扶大哥回去，咱快退！」

小包被這一連串的變化攪昏了頭，摸着頭皮地說：「老萬，你到底在攪什麼鬼呀？」

萬源哈哈一笑。「咱回去再說！總之老大富已經死了，這可是眞的！」

× × ×

徐家滙的窩裏，蘇秀用跌打酒替王雁

擦傷，她心頭十分疼痛，輕輕埋怨了一句：「萬二哥，你出手怎地這般兇？」

萬源苦笑說：「我也不想，不過若不是如此，躲在暗處的老大富及郝長福又怎會相信我？」

小包揉着肚子，說：「你他媽的也不先跟咱說一聲，悶着聲幹，要是老子手上還有槍，早就請你吃一枚烏棗了！」

萬源正容地說：「假如我先把事情告訴了你們，當時情勢一定不會逼眞，只要露出一絲破綻，我們便全都完蛋了！這個計劃實在是十分冒險，不過不冒險根本不能把老大富扳倒！所以除了這樣之外，還有什麼能够進行得這般愼密？」

王雁接口說：「老包，你別再怪萬兄弟！這個計劃要是我事先知道我也會同意他這樣做！」

萬源說：「不過，累了大哥受傷，小弟心裏實在過意不去！」

王雁爽朗地一笑：「兩拳三脚便能不流血地解決了老大富，這還不化算？就算我被打死了也化算！」

蘇秀用手指着他的嘴：「胡說！」

衆人不由都哄笑起來。小包說：「對啦，大哥，現在老大富已經死了，你的婚期也該訂個日子吧！」

蘇秀一聽，臉上升起紅暈，放下手跑入房中。

衆人笑聲更响，王雁說：「擇日不如撞日……」

萬源忙說：「今天可不成，一來來不及籌備，二來大哥受了傷，總不能讓嫂子整晚聞着藥味兒睡覺。」

老劉也笑說：「萬二哥說得有理，大哥的婚姻可以簡單，却不能輕率，你可也得把所有的兄弟召來樂一下！」

王雁臉皮也不禁有點發熱。「那麼三天之後如何？」

「這也差不多！」

「老劉，你替我去買兩張船票，日期訂在七日後，我可眞的厭了，恨不得早日回去！」王雁說。

「這可不行，太急了！」

「這是我的最後一道命令，你們可得聽。」王雁正容地說：「我去了之後，把『平妖帮』散掉，免除後患！」

「有什麼後患？」小包問。

「說不定以後有某個兄弟上任時把咱創帮的宗旨忘掉了！」

萬源說：「大哥顧慮得有理，不過，依小弟之見還得過幾個月待清除了白虎堂的爪牙之後才實行。」

王雁點點頭。「我去了後，帮務便由萬兄弟掌握全權，各位兄弟可有意見？」

萬源立了這個大功之後，威信如日中天，衆人那有異議，事情便這樣定了。

小包說：「大哥，我想跟你去……」

萬源截口說：「這可不行，沒有你在，憑我一個可不行，你起碼得帮我把白虎堂的爪牙解決掉！」

王雁點點頭：「對，你半年後再來找我。」

小包還想說話，萬源拉他一下衣袖。

「大哥新婚期間，你跟在背後像話嗎？」

小包這才不吭聲。萬源又說：「老劉你不用去買船票了，我另外安排人去買，你替我去訂酒菜，小花，你去準備一些婚禮的東西！」

× × ×

一連三天，「平妖帮」的大本營都在緊張之中，幾乎沒有人停過手，大門內外，出出入入的全是喜氣洋洋。

大喜之日終於來臨，婚禮儀式十分簡單，但場面却十分熱鬧，也擺了二十多桌酒席！這一夜，所有的弟兄都十分高興，這其中數小包的話說得最多，酒也喝得最多，萬源最爲辛苦，蘇秀的臉最紅，王雁笑得最開心。

酒席散了，衆人又鬧了好一陣洞房，這才散去。

賓客離去，王雁門好門，這才偷眼瞧了蘇秀一眼，蘇秀剛好轉頭望他。臉如晚霞，眉梢嘴角滿孕春意，王雁竟瞧痴了。

「大哥，你有沒有醉？我去弄點醒酒湯……」

「醉了。」王雁笑嘻嘻地說：「多瞧你幾眼便得醉了！」

「胡說！」蘇秀又羞又喜。

王雁嘻嘻一笑，歪頭吹熄龍鳳蠟燭。

× × ×

「嗚！─」汽笛聲好像催命鈴般响起，這道汽笛聲使不少送客的人珠淚暗彈。

客輪在汽笛聲中緩緩駛離碼頭，碼頭上甲板上的人的手臂却仍未有停止揮動。

王雁心頭也是十分惆悵，直至碼頭上的人影逐漸模糊，他才用手擦了一下眼。

蘇秀倚在他身邊，輕聲說：「大哥，你哭啦！」

「這次離開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再見着弟兄們！」

蘇秀「噗嗤」一笑。「大哥說得好笑，過兩年咱便可以再來。」

「兩年後，孩子可能剛滿周歲，對，咱兩年後才舊地重遊，讓孩子見見他叔叔伯伯！」

蘇秀頭一低。「也許，也許我連屁也沒一個呢！」

王雁笑說：「那便不來！」抬頭望天，紅霞如火似血染了半邊天。「咱下去吃晚飯吧！」

「這麼早便吃晚飯？」

「吃晚飯便要工作嘛！」

蘇秀一怔，愕然而問：「在船上有什麼工作可做？」

王雁在她耳邊輕聲說：「在船上最好的工作便是爲生孩子而工作！」

蘇秀臉色霍地燒紅，輕輕揑他一下。

「半月前你還像個木頭人，現在却……」

× × ×

客輪在星月中行駛，春潮水漲，船走得有點搖幌，旅客便像是睡在一個碩大無比的搖籃中，很快便進入夢鄉。

王雁及蘇秀「工作」完畢之後，仍喁喁細語在商量未來的生活，未來的一切說不盡的美好和充滿希望。

蘇秀越說越陶醉，王雁的一顆心却不知道怎樣無緣無故的亂了起來，好似蘇秀就要跟他分別似的，他下意識地張開雙臂摟住她。

就在這時候艙房的圓窗突然「格」地一聲被人推開，王雁心頭一震，連忙轉身伸手到床前椅上拿槍。

精選短篇小說

聖刀堡

高皐·文
盧令·圖

他的心一直有種不祥的預兆，因此反應十分之快，可是仍然慢了一步。

「砰砰砰」一連三個脆响，窗口上吐了三點暗紅！王雁悶哼一聲，身子滑落地上，蘇秀及一切美好的希望被這三槍擊個粉碎，半晌她才驚醒，尖叫一聲：「大哥！」揭開被子要下床觀看。

冷不防一個冰冷的聲音說：「你光着身子不要下床！」這句話比聖旨還靈，蘇秀連忙縮回被子裏。

一個光柱適時射了過來，蘇秀抬頭一望，吃驚地叫了起來：「是你？」

「不是我還會是誰？」

「你不是說你拉肚子不來送船，怎地現在又……」

黑暗中那人把手電筒光柱轉向床前地上照在王雁身上：「我比你們早上船！」

蘇秀身子突然抖動：「好毒的心！」

「不算毒！」那人聲音更加冰冷：「我要是心够毒的話，便會在你們『工作』中下手，而且連你也殺了，免得你肚子內留下個禍根！」

蘇秀身子暴縮。「你一直都在注視着我們，連我們說的話都知道？」

那人不答，稍頓才道：「我讓他的屍骨回鄉吧，你仍可帶着他走。」手電筒的光柱突然熄滅，那人倏地轉身。

「萬……萬兄弟……」王雁突然醒了過來，呻吟地叫着。

步履聲又陡地停止，接着光柱又再亮起：「你還未死？」

王雁苦笑一聲：「快了！」精神好似一振。

蘇秀忙說：「大哥別說話傷神！」她見王雁未死連忙伸手入被窩找衣褲。

王雁又再苦笑一聲：「阿秀，我是不行的了，只可惜累了你，你把我葬在泉州城北郊……林……林明珠墳墓旁邊……」

蘇秀突然哭了起來，她自己也不曉得到底是因爲王雁已快死，還是爲王雁至死還忘不了林明珠而哭。

「你……你再找個婆家……」

「我永不再嫁……」蘇秀大哭起來。

奇怪，這些聲音並沒有驚動其他人，甚至沒人來看一下。

「萬兄弟，船上你都作了安排？」

萬源點頭。王雁又說：「那天你行使的反間計，我已看出一點徵兆，不過，我根本無心留戀那種生活，所以也沒有揭穿你……所以，事後我立即宣佈你是我的繼承人，你記得我那天說的話嗎？」

「你說怕有人把創幫的精神忘掉！」

王雁點頭。「不過你提出的理由也有道理，所以我也就沒有堅持要把幫會散去，我心想，即使你心懷大志，要獨霸上海灘，但對你還有一個幻想，你到底出身不同，不會像四大天王那樣魚肉善良……」

萬源冷冷地哼了一聲。

王雁聲音突然轉厲。「但我既然知難而退，婚後三日便離開，你已可以爲所欲爲，爲何仍不放過我？」

「你想得太天眞了！」萬源陰森地說：「當日上海四大天王放走了你才會落得如今下場，我豈能不防備一點？」

蘇秀厲聲地說：「防備什麼？」

「我怕你再回上海跟我作對！」萬源語氣更陰森，「我突然又改變主意……」

蘇秀忙問：「你改變了什麼主意？」

「把你也殺掉，以絕後患！」

王雁突然自地上竄了起來，萬源冷笑一聲，食指一扣「砰」地一聲，一槍把他擊飛。手腕一抬，槍管已對着蘇秀。

蘇秀突然坐直了身，露出潔白的胸膛，雙眼怒視着萬源。

萬源冷冷說：「我在和尚廟中長大，對女人沒興趣也絕對不會憐香惜玉……」

語音未落，窗外突然又伸入一枝槍管，「砰」地一响，接着是「拍」地一聲，手電筒摔落地上，步履聲急起而逝。蘇秀剛自一怔，被上一垂，原來那一槍擊中萬源的手臂，他的槍也應聲甩出落在床上，蘇秀連忙把它握住同時身子滑入被窩中。

房內的一切恢復了寂靜，艙門突然走入了一個身穿青布長衫的青年。

手電筒的光柱依然未熄。「是你？」蘇秀又再一怔。

「蘇姑娘，你，你受驚了……」

蘇秀杏眼圓睜，喝道：「你這表面忠義內心奸詐的小人，你還有臉來見我？」

「我是因爲心中受不住煎熬才這樣做的……我是深深愛你，才這樣做的啊！」

蘇秀大怒：「放屁，當日若不是有人來救，我們早已葬身在火窟之中了，錢越夫，你是個知書識禮的人，是個大夫，爲什麼要這樣做？爲什麼要出賣朋友？」

「我……那一夜，我知道你已給了他，便暗中下了殺心……我只想殺他，不想殺你，不想老大富他……」

「廢話少說，你來此做什麼？」

「蘇姑娘，我替你趕跑强敵，你還這樣對我？」

「我跟你沒有什麼可說，你走吧！」

錢越夫氣憤地說：「你要趕走我？笑話，我手上還有柄槍，我要你嫁給我！」

「你這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今生都別想了！」

「好，妳既然不知好歹，我也不再客氣！」錢越夫臉上升起一個淫笑：「咱只好來個霸王硬上弓！」說罷右手持槍，左手拉開上衣鈕扣，脫掉鞋子便想登床。

蘇秀叫：「且慢！」

錢越夫格格笑起來。「現在才說這句話，已經太遲了！」

「把……把門關上……你要讓人看見麼？……」蘇秀突然嬌羞地說。

錢越夫心頭一酥，登時大喜，笑嘻嘻地說：「是，娘子，小生這就去關門！」

他轉身去關門，蘇秀立即揭開被子，露出黯黑的槍管，食指連扣二下，「叭叭」兩槍，全擊在錢越夫後背上。

錢越夫像頭受傷的豹子彈起，轉過身來面對蘇秀，背部倚在門板上，接着癱軟下去，「篤」一聲，手槍摔落地上。

房內靜悄悄，地上三柄槍，兩具屍體，門板上滿是血跡，蘇秀赤裸裸的坐在床上，呆呆地發怔……

「嗚——」客輪的汽笛聲劃破黑夜的寂靜，蘇秀霍然而醒，抬頭自圓窗望出去，天際黑暗如漆，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蘇秀的一切都在靜止狀態中，腦子空空盪盪，輪船仍不停止地向南駛去……

——續完——

流浪興安嶺　艷福自飛來

「哎喲，你這人是怎麼攪的，存心要佔我的便宜？」

世上的姑娘最不講理，這說話的正是一位姑娘。

× × ×

他是一個亡命客，也是一位落難者，中原萬里河山，他找不到一丁點容身之地，這才逃到關外，躲進崇山峻嶺的興安山區。

這裏荒涼、寒冷，幾乎人烟絕跡。

這裏野獸出沒，蛇虫遍地，常人是不可能在此地生存的。

只是他却來了，因爲他不是常人。

野獸雖然可怕，他却願意與野獸爲伍，至少牠們不會使奸詐、用心機。

× × ×

兩個多月了，他已逐漸能够適應此地的生活。

日間獵野獸、找山菓，追逐在廣大的山嶺之間，晚間往山洞裏一躺，或是睡到掛在樹上的籐網之上，無憂無慮，倒也怡然自得。

只是今晚有點邪門，那山崖之上竟然傳來搏鬥之聲，喧嚣震耳，人數好像十分之多。

不過他並不担心是來追捕他的，因爲他聽不懂他們說的話，似乎搏鬥者不是漢人。

× × ×

人要是倒起霉來，甚麼樣的怪事都能碰上。

也許今晚他不該睡到籐網之上，說不定陰差陽錯就躲過這場意外了。

偏偏他喜愛今晚的月色，偏偏他睡上了籐網。

當他發覺有人從崖上摔下，而且分毫不差的衝向籐網之際，他不禁搖頭苦笑起來：「聽說倒霉的人喝凉水都會噎着，今天倒是有點相信了。」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跳下籐網，躲開就行。

只是如此一來，那墜崖之人就算死定了，像這等强勁的衝力，籐網對他發生不了什麼緩衝作用。

× × ×

他是一個亡命客、流浪漢，自顧尚且不暇，那有心情去救別人？

只是他不是一個見死不救的人，縱然因此倒一點霉，他也認了。

於是他運足功力，向那人推出一掌。

這一掌的確減少了不少衝擊之力，但那股下衝的力道仍然不是籐網所能够承受的。

當他接着那具圓滾滾的軀體之時，籐網「克擦」一聲，立即根根折斷，他却借着那緩衝之力，抱着那具軀體向一片草地滾了下去。

他成功了，雖是惋惜他那張籐網，總算救了一條人命。

救命之恩，如同再造，誰知別人根本

不領他這個情，還說他存心佔別人便宜。

好在他聽不懂那人在說些什麼，也沒有施恩望報的想法，不管那人說些什麼，一轉身逕向他居住的山洞走去。

「嗨，你這人是怎麼啦？難道你聽不懂我說的話？」人影一閃，那人竟然攔住他的去路。

想走麼，走不掉，別人攔住去路，不瞧也不行，只得目光一抬，向那人投下一瞥。

「啊……妳……」

這一眼瞧去，他幾乎目瞪口呆，臉上同時一熱，連脖子都紅了起來。

敢情此人是一個女的。

女人又有什麼稀罕，天下那裏沒有女人？

但，如果她是一個不穿衣服的女人，那就有點稀罕了。

她的確沒有穿衣服，除了最要緊的所在兜着一條窄布，全身上下別無寸縷。

他收回目光，擰轉身形，不敢再向她瞧看一眼，可是那女人却滿不在乎。

「咦，你是漢人？」

「不錯。」

「咱們這裏很少見到漢人，你是做什麼來的？」

「這個……」

「咳，你這人怎麼啦，說話不對着人說，好沒有禮貌！」

「請原諒，姑娘，妳……」

「我怎麼啦，太醜？」

「不，我是說，是說……」

「瞧你，一個大男人說起話來爲什麼婆婆媽媽的？好啦，我不怪你了，只是我想請你幫一個忙。」

「幫什麼忙？姑娘請說。」

「諸兒貼欺負咱們，我爹又打他不過，適才如果不是遇到你，我早就摔得粉身碎骨了。」

「誰是諸兒貼？」

「諸兒貼就是諸兒貼嘛，嗨，你轉過身來說話好不好，這樣你也不嫌彆扭？」

這樣的確彆扭，也的確有點失禮，於是他只得轉過來。

雖是轉過來了，他還是不敢向前面瞧看，那幾乎全身赤裸、動人心弦的肉體，使他有着窘迫不安的感覺。

他只不過剛剛轉過身來，就被她一把執着手腕，放開脚步，向一處斜坡狂奔。

「姑娘，妳這是做什麼？」

「救我爹，再遲就來不及了。」

救人可是一個十分正當的理由，無論怎樣，亡命客非跟她前去不可。

此時山嶺上打鬥仍繼續着，喊殺之聲遠達數里，及奔到鬥場附近，亡命客竟然一呆，現出一種手脚無措的神色。

現在他總算明白了，這位姑娘以及她的族親，敢情是一羣野人。

這般人幾乎無一不是全身赤裸，有的圍着一張獸皮，有的兜着窄布，有的甚至什麼都沒有，那副醜惡之狀，令人不敢卒覩。

他們的武器也十分原始，最好的是長矛，其次是短刀，還有使用石斧、石錘、棍棒的。

他這一停止前進，裸體姑娘可就急了起來。「怎麼，你害怕了？」

「不，我只是不知道怎樣幫法？」

「咳，你這人眞是的，那般鼻子上掛着飾物的都是咱們的敵人，臉上塗紅丹的就是諸兒貼，快嘛，我爹不行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她拉着他往前猛衝，首先碰到兩名諸兒貼的武士，一起向亡命客展開攻擊，他身形一閃，雙拳左右開弓式的吐了出去。

噗噗兩聲巨响，那兩名野人慘嚎着飛了起來，落地之時，兩名生活活的武士已經變作失去生命的屍體了。

亡命客一路向裏面衝殺，舉手投足之間，必然响起扣人心弦的哀嚎，諸兒貼胆寒了，撮口一聲呼嘯，領着他的部屬狠奔豕突的亡命急逃奔去。

惡鬥結束了，代之而起的是震撼山谷的歡呼。

亡命客被野人英雄式的抬了起來，他們越過幾重山嶺，到達一塊十分隱蔽的深谷。

此時他們才將亡命客放下，並且圍着他歡呼跳躍，吱吱呀呀的叫個不停。

最後還是裸女向一名年老的野人耳語一陣，經老野人高聲宣佈，才算替亡命客解去困擾。

他被裸女帶進一個圓錐形的茅屋之內，向他介紹那名年老野人，及一名年約五旬的婦人，這兩位老人是她的爹娘。

那名年老的野人約莫五十出頭，臉上雖是畫着五顏六色，長像倒不怎樣難看，他也操着漢語哈哈一笑道：「多謝你，少俠，你救了咱們清清，還救了頡利全族，咱們該怎樣謝你，你說。」

亡命客淡淡一笑道：「老丈不必客氣，在下不需要報答。」

老野人道：「我叫頡利般，是頡利族的族長，你也許聽過七姓野人這個名稱吧，頡利就是七姓野人之一。」

亡命客啊了一聲，說道：「在下聽過七姓野人的傳說，想不到竟然碰到老丈，不過……」

頡利般道：「不過不像傳說的那麼野蠻，是麼？」

亡命客道：「是的，傳說七姓野人殘忍嗜殺，喜食人肉。」

頡利般道：「你沒有說錯，剛才跟咱們作戰的諸兒貼，就是喜歡食人肉的，不過咱們不同，咱們這一族原本不喜歡殘殺，自從清清的娘來到之後，更改掉很多不合理的規矩，可是人善被人欺，諸兒貼竟容咱們不得。」

頡利清清道：「爹，咱們都累了，有話明天再說吧。」

頡利般道：「好，好，明天再說，清清，妳照顧客人吧。」

這位老人說完話就向床上一倒，震耳的鼾聲立即响了起來。

頡利清清微微一笑道：「爹就是這樣，一倒下去就會睡着，少俠你也睡吧。」

睡，亡命客的確想睡，只是他却不知道睡在那兒的好。

茅屋雖是不大，床鋪就佔了半個空間，多了他這位客人，應該不會有問題的。

其實所謂床鋪，祇不過一個大統鋪罷了，底下以石塊砌高的約莫五寸，上面排

着樹幹，樹幹上墊着柔草，草上面舖着獸皮。

這樣的床舖比亡命客睡乾草簾網舒服多了，他還挑什麼眼？

他當然不是挑眼，只是有點不太習慣，原因十分簡單，只因床上有兩名女人。

他年歲不大，也不算太小，連頭帶尾應該是二十一歲了。

二十一歲的小伙子血氣方剛，是最易衝動的年齡，何况這兩名女人的穿着又是那麼暴露，無邊春色盡在眼前，這教人如何闔得上眼皮？

不過他似乎是傷心人別有懷抱，無論她們如何暴露，他的情緒連半點波動也沒有，他的不安，只是不願意跟女人同床而已。最後他選擇了另一端的床頭，面向茅屋的牆壁睡了下去。

起初睡的還算安穩，不久就有一條臂膀伸了過來，也許是無意，也許是有心，不管怎樣，這總是一種誘惑。

姑娘垂青，應該是幾生修來，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亡命客竟將那條臂膀輕輕撥開。

但撥開一臂，又來一腿，同時蠻腰微扭，玉乳輕顫，清清姑娘乾脆偎了過來。

這一下可就惹來了亡命客的怒火，身形一仰，一抓一抖，竟將頡利清清摔了出去。

茅屋原本不大，這一摔清清姑娘就吃了苦頭了，她身不由己的破壁而出，向着一片樹林飛去。

她不會武功，不知道穩住身形，沉氣下墜，一旦碰到山石或樹幹，她這條小命就算報銷了。

終於她碰到了，但那既非山石，也不是樹幹，而是一具她十分喜愛的肉體。

原來亡命客將她擲出之後又十分後悔，他也穿壁而出，但却後發先至，一把將她接住。

清清姑娘驚魂甫定，忽然大發嬌嗔，提起一對小拳頭像擂鼓似的猛擊亡命客的胸膛。

同時她還在抽抽噎噎的哭泣着，小嘴噘得高高的，模樣兒嬌媚已極。

說眞箇的，打從她從山崖之上摔下來開始算起，亡命客就從來沒有正正經經的瞧她一眼，現在他原也沒有這樣的打算，想不到却被她那刁蠻嬌媚的神態給吸引住了。

她的皮膚雖是黑了一點，但像錦緞似的滑不留手，撫摸起來，令人打從心眼裏覺得舒服。

再說她的長像吧，眉若春山，眼似秋水，每一件五官都是上蒼的傑作，不瞧也就罷了，這一仔細瞧看，他的目光就不易收它回來了。

更動人的是她那一對椒乳，跟一把就可以握在手中的小蠻腰，眞箇是楚楚動人，我見猶憐。

他用一隻手抱着她，另一隻手在她的身上撫摸，雖然清清姑娘用雙手摟着他的脖子，讓他的手臂減輕重量，容易活動一點，但終歸有些不太方便。

於是他乾脆坐了下來，將她橫放在雙腿之上，只不過他們的姿態在不停的變動，最後……

× × ×

這是一個詩情畫意的夜晚……

動人的情調。

迷人的畫面。

幸虧這是月夜，是荒山，如果叫別人瞧到，那就有點難爲情了。

其實春光是掩不住的，除了月兒，星星，還有兩對目光，兩張笑臉在偷偷的爲他們祝福。

× × ×

亡命客是一個怪人，的確，如果他不是怪人，就不會孤零零地跑到興安山區來了。

就拿現在來說吧，他原是正在興奮、亢進，與無比快樂之中，誰知他的情緒竟像二八月的天候，忽冷忽熱，令人捉摸不定。

他一掌推開了頡利清清，迅速站了起來，連瞧都不瞧她一眼，邁開脚步向一道山嶺走去。

頡利清清呆了一呆，忽然一躍而起，一把抱住亡命客的腰部，同時大聲哭泣道：「不要丟掉我，少俠，不要丟掉我，我是你的。」

亡命客哼了一聲，腰部輕輕一扭，頡利清清已被摔了出去，他正擬繼續舉步，身側忽然响起一聲嘆息道：「少俠，你不能走。」

一名年華老去，但風韻猶存的婦人，由一塊大石之後走了出來，她正是頡利清清的母親了。

亡命客冷冷地說道：「爲什麼我不能走？」

頡利夫人道：「少俠可知道咱們族裏的規矩？」

亡命客道：「請說。」

頡利夫人道：「你與清清月下定情，她已經是你的人了，如果你拋棄了她，你就是頡利族的生死仇敵！」

亡命客劍眉一挑道：「妳是在威脅我嗎？」

頡利夫人說道：「少俠是頡利族的恩人，武功之高，江湖罕見，老身怎敢對你威脅？」

亡命客道：「那妳就該知道我不在乎多結頡利族這些仇人。」

頡利夫人一嘆道：「中原已無少俠立身之處，如果這兒再遍地仇踪，少俠豈不是四海難容了？」

亡命客一怔道：「妳如何知道中原沒有我的立身之地？」

頡利夫人道：「想當然耳。」

亡命客道：「可我並未沾污令媛。」

頡利夫人道：「我知道，只是少俠適才與清清的情形，本族之人幾乎全都瞧見，就拿咱們中原的禮敎來說吧，清清還能够再嫁他人？」

亡命客一怔道：「這個……」

頡利夫人道：「不要猶疑了，少俠，這也是一個緣字，老身與你同屬漢人，不會害你的。」

亡命客愕然地向頡利夫人注視，只見她面貌清秀，風華不俗，蠻荒野人決難培育出如此出衆的女性的，也惟有她這樣的母親，才能够生出頡利清清那等美麗的女兒。

只是他有點不解，以頡利夫人的條件，何以會嫁給一個蠻荒野人。

頡利夫人似已猜中了亡命客的想法，因而長長一嘆道：「當年先父母帶着老身追查失鏢，不幸誤入荒山，碰到七姓野人之一的諸兒族人，在一場劇戰之下，先父母力盡被殺，老身也被他們捉住，如非巧遇頡利般，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亡命客道：「原來如此，那麼夫人也是武林中人了？」

頡利夫人道：「老身只會幾下花拳繡腿，那裏敢稱武林中人，哦，咱們的話拉遠了，老身希望少俠能留下來，對你也許有點帮助。」

於情於理，亡命客別無選擇，他只得答允留下來。

翌晨，頡利般向族人宣佈這項喜訊，在全族狂歡之下，他終於與頡利清清結成了夫婦。

但有一點他必須向頡利般夫婦作個交代，他究竟是何許人物，爲什麼來到這蠻荒之區？

這是一件沉痛的往事，亡命客原想將它埋藏心底，永遠不向任何人吐露的，但在頡利夫人追根究底之下，他就不得不和盤托出來了。

× × ×

陽泉是一個鎮集，位於太行山的西麓，在山西平定縣正北二十里。

這裏是一個山嶺，一眼瞧去，除了山就瞧不到什麼別的。

不過在江湖上，在武林中，陽泉鎮的名氣就大了，它不只蓋過平定縣，也蓋過了太原府。

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陽泉鎮雖是沒有仙，却有一個名噪江湖，威震八荒的「聖刀堡」。

聖刀堡主姓關名震山，已經是該堡第二代的堡主了，當年老堡主以一柄鋼刀行道江湖，除惡行善，拯救過無數生靈，因而博得「聖刀」的美譽。

當老堡主謝世之後，門下弟子在關震山領導之下，仍然精誠團結，爲江湖正義獻出一份力量，只有老堡主的大弟子盧三省不辭而別。

在二十年後的一個傍晚，一名藍衫老者來到聖刀堡，他拜見堡主關震山，並遞過一張請帖，道：「新任本府的太原將軍對邊防及地方治安十分重視，因爲堡主素孚衆望，俠聲遠播，特命學生造府，親迎堡主前往太原一行，以便親聆教益。」

關震山道：「不敢，草野之人，不敢當將軍及先生如此謬讚。」

關震山是性情中人，對邊防及地方治安一向關切，在幕府先生一再敦促之下，終於答允赴太原一行。到達太原之後，他被請入將軍府的後堂，及見到這位邊防大員，他不由大吃一驚。

「啊，大師兄，是你……」

敢情這新任的太原將軍，竟然是聖刀堡大弟子盧三省，難怪關震山會如此驚訝了。

盧三省握着關震山的手，親切的搖撼着道：「想不到吧，師弟，其實人事滄桑，你想不到的還在後頭呢。」

關震山覺得盧三省的語氣有些不對，

還未想到死星照命，危機已經迫在眉睫，及發覺脈腕被扣，全身力道一起消失，剛想出聲喝問，胸口已經中上致命的一擊。

這一拳是盧三省畢生功力所聚，關震山無法提聚眞力，完全不能反抗，以致內腑全被擊碎，當塲噴血而亡。

幕府先生吃了一驚道：「大人，你……你……」

盧三省面色平靜的一嘆道：「爲了朝廷，爲了百姓，我這麼作是情非得已！」

幕府先生道：「大人是說——」

盧三省道：「聖刀堡以武自重，獨霸北疆，他們不僅以武犯禁，而且時常使政令無法推行，咱們需要的是軍民團結，萬衆一心，不是獨據一方的霸主。」

幕府先生道：「聖刀堡實力強大無比，大人殺了他們堡主，只怕會有後患。」

盧三省道：「不必担心，我已經有了萬全的安排。」

× × ×

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無數火箭忽然像飛蝗一般射進聖刀堡，風助火勢，火長風威，刹那之間，聖刀堡已經陷入大火之中了。

堡中人在夢中驚醒，不明究裏的分頭逃竄，但他們縱能逃出火海，也逃不過堡外的弩箭，因而一夕之間，聖刀堡烟飛火滅，成爲歷史的名詞了。

其間幸運的只有一個，他就是關震山的獨子關雲。

此後他曾經探出滅門的仇家，曾經數度獨闖將軍府，由於人單勢孤，他不僅無法洗雪滅門之仇，還幾乎將生命擱在太原，最後情出無奈，只得亡命天涯了。

這一段痛苦的往事，使頡利夫人大爲不平，頡利清清更是柳眉倒豎，尖聲大聲叫起來，道：「關雲，走……咱們去殺掉那個賊囚。」

關雲長長一嘆道：「盧三省功力極高，咱們不是他的對手，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何況咱們還很年輕。」

頡利夫人道：「雲兒說的不錯，自今日開始，你們夫婦要痛下苦功，咱們再培養一些武士，建立一股強大的實力，只待時機成熟，復仇當不是難事。」

頡利清清噘着嘴道：「看來只好暫時便宜那惡賊了，關雲，咱們練武去！」

——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溫涼玉・文
盧　令・圖

大俠傳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一間大廟前，麕集着好些江湖好漢，唐甜也在其中，她對這些武林人鼓其如簧之舌，繪形繪聲的講述公子襄獲得一本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奇書——忘情天書。其實，她只是撒謊造謠，而其目的則在挑撥江湖中人去與公子襄爭奪。甚至殺害公子襄，以洩私憤。對於她的謊言，「血河派」一少年及「九臉龍王」竟信以爲眞，聽罷便各自離去。惟在場的方覺閒却無動於中，並且已洞悉其奸，而 面加以揭穿。唐甜奸謀被識破後，只得將自己爲何要殺害公子襄的原因說出。不過方覺閒願去殺公子襄，但聲言乃係爲了履行諾言，而不是爲了唐甜……

毒計殺地眼　指名挑對手

梁思王的身份

蕭七抬起頭來。

他的身軀隨時都是站得畢直的，就算坐，也坐得畢直，他的白貝一般的牙齒在暮色間雖不能顯見出來，但他高寬的額，峻峭的稜角，在淡暮中依然令人一眼望去，印象深刻的。

他畢直的走過去。

他不想對方覺閒出手。

這倒不是因爲他自知不是方覺閒的對手，而是他眞的不想對他的朋友出手：——除非他給自己有適當而充足的理由時，不管這理由是不是一種必須的解釋，他就會不顧一切的，當作他敵人一般的，消滅他的朋友。

可是他現在當然不想消滅方覺閒，或給方覺閒消滅。

那掌聲和說話的聲音，正好使他可以走過方覺閒——而迎向那兩人。

那兩人正舒適閒坦地拂袖站起來，付了茶錢，如所有趕城路客一般，拍拍衣衫，哎，又要在晚上來臨前，趕一座城了。

那兩人當然就是：

僧人和文士。

× × ×

蕭七就走到兩人的身前。

那文士青衫白襪，臉帶微笑，樣貌平和。

那僧人白眉低垂，他的眼睛又一直往下看，就像閉目走路一樣。

蕭七就攔在兩人面前。

唐甜也悄悄地掠到蕭七身後。

——方覺閒話她，她只有說了部份笑話，儘管實話只有部份，但這些話，絕不能傳出去，這兩人，絕不能留活口。

那文士三綹長鬚，隨風微動，平靜地笑道：「你擋着我們的路了。」

蕭七冷冷地問道：「你爲什麼要拍手呢？」

那文士回答了一句很奇怪的話：「因爲我們都有手。」

然後他補充了一句：「聽了那小哥兒的話，有手的人都應該拍手的。」

蕭七臉色一沉，道：「我也有手，可是我沒有拍掌。」

文士笑道：「隨你的便。」

蕭七却逕自道：「因爲我的手，是用來殺人的，而不是拍掌。」

那文士毫不動氣，微笑，那僧人却說話了。

他雖是出家人，但一說起話來，火氣却非那文士所能比：「你的手能殺得了人嗎？」這句話已問得够絕，他居然還要加多一句：「我看它連隻鷄都揸不死。」

就在他講完那句話的刹那，蕭七已出手。

他的手中本來無劍，在瞬間已有劍在手。

他手中劍本來無招，但刹那間已刺了七劍。

那老僧驀然出指——他的頭依然沒有抬——食指彎曲，勾了七勾，每一勾，都勾住一劍。

蕭七的七劍疾刺，都給他以指勾消去了。

蕭七大爲錯愕，那老僧這時才抬頭，張目……——

「騰，騰，騰」蕭七一接觸到那僧人的目光，如受重擊，連退三步。

但老僧也鬆開了手指，任由他帶劍而退。

但就在這時，唐甜出手了！

她決定不讓這兩人活着走回去。

她射出的是「子母離魂鏢」，這是唐門非常有名的暗器，其中一鏢還可迂迴攻擊敵人的背部，一前一後，兩面夾中，防不勝防——這「子母離魂鏢」在「神州奇俠」故事中的「劍氣長江」、「躍馬烏江」以及「兩廣豪傑」中，都一再由唐門子弟施用過，應付過幾番大戰。

唐甜是唐門子弟中，女子最出色的人之一，她當然會使「子母離魂鏢」。

而她的子母雙鏢，是幾乎貼着蕭七雙脇下射出去的——只要不傷着蕭七，無論敵人怎樣高，發覺時已遲，早已躍過那短短的距離，而命中目標了。

她本意是要先除去那老僧——她的計劃絕不能被自命正道、多管閒事而又實力雄厚的少林派知曉——然後再集中人力去對付那個看來比較難對付的中年文士。

她的鏢貼蕭七身體而出，使得她的出手了無痕跡。

可惜她也因此，被蕭七那雄岸的偉軀，掩着視綫，未能看見那老僧抬頭時的目光。

要是她看到那雙眼睛……她就會想起武林中的一人，就不致於這樣貿貿然的胡亂出手了。

× × ×

那老僧以七指破七劍，再以雙目一瞪，嚇退蕭七三步。可是他畢竟也是一個人，唐甜的暗器當然還比不上當年唐宋、唐絕、唐君傷這等唐門翹楚，但她藉蕭七的身軀作爲屛障，待老僧發覺有暗器時，他雙指一拈，挾住前面一枚鋼梭！

蕭七一面退，一面大喝：「般若指！住手！是……」

話未說完，另一枚「子鏢」，已無聲無息地迴打向老僧背心。

就在這時，那青衫文士的手，忽然動了一動。

他的人平凡，但就在那一刹那，完全不同了，就像一個高大無儔的神！

刀光一閃！

刀光也是淡青色了。

「子鏢」就在那刹那碎了，被一刀斬爲兩截，拍嵌入岩石之中。

然後倏然間，刀光又不見了。

文士還是文士。

他隨隨便便地、臉含微笑的、站在那裏。

× × ×

唐門是武林第一暗器世家。唐甜自曉得會使「子母離魂鏢」以來，從未見過，甚至也向未聽過，有今日這番事情！

「母鏢」似被人挾住一枚蜻蜓般拑住；「子鏢」則給人一刀兩段，就似兩隻被拍死的蒼蠅一般嵌入石上。

× × ×

她面對那青衫文士，只覺那文士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和靄，她忽然覺得全身被淋了一盆冷水似的，幾乎被冷汗濕透。

因爲她驀然想起：這傳說中的人是誰了。

× × ×

這時蕭七正在大呼下去：「……不能殺，不能殺！他是地眼大師，他就是南少林僅存的寺監地眼！」

那老僧目中的神光，漸漸收斂了起來，目光從銳利轉向混和，微笑合十：「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老衲是地眼，那位檀樾……」

他還未說完，唐甜就拜伏下去，道：「小女子唐家唐甜，拜見地眼大師，梁大俠……」

那文士微笑反問：「妳怎知道我就是梁斗？」

唐甜聲音特別微顫道：「就算有人像梁前輩一樣的刀法，也不會有人像梁大俠一般的氣度。」

那文士哈哈一笑道：「好一個前輩，好一個大俠！」他笑笑又說：「可惜我只是一個平凡的人。」

× × ×

大俠梁斗的故事，在「神州奇俠」故事的「江山如畫」、「英雄好漢」裏，已有詳述。

自從「劍王」屈寒山在峨嵋浴血後，兩廣一帶的武林，大俠梁斗可說是翹楚。

但是他生性淡泊，對名利一概不取，行跡不定，這些年來，也很少人知他雲遊何處。

而今他又出現了。

大俠梁斗。

× × ×

地眼的目光已十分慈祥，他看得出蕭七雖是一個好殺的青年，但並不是無惡不作的人，一個青年見着前輩會害怕，至少他還畏天懼地，不會完全無法無天。

他道：「不完全是『般若指』，勾住你七劍的，是『多羅葉指』。」

蕭七一時不知說什麼話是好，也許地眼、梁斗的武功，不是高到了不得，無可

敵的地步，他是在初出江湖的俠義少年來說，這些傳說中的前輩人物，不是武功可以去較量的。

這時鐵恨秋、唐三千、容肇祖，以及方覺閒，也上前來拜見這兩位欽慕已久的前輩名人。

梁斗向方覺閒道：「你的身手，已不在當年蕭易人、南宮無傷之下，爲何不在江湖上好好闖下一番基業，作些有意義的事？」

方覺閒搖首道：「晚輩對於站在別人的屍首上的名，飲在別人血泊的利，都不感興趣。」

梁斗點點頭，道：「也罷，人各有志，不能相强，只可惜了大好身手……只是，你又因何要殺了公子襄？難道……你跟他有什麼夙怨？」

方覺閒慘笑，道：「無怨無仇？」

梁斗背負雙手，背後一彎新月，已上柳梢頭。

「哦？」

方覺閒道：「我殺公子襄，只因我答應了我的一個恩人，要爲他作一件事。」他苦笑了一下：「而他要我做的就是這件事。」

梁斗長歎一聲，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這是一位前輩先人，早已說過的了，這也怪不得你，只不知你的恩人是誰，何以要你這般做？」

方覺閒沒有回答，他望望容肇祖。

容肇祖恨不得張開雨傘，來遮住他這張挾恩以報的臉，他只好苦着臉道：「我也是不想殺公子襄的，只是欠了人的恩情，答應人家的事，自己做不來，只有託能人了。」

梁斗頷首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已諾必誠，了無後悔，是大丈夫所爲，本無可厚非，……却不知又是誰，叫你這般作呢？」

這下到蕭七愧無自容，恨不得打個洞把臉藏到地下去。

因爲別的人可以說出主使者是誰來，但他却沒有理由說是唐甜慫恿他作的，爲了唐甜，他心甘情願的。

梁斗看了看蕭七的表情，又看了看他身邊的唐甜，眼睛露出瞭解的神情。

「唐姑娘年紀輕輕，跟公子襄應了無過節，又何苦如此勞師動衆，使公子襄退無死地呢？」

從梁斗詢及方覺閒因何要對付公子襄始，唐甜已打從心裏擬好了一份說辭，所以她稍微挺了一挺胸脯，甜甜一笑，道：「公子襄存心不良，是對蕭大俠的瑰寶，意圖染指，係對唐小姨的貌美——這些不只是小女子妄加猜測，江湖中大半的人，都這樣以爲。」唐甜很認眞的反問回去。「梁大俠在武林中，一向是好打不平，濟世爲懷，而當日蕭大俠與前輩更是相交莫逆……」她的眼睛居然直視梁斗，問：「而今蕭大俠，唐小姨可能都落在公子襄手裏，——却不知梁大俠因何坐視不理，反而來問小女子何故要對公子襄不利呢？」

她的語音極其鏗脆旖旎，但語鋒迫人，梁斗却笑了，淡淡地道：「因爲，公子襄他不是這樣的人。」

唐甜倒抽了一口涼氣，但她仍未氣餒，晏晏一笑道：「人說：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口面不知心；就算前輩跟公子襄有交誼，也未必能看到他腸裏肚裏去啊？」

梁斗說：「不會的，他不是這樣的人。」他笑笑又溫和地說：「我跟他不止是有交誼，我只是他父親，他是我兒子。」

他又說：「我兒子他不會做這種事的。」

× × ×

這一下，連詭計多辯的唐甜，從容鎭定的方覺閒，全都楞住了。

容肇祖期期艾艾地說了半天：「……您……您老……您老就是梁思王……」

梁斗很好笑地反問道：「我並不太老，是不是？」

唐甜忽然覺得很荒謬。

她自度聰明絕頂，見機行事，却不料今天居然在一個父親面前，說了他兒子老半天的壞話！

——這人是旁的還好，却剛好是名動江湖的大俠梁斗！

——他是梁斗也就罷了，而梁斗也正是梁思王！

× × ×

原來「梁思王」是梁王一直嫡傳下來的世族，至北宋時尚在朝握有兵權，但到了南宋，梁系子弟式微，徒具名聲富貴，在朝已無力量，至「梁思王」時，已十數代。

「梁思王」本身當然有其世侯的影响力，但在武林中，「梁思王」却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甚至沒有人想到這一向行踪無定的貴族世胄，居然會武，而且便是最廣交結友，遊戲人間的大俠梁斗！

——而公子襄——梁襄——便是他的兒子！

× × ×

唐甜這下可沒話說了。

梁斗向她道：「妳也不必難過，妳要害襄兒的原因，我可以猜測一二，唐姑娘……令姨唐方的成就，不是妒忌就可以換取的……唐女俠是人間絕色，她在古城一戰，不惜棄家而赴結義神州，不輟不捨尋覓蕭秋水……都不是普通人所能爲的，嫉妒，只會害了妳……」

唐甜聽着，雙頰發燒，掛下兩行珠淚來。

梁斗輕嘆了一聲，沒有再說下去，在旁的地眼，却忍不住合十「阿彌陀佛」了一聲，深嘆道：「女施主，妳今番墜入煩惱妄心之刦中矣；還不快快回頭。」忽然睜目，目中神光暴射，喝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唐甜被這一喝，震得一震，眼淚簌簌而下。

接着人也不由自主地，對地眼大師跪了下來。

× × ×

地眼大師與天目神僧，原爲南少林寺兩大寺監之一，他兩師兄弟的武功，僅在掌教和尚大師之下，兩人的指法指功，更是一時無儔。

只是在「英雄好漢」一書在浣花溪畔，跟「權力幫」第三號人物柳隨風一役中，天目、地眼勇奮力戰，雖與和尚大師等先後戮力擊倒柳五，但天目也在是役捐軀，該役中，和尚、方丈、天目神僧俱歿，

南少林寺中，便以地眼大師馬首是瞻。

但是武林中在那一陣子的變動，十分動盪，地眼在當時雄心勃勃，立志要復興少林派，而且藉自己在江湖上的威名，來統領各大門派，成爲抗金及打擊黑道人物的主力，所以墮入武林紛爭之中，以致在跟武當派大水老人蔡無朋等主辦當陽擂台之際，一死一受辱。

旋又因勘不破武林中的「武無第二」之心，在燕狂徒、蕭秋水闖嵩山時再度受挫。

惟那次燕狂徒、蕭秋水一老一少離嵩山後，地眼大師亦心灰意懶，離開北少林，既未返福建，却雲遊各處，在苦行中悟佛道，他在一路上端視人民疾苦，頓生大慈悲心，跟以前尙武好殺的性情，已大是不一。

恰好他在路上逢着「一生好與名山遊」的大俠梁斗。梁斗一生，喜與市井豪傑相交，放着個「梁思王爺」名位富貴不當，而常存本常心，遊歷人間，而又在這段時間內，憑了他偉大的人格，創悟出比與「劍王」齊名時更神妙的刀法。

梁斗本就通儒學、悟佛道的人，與大徹大悟的地眼一見如故，兩人結伴而行，一路上，在武功上互相切磋，在學問上互相詰摩，相交莫逆，這些日子來，也不知爲民間作了多少行俠濟世的大事。

而地眼大師原有的戾氣，亦因佛光普照而除盡。

再加上大俠梁斗那博大寬原，溫和謙冲的胸懷，更使地眼除了作爲一個難得的武林高手外，更是一個得道高僧。

所謂「一理通，百理明」，地眼性情遞變，一心不亂，反而能妙悟了天日大師所學的指功，以及少林派的幾種絕學。所以地眼大師竟成了少林現存高僧中，唯一諳「多羅葉指」、「般若指」、「阿難陀指」、「金剛指」法的人。

當然，一代奇僧天正大師的「拈花指」，地眼尙不能同時妙悟。

× × × ×

地眼見唐甜委然跪下，兩鬢秀髮捲垂，神情悽傷，楚楚動人，心裏起慈悲念，便柔聲道：「阿彌陀佛，女施主，妳今日墮入苦海，全因不曉戒字，而生妄心，而生瞋念，只要能『戒』，必定可以恢復寧定之心；法性空寂，法相如幻，女施主一定要以金剛之志，破除妄念。」

唐甜抬起淚眼，惶然問：「我敢問大師，我如何戒始？」

地眼道：「一切佛法無不是戒，戒是學佛之根。要常思已過，要存心誠厚。然後要定。定是正定，世人病根，在終日動亂，必須以定來對治，故佛說一切法，無不在努力修定。然後能慧，慧是慧照，惟智慧觀照，方能去妄，破除分別心，故佛說一切法，無不以慧爲導。」說罷合十又道：「『戒』如防賊，『定』如纏賊，『慧』如殺賊，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說完之後，這老僧闔起凌厲的雙目，在暮色裏，宛似一座森峭的大山。

初晚向北郊道上的新月

唐甜茫然，不知何適。

梁斗在旁，輕輕嘆息一聲，一手搭她的肩膀，道：「明悟自心，徹見本性，是一切之先。心是幻生幻滅終日隨緣的，它闇鈍爲無明，能障覆自性爲業障，重習纏縛爲習氣，動擾不安爲煩惱，固執自是爲執見，貪戀不捨爲情愛，總是生滅的妄心而已。」

他在暮色裏輕輕說着，爲怕唐甜一時間盡破盡滅，年輕脆弱的心將抵受不住，便暗運純陽內力，緩緩地自唐甜「肩井穴」裏輸了進去。

他這一股眞力，在武林中可謂雖純至陽的，而且也是不可求得的，梁斗心存仁厚，不恤自己內力，輸入唐甜體內，來解唐甜破滅傷心、眞氣逆走之險。

他却不知唐甜沒有傷心。

而且在偸偸把這一股純陽內力，納入丹田之中。

× × ×

唐甜依然惘然楞立暮色中。梁斗放開了手，嘆了一口氣，輕輕道：「我也不想逼妳改變意思，不找襄兒的麻煩，反正各人有各人的因，各人有各人的果，該有的，總有，應無的，會無，妳自己好好想想。」他說完之後，很有點蕭索之意，向地眼道：「大師，這次我倆連袂南來，看來，武林又多起事端；我們也到了不能不分手的時候了。」

地眼合十應道：「是。這一路來，老衲與閣下相識，可謂有緣，致使老衲能明心見性，證悟理法。」

梁斗道：「在下跟大師，也是修密教理，得益匪淺。」

地眼道：「閣下又何必客氣。當日之地眼，已非今日之地眼，皆仗閣下行果唔化之故。」

梁斗道：「今日之地眼，又何異昔日之地眼……」說着，梁斗、地眼二人均微微一笑，又俱覺笑意將盡，皆有些蕭索，地眼長嘆道：「各派聯盟，加上『十方霸主』，『九臉龍王』，以及『血河派』，取『梁王府』，奪天書神令，這等大事，老衲還是要趕返嵩山，稟告五大長老爲宜。」

在浣花劍派之役以及峨嵋金頂的血戰中，少林北系的高手諸如：天正、木葉、木蝶、龍虎、豹象等高僧俱已喪生，但是少林五大長老，抱殘抱風抱花抱雪抱月，却居然仍健存着，在燕狂徒闖少林一役中，施出了駭人聽聞的武功，使北少林的聲名不墜。

梁斗道：「大師北上之際，在下正好南下；襄兒武功，年來益進，對門下調訓，亦頗有法度，但以螳臂之力擋車，各門各派的異士，儘是不少……我這個做爹爹的，自也該回去調解調解。」

地眼奄然一歎，道：「若然當別，終須別了。」言畢地眼合十，梁斗長揖，兩人在暮色中，一朝南，一北向，各自飄然行去，再沒多言。

× × ×

梁斗最後還留下了一句話：「襄兒的武功，非我所授，他自小得武當俗家第一高手『劍若遊龍』卓非凡眞傳，又在少年之際，得一異人傳藝，武功高出我甚多……你若跟我兒決戰，我自不想我兒遭敗，但亦不想你枉送性命。請自保重。」

他的話是對方覺閒而說的。

方覺閒心裏一陣激動：他幾乎是不爲什麼原因的，要殺他的兒子，而梁斗還是告訴他應注意提防的事他登時有跪地膜拜的衝動。

可是梁斗已飄然而去。

× × × ×

這時候，也許是夜晚將臨了，西邊的一角豔陽，令人殘豔而不安。那幾個江湖上的青年子弟，也不知爲了落暮寒鴉，還是目覩兩個前輩高人的分手，心裏像有一塊鉛，喉嚨有一股鬱悶，都難以舒洩。

所以一時間他們都沒有說話。

唐甜像是頹然呆在暮色裏。其實她的眼珠在轉動着，向南，那遠去飄然出塵但親切的背影，向北，那巍然高大但孤寞的身影。

唐甜忽然用力咬了咬唇，拋下了一句話：「你們等我一陣子，我去去就來。」

她似決定了什麼事，如風而去。

他們都不知道她要去幹什麼。

× × × ×

在初晚，向南的郊道上，一彎新月如鈎。

唐甜稍微躕躇了一下——只稍稍那末一躊足——她立即決定了她的方向。

向北追去。

北方是地眼。

唐甜很快就追及了地眼。

她追近了這位年高時再次唔佛明性的高僧背後，已氣喘咻咻。

地眼轉過身子來，等她。

所以他看見一彎新月，就在那奔來的女子頭上。

而唐甜抬頭也看見，那新月的光芒，照在地眼大師的臉上，那末慈和，那末靄祥，一點也不像昔日江湖上所傳聞的鋼指鐵腕、殺手無情的南少林寺監。

唐甜哭了。

地眼驚異地發覺這氣喘不已的女子，滿眼是淚，便問：「女施主有什麼事？」

唐甜抬起眼，她沒有唐方那黑白分明的眸子，而且是單眼皮，可是仍有一種說不出的嫵媚，在笑的時候，而現在是一種令人憮然的悽楚，在淚光中。

她惶惑地看着地眼。

地眼皺了皺眉，心中默念了一聲佛號，再次問：「什麼事啊？」

唐甜用手撫理亂鬢，隱然有汗。

「大師，我心依然妄息不止，則請教如何解脫？」

地眼笑了。他的雙目，閃耀新月的清輝。

「……四祖道倍，十四歲時，到三祖僧璨處求道，說：『願和尙慈悲，乞與解脫法門。』三祖說：『誰縛汝？』他說：『無人縛。』三祖說：『何更求解脫乎？』他便於言下大悟。」

唐甜仔細聆聽着，也不知怎地，或許是因爲一陣晚涼的風吹過罷，也或許因適才奔得太急促，她「嚶嚀」一聲，竟然絆倒了下去，跌向地眼大師的身上來。

地眼忙雙手扶起。唐甜却依在這高僧的身上。

地眼心裏一陣亂。唐甜是個很美麗的女子，全身就似糖做的。晚初吹送來的風，和她奔走流過微微的汗息，都令一個君子無法不動心，何況唐甜很恰當的把臉埋在地眼的胸襟裏，而胸脯的柔軟也微觸地眼的臂膀。

地眼急長吸一口氣，偏偏吸入的是唐甜身上的微香，他猛張目，只見一彎新月，清明瑩亮，他即輕輕扶穩了唐甜。

他畢竟是一位君子，而且是有道的高僧。

× × × ×

地眼的雙眼，望向月亮，同時間扶穩了唐甜，也攙開了她。

「女施主站好！」

可是他也因此沒有看到唐甜的臉。

在地眼推開她的時候，她臉上猝然有一種極其奇異的變化，這種變化，本在她這麼一個生有一張甜美的圓臉女孩不該有的。

這肌肉和神情的牽動與影响，使得她那張甜臉，全部都成了狠毒、殘忍、陰詭的形容。

她知道她第一步計劃失敗了。

所以她只好進行第二步。

× × ×

她的手緊抓住地眼的雙臂，唉聲說：「我頭暈……」

地眼十分無法，他用力攙扶着唐甜；一面想着：在這荒郊上，既不能置這女子不理，也不能孤男寡女如此共同——自己還是少林僧人，傳出去可糟透了；他決定先將這女子攙回去交給那一干青年武士一同照料……

就在這時，他忽覺雙臂一痛。

就在他感覺到的同時，疼感已消，只剩下了痲癢。

他大吃一驚，唐甜已放了手，倒竄而出！

× × ×

地眼若在感覺到一陣痛之後一痲的刹那，打出他的「般若指」，唐甜只怕便避不了。

可是地眼昔時好勇鬥狠，現今又太宅心慈厚：他在那一刹那，雖然大致上知曉了怎麼一回事，但仍遲疑了一下，不欲出手誤傷了人。

他現在想要再出手，顯然已太遲了。

正如夕陽已西沉了，要等太陽，那是明天的事。

唐甜已到了丈外，吃吃地笑着。

她彷彿笑得像一隻偸了小鷄吃的紅狐狸，正在得意地望着那隻氣急敗壞的老母鷄。

× × ×

地眼大師嗄聲澀道：「妳……」

唐甜甜甜地笑了。那月光的微芒只鋪到她髮後和側面上，那微銀的屏芒，使她的笑甜看來十分詭異：「我這暗器叫『倒刺』。在唐門裏，是三等的暗器，高手都不屑用。它的形狀就像『倒刺』，長在指甲肉旁，我把它改良了，不是把它發出去，而把它用接觸時刺進去……這三流的暗器，却取了少林一流高手的性命。大師，你說好不好玩？」

地眼咬牙切齒，猛一聚力，想發出瀕死的一擊，忽覺痲癢已至心臟，然後心口一痛，眼前盡黑，只聽唐甜那聲音仍笑着

道：「噯，我忘了告訴您了，中了這暗器，不發力還好，一旦聚力，它就隨內力刺穿丹田，隨血氣戳入心田……你是中了兩枚，這就叫『龍鳳會』……」

地眼自是氣得全身發抖，偏又運氣不起眞力，就在這時，唐甜忽然接近，雙手閃電般擊出，她的出手也決不致於使地眼也招架不了，但是這時地眼也眞的無法招架——「砰砰」兩掌，拍在地眼胸膛上。

地眼着了兩掌，忽叱聲嘶道：「這是梁斗大俠的掌力……」話未說完，聲嘶力竭。他突然明白了唐甜因何要殺他了。

唐甜笑嘻嘻地道：「正是。我引他輸我一點內力，又偸偸地蓄存於氣海，然後現在嘛……都打到你身上去哪！」

就在這時，在夜晚中忽現兩點厲芒，凌厲得什麼似的，唐甜猛晃，不禁全身打了一個寒噤，癱瘓當堂。

但厲芒很快又暗淡下去，直至什麼光芒也沒有了。

原來地眼大師受到心房、丹田兩處慘戮，痛苦萬分，聚半生目力，向唐甜瞪視，地眼天目，本就是少林一脈。兩個目力天賦，異於常人者，這一睜目怒瞪，令唐甜驚立當堂，地眼欲運「訶摩指力」，殲除此妖孽，無奈力稍聚合，如萬針逆刺，地眼終於慘死。

地眼倒地而歿，唐甜猶兀自呆立在當堂。

此時若有任何人施於一擊，唐甜必無法閃躲。

好一會，唐甜才回過神來。

她只覺全身遍體，大汗淋漓，幾乎全身濕透。

她又過了半晌，一手捂住心胸，細細輕吁，才敢緩緩走過去，審察地眼死了沒有。

地眼目眥盡裂，雙目巳無神。

地眼確巳死了。

唐門的暗器，非同小可，「倒刺」雖屬三流，但唐甜以她的狡詐，成了一流的暗器用出來，而且塗上了一流的毒藥。

這身經百戰、歷刦奇僧，也只得不明不白地死在這女子的手裏。

唐甜自己當然知道：——適才的抉擇：她要向南追上梁斗還是北去趕上地眼，便是決定她要先殺地眼還是梁斗，顯然地眼、梁斗之間，她只能來得及（用計）殺死一個。

——地眼赴少林！絕不能讓多事而自居正義的少林和尚，管上這門事！

——梁斗畢竟是返去「梁王府」，那兒正有一批仇敵等着他：够他應付的了。

就在他們父子應付這批强敵時，唐甜相信自己巳有足够的時間，把握住綫索，找到蕭秋水手中的天書與神令。

——就算沒有天書與神令，至少可以毀了唐方，斷送了公子襄！

所以她決定先殺地眼。

而且在殺地眼的同時，她也等於完成了一些事。

她現在自懷裏摸出一把精光熠熠、柄上鑲有七顆寶石的七首。

她一刀插進地眼的心口。

——地眼巳死，她爲何要加這一刀？

她沒有把刀拔出來，却在臉上露出滿意又詭異的微笑，拍拍手，返身就走了。

這時北郊道上的一彎新月，正當頭清冷地照着。

× × ×

唐甜回來了。

她的兩頰，泛着興悅的紅潮。

大家還是不知道她去做了什麼事來：——當然誰也想不到她竟然殺了當代南少林第一高僧地眼大師。

蕭七、容肇祖和唐三千都有一種感覺，看唐甜匆匆地跑來，眼睛洋溢着喜悅的光芒，彷佛剛作了一件什麼得意的事兒一般，三人都有些代她高興，而且希望她永遠如此快樂着，又怕她太累了。

可是唐甜只是興奮，一點也沒有疲乏。她說：「我們現在可以啓程了。」

容肇祖、唐三千等以爲唐甜在這「龍王廟」前，遇着了大俠梁斗和少林地眼，算是栽了個觔斗，聽了這好些道理，也該醒醒了——沒料却更是野心勃勃。

「去那裏？」還是蕭七先問。

「到蜀中唐門：」唐甜的甜靨現出一種一世梟雄才有的堅決冷酷之色來：「我們先到『蓮藕小築』，紮駐下來，要尋遍蜀中唐門：」唐甜道：「不管眞品有沒有神令天書，蕭秋水是死是活：——總之若要給人找到，就得先給我們找到。我查過公子襄這些日子來，搜索得最頻，又最仔細的地方，還是蜀中唐家舊堡！」

「公子襄不是儍人，他這樣做一定有他的理由，所以我們應該先去舊堡去搜個一淸二楚：」唐甜驕奢地笑道：「我是在那兒長大的，對一草一木的熟悉，無論公子裏再怎麼强，都强不過我：而且在這個要緊關頭……」唐甜得意地笑：「他正在被一羣跟他要書討令的人纏得透不過氣來，而我們却是眞正搜索天書神令，尋覓蕭秋水的人！」

唐甜說着，有點躊躇滿志，覺得自己有點像君臨天下，號令江湖的不世巾幗，最後她說：「我們先到『蓮藕小築』，那兒是唐家堡以前入口的關塞，還沒被燬去，可以住人，離唐家堡方才九里，很是方便，而且一定安全，沒有人會到那兒找到我們：我們却可以放心的搜尋。」

「我們現在就出發罷。」

她是說對了。此刻，公子襄正與各路英雄豪傑應戰，不可開交：翌日地眼大師的遺體被發現，更掀起濤然巨波。但是她也錯了。

「蓮藕小築」的確是很平靜的小屋。溫暖、柔和、寧謐。正如昔日蕭秋水冒死來找唐方時一樣。但是唐甜無論如何都想到，她（他們）會在那兒遇着了誰。

落花娘子秦歌衫

且說「來王殿」大廳上，「氣伯」秦誓正運氣全力拒抗「開開叟」甄厲慶的開山裂石的撕扯。

「開開叟」的「開山拳」，「開天掌」以剛猛無匹名震江湖，西北羣豪，自是人人膺服，他這番先行出手，第一節指骨巳插入秦誓肩中，原料此陣，雖勝得有些欠光明，但一擊即取，不可謂不瀟洒，又大大撈回面子，更保存了實力，一擧數得；却不料秦誓一身氣功，竟以純厚威猛無

四的內力，生生硬迫回來。

這下可謂騎在虎背上：如果貿然收指，內勁回震，自己縱不死亦得個重傷。

秦誓也恨甄厲慶存心鄙劣，强提眞氣，青筋暴現，滿臉通紅，宛若天神一般，銀眉白髮，氣佈全身，要將這「西北霸主」震倒。

兩人一佔盡先機，一佔盡劣勢，俱拚個捨死忘生，難分軒輊。

兩人本無遠仇近怨，但一上來，就拚出了眞火，令大廳中的羣豪，爲之目瞪口呆，鴉雀無聲。

× × ×

公子襄輕咳一聲，正想說話勸解：甄厲慶突施暗襲，有欠江湖比武正道，辜倖村却搶先「嘿嘿嘿」笑三聲說話：「俗語有說：拳脚無眼，一旦拚上了陣，就沒有文縐縐、酸溜溜的場子……嘻嘻嘻，大家眼睛都够亮，看得出剛才甄老爺子這個嘛……先動了手……但既巳說明了比武，這便是合法度的，嗜嗜嗜，誰教秦老爺子沒生防着……唧唧唧，但願兩人點到即止，不要出事才好……」他眼裏見兩人氣功高强，心裏也巴不得兩人早死早好，又咳了一聲嘆道：「……我們旁人，是勸不得的，誰勸了，就是那邊的栽啦。」

公子襄本欲說話，聽這個「東北霸主」這般一說，眼光掃了一下場中，微笑不語。

就在這時，塲中巳分出了高下。

× × ×

只聽一陣「格勒勒」連響，甄厲慶的十隻手指，好似彈琵琶一般，抖動了起來，十分急促，甄厲慶的臉色也愈來愈白。

而「氣伯」秦誓的一張臉，紅得關公也似的，越有神威。

衆人的一顆心，都緊張得幾乎躍出口來。

而甄厲慶這時也心知肚明：——那來自自己十指的壓力，如果不迅即割斷，只怕這十隻手指，便要毀了！

他這下再顧不及傷人，悸懼之下，大喝一聲，雙手猛自秦誓雙肩連血帶肉，拔了出來！

秦誓也隨着大喝一聲，「蓬」地吐了一口血，打在甄厲慶臉門！

這兩聲和着血水，旱雷般的巨喝，可說十分驚人，在大廳中，功力稍爲不濟的，一顆心正被吼得打跌，人也不由自主，蹬蹬蹬地退了幾步。

大廳中本就形成壓擔圓圈如觀戰的現象，這兩聲厲喝一起一落，至少有一半人以上退了開去，這些人自覺如此不濟，都紅了臉。

但誰也不會注意他們。

大家的注意力都落在「氣伯」秦誓和「開開叟」甄厲慶身上。

× × ×

「氣伯」秦誓傷了肩胛，又在劣勢中强運氣功以抗，傷了肺臟，是以猛吐出一口血。

這口血打在甄厲慶臉上，使得這「西北霸主」，登時成了個血人也似的，這還不打緊，這口血乃挾帶秦誓的眞力，氣貫丹田，噴打而出，饒是身經百戰的甄厲慶閉目得快，聚力臉門，也被射得猶如萬針刺戮，痛得一時睜不開眼睛。

但甄厲慶為人，十分愛面子，而且也十分潑賴狡詐——要不，他也不會猝起發難傷秦誓——他知道肩胛被自己抓傷，而又吐血的是秦誓，不是自己，再打下去，自己也未必有把握取勝，現下自己並沒有受傷，可以說是佔了上風了，所以他大呼道：「——我贏了！我贏了！」

這時他目不能視，全身又被眞氣反盪，震擊得披頭散髮，臉上流滿鮮血，手指上秦誓的勁氣反擊未消，抖動不已，只見他兀自張牙舞爪，力竭聲嘶地呼道：「我贏了！我贏了！——」

宛似被對方內力反擊得神智不清，受創過鉅一般，偏就在此時，他雙手所沾秦誓的勁氣，使他雙手舞動不已，加上目不能見，狂呼狂叫，收勢不住，「叭噠」一聲，摔了個仰八乂。

這下連幸災樂禍的辜倖村瞧在眼內，也不禁大搖其頭：這一來就算想狡辯甄厲慶勝了這場，給這一跤也跌得說不出來。

要知道武林中比鬥，寧可給人打得重傷，也不肯被人絆跌折辱，比鬥受創，畢竟是奮勇一搏不如人所致，摔交，跌折，則是給人逗弄戲辱，是有骨氣的武林人物所不能忍的。

這時候的武林中人，包括這「十方霸主」，比起當年燕狂徒時的「八大高手」等的武夷山之役，寧折不辱，武功奇絕的血門，當然還所不及，唯比起近些時忠於權力帮的「八大天王」，十九人魔」的各擅勝場，別具一格，忠勇狡詐，也大有不如；這「西北霸主」甄厲慶撒賴求勝，「東北霸主」辜倖村的坐觀虎門，皆是一例。權力帮，朱大天王時期的武林人物，尚有聯合起來殲滅燕狂徒之役，蕭秋水時期的武林也圖振作，故有長坂坡競技抗金結盟之會，現在南宋大勢已去，元朝稱帝，這干武林霸豪的用心，當然不是想救當年奮勇抗金的蕭秋水出來起義，而是志在「天下英雄會」與「忘情天書」。

辜倖村勉强「哈哈」乾笑兩聲——平常他都是笑三聲——正想說話，在旁觀戰的秦歌衫「嘻」地一笑，捉狹地向甄厲慶道：「我說哪甄大霸主，你這一跌個狗扒式，連眼都睜不開來，手指也彈琵琶似的，還說『贏了』——原來前輩的封號確是不假：『開開叟』，尋人開心和逗人開懷，可眞有一套。」

這時公子襄和仲孫湫已掠了出去，替「氣伯」秦誓檢察傷勢，秦誓的傷只是傷了肌肉，他內力高强，一口瘀血噴將出來，反而沒事，可謂神完氣足，只是十分憤怒。甄厲慶這時也自地上一躍而起，用手往臉上一抹，一掌是血，睜開眼來，模樣兒既尷尬，又是狼狽。

這時公子襄、仲孫湫、秦歌衫三人都在廳上，而公子襄先為秦誓照料傷勢，仲孫湫正扶持秦誓就座，江傷陽呆得一呆，落花娘子巳笑道：「秦姑娘，這下該到咱們下場，顯顯女將們的威風啦。」

江傷陽一聽，又懊悔又惱怒。

原來落花娘子這一接場，挑上了秦歌衫，剩下最難惹的仲孫湫，豈不是等於又要留給自己了？在門外原就吃過仲孫湫的虧，這次趁着大夥兒一齊進來，不料說是

不騎老虎背，偏偏又騎上了。

江傷陽心裏打突，暗暗盤算對策。

這邊的落花娘子和秦歌衫也正動上了手。

× × ×

落花娘子打從心裏對這小妮子就沒甚麼好感，恰好秦歌衫都這臉帶聖潔但着實妖媚的莫承歡也十分厭惡，兩人容貌，一個靈巧俏喜，身輕如燕，一個珠圓玉潤，體態豐腴，都十分好看，衆人可都亮了眼，有些武林人物是綠林市井出生，居然喝采打氣起來，在這氣派恢宏的「來王殿」上十分不調和對襯。

落花娘子本身在風塵中已打滾得毫無所謂，有人喝她的采，便回頭媚然一笑，笑得那些人骨頭都酥了，喝得更起勁。

秦歌衫却十分佻皮，小女孩家的心思，羣豪中比較喜歡這女子的清新可愛，也有不少人爲她喝采，她心下欣悅，仗着公子襄對她一向如兄妹相待，執法不嚴，便也對向她喝采的人微微頷首，居然還眨了眨眼。

這一下，可引得一羣人來個滿堂彩。

落花娘子心中憤怒，心忖：憑妳這小妮子還强得過老娘哩，論狐論媚，火候還差遠呢……偏生秦歌衫的靈巧年輕，和她成了對比，落花娘子心中對這點有一種無法形容的難受。

兩人比武，却都講究動作優美，各自檢袵一揖，然後幾乎是立即地，兩人都出了手。

一出手，便是殺手。

都不給對方留餘地。

× × ×

落花娘子心忖：這樣的丫頭，今時不教給我活宰了，他日能把江湖的水都給攪渾掉，我落花娘子還有立足的地方嗎？

一念及此，她的出手就更凌厲了。

× × ×

落花娘子用的是劍。長劍。

她的劍法在女子來說，可以說是少見的，每十一劍中，才有一劍是採守勢的，其他儘是攻勢——不但劍招出襲，連人也撞出去——落花娘子知道，男人最受不了的，不是她的劍法，而是她的身子。

可是秦歌衫是女的，她的這個方法始終沒有用。而且簡直是不能用。

因爲秦歌衫的袖中雙劍正等着她的身子過來。

秦歌衫用的也是劍。短劍。

她的劍法完全是女子的——沒有像落花娘子那種大開大闔一流劍手的氣度——但她的劍法已達靈巧、迅捷、機敏之巔，使落花娘子無時無刻，不能不留意這一雙銀光熠熠的劍，趁着她劍招的隙縫襲入。

但是秦歌衫的身法和招式，也完全被落花娘子那一股劍風和劍氣所帶動，只要她那燕子抄水般的身法稍爲滯碍，只怕就得被這凌烈的劍勢重創。

這兩個女子都是使劍的，但劍法造詣以及劍意上，竟有着如此大的區別。

× × ×

秦歌衫心忖：這樣的潑婦人，留在世間給男子的笑話，丟盡了武林巾幗的臉，一定要叫她栽在「梁王府」！

——是以秦歌衫的雙劍，也密如急雨，趁隙反擊！

× × ×

兩人的武功都極高，一旦交上手，自不像一般街市潑婦，亂抓亂咬，但兩人既動上了手，却連作爲仲裁的公子襄、宰倖村也無法勸解得了。

兩人搏劍，一陣「錚錚錚」連響，又只聞劍風，不聞兵刃交擊之聲，好一會之後，又一陣搏劍連响，又沒了聲音，只餘衣袂急風，如此數次。

若論攻擊，乃以落花娘子佔的絕大多數，但無論她怎麼凌厲犀利的劍招，都被秦歌衫那靈巧輕快的身法躲過，而秦歌衫一旦乘隙所襲，必定覷準落花娘子劍法中的破綻，一出手就是狠、急、捷、疾的絕招。

但是她的出襲，却爲落花娘子舞動全身帶起的劍風所破。

要知道，「落花娘子」這個稱號，指的雖是她「落花有意」的個性，但也是因爲自她有一次在黃花樹下練劍，舞劍一遍後，所帶起之劍風，竟使一樹黃花盡落——因而得比綽號。

但是秦歌衫的身法，雖不似趙飛燕的傳說，能在力士掌上載歌載舞，但她確曾在瓷盤上將一套「翩翩雙劍」使完，而不踩出任一絲聲响。

兩人劍法，完全逈異，身法也極端不同，來回走招下，如雁飛蝶舞，鷹擊燕翔，十分好看。

那些武林羣豪，原就是百無禁忌，見得這樣好看，便歪腔邪調地喝起采來：竟分爲了兩派，喜歡騷媚的豪客站在一邊，爲落花娘子打氣，但喜歡清新可愛的一羣老粗倒喝了回去，眞是熱鬧到了家。

仲孫湫在旁邊瞧着，倒皺起了眉頭，偷偷看公子襄的臉色。

公子襄却臉帶微笑，也湊熱鬧看着一份，絲毫沒有介懷的神態。

仲孫湫這才放下了心。

就在這時，場中也見出了眞章。

× × ×

不只是見出了眞章，而且還定出了生死。

——沒有生，只有死。

× × ×

旁人不喝采吆呼還罷了，一旦吆喊助威，兩個女子，都激起了好勝之心，落花娘子突解下劍鞘，飛擲而出，擊中秦歌衫飄飛的身子。

秦歌衫身形稍一緩，落花娘子的長劍便趕了過去，立意要將秦歌衫刺個透明窟窿。

——但秦歌衫是可以閃過那劍鞘一擊的。

她是故意慢下來，待落花娘子一近，她的雙劍快若流星，一上一下飛刺過去。

——只是落花娘子也知道秦歌衫是故意慢下去的。

她也故意飛身出劍，因爲她決定要冒險一試，而將秦歌衫搏殺於劍下。

這下兩人都出了全力。

而且兩人都急於分出勝負。

——所以兩人都只有死。

因爲她們的武功，本就相仿，正是旗鼓相當，各有千秋。

× × ×

就在這一剎那，人影一閃，一人白衣一晃，攔身於落花娘子、秦歌衫之間。

秦歌衫和落花娘子，都可說是武林中的兩大高手，現下他們不惜全力一拚，劍勢如虹，又有誰敢冒此大險，捨身相截？

——當然只有公子襄。

就在兩女要血濺當堂的刹那，公子襄的雙手，已閃電般但輕柔地，按在秦歌衫的雙肩上。

也不知道公子襄雙手所蓄之力，或是秦歌衫一向聽遵公子襄的話——她的雙手便無力了，那一雙劍，自然也垂了下來。

但是落花娘子的劍可不容情，直向秦歌衫刺了過去。劍刺半途，忽然頓住。

原來公子襄雙手按住秦歌衫肩膊之際，微一張口，竟以牙齒咬住了落花娘子的劍身。

落花娘子粉臉一寒，唇一下拗，扳手一震，以手腕翹力，反切公子襄。

但劍身絲毫未動。

落花娘子此驚非同小可，心忖：莫非你的牙齒是鐵鑄鑲在我底劍上不成？當下發力一扭，往前一送，此時她心中發了狠，要連公子襄一併殺了算了。

可是劍身紋風不動。

落花娘子這才知道遇到了高人，暗一咬牙，全力抽劍，可是劍身猶如熔鑄在山岩裏，無論怎樣抽拔，都一動也不動。

這只不過是一剎那的工夫，落花娘子已從刺變戮，再由戮變抽，但都使不動手中這一柄忽重若萬鈞的劍，就在這時，公襄子說了話，話音十分誠懇。

「莫娘子，就賞在一下個薄面，這場算和如何？」

就在公子襄開口說話的刹那，劍身一鬆，落花娘子正全力抽拔，怎料凝力忽去，差些向後摔個觔斗，但公子襄的右手袖袍，也在此時，無風自動，在落花娘子腰上扶了一扶——僅是袖袍而已，公子襄雙手仍是在施禮抱拳——這一下扳回了落花娘子的跌勢。

落花娘子喘得一口氣，雙頰現出了紅潮：公子襄溫文有禮，救了自己的一條命，又挽回了自己的顏面，這還有什麼可說的？當下微嘆了一口氣，道：「公子好內力。」

公子襄仍然居下首，示晚輩之禮，低聲迅疾地道：「莫前輩的劍法，本是劍道正宗，可見心地光明磊落，若能在劍理上多加鑽摩，劍術上必可至臻鋒；人世間險惡奸邪，須前輩仗劍衞道，萬莫因此劍走偏鋒，反而使劍法差池。若能以娘子誠心正意使劍，這套『落花神劍』，萬萬非在下能敵了。」

由於聲音極低，而鼻音極重，在場的人俱見公子襄神態恭謹，唇齒間開闔，似在說話，却不知說的是什麼，都很奇怪。

落花娘子一聽，如冷水澆背，驀然一醒。原來莫承歡爲人，並非大奸大邪，她的「西南霸主」名頭，一方面是以諂媚手段，使西南一帶的豪傑，都讓她三分，讓她獨佔鰲頭，另一方面確因她劍術超羣，確是在連番挑戰中坐穩了西南一角武林霸主的寶座。

她之所以如此好權，全因出身微賤，際遇悽涼，造化弄人。她個性本也英烈，却在髫齡之際，捱盡了艱辛，保住了清白，却因欲慕一個極其厲害的武林人物，而給騙失了身子。隨後這人遺棄了她。她爲報仇，投「天南劍派」之門拜師，却不料當代掌門「天南滄海客」周吉也是個好色之徒，又强沾上她。莫承歡屢受侮辱，却學得了劍法，但周吉此人，荒淫至極，竟迷醉了她，讓師弟等狎戲，而以此交換師弟的姘婦供淫樂。

自此之後，莫承歡忍辱偷生，犧牲色相，練成武林高手，學得一身武藝，終於技成，返天南嶺上，殺光了天南一脈，也因此她人心大變，集各家武功之長，雖漸而創悟出一套「落花劍法」，但劍走偏鋒，行事極端，縱情色慾，只求目的，不擇手段，出手狠辣，終於爬上了西南霸主的位置。——而今却給公子襄這幾句話，既肯定了她善良的本性，又點出了她因個性所致使劍法的弱點，心下一陣悵惘，只見公子襄濁塵不染的衣飾，那上拗下抿好看而驕傲的薄唇，就似她第一個原來好看的情人——後來却變成了市儈屠夫一般樣貌，再有一個禽獸的心的人！

落花娘子心中一陣悽茫，眼淚已到了眼眶；但她苦澀而自嘲的笑了一下，自忖道：自己一把年紀了，不好再在這裏感情衝動，給人丟醜了，强忍激動，淡淡地裝作若無其事地說：「好。有什麼不好的呢。既然公子說了，賤妾沒有二話。」

說罷，便漠然出場，回到人羣中去。

公子襄有留意到她也一直參在人羣間伸長白白生生的脖子觀看場中的格鬥；但在她漠不關心的臉容上，淚光一直漾在眼裏。

× × ×

公子襄的手按到了秦歌衫的肩上，秦歌衫就乖了起來，對她這心裏又敬又慕的公子爺來說，她一直要做一個柔順而不稍有拂逆的女孩。

公子襄嘉許的點了點頭，秦歌衫便悄悄地退了出去，她這時才覺得，若果自己跟落花娘子平平白白拚得兩敗俱傷，是何等的不智啊！

仲孫湫跨出一步來，向公子襄施禮，公子襄點頭笑笑道：「前面兩場，平分秋色，勝負就看這一場了。」

仲孫湫恭謹道：「屬下全力以赴。」

這下宰倖村可說不出話來，他原以爲西南、西北、東南三大霸主拚公子襄的部下「歌衫氣佰正人君」，至少前面兩場是贏定了，不料秦誓和秦歌衫的武功，委實非同凡响，甄厲慶那一場還是使詐勉强穩下來的，現下剩下的仲孫湫，是「梁王府」裏首席高手，江十八這一戰，只怕凶多吉少。仲孫湫微笑向江傷陽拱手道：「老爺子，該我們了。」

誰知江傷陽大剌剌地站出來，偏首不去看仲孫湫，乾咳一聲，說：「這比武之前是說好了，這邊派三人，公子手下也派出三人，可沒指定是誰。我們今番前來，先是行客拜坐客，盡了江湖禮數，這回決戰比鬥人選，却該由我來挑選了——」

說完大模大樣地向公子襄的門生中一指，道：「我選他！」他選的人居然就是曾在接待來客時自報姓名，位居七十一門生之末的杜而未。

（未完）



武俠中篇故事

飛龍引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衆東瀛忍者截擊景王府的人馬受挫，死了兩名，逃離者五名伊賀高手，便轉而偷襲景王府，準備行刺景王。豈料却被祖鶯虹預先設下陷阱，除了阿幻婆中伏當塲死亡外，剩下白雲齋等四人被殺得狼狽而逃，他們回到裕王府。裕王看見他們只得四人垂頭喪氣而回，已料知他們吃了敗仗。裕王不但沒有對他們責罰，反且慰勉有加。可是引荐他們給裕王的太監總管馬永却感到渾身不自在。當白雲齋等四人辭退後，裕王乃單獨與馬永檢討這次失敗的原因，裕王將失敗的前因後果分析得頭頭是道，使馬永聽來，不禁對裕王另眼相看……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馬永嘟喃道：「徐階的確就是這種人了。」

裕王接道：「對於政局的變化，他們也看得很透徹，也因此才能够知所取捨，無論政局變成怎樣，他們都能够繼續做他們的官，不受影响。」一頓又道：「有人形容這種人是牆頭之草，首竄而端，不管是怎樣的風，都不會折斷。」

馬永點頭，却又詫異道：「可是徐階他……」

裕王截道：「吾弟看來豈非比本王更有前途，更加得人心。」

馬永不禁歎了一口氣。「王爺却是深得萬歲歡心。」

裕王亦自歎氣。「本王這樣做只是爲了免除許多不必要的痲煩，本王也一直希望以一種溫和的方法，來解決這件事，不料這一來，却引起了朝中大臣如徐階的對本王的誤解，這一次，本王完全是迫於無奈。」

馬永只有歎氣，他事實也聽出裕王這番話是不是眞心話。

他不是喜歡揚人抑己的那種人，但現在若是有人再問他認識之中那一個是眞正的聰明人，他一定會先捧出裕王，讚揚一番，然後才捧捧自己。

好像一個他這樣的聰明人，到現在才看出裕王原來也是一個聰明人，則裕王這個聰明人，非獨聰明，而且簡直可怕。

面對一個這樣可怕的聰明人，當然就少開口爲妙。

裕王彷彿看到馬永心深處，接道：「公公大概也不會否認，只有吾弟不採取任何行動，安於己份，很多事根本就不會發生。」

馬永點頭道：「奴才原也以爲景王爺如何英明，到現在看來，智慧氣度實在俱不足以爲人君。」

裕王道：「他若是有足够的智慧，應該看出本王絕不是一個庸才，氣度方面，更就不必說了。」

馬永連聲稱是，裕王揮手接道：「這些事也不必多說了，否則本王只怕難免惹上一個狂傲的毛病，由此而輕敵。」

馬永又是連聲「是」，裕王轉問道：「我們下一着應該如何？」

馬永道：「那要看景王爺方面又如何了……」

裕王搖頭。「不能看，一看便來不及的了。」

馬永立即改口道：「我們必須先猜出景王爺下一着將會如何走。」

裕王追問道：「公公以爲如何走？」

馬永沉吟道：「這個，這個……」

裕王笑笑道：「不用急，我們還有時間，公公且回去仔細的考慮一下，以公公的聰明，一定會猜得到的。」

馬永拜伏道：「奴才這就告退。」

裕王沒有挽留，退出外面的時候，馬永後背的衣衫已然被冷汗濕透。

他侍候皇帝多年，到現在才體悟到伴君如伴虎這句話。

這個裕王爺要比皇帝可怕得多了。

× × ×

半個時辰之後，裕王在密室召見南宮絕與歐陽易。

那個密室在地下，裕王選擇這個地方，除了避免伊賀忍者的偷聽之外，並沒有其他原因。

南宮絕原就希望在這種地方與裕王見面，但裕王在這種地方召見他，却令他有些詫異。

他進來的時候，歐陽易已經在，所以他只以爲這是歐陽易的主意，不知道這雖然是歐陽易所建議，却出於裕王安排，在歐陽易與他下來之前，有意無意，先作出若干暗示，誘使歐陽易提出來。

歐陽易毫無所覺，他事實並沒有一般人想像中的聰明，此前很多很好的建議，都是出於裕王那種有意無意的暗示。

到現在他竟然沒有發覺，還以爲自己眞的是那麼聰明，裕王的城府深沉可想得知。

在歐陽易、南宮絕面前，裕王一反半個時辰前那種精明，而且在南宮絕一再補充之下，彷彿才完全明白那一戰的詳情。

南宮絕完全以旁觀者的態度敍述這件事，並沒有貶低白雲齋等人的本領，然後補充道：「屬下本可以乘此機會，前去襲擊景王府，但一念景王府之內必然準備了厲害的埋伏，一擊不中，說不定反而被對方找住了空隙突圍而去，所以只好按兵不動。」

歐陽易接道：「南宮兄其實可以調動手下助那些伊賀忍者一臂之力，先消滅金虎一夥，但那麼一來，必須調動過半的人手，萬一金虎一夥目的只是在誘我們出擊，好使景王爺方面有機會突圍，那可是得不償失。」

裕王連連點頭，道：「對啊，好像金虎那些賊子，便是殺光了，又有什麼好處呢？」

「可不是，天下一定，要對付他們還不容易。」歐陽易接上話。

裕王道：「南宮這一次做得很對，那七個伊賀忍者說什麼本領，連那樣的陷阱也瞧不出，實在該死。」

南宮絕微微一笑，歐陽易接道：「若是南宮兄，就不會上那種當。」

裕王撫掌道：「武功經驗，缺一不足以成事，那些伊賀忍者，畢竟還是不能許以重任。」

歐陽易道：「他們事前却是甚爲自負，不經過這一次挫折，只怕不會眞心臣服我們。」

裕王道：「挫一挫他們的銳氣也是好的。」接笑道：「方才馬永與他們來見本王，便都垂頭喪氣，不敢再口出狂言。」

歐陽易接道：「只怕他們因此懷恨在心……」

裕王道：「他們只有這四個人，本王看他們也不敢怎樣。」

歐陽易試探道：「王爺對他們似乎也並無多大好感。」

裕王不假思索的道：「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若非正當用人，本王豈會招攬這些倭奴？」

歐陽易南宮絕相顧一眼，歐陽易隨即道：「要將他們送走，只怕也不容易。」

裕王道：「事成之後，本王要處置他們還不容易，何況到時候，他們亦不會有幾個能够活下來。」

歐陽易道：「王爺的意思是，在這件事之中，我們要盡量的讓他們有發揮的機會？」

裕王道：「却不要像這一次……」

歐陽易道：「這一次他們雖然很賣力，又折了三個人，但殺的却是對方一些無關輕重的人，的確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裕王道：「這方面，你應該多花一些心思。」

歐陽易連聲稱是，裕王接對南宮絕道：「南宮也要看機會配合行事。」

「屬下省得。」南宮絕恭恭敬敬的。

裕王接歎了一口氣。「這件事不能再拖了，再下去，惹起朝中羣臣的注意，對我們並無好處。」

歐陽易道：「若是屬下所料不差，景王爺方面一定很快就會採取第二次的行動，他們被我們包圍着，別的不說，就是糧食，已經大成問題，何況，現在又多了連雲寨金虎一夥。」

南宮絕道：「這一次，屬下將會配合那些倭奴，一舉將上路的人殲滅。」

「很好」裕王撫掌道：「他們若是以爲你們仍然互不妥協，一定以爲傾盡全力，便能一衝而過。」

歐陽易背負雙手，踱了一圈，沉吟不語，裕王目光跟着一轉，道：「歐陽先生可是已有了什麼妙計？」

歐陽易道：「屬下只是在考慮，他們將會在什麼時候採取行動。」

南宮絕道：「我們若是能够算準了他們行動的時間，充份作好佈置，則事半功倍。」

裕王道：「以歐陽先生看，他們將會選擇什麼時間？」

歐陽易道：「其實，現在就是最好的了。」

南宮絕動容道：「不錯，我們未必能够這麼快與那些倭奴取得妥協，這正是他們脫身的良機。」

歐陽易道：「那些倭奴只怕眞的氣在上頭，以爲南宮兄眞的袖手旁觀，未必肯與南宮兄衷誠合作。」

裕王道：「這件事本王與馬永自有主張，那些倭奴爲了要在中土揚名立足，相信也……」

話口未完，一陣急促的鈴聲突然傳來，南宮絕目光落在暗門旁邊的一串金鈴上。「我們的人來告急，難道對方竟然反過來向我們襲擊？」

歐陽易道：「只怕是景王爺的人再次上路，全力突圍。」

裕王目注歐陽易。「歐陽先生這個推測可能性很高。」接把手一揮。

南宮絕不敢怠慢，立即退下。

× × ×

兩個南宮絕的心腹已然等候在堂外，南宮絕現身，立即迎前去。

歐陽易的推測沒有錯，景王府的人確已再次上路，一樣是三輛馬車，但聲勢更浩大，顯然已全面出動，準備盡全力一舉突圍。

監視的殺手亦清楚看見祖鶩虹一馬當先，衝出景王府大門。

消息以飛鴿傳來，但裕王府方面，亦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考慮的了。

南宮絕手握字條，思潮一陣動亂。

景王府的人若是全力突圍，沒有白雲齋四人出手相助，只憑他一人之力，實在難以應付祖鶩虹，金虎，方浪三個高手的攻擊。

而若是突圍成功，裕王府的人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裕王固然沒有指望，他自然亦當然到此爲止。

在這種情形之下，裕王當然會盡力說服白雲齋四人，問題却是在，白雲齋四人會不會公報私仇，好像他方才那樣，竟袖手旁觀，到他們傷亡得七七八八才動手。

動念未已，裕王已然走出來，急不及待問道：「事情到底怎樣？」

南宮絕道：「一如歐陽先生所料。」

裕王隨即道：「你立即按照我們最初的計劃行事，集合所有的人力，在殺虎口設伏。」

南宮絕一聲應命，方待說什麼，裕王已轉顧歐陽易，吩咐道：「歐陽先生也請隨行，相機行事。」

歐陽易皺眉道：「我們雖然人多勢衆，但能够與祖鶩虹他們一戰的高手……」

南宮絕看似要阻止歐陽易說下去，但裕王已搶先截道：「歐陽先生不必担心，本王一定能够與馬永說服那四個倭奴。」

歐陽易道：「屬下担心的只是那些倭奴會不會袖手旁觀……」話說到這裏他立即知道說錯了話，連忙住口。

裕王似乎並沒有察覺歐陽易的說話有何不妥，接道：「本王與他們一同前往，他們又焉敢不盡全力。」

歐陽易南宮絕心頭俱都一鬆，若是裕王隨行，那些伊賀忍者除非改變初衷，否則的確不會不盡全力。

歐陽易却仍道：「兵凶戰危，王爺親臨戰陣，可是危險得很。」

裕王道：「本王若是畏懼危險，根本就不會做這件事，現在大家都爲本王賣命冒險，本王若是躲在這裏，於心怎安？」

歐陽易仍然道：「話雖如此……」

裕王接道：「本王心意已決，不必多言。」

歐陽易連聲「是」，裕王接道：「你們立即動身，本王隨後出發。」

南宮絕歐陽易應聲轉身疾奔了出去，後面同時响起裕王的吩咐：「傳馬永，白雲齋……」

南宮絕歐陽易不由會心微笑。

裕王目送二人去遠，雙眉逐漸鎖起來，眼神顯得異常困惑，顯然有什麼事情猜想不透。

他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連他也爲之皺眉，當然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馬永與白雲齊四人很快趕來，看見裕王呆立在堂前，都有點奇怪。

一直到馬永一聲「王爺」出口，裕王才如夢初覺道：「很好，你們都來了。」

馬永道：「聽說，景王府的人又再上路。」

裕王道：「這是方才接到的消息，本王已經叫了南宮絕與歐陽易率領所屬趕赴殺虎口。」

馬永道：「那是回京城必經之地。」

裕王道：「吾弟這麼快又再採取行動，你以爲是什麼原因？」

馬永道：「當然是因爲他們認爲已經摸清我們的實力，認爲憑他們的力量，可以突圍。」

裕王道：「表面上看來，的確是這樣的。」

馬永道：「我們的不團結，當然也是促使他們提早採取行動的一個原因？」

裕王點頭道：「不錯，南宮絕與掌門人雙方若是繼續對立，不肯合作，憑他們的勢力，事實足可以解決任何一方，並不難一舉突圍離開。」

說着目光落在白雲齋面上，白雲齋垂下頭，道：「王爺放心，屬下雖然是化外之民，還懂得輕重。」

南宮絕若是聽到這番話，只怕不難勃然大怒。

裕王微笑道：「本王早就已放心，不放心的只是另外一件事。」

白雲齋道：「王爺請說。」

裕王道：「本王在他們的眼中一向是一個庸人，然而這個庸人却將他們推進這般境地，可是這個庸人的座下實在不乏智者，這在更早之前，他們便該很明白。」

馬永沉吟道：「既然如此，他們應該知道，掌門人與南宮絕縱然對立，王爺除非不知道，否則亦不會讓他們對立下去，而他們縱然都不知輕重，却也不敢違背王

爺命令。」

「所以他們的關係即使怎樣惡劣，到最後關頭，一定會携手合作，先解決敵人。」裕王道：「而我們的消息一向都非常靈通，吾弟又怎會不知道，即使行動怎樣迅速，我們也一樣來得及應變。」

馬永道：「王爺是說，這一次的行動，其實也是一個陷阱？」

「也許――」裕王微喟。

馬永亦歎息。「虛則實之，實則虛之，徐階畢竟是一個聰明人。」

「本來就是。」裕王笑笑。「本王原準備叫你們立即動身，與本王一同趕赴殺虎口，會合南宮，盡全力一擊，但現在要改變主意了。」

馬永道：「奴才洗耳恭聽。」眼瞳中盡是疑惑之色。

裕王搖頭道：「本王却不知道這一個改變，是否會墮入徐階的陷阱中。」

馬永道：「王爺其實不能够肯定，皇上與景王爺是否在馬車內。」

「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裕王一再搖頭。「徐階這個人果然不簡單。」

馬永道：「但我們可以一試馬車的虛實。」

裕王道：「沒用的，若是隨便派幾個人，根本不能够接近馬車，派高手上去，萬一眞的是陷阱，我們便得不償失。」

馬永道：「不錯，但景王府這一次聲勢如此浩大，就是沒有傾巢而出，也差不多的了，景王爺若是仍然留在府中，有誰能够確保他安全？」

裕王道：「吾弟總要冒險一次的了，而根據掌門人的遭遇，府中必然建築了不少地道暗室，要將吾弟找出來，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白雲齋插口道：「無論是怎樣秘密的地道暗室，屬下等也絕對有信心，一定可以將之找出來。」

裕王點頭道：「本王也絕對相信掌門人有這個本領，問題只是在時間方面。」

馬永道：「可不是，萬一景王爺眞的在馬車上，到你們找到了所有地道密室，他們只怕亦已突圍而去，追不上的了。」

裕王道：「就是追得上，他們一出殺虎口，便可以分三路離開，南宮絕若是全軍盡沒，只憑你們，縱然能够碰巧找對了吾弟所奔的方向，亦未必能够在他們進入皇城之前將祖鶩虹等擊殺，將馬車及時截下。」

白雲齋沒有作聲，他不能不承認祖鶩虹實在是一個厲害的對手，再加上金虎方浪爲助，他們縱然能够將之擊殺，也要相當時間，付出相當代價，再要追上馬車，的確不容易。

馬車一入皇城，自是萬事俱休。

皇帝縱然不忍心殺這個要弒父的兒子，但是裕王要繼承帝位，也是沒有指望的了。

馬永聽到這裏，急問道：「王爺的意思，到底要他們怎樣？」

裕王道：「還是與本王一闖景王府。」語聲異常的堅決。

馬永怔住，裕王接道：「南宮的人可以支持半個時辰，換句話，在這半個時辰之內，我們必須搜遍王府，確定一切，以決定留在王府或者趕赴殺虎口。」

馬永嘟喃道：「半個時辰……」

白雲齋插口道：「有半個時辰，已經足够。」

裕王目光急落。「這句話是掌門人說的。」

白雲齋沉聲道：「此事若有差錯，我們甘願追隨王爺前赴地獄。」

裕王一聲「好」，接道：「你們立即飛馬先趕去王府，本王隨後立到。」

白雲齋與紅葉碧翁朱絹四人一齊拜伏地上，隨即退出，迅速無比。

裕王接吩咐心腹侍衛：「準備二十個人的馬匹，每一個人兩匹，你們十二人立即隨本王動身。」

侍衛應聲急退，裕王轉顧馬永。「公公也請隨本王走一趟。」

馬永囁嚅道：「奴才騎不得馬……」

裕王微笑道：「公公一身武功，即使未慣騎馬，相信也可以應付得來，本王心腹亦會助公公一臂之力。」

馬永心頭一懍。

裕王也沒有再說下去，舉步前行，快步如飛。

馬永只有跟上去，目光始終停留在裕王後背，越看越是心寒，他暗中苦練武功一事，知道的人並不多，裕王一語道破，若非他屬下心腹已爲裕王所收買，應該就是裕王自己瞧出來。

再看裕王如飛快步，馬永却覺得還是後一種可能高一些，那是說，裕王的武功更在他之上。

但知道裕王身懷絕技的人，以他所知，却是一個也沒有，這只能解釋，裕王的保密功夫做得實在太高明。

他不知道跟着一個這樣的人時會有什麼結果，但現在，已勢成騎虎。

他們出到莊院外面，馬匹已準備好，左右捧來一襲大紅披風，裕王將披風披上，身形一動，已上了馬鞍。

馬永看得眞切，已完全確定，倒抽一口冷氣，不敢怠慢，急急上馬。

十二個心腹侍衛紛紛上馬，看身手，無一是庸手。

裕王把手一揮，策騎奔出，馬永緊隨，那十二個侍衛牽着空馬，亦追了上去。

塵土飛揚中，一行十四人奔出了小鎭，也就在鎭口，兩條人影如飛掠上了兩匹空馬，左右齊上，緊跟在裕王左右。

那兩個人亦是一身侍衛裝束，左面一個面如黃蠟，彷彿大病初癒，另一個濃眉大眼，面上的表情異常誇張，就像是平日作威作福已慣。

馬永一看他們的身法，却不由嚇一跳，他雖然看不出他們的武功深淺，却看出他們的武功在自己之上。

在路旁的幾個侍衛亦露出了詫異的神色，看來也是到現在才知道這兩個同伴身懷絕技。

馬永都看在眼內，知道他們一直都隱藏身份，方才是必裕王作出了什麼暗示，才都抖出來。

事實到這個地步，裕王亦沒有再保留的必要了。

裕王腦後彷彿長着眼睛，看到馬永面上的表情變化，道：「給公公介紹，在本

王左邊的是排教教主，右邊的是辰州言家的當家。」

馬永笑應，心底却寒了出來，排教在南方勢力龐大，教主沈蒼武功據說深不可測，行踪更是詭秘，見過他眞面目的人除了教中重要的成員之外，並不多，而辰州言家亦是武林世家，殭屍拳乃是武林一絕，得其精妙的亦只有當家的言永壽。

裕王接道：「本王留他們在身旁與外面並無分別，却是在外面更好。」

馬永試探道：「王爺若是留他們在身旁，只怕難瞞南宮絕眼睛。」

裕王笑道：「當然，他們的外表雖然不怎樣惹目，但日子一久，難免會有所洩露，南宮是一個聰明人，而且內功高強，要長期瞞過他的眼睛，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馬永佯歎道：「南宮絕若知道王爺身旁有這樣的兩個高手，一定不敢那麼放肆，自以為王爺沒有他為助，便難成事。」

裕王接道：「年輕人難免不知天高地厚。」

馬永雖然沒有說，心中却已道：「你難道就不是一個年輕人？」

裕王又接道：「但無可否認，他訓練殺手實在有他的一套。」

沈蒼插口道：「我可就沒有這個耐性了。」

言永壽亦道：「我雖然有這個耐性，却沒有這種本領。」

沈蒼道：「而且，你也近不得那麼多人。」

言永壽點頭。「否則我的殭屍拳就會大打折扣。」

裕王笑接道：「天下一定，再多的人本王也能夠安排得妥妥當當，但現在這種情形之下，本王只有請求能夠委屈的暫時委屈一下。」

言永壽忙道：「王爺言重了。」

裕王道：「本王其實並沒有絲毫輕視之意，只是希望事情能夠做得更妥當，更成功。」

沈蒼接口道：「王爺亦是早已說得很清楚。」

馬永隨即道：「這就是不說，奴才也非常明白。」

裕王道：「以公公的精明，其實很多事都應該很明白。」

馬永道：「奴才早就奇怪南宮絕不在王爺身旁的時間很多，只憑他的一些手下如何能夠確保王爺的安全。」

裕王道：「所以你也有些懷疑本王左右，另有能人？」

馬永點頭道：「一直到紅葉出現王爺眼前，奴才才沒有懷疑下去，王爺左右若是另有能人，紅葉又怎能夠如此順利偷進去？」

言永壽道：「紅葉能夠順利進入，只是因為我們二人知道，紅葉是公公的人，也知道她目的所在。」

馬永心頭凜然，又道：「南宮絕也是一個聰明人，何以竟然一直都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裕王道：「很簡單，因為他是一個江湖人，還未清楚政治的黑暗。」

馬永不由歎了一口氣，裕王接道：「不過不要緊，經過這一次，他一定會清楚明白的。」

馬永只有歎氣，裕王亦歎氣道：「這當然要看他這一次的運氣如何。」

馬永頷首道：「他運氣若是還好，景王爺與皇上便都在馬車之內，否則，只怕難逃一死。」

裕王道：「本王很欣賞這個人，否則也不會將他一直留在身旁，可惜，本王現在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這也是事實。

×　×　×

半里外，白雲齋四騎飛快，迅速向景王府接近，他們不知道在景王府將會有什麼遭遇，可是他們亦已毫無選擇的餘地。

他們當然不知裕王身旁還有沈蒼言永壽兩個高手，否則只怕也不會如此熱情。

在他們的故土已經是甲賀一派的天下，經過數十年，無數次的惡鬥，甲賀派終於將伊賀派擊潰，他們即使不離開，也只能夠躲起來。

這種日子他們都變不了，所以才會西渡大海，到來中原，希望有所作為，正好遇上這件事。

在他們來說，這實在是他們揚名的最好機會，裕王成功繼承帝王，他們即使不能夠統率中原，在中原武林佔一席位應該絕無問題，然後看機會再擴張勢力，重回故土，一雪敗逃的恥辱，或者更進一步，眞的能夠統率中原武林。

那當然都是將來的事，目前最重要的還是先站穩脚步，所以他們必須全力完成這個任務，好讓裕王達到目的。

也所以，他們反而希望景王府這一次的行動仍然只是一個陷阱，皇帝與景王仍然在王府之內。

只要能夠找到一個比較重要的人，他們就能夠將景王的所在迫問出來。

白雲齋絕對有這種自信。

×　×　×

景王府的外圍有如死城，白雲齋四騎奔來，才有了生氣。

王府的大門大開，由外面內望，一個人也沒有，亦死寂一片。

白雲齋毫不猶疑，喝叱一聲，飛騎奪門疾衝了進去，却就在坐騎衝進大門那刹那，身形便離開馬鞍，在馬後落下，五尺長劍一抬，隨時準備劈下。

那匹馬直奔至大堂前石階下，「希聿聿」一聲長嘶，停了下來。

白雲齋這才仗劍奔了進去，紅葉朱絹碧翁三人亦已下馬，成品字形緊跟在白雲齋身後。

白雲齋快步如飛，直入大堂，一路上看不見半個人影，也沒有遇上任何機關埋伏，甚至聽不到絲毫異響，整個景王府一片死寂，所有人彷彿都已經走光了。

紅葉加快兩步，走到白雲齋身旁，道：「爹，我們分開搜索。」

白雲齋頷首。「各人小心，一有發現，先發訊號，會合大家再採取行動。」

紅葉三人各自一頷首，身形展開，疾向不同的三個方向掠了出去。

白雲齋隨即取過劍鞘，撞在地面上，那之下若是設有地下密室，不難從撞擊聲聽出來。

他的動作非常快，不過片刻，已然整塊地面敲遍，並無發現，也沒有多作逗留，立即離開大堂。

朱絹碧翁亦是採取這個方法，碧翁用的是在大堂內拾來的一條鐵棒，他用的兵器是十根尖針，在這方面當然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朱絹當然也不能用那些布條，取過腰插的一柄短劍，往地上敲擊起來。

他們的動作也非常迅速，並沒有忘記只有半個時辰可用。

紅葉却去了阿幻中伏喪命的那個內堂，那裏的地下設有陷阱已經不是秘密，從白雲齋的口中，她還知道陷阱下還沒有弩箭手。

那些弩箭手是由陷阱上垂下去還是陷阱下另有地道相通？紅葉要知道的就是這一點。

若是另有地道相通，則地道的另一端通往何處便值得深入追尋。

紅葉實在是一個很聰明的女孩子。

×　×　×

內堂亦是寂靜得有如鬼域，紅葉四周繞了一個圈便在一角伏下來，那個內藏逾丈劍條的鐵球從袖中滾出，落在掌中。

她也就將鋼球敲在地面上。

地下是空是實一敲便能夠分出來，紅葉很快便確定了那個陷阱的位置，跟着他便找到了翻板的縫隙所在，可是怎樣才能夠將翻板弄開？

她正在沉思，堂外人影一閃，白雲齋掠了進來，也顯然已想到了由這個陷阱追查下去。

看見紅葉蹲伏在那裏，白雲齋不由讚歎一聲：「好孩子——」

紅葉道：「女兒在找這機括所在。」

白雲齋搖頭。「不用——」接揮手。

紅葉身形一動，貓也似掠上了一條橫樑，蹲伏在橫樑上，蓄勢待發。

白雲齋深吸一口眞氣，揮劍過頂，暴喝聲中，一劍力斬而下。

這一劍的威力，眞可以開碑裂石，劍落處，陷阱上那塊地面立被斬開了一條深長的裂縫，白雲齋拔劍之際再一挑，老大一幅地面竟然給他硬硬挑起來。

那個陷阱終於又出現。

繩網仍然緊結在陷阱正中，阿幻的屍體也仍然在繩網中，只是鮮血已經滴盡。

「娘——」紅葉脫口一聲。

白雲齋即時斷喝一聲：「住口！」他與阿幻原來是夫婦關係，難怪目睹阿幻葬身繩網，那麼激動。

紅葉給喝住，嘴唇抿成一條直綫，是那麼堅毅。

白雲齋劍再揮，繩網盡斷，阿幻的屍體隨着繩網落下，他是要借阿幻的屍體，一試陷阱的虛實。

忍者無情，人死不能復生，只要屍體還有利用的價值，白雲齋還不會放過。

紅葉看在眼內，黛眉一跳，並無多大反應。

屍體落下，「噗」的一響，白雲齋紅葉居高臨下看得清楚，屍體直墮至底，並無任何異樣。

白雲齋身形這才掠下，却是劍先下，劍着地，「叮」一響，證實陷阱底下沒有另藏陷阱，白雲齋身形才着地，左手一晃，亮着了一個千里火。

火光照耀下，周圍空蕩一片，紅葉落下的時候，白雲齋却已發現了牆壁上，一條縫隙，他將火摺子交給紅葉，雙手握劍，隨即一劍猛向那條縫隙插進。

一下怪異的聲響，長劍穿透牆壁三尺，劍入兩尺那會子，白雲齋已知道尺許之後並不是實質。

他冷笑，道：「在這裏——」

紅葉火摺子往牆上一插，身形接住往上拔起來，掠出陷阱，內堂，揚手擲出了一枝烟花火炮。

那枝烟花火炮在半空才爆開，紅葉便已掠回來。

白雲齋這時候已經以內力催動長劍，順着縫隙落下，硬硬將暗門後的一條鐵打的橫柵斬斷。

劍是精鋼百煉，名家打造的好劍，但沒有深厚的內力，亦難以在這種場合發揮這種威力。

白雲齋長劍再落，隨即又碰上了第二道鐵柵，這一道鐵柵，他斬得更加容易，長劍已有足夠空間起落，一起一落，輕易一劍，將那條鐵柵斬斷。

白雲齋長劍直落至底，一聲冷笑，將劍抽回，劍鋒一些損傷也沒有，他略看一眼，將劍往地上一插，開聲吐氣，雙掌上下遊竄，猛一翻，擊在那道暗門上。

「轟」的一下巨響，那道暗門被震得往內陷進了一尺，白雲齋吸一口眞氣，雙掌再次擊出，又是一聲巨響，那道暗門往內倒飛了進去，機簧聲再響，數十丈弩箭從暗門內疾射出來。

白雲齋反應敏銳，身形立即拔起，雙手扳住了陷阱的邊緣，紅葉同時閃進了暗門旁邊。

弩箭從二人脚下身旁飛過，射進對門牆壁上，沒入逾寸，當眞是强烈得很。

白雲齋身形落下，抄劍在手，上面人影閃動，朱絹碧翁相繼落下來，看見地上阿幻的屍體，亦木無表情。

暗門之內，是一條甬道，可容四人並肩走過，前不過二丈，又有第二道門戶。

那是一道石門，上面三行箭眼，那些弩箭絕無疑問就是由這些箭眼射出來。

白雲齋目光落處，冷笑道：「弩箭是由人射出來的，景王爺若是已上路，這些人還留在這裏幹什麼？」

紅葉耳貼着牆壁，道：「我也已聽到人聲。」

白雲齋一聲：「很好——」仗劍舉步。一步才踏出，機括聲又響，弩箭紛紛從箭眼裏射出來，白雲齋橫移半丈，躲到門旁，朱絹碧翁亦左右閃開。

弩箭射過，碧翁嘟喃道：「這條甬道兵器施展不開，弩箭多而勁，能夠走到門前，而不被弩箭射倒，那個人除非是鐵打的。」

白雲齋一聲冷笑，沉默了下去。

碧翁左看看，右看看，道：「我們之中，好像沒有一個是鐵打的。」

朱絹道：「你難道不懂得動腦筋，只懂得廢話？」

碧翁道：「我沒有你們那麼聰明，呆在這裏又沒趣，還是來些廢話，好替大家

消消悶氣。」

紅葉即時一聲：「爹，暗門——」

白雲齋應聲雙眉一揚，點頭，紅葉隨即一閃身，將幾顆白色的彈丸擲在甬道的地上。

那幾顆彈丸「噗噗噗」的炸開，一股股濃烟迅速在甬道內擴散開來，不過片刻，整條甬道已經被濃烟充滿，無數弩箭隨從烟中射出。

白雲齋等弩箭射過了身形才動，貼地射出，劍一沉，已插進了才被他擊墮進甬道內那塊暗門的底下，再一挑，將那道暗門挑起來。

兩排弩箭從他的頭上射過，還有一排被他挑起的暗門及時擋下。

白雲齋身形再動，已到了暗門底下，左手一撐，將暗門托起來，接着射來的弩箭都射在暗門上。

石門後的人顯然已發覺不妙，亂成一片，但弩箭仍然陸續射出來，俱都被暗門擋去。

白雲齋嘟喃道：「你們難道沒有辦法將烟驅散？」

語聲未已，一陣獵獵衣袂聲大响，濃烟滙成一縷，迅速往陷阱口湧去。

到烟淡下，只見碧翁赤着上身，雙手牽着脫下的衣衫風車般轉動，那些濃烟也就被他這樣的不停轉動送去。

弩箭這時候已停下，白雲齋劍往地上一插，雙手托着那扇暗門猛一推，將那扇暗門撞向前面的石門。

那扇暗門雖然沒有石門的堅固，却蘊藏着白雲齋的內力，那一撞的威力實在不可思議。

一撞之下，「轟」然巨响，兩扇門齊皆四分五裂，門後的三個侍衞首當其衝，立時骨肉迸裂，血流披面，倒飛出去。

他們的手上都扣着連弩，準備發射，但都沒有機會射出來。

旁邊還有三個侍衞，亦手拉連弩，却都被這霹靂一聲驚呆。

白雲齋緊接欺入，暴喝聲中，長劍連劈，立刺兩個侍衞。

朱絹從他身旁掠進，布條一揮，捲住了另一個侍衞的雙手，那個侍衞雖然手控連弩，亦發不了出去。

在那邊牆角，左右亦藏着兩個侍衞，控弩蓄勢待發，紅葉在朱絹之前一閃而入，左手暗器，右手鋼條劍齊發。

暗器擊下了左面那個侍衞的連弩，鋼條劍從球內射出，遠飛丈外，刺進了右面那侍衞的咽喉。

碧翁也滾進來了，一看沒有動手的對像，嘟喃一聲，道：「這可不是我不想出力，是你們將路擋去了，沒有我滾進來的空隙。」

那個給暗器射落手中連弩的侍衞，也就在這時候身子一探，伸手待要將地上的連弩拾回來，可是才一動，白雲齋的劍便到了。

劍指着那個侍衞的面門，沒有劈過去，刺過去，那個侍衞却已覺得寒氣侵咽，所有的動作不由停頓。

碧翁笑接道：「你應該知道，你怎也快不過這柄劍的。」

那個侍衞雙拳緊握，一聲不發，白雲齋隨即喝問：「說！景王在那兒？」

「不知道！」那個侍衞斬釘截鐵的回答。

白雲齋冷冷道：「說出來，我饒你一命。」

那個侍衞道：「我若是貪生怕死，也根本不會留在這裏。」

裹在布條的另一個侍衞接道：「要殺便殺，不必多言！」

白雲齋冷笑。「你們眞的不怕死？」

語聲一落，猛一聲暴喝，翻腕一劍劈落。

這一劍快如閃電，在他劍尖威脅下的那個侍衞一聲驚呼未絕，整個身子已然給白雲齋中劈開兩爿。

鮮血暴射，那個侍衞左右激飛逾丈，白雲齋劍一挑，指向裹在布條中那個侍衞。「說不說——」

那個侍衞面部的肌肉抽搐了幾下，道：「不說！」

語聲雖然顫抖，但可以聽得出非常堅定。

白雲齋雙眉齊軒，長劍高擧，那個侍衞索性將眼睛閉上，不再望白雲齋。

碧翁嬉皮笑臉的走了過來，道：「該到我施展本領的了。」

白雲齋悶哼一聲，道：「時間無多，你自己小心。」

碧翁帶笑點頭，雙手一揚，拇食指之間已各自揑了一枝奇長的金針，一齊向那個侍衞眼旁扎去。

那個侍衞正好在這時候張開眼睛，一瞥之下，面色驟變，下意識便偏頭閃避。

此念方動，他便感覺雙眼旁邊齊都一痛，那也是他最後的感覺。

他的眼睛那刹那亦閉上，也只是刹那，便又張開來，眼神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迷惑，然後就像是變成兩顆沒有生命的冰石，冰冷而堅硬，一些感情也沒有。

也只有在白痴，才能够看見一雙這樣的眼睛，他面上的肌肉也隨即鬆弛下來，露出白痴一樣的笑容。

碧翁隨即又取出八枝金針，分別插進那個侍衞頭部八處要穴。

那個侍衞笑出來，那種笑聲却有如夜梟也似，令人毛骨悚然，那種笑容却仍然也只有在白痴的面上才能够看見。

紅葉看着一皺眉，偏過頭去，朱絹一旁笑笑道：「現在就是將針全拔出來，這個人也不會再恢復正常，永遠是一個白痴的了。」

白雲齋冷冷道：「不要騷擾碧翁。」

說話間，碧翁又將一枝金針刺進那個侍衞的眉心內，這一針刺得非常慢，碧翁拈着那管針，就像是拈着千斤重鉛一樣。

三寸長的金針沒進二寸，碧翁才將手鬆開，滿頭汗珠紛落，退出三步。

這一針刺下，那個侍衞的笑容笑聲逐漸消散，由痴而變呆，呆望着碧翁。

白雲齋這才問：「成了？」

碧翁點點頭，趺坐地上，整個身子都放鬆，就像是一些爛泥。

白雲齋嘴唇顫動，看神態是要催促，但結果一聲不發，他大概也明白，這件事要快也快不來。

碧翁調息了一會，才緩緩站起來，那倒有點像是飄浮起來的，與之同時，向前

接近，一直到他的鼻尖幾乎與那個侍衞的鼻尖相觸。

他的眼睛也緩緩張大，目光越來越亮，盯穩了那個侍衞，倏的笑一笑。

那個侍衞同時笑一笑，這看似巧合，但再看下來，顯然就不是巧合了。

碧翁揚眉，那個侍衞亦揚眉，抽鼻，那個侍衞亦抽鼻，抬手，亦抬手。

白雲齋三人看見，知道碧翁的移魂大法，果然成功了，那就像是催眠術，却要比催眠術更高深，更難練。

碧翁這才道：「我們去找景王爺。」

那個侍衞重複碧翁的話：「我們去找景王爺。」語聲陰陽怪氣，完全就不像是他本來的聲音，然後他擧步往左邊走去，動作有些遲鈍，眼睛直勾勾的只往前望。

碧翁緩緩轉身，跟在那個侍衞後面，一面重複着方才那句話，語聲却低下來。

那個侍衞亦重複着，一人的聲音在密室中迴蕩，說不出的陰森恐怖。

白雲齋這時候反而不着急，那個侍衞雖然沒有說出來，從他的行動已可以看出，景王事實並沒有上路，仍然留在王府內，否則，那個侍衞便應該往密室外走去。

上路的一夥顯然又準備好一個陷阱，只是這一次踏進去的不是他們，是南宮絕一夥。

一想到這裏，白雲齋的面上不由露出惡毒的笑容。

南宮絕倒下，裕王座下可用的便只有他們伊賀派的人，那還用担心不能身居要職，在中土擴張勢力？

那個侍衞來到了對面牆壁之前，往三塊磚頭上先後一按，一道暗門便移開。

憑白雲齋一夥的經驗，要找出這道暗門打開，也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但當然現在這樣，省事得多。

暗門後是一條甬道，前行不過幾步，便看見一道石階往上伸展。

石階的盡頭是一塊活動的石板，推開走出去，便進入一個大假山之內。

那個侍衞接將假山的暗門弄開，一片天光隨即漏進來，白雲齋一顆心不由就一沉。

那個侍衞還是要走出外面，難道密室便只有這一條甬道，並不是通往另一個密室去？

紅葉亦不由脫口叫道：「爹，有些不妙？」

白雲齋却問碧翁。「你可又弄錯？」

碧翁肯定的搖頭。「沒有這種事，這個人現在不是仍然被我們控制？」

白雲齋道：「密室之內應該另外有一座密室才是，否則他們藏在那兒……」

碧翁道：「也許是他們考慮到我們會搜索那兒，叫他們躲在那裏牽制我們，若是我們不能够這樣將之攻破，勢必會浪費很多時間，而上路的人，也就能够及時折回來搶救的了。」

白雲齋沉默下去，紅葉接道：「爹，這也有道理，那幾個侍衞不都是已隨時準備殉死？」

白雲齋點頭。「所以他們雖然面臨死亡威脅，仍然不肯回答我們的問題。」

紅葉道：「好像這樣忠心耿耿的手下，萬不得已，景王相信也不會放棄他們，而景王若是上路，他們也絕沒有不跟隨左右的道理。」

白雲齋道：「那若是眞的目的在牽制我們，景王應該就仍然在府中的了。」

說話間，那個侍衞已然出了暗門，瞇起眼睛，在假山外停下來。

假山外陽光普照，那個侍衞也許是久處黑暗之中，一時間不很習慣。

碧翁意料之中，悠然道：「還是白天呢。」

那個侍衞重複了一句，瞇起的眼睛又張大，再次擧步，碧翁緊跟在後，沒有再說話。

看見那個侍衞又是往正廚內走去，白雲齋完全放下心。

正當此際，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突然傳來，白雲齋早有所覺，也猜到來的是什麼人，回首望去，果然是裕王帶人到來了。

裕王與馬永走在一起，左右緊護着沈蒼言永壽，這兩個人顯然路上已又得裕王交帶，暫時仍是要保留武功秘密，所以神光內歛，看來只像兩個普通侍衞。

白雲齋果然沒有在意，迎前一揖道：「王爺來了。」

裕王忙問道：「事情如何？」

白雲齋道：「景王爺相信仍然在王府，那個侍衞正在給我們引路。」

裕王一怔。「吾弟手下，竟然有這種貪生怕死之輩？」

白雲齋道：「他是給我們控制了思想，一切行動由得我們支配。」

裕王詫異道：「你們能够控制一個人的思想？」

白雲齋洋洋得意的道：「這種方法我們稱之爲『移魂大法』，本傳自西天竺，當地有稱之爲攝心術，亦有稱之爲催眠術，原是助人心神穩定，驅除若干隱疾，經過我們加以改良，又進一步。」

裕王驚歎道：「貴派武功實在太神妙了。」

「王爺過奬——」白雲齋完全不知道方才那番話已經替他們四人種下禍根。

馬永一樣看不出裕王的心意，可是將心比心之下，却不由一陣惡寒的感覺。

連他也不想將一個能够控制別人思想的人留在身旁，何況裕王？

此念一動，他更加留意裕王的神態說話。

裕王的神態並無異樣，接問道：「那個侍衞現在是不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出賣吾弟？」

白雲齋點頭道：「他惟一知道的，只是必須立即去找到景王爺。」

裕王道：「這其實是你們的意思？」

白雲齋道：「我們也就是將這個意思移入他心中，這說來很簡單，事實頗費心思。」

他爲了顯示他們的本領，並沒有說出只有碧翁才練成這種「移魂大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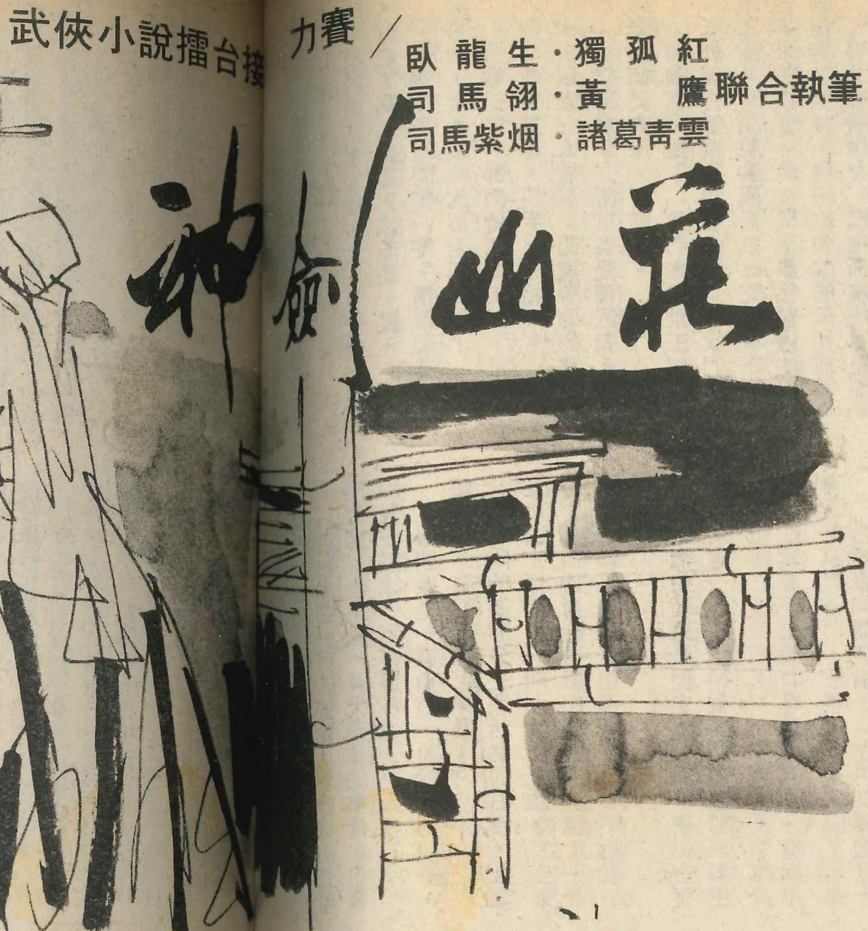
「很好。」裕王笑接：「事成之後，本王重重有賞。」

白雲齋連聲多謝，隨即回到碧翁身旁，一面的得色，他本來不是一個這麼淺薄的人，只是一想到功名富貴在望，伊賀一派即將在中原出人頭地時，難免就有些忘形。

（未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劍東、靈芝、劍南、金蘭、劍北、白菱等三對夫婦，於秋收後不久，連袂前往襄陽走訪他們退隱的老主人——十二年前名噪江湖的武林英豪李慕雲。當他們抵達襄陽時，由於不清楚李慕雲的隱居所在，因此拜訪無門，於是他們在東南西北四個城樓上，各懸起一條布招，上面寫着「三劍會襄陽，四方獨缺西。」冀圖藉此傳聞於老主人，而親自來尋找他們。但結果毫無所獲。後來，金蘭在酒樓上得劍飛化裝乞丐到來暗中傳書，約會他們於晚上在白沙渡口相會。他們乃依時按址前往，果見劍飛還其本來面目相見，隨即將老主人遇害經過說出……



武俠小說擂台接力賽／臥龍生・獨孤紅 司馬翎・黃鷹 司馬紫烟・諸葛青雲 聯合執筆

謎團成疑案（第三章：由獨孤紅執筆）

劍飛走過去拍拍那條大黃狗的頭，牠立即變得溫馴異常，一邊搖尾，一邊舐劍飛的手。

這時候，那處屋角後又轉出一條人影，那個五旬上下，一身漁家打扮的瘦削老者，只聽他一聲：「大黃，回來！」

那條大黃狗搖頭擺尾竄了回去，偎在瘦削老者身邊。

劍飛一抱拳，招呼道：「大爺還沒有安歇呀？」

那瘦削老者帶笑道：「我聽見搖櫓聲，帶着大黃出來看看，沒想到是哥兒你回來了。」

劍飛道：「大爺，我把兄長跟姐姐們都帶回來了。」

立即轉身向着劍東等道：「三位哥哥，三位姐姐，這位老人家就是我跟你們提起的鄧漁鄧大爺。」

劍東等正在琢磨眼前老人是不是鄧漁，聞言不由神情一肅，還沒來得及施禮說話，那邊鄧漁已帶笑說道：「這六位想必就是李少爺跟我常提起的劍東、劍南、劍北、靈芝、金蘭、白菱六位。」

劍東肅然抱拳：「正是劍東夫婦等，老人家義施援手，救助劍東等的小主人，大恩不敢言謝，先請受劍東等一拜！」

話是劍東說的，却代表着劍南、劍北、靈芝、金蘭、白菱等六個人的心意，劍東話落，六個人一起肅然拜下。

「各位斷不可行此大禮，老朽不敢當。」

鄧漁嘴裏叫着，脚下搶步，他走得不算快，可却輕捷平穩，而且也在劍東等即將下跪之前趕到面前，伸雙手就攔。

劍東等俯頭下拜，沒看見鄧漁的步履，可是以他們六個算，甚至以常理也是如此，兩方距離在一丈開外，再加上鄧漁竟能不早不晚恰好趕到，及時伸手阻攔，這，使得劍東等微微一怔，下拜之勢也爲之微微一頓，不過，在一怔、一頓之後，六個人還是拜了下去，這，一方面是六個人誠心拜謝，另一方面也是想試試此老是不是能攔得住。

而，鄧漁雖然及時趕到，伸手阻攔，却似乎無力攔阻站在前排的劍東、劍南、劍北三個壯漢的下拜之勢，他一面仍盡力攔阻，一面也單膝着地拜了下去：「六位，折煞老朽了。」

劍東等六人一拜而起，鄧漁也隨之站起，六個人十二道帶着疑惑的目光剛督鄧漁，鄧漁已經開口說了話：「請李少爺漁村暫住，不過是盡點心意，談不上義施援手，更談不上救助，怎麼敢當六位行此大禮，此處不是談話處所，六位請去見李少爺吧，我馬上過來。」

他沒等劍東等說話，舉手一拱，帶着那條大黃狗走了！

望着一人一狗消失在屋角黑暗處，劍東道：「劍飛，難道你跟小主人都沒看出來？」

劍南道：「聽此老的談話，看此老快捷步履，我敢斷言，此老决不是尋常的漁夫。」

劍北道：「雖然他在警覺之後已作掩飾，也掩飾得天衣無縫，但却已經遲了。」

劍飛道：「怎麼會沒看出來？來這兒的頭一天，我就覺出此老非常人，我跟小主人提過，小主人每次不是含混其辭，就是顧左右而言他，似乎不願跟我談此老。」

「呃！」

這話不但聽怔了劍東等，而且心裏也爲之泛起了疑雲。

只聽劍飛又道：「走吧，有什麼話等見了小主人之後再說。」

他轉身前行帶路。

劍東等三對夫婦暫時抑制住滿腹的疑雲。

在這片漁村之中拐了幾拐，一座外圍竹籬的茅舍呈現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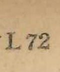
這座竹籬茅舍座落在整個漁村的中央，也是整個漁村中唯一圍有竹籬的一座。

竹籬內的茅屋裏亮着燈光，竹籬兩扇柴扉還貼有春聯，雖然紙色泛白，字跡也已模糊不清，但隱約還看得出字跡筆力雄渾，不是出自尋常人手筆。

劍飛推開兩扇柴扉行了進去。

只聽那一明兩暗，屋門虛掩的茅屋裏，傳出了帶着顫抖的清朗話聲：「是劍飛麼？」

劍飛聞言，連忙應聲道：「秀哥，是我，



還有——。」

劍東等六人一近竹籬就已相當激動，如今再一聽那帶着顫抖的清朗話聲，更是忍耐不住，沒等劍飛再說下去，就已一起跨身騰步擁到了茅屋前，伸手推開了茅屋兩扇門。

燈光瀉出，門裏是茅屋的廳堂，廳堂裏，擺設簡單而不失雅緻，靠裏神龕前，正中，擺着一張朱紅靠椅，靠椅上，盤膝坐着一個書生型的年輕人，書生看上去年紀在二十上下，略嫌瘦弱了些，長眉細目，胆鼻方口，肌膚白晳，尤其是臉色，白得有點近乎蒼白，修長的一雙手，十指根根似玉，白裏更泛些青色，算得上俊逸，但缺少些英挺，不但讓人覺得瘦弱，甚至讓人覺得他帶着病容，從他的臉龐上、眉宇間，可以依稀看出，有幾分似那位老主人李慕雲的神態。

門開處，劍東六人當門而立，書生也帶着激動，猛然睜大了一雙細目。

劍東六人更是齊聲顫呼：「小主人。」

熱淚奪眶，帶着洒落的瑩晶淚珠，六個人旋風般擁進廳堂，拜倒在地。

李秀一驚，蒼白的臉上因窘急而微泛血色，伸手欲攔：「叔叔、嬸嬸，快——。」

或許是因爲手伸得猛了些，盤坐的身軀往前一傾。

劍飛帶着勁風掠到，一把扶住。

李秀反手抓住劍飛：「劍飛，快，快，快扶起六位叔叔、嬸嬸。」

劍飛伸手去扶，劍東等又一拜而起，劍東帶淚說道：「小主人，千萬不能這麼稱呼，您是折——。」

李秀一雙細目之中淚光閃動，截口道：「爹回來的時候告訴我，也與您六位兄弟相稱，他老人家嚴諭，他日相見，一定要敬您六位叔嬸——。」

劍南道：「那是老主人垂愛，以往在山莊的時候，劍飛一直叫我們哥哥、姐姐。小主人要是這麼稱呼，叫劍飛——」

李秀道：「爹的嚴諭，不敢更改，他老人家有他老人家的道理，劍飛到家裏來的時候，猶在襁褓之中，我長他兩歲，而那時候您六位都已長成，就算劍飛改口，跟着我叫您六位一聲叔、嬸，也是應該的。」

劍北沒說話。

只聽靈芝流淚說道：「這是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你們三個還在稱呼上計較？」

李秀叫道：「靈芝嬸——」

靈芝淚如泉湧：「小主人，我們來遲了，有負老主人的大恩，罪該萬死。」

李秀兩眼之中的淚光爲之一湧，但是他就是不讓它奪眶而出：「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變生腋肘，誰又料想得到，您六位請坐，大家坐下來再說話。」

劍飛搬過來兩條長板櫈，劍東、劍南、劍北、靈芝、金蘭、白菱三對夫妻分坐兩旁，劍飛又搬來一張圓櫈子，就坐在李秀所坐的靠椅之旁。

金蘭道：「小主人，那夜的變故，我們只聽劍飛說了個大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李秀道：「我要先問一聲，您六位怎麼會突然想到到襄陽來？」

白菱就把他六人來襄陽的始末說了一遍。

李秀道：「算算時日，您六位興起來襄陽的意念的時候，恐怕也就是家裏發生變故的前後，至於那夜的變故，眞要說起來，當時的情形我並不比劍飛清楚，我兩腿殘廢，不能外出，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是誰給服的藥，人在半昏迷中，雖然聽見了外頭說話，但也沒聽清楚是誰在說話，都說了些什麼，後來劍飛進來揹着我逃命的時候，我已經是人事不省了——」

靈芝道：「聽劍飛說，小主人受了劍傷，如今——」

李秀道：「謝謝靈芝嬸，我受的劍傷很輕，只是傷了些皮肉，到這兒來以後，敷敷藥已經好了。」

金蘭道：「對了，聽劍飛說，小主人的腿是兩年前壞的，究竟是怎麼壞的？老主人精擅醫術，難道他都沒有辦法爲小主人診治？」

李秀輕輕嘆了口氣，道：「他老人家要是能給我診治，我也就不會落下這個殘廢了，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壞的，兩年前的那一天，突然覺得兩腿痲木，等到劍飛買菜回來，我已經躺在床上無法站立了。」

劍東忽然站了起來道：「小主人，能不能讓我們看看！」

李秀道：「劍飛，帮我個忙。」

劍飛應聲站起，使李秀身子後仰，然後用手小心而緩慢地扳直李秀的腿，劍東等六個也忙過來帮忙。

李秀的下身穿條跟上身質料、顏色一樣的長褲，脚上穿着布襪，沒穿鞋。

靈芝、金蘭、白菱三個大李秀十來歲，也都長李秀一輩，不避什麼嫌，小心而輕緩地把他的褲腿拉到膝蓋之上。

只見李秀的兩腿跟常人沒什麼兩樣，不但是看不出什麼來，也未見有一點萎縮。

劍東伸手試按兩腿的肌膚，肌膚也跟常人絲毫沒有異狀。

劍南道：「小主人，現可有什麼感覺？」

李秀道：「現在沒有絲毫不適之感，也覺得出觸摸，就是不聽使喚、不能行動。」

這是怎麼回事？

劍東等六人都皺了眉。

精擅醫術的李慕雲都治不好，劍東等六人自是東手無策。

李秀也許已經習慣了，臉上並沒有難過神色，只輕嘆一聲道：「我倒不在乎今後這一生怎麼過，只是當年爹沒授我武功，如今又落得個兩腿殘廢，不能行動，李家有我這個人，等於沒我這個人，娘的神秘失踪，爹的離奇被害，我這個李家之後却不能——。」

劍北道：「有我們六個跟劍飛在，這兩件事那還用得着勞動小主人。」

李秀道：「雖然是只好煩勞您六位，可是我總是覺得愧疚不安。」

劍南道：「小主人怎麼好這麼說？」

靈芝道：「小主人這麼說，也不怕我們聽了難受。」

李秀笑了笑，笑得微嫌勉强，道：「您六位請坐吧。」

靈芝、金蘭、白菱三個拉好了李秀的褲腿，劍東、劍南、劍北又把李秀的腿盤好，這才各自回座。

劍東道：「依我看，家裏的變故跟老主人的被害，可能跟主母早年的失踪有關。」

李秀道：「我也這麼想，我更感不解的是，娘失踪這麼多年了，爹從來沒有出外找尋過，也絕口不談娘失踪的事，娘的失踪，對爹好像也沒有成爲什麼重大打擊，他老人家似乎心裏明白，但却就是不肯吐露，還有就是，那夜發生變故的當時，爹爲什麼不願反抗，寧可被害，究竟是什麼理由促使他老人家這麼做？」

劍南道：「主母失踪在前，小主人雙腿殘廢在後，要是沒有重大理由，老主人決不會作這種犧牲而置小主人於不顧。」

劍北道：「或許，老主人的犧牲自己，就是爲救小主人，可能老主人明白，若不犧牲自己，便不能保全小主人這唯一的李門之後。」

李秀悲憤道：「眞要是這樣的話，爹可以說是白犧牲了，我這唯一的李門之後性命算是保住了，但是有我等於沒我，倒不如當時捨棄我不管——」

金蘭悲聲道：「小主人，護犢之心，是每一個做父母的都有的啊，任何一個做父母的，一旦到了危急的時候，都會不顧自身的安危而盡力保全他的子女啊。」

李秀目中的淚光又爲之一湧，但是他還是沒讓它奪眶。

白菱道：「小主人，你當天因服藥而昏迷，確實是不知道什麼時候，也不知道是誰給服下的？」

李秀道：「確實不知道，不過，事後我想過，一定是爹下在飲食、或者茶水中給我服下的。」

金蘭道：「照這麼看，老主人所以這麼做，一定跟他不願反抗，寧願被害有關，而且老主人也一定事先知道，那夜會發生變故。」

靈芝道：「以老主人的一身修爲，足可保住自己跟小主人而盡殲來敵，何況還有劍飛這麼個帮手，爲什麼非要犧牲自己來保全小主人不可？」

劍東道：「老主人一定是有不能出手的理由。」

靈芝道：「這大家都知道，只是，是什麼理由使老主人不能出手，甚至不願出手呢？」

劍南道：「咱們雖不知道是什麼理由，但已可肯定跟主母的失踪有關，聽劍飛說，殺害老主人那人，不是跟老主人說了『青青』兩個字麼，『青青』不正是主母的閨諱麼？」

劍北道：「照這麼說，必要解開主母神秘失踪之謎，才能明瞭老主人爲什麼不加反抗，寧願被害了。」

白菱道：「恐怕是這樣了，可是主母失踪多年，一直沒有任何訊息，也一直沒有可循的蛛絲馬跡——」

李秀道：「訊息跟蛛絲馬跡都深藏在爹心裏，可是，他老人家已經被害了。」

靈芝揚眉道：「訊息跟蛛絲馬跡雖然已隨老主人而去，但決不可能跟老主人的遺骸一樣，永埋地下，世上畢竟還有知道內情、明瞭這個秘密的一些人，只要有他們在，這訊息跟蛛絲馬跡總有顯現的一天。」

金蘭接着道：「再則，或許有什麼理由、什麼顧忌，使老主人不加反抗，寧願被害，但却沒有任何理由、任何顧忌使咱們這些人不去查明這件謎團似的疑案，咱們一定要找到主母，了解內情，爲老主人報仇，重振神劍山莊的聲威。」

李秀兩眼充滿感激的目光一掃：「六位叔嬸，我——」

劍東肅然抬手，攔住了李秀的話，道：「小主人不必再說什麼見外的話，我們跟李家，我們彼此之間，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都是受老主人、主母的撫育長大成人，怎麼說都是李家的人，也永遠姓李，老主人現已仙逝，也遣散我們，命我們隱居田園的令諭便從此不復存在，我們六個，加上劍飛，不惜把天下武林鬧他個天翻地覆，不惜一個個的血濺屍橫，也要查明這件疑案，找回主母，爲老主人報仇，以報老主人跟主母的恩德於萬一。」

李秀兩眼之中的淚水突然奪眶而出，口齒略動，欲言又止。

只聽劍飛道：「您六位在『漢江樓』上碰上的，會不會跟這件疑案有關？」

劍南道：「我正想提呢。」

李秀剛投過探詢目光，劍北不等他問，便把來到襄陽以後，找尋老主人的經過說了個大概。

李秀靜靜聽畢之後，道：「我想姓范的跟姓朱的這兩個人，不可能跟娘失踪、爹被害有

關，而這只是一方豪强耀武揚威顯色的一貫作風。」

靈芝道：「小主人，何以見得？」

李秀道：「六位請想，娘失踪，爹被害，一直神秘而離奇，剛才經過咱們的分析，也知道這是件極難解開的謎團似的疑案，沒有訊息、沒有蛛絲馬跡，所謂沒有，一方面固然是因爲爹把它深藏心中，不予吐露，另一方面也是因爲那些製造疑案、明瞭內情的人的極力而高明的掩蔽，既是這樣，那些人會輕易露面而自顯訊息，自爲蛛絲馬跡麼？」

李秀的這番話，說來合情合理，聽得劍東六個跟劍飛都各自點頭。

漢江樓上所遇，如果跟疑案眞扯不上關連，那麼溯源至當年，一直到目前爲止，是眞一點訊息、一點蛛絲馬跡都沒有了。

一時間廳堂的氣氛，陷入沉重的靜默中。

但是，一轉眼工夫之後，劍飛頭一個打破了這份沉重的寂靜：「小主人，現在我又要提了，以前我就跟您提過，您不是含混不應，就是顧左右而言他，現在當着劍東叔嬸六位，剛才他們進林的時候，碰見過鄧大爺，他們六位也看出鄧大爺不是尋常人——」

李秀神色微現異樣。

劍東道：「小主人，這位鄧老——」

只聽竹籬柴扉上傳來幾下剝落之聲。

劍飛揚聲問道：「那位？」

外頭傳來一個蒼老話聲，劍東等一聽就聽出來了，赫然正是那位鄧大爺鄧漁：「劍飛哥兒，是我呀。」此老來得眞是時候。

李秀忙道：「劍飛，快去迎迎。」

劍飛快步迎了出去。

劍東等站了起來。

轉眼工夫之後，劍飛帶進來了兩個人，一個正是那位啓人疑竇的鄧先生鄧漁，另一個，則是位十八、九的大姑娘。

鄧漁啓人疑竇，劍東等原本打算在燈下再細看此老，但是，六個人的目光却全被那位大姑娘吸引了過去。沒別的，只因爲大姑娘長得太好了，也因爲大姑娘太不尋常了，不只是在這小小漁村來說不尋常，甚至於在劍東等六人的人生旅程上來說都不尋常。

劍東等自小生長在武林大家，也曾跟隨老主人李慕雲走遍大江南北，但是像這麼一位大姑娘，却是生平首見。

大姑娘有着一副無限美好的身材，穿的雖是一身粗布褲褂兒，但是乾淨、合身，無礙她如此的清麗，也掩不住她那高潔的風華。

大姑娘年約十八、九，但有着一種成熟的風韻，長得雖然白皙嬌嫩，肌膚羊脂似的，而渾身上下，尤其是眉宇間，却透着剛毅，也顯示着歷練。尤其動人的，是梳得一根亂絲沒有的秀髮，跟那排整齊的劉海兒，還有那條垂在酥胸前的烏油大髮辮。

十二道銳利目光凝注下，大姑娘毫無羞澀忸怩之態，反而落落大方地含笑點頭，向劍東等六人招呼。

如此漁村，何來這麼一位大姑娘？簡直比發現鄧漁的可疑，還令人震動。劍東等六人目光被牢牢吸引，心中正自意念翻騰，疑竇叢生。李秀的一句話驚醒了六人：「劍飛，快把鄧大爺跟青青手裏的東西接過來。」

劍東等六人忙定神，這才發現，鄧漁跟大姑娘手裏還拿着東西，鄧漁手裏捧的是個帶着泥封的酒罎子，大姑娘兩手裏端的是個上盛魚蝦野味的漆木盤。

劍飛那麼連忙接東西，劍東等六人則含笑向鄧漁見禮，鄧漁連忙答禮，並道：「青青，平素急着想見，如今六位叔嬸見面，還不趕快見禮！」

青青落落大方，含笑上前見禮：「姪女兒青青，見過六位叔嬸。」

鄧漁一旁道：「六位，這是小女青青。」

劍東等連忙答禮，齊稱不敢當。

李秀道：「鄧大爺，您怎麼還帶這麼多酒菜？」

鄧漁笑道：「酒是自釀，菜是本村土產，不成敬意，畧盡地主之誼而已，好在是自己人，諒六位能大度包涵。」

劍東等連稱不敢，李秀讓坐，鄧漁却道：「這六位遠道而來，時候不早了，正宜吃喝，咱們就揭開泥封，擺上酒菜，圍坐言歡吧！」

他不等別人有任何表示，立命劍飛搬過桌子，大姑娘青青去拿碗筷，揭開酒罎泥封，舉手讓坐。

這一頓，直吃喝到近三更，其間鄧漁談笑風生，大姑娘青青坐在李秀之旁顯加照顧，也引得劍東六人注目，使得劍東等加上劍飛七個人，根本無暇多作探詢。

酒盡菜殘之後，鄧漁又表示已爲劍東等安排好了住處，命劍飛先安置好李秀，然後與劍飛、大姑娘青青陪着劍東等六人走了。

等到劍飛安置好劍東等六人回來，照顧李秀睡下，他自己也回房安歇，一切歸於寂靜之後，躺在床上的李秀，却突然自己掀被下床，穿上了衣裳，他，兩條腿站得好好的。

第四章：（由獨孤紅執筆）

狗吠聲夜來

夜已深，漁村更靜，就連偶而幾聲的犬吠也沒了，靜得聽不見一點聲息。

不，還聽得見聲息，那是江邊的水聲。

整個漁村，只有靠東一座房舍還透着燈光，那就是鄧漁爲劍東等三對夫妻安排的住處。

緊靠漁村西頭，還有一座房舍也有燈光，不過這座房舍裏的燈光，外頭看不見。

只因爲一燈如豆，門窗裏頭都加一塊黑布掩遮，使得燈光一絲兒也不會外洩。

這座房舍，也是一明兩暗，外頭一間是廳堂，油燈就點在廳堂的神龕上。

神龕前，一個人臉色肅穆，正反交雙手踱步，是鄧漁。

突然，左邊那間屋裏，傳出了一聲輕響，像是窗戶沒關好，被風輕輕吹動了一下。

鄧漁立即停了步，道：「我等着您呢。」

左邊那間屋裏，掀簾走出一人，一個俊逸的年輕人，赫然是李秀。

他一見鄧漁，立即恭謹躬身。

鄧漁坐下去了，李秀仍站着，執禮甚恭。

鄧漁道：「想說什麼，說吧。」

李秀道：「我不明白您爲什麼要這樣？」

鄧漁正眼看了看李秀道：「你是指這一套故事？」

「是的。」

鄧漁道：「我不是跟你說過嗎？有一天，不用我告訴你，你就會明白。」

李秀道：「可是劍飛、六位叔嬸，都是自己人，你怎麼忍心——」

鄧漁道：「除了你，其他的不管是誰都一樣，我不得已，我要是再不做忍心人，姓李的一個也剩不下。」

「難道六位叔嬸跟劍飛——」

鄧漁截口道：「我跟你說過，除了你，其他的不管是誰都一樣，我有過慘痛的經驗，你能怪我麼？」

李秀道：「既是這樣，您爲什麼又故露破綻，引他們起疑？」

鄧漁道：「這樣他們只會懷疑鄧漁，不會懷疑別的，總比讓他們再多想的好。」

「那套故事，天衣無縫，再加上劍飛的說辭，我不認爲他們任何一位會多想。」

鄧漁搖頭道：「你錯了，任何一個人，做一件不願爲人所知之事，儘管他掩飾得再天衣無縫，總有他永遠想不到的破綻，這種破綻，那怕是一條絲，便足以改變整個大事，所以我不得不盡量多作預防。」

李秀道：「難道您這麼說，我就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了！不過咱們既然還承認他們六位跟劍飛是李家人，既然也接受他們爲李家事盡心盡力，我總覺得不應該讓他們費心費力在暗中摸索。」

鄧漁道：「你覺得不應該讓他們費心費力在暗中摸索，那麼你認爲應該怎麼辦？」

李秀道：「我認爲至少應該讓他們多知道一點。」

鄧漁道：「你認爲應該讓他們知道多一些，那麼你認爲我又知道多少？」

李秀呆了一呆道：「難道您也——」

鄧漁輕輕一嘆，搖頭道：「你怎麼不想想，我要是知道得夠多，我還會編那套故事這麼做麼？我還會待在這個漁村裏耐心等待，把整個事情查明了麼？」

李秀道：「那您現在編那套故事，這麼做，究竟是要——」

鄧漁道：「你是個不諳武技，雙腿殘廢，有等於沒有的唯一李門之後，我是個偏僻漁村的老漁翁，不會有人注意，也不足以引人在意，他們六個就不同了，他們六個的出現，再一着手偵查，足以在武林中引起不少的波濤，一旦這陣波濤引出對方來，到那個時候，對你我來說，是敵明我暗，對方全心全力只注意他們六個了，你我這支奇兵——」

李秀神情震動，道：「我明白了，您等於是以他們六位爲餌。」

「應該說是他們七個。」

李秀揚眉道：「他們七位跟李家並沒有血緣關係，並不是眞正的李家人，您拿他們做餌，以他們去試險，去擋劍鋒，是不是太——」

鄧漁嘆道：「我又何嘗願意這麼做，他們跟李家雖沒有絲毫血緣關係，雖不是眞正的李家人，但是在李家，跟你並沒有什麼兩樣，無如，除此之外，我又有什麼別的辦法？好在，也就因爲在李家他們跟你並沒有什麼兩樣，如今爲李家盡這番心力也是應該的。」

李秀道：「我相信他們願意爲李家盡這番心力，他們甚至能爲李家捨命，因爲他們把李家當成自己家，甚至比李家人更珍愛李家，也因爲他們覺得欠李家的恩情，只是，既然他們在李家跟我沒什麼兩樣，爲什麼不明明白白的告訴他們您的想法跟做法，不要讓他們將來有被欺騙的感覺，您要知道，一旦有了這種感覺，多年來他們對李家的情感，很可能會毀於一旦。」

鄧漁道：「不行，我有不能明白告訴他們的理由，我也有把握，他們決不會有那種你所說的被欺騙的感覺。」

李秀道：「要是我，就會有這種感覺。」

鄧漁道：「就因爲你不是他們，他們也不是你。」

李秀似乎有股義憤，但似乎也有股莫可奈何，沉默了一下道：「他們要是根本不到襄陽來呢？」

鄧漁道：「我料定了他們會來，事實上他們已經來了。」

李秀微一怔道：「這麼說，您早就——」

鄧漁也沒說話，似乎他知道李秀要說的是什麼，他默認了。

李秀那股被壓制的義憤，突然之間更爲強烈，他急速的來回走了兩步，但是，那股突然強烈的義憤，終於還是被另外那股無可奈何壓下去了！

他停了步，望着鄧漁道：「他們在『漢江樓』上的所遇，跟李家事有關連麼？」

鄧漁緩緩道：「目下還不敢說，不過我料襄陽城裏的那些人不會就此算了，我已經把青青派出去了。」

「您以爲他們會找到這兒來？」

「襄陽才多大個地方，那些人盤據襄陽已久，有他們的勢力，只要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之內，只怕這六位的行踪，瞞不了他們。」

李秀臉色微變：「這麼說，今夜他們一定會找到這兒來了？」

鄧漁道：「不能說是一定，但至少十之八九。」

李秀雙眉一揚，轉身要走。

「站住，」鄧漁輕喝一聲道：「你要上那兒去？」

李秀沒有回身，道：「不能讓武林中的血風腥雨，波及這平靜淳樸的漁村，我要在半途截住他們。」

鄧漁道：「好胸襟，好心腸，你是個武林人，縱不算武林人，也是出身武林大家的武林人之後，要是怕武林中的血風腥雨波及這平靜的淳樸漁村，當初你就不該到這兒來，更不該在這兒住下，何況，還不能斷定他們一定會找到這兒來。」

李秀霍然旋身，兩眼暴射冷芒，直逼鄧漁：「您——。」

鄧漁坐着沒動，神色平靜之中帶着冷峻，兩眼中也現威稜，在望李秀。

突然，李秀眼中冷芒斂去，俊逸的臉上掠過一種異樣神色，話說得輕微，似乎有氣無力：「您怎麼忍心，明明這都是您的安排，我不能不聽您的，您原可以避免——」

鄧漁目中威稜依然，沒有說話。

李秀又道：「我覺得您實在變了，變得太多了。」

鄧漁兩眼威稜倏斂，霎時間像變了一個人，變得那麼蒼老，變得那麼虛弱，輕嘆一聲道：「是的，我自己也知道，不要怪我，你不是我，任何人，只要他有着像我一樣的遭遇，他都會變，或許比我變得更多。」

李秀道：「我不是您，我跟您的遭遇不同，感受也不同，可是我相信我受的打擊，我的悲痛不比您輕。」

鄧漁搖頭道：「那是不同，本來就不同，以前，你不過是個小孩子，即或懂事，懂得不多，而我，是個成年人，除了悲痛之外，還關係着顏面，尤其是我——。」

忽聽右邊房間裏窗戶輕響。

鄧漁臉色微變，改口輕喝：「進來。」

右邊房間垂簾掀動，香風襲人，大姑娘青青翩然而入道：「您沒料錯，他們找來了。」

李秀雙眉微剔，兩眼之中，閃現冷芒。

鄧漁道：「來了幾個？」

大姑娘青青道：「只見船，沒見人，看不見幾個，不過他們既然是爲六位叔嬸而來，人數應該不會比六位叔嬸少。」

「船已經靠岸了？」

「沒有，還在卅丈外。」

李秀要動！

鄧漁喝道：「站住，不許你去。」

李秀道：「不許我去？難道——」

鄧漁道：「你不要管，給我趕快回去。」

「您——。」

鄧漁臉色微沉道：「我的話你敢不聽？」

李秀似乎永遠畏懼鄧漁的威嚴，頭一低道：「我不敢。」

「那就給我趕快回去，別忘了你兩腿殘廢，是個有等於沒有的人。」

「是。」恭應聲中，李秀轉身又掠進了沒燈的左邊房間。

漁村東頭，鄧漁爲劍東等六人安排居住的那座房舍裏，三對夫妻仍坐在廳堂燈下，但是六個人相對沉默，沒一個人說話，顯然是談過什麼，但卻沒能談出個所以然來。

最後還是劍東說了話：「睡吧，明天再問小主人也不遲！」

幾個人各自站了起來，靈芝道：「是要弄個清楚，此老究竟是什麼來路，爲什麼隱於漁村，深藏不露？爲什麼小主人隱瞞不說？」

金蘭道：「還有，那位青青姑娘，對小主人似乎挺不錯，也別忘了問小主人，是不是有可能——」

可能什麼，她沒說下去，不過，她、靈芝、白菱臉上，都浮現一絲難得的笑容，六個人剛要分對走開。

驀地，不遠處傳來一陣犬吠，這陣犬吠聲高亢宏亮，不同於一般犬吠，夜靜時分，聽來不但份外響亮，甚至有些震耳。

連劍東等六個久經大敵的人，聽來都爲之一驚。

這陣犬吠一起，緊接着四面八方都響起了犬吠。

劍東道：「聽出來沒有，頭一陣像是鄧老養的那條大黃。」

劍南道：「嗯，別的狗吠聲不會這麼震人的。」

話聲方落，大黃跟其他的狗吠聲倏然轉急了。

不要說是劍東等六人，就是任何人，一聽這樣的狗叫，也知道外頭一定有事。

劍北道：「出去看看。」

劍東道：「咱們三個去——」

靈芝道：「不，要去六個人一塊兒去，別老認爲我們女人沒用。」

劍東道：「我話還沒說完呢，妳們三個趕到小主人住處去，帮劍飛衞護小主人，別的事不要管。」

靈芝道：「這還差不多，金蘭、白菱，咱們走。」

開門掠了出去。

劍東道：「咱們也走。」

劍北抬手熄燈，三個人跟着掠出。

三個人都是久經歷練、經驗豐富的高手，一出屋門，立即翻上屋頂，伏身四望。

不用多看，只一眼，便瞧見七、八條人影從江邊一條船上掠上了岸，看那縱掠身法，一個個都不是庸手。

劍東低聲道：「來得還不少。」

劍南道：「恐怕是衝咱們來的。」

劍北道：「何以見得？」

劍南道：「沒聽小主人跟劍飛提起，有武林中人來過，咱們今晚剛來，就有這麼多武林人跟着來到，不是衝咱們來的是什麼？」

劍東道：「別是漢江樓上聽見的——」

話還沒完，五、六條狗從村中竄出，直撲那剛上岸的七、八條人影。

遙遙傳來一聲叱喝，七、八條人影中一個人揚了手，那五、六條狗還沒撲到呢，便有三、四條各自慘嗥，翻身栽倒。

剩下的兩條一看，情形不對，掉頭就跑。

輕叱聲中，適才揚手那人又要揚手。

劍東忍不住了，一直腰，揚聲說道：「朋友，何必跟四條腿的畜牲一般見識！」

那人倏然停手，八個人循聲望了過來。

劍東輕喝一聲：「走。」

三個人拔身長起，直上夜空，幾間茅舍上借力，兩個起落，便似行空天馬般，射落在那八個人面前丈餘外，落地凝目，立即看出，八個人之中，有兩個正是漢江樓上所遇的范五跟朱成，剛才揚手以暗器擊斃幾條狗的，就是朱成。

劍東一笑說道：「不出所料，果然是漢江樓上的人。」

另六個是清一色手提單刀的黑衣漢子，劍東話落，他六人閃身欲動。

范五抬手一攔，帶笑說道：「別這麼不懂禮數，一見面就上，也不怕外來的高人朋友笑話——」

話聲微頓，遙遙抱拳：「三位，范五帶着弟兄們特來拜望。」

劍東道：「不敢。」

范五道：「聽說朋友共是六位，還有三位堂客怎未見——」

劍南道：「那是我們三個的渾家，爺兒們見面，女人家理應廻避。」

范五道：「原來那三位是三位的令正，三對夫妻同行江湖，這種事倒是少見啊。」

劍北道：「就是因爲少見，所以才不免多怪。」

范五乾笑一聲道：「說得是，說得是，也許是范五欠走江湖，少見多怪——」

劍東道：「彼此緣僅一面，算不上是熟朋友，閣下不必多繞圈子，有什麼話直說吧！」

范五道：「朋友快人快語，令人敬佩，既是如此，范五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請問，朋友們駕臨襄陽，有何貴幹？」

劍南道：「閣下是六扇門裏吃公事飯的，還是襄陽地面上的？」

范五道：「六扇門裏吃公事飯的如何？襄陽地面上的又如何？」

劍南道：「如果閣下是襄陽地面上的，我們爲什麼到襄陽來，似乎沒有必要非向閣下說明不可。」

朱成突然道：「要是六扇門那裏吃公事飯的呢？」

劍北冷然道：「襄陽府水陸要衝，每日進出何止千萬，難道每個人都要陳明來意，預作報備？」

范五笑道：「朋友眞會說笑話，眞要那樣，豈不把人累死，再說大清朝每月給了我們多少糧餉，我們那麼樣賣命法，只因爲你們六位來到襄陽之後，行動舉止跟別人不一樣，所以我們才要查個清楚，問個明白。」

劍北道：「這麼說，閣下眞是六扇門裏吃公事飯的了？」

范五一抱拳道：「不錯，在下在襄陽府衙捕房供職。」

劍北道：「失敬。」

范五道：「好說，不敢。」

劍東道：「閣下，我們的行動舉止，跟別人怎麼個不一樣法？」

范五道：「朋友這麼問我，豈不是明知故問？」

劍南道：「閣下想必是指『三劍會襄陽，四方獨缺西』那回事了？」

「不錯。」

「『三劍會襄陽，四方獨缺西』礙着官府什麼事了麼？」

范五道：「明人面前不必說假話，光棍眼裏也揉不進一顆砂子，范五雖然供職官府，靠的是江湖朋友平日的多方照顧，范五交的都是江湖朋友，敬重的也是江湖朋友，深知江湖道有江湖道的事，江湖道有江湖道的禁忌，不管是幾劍會什麼地方，也不管是缺那幾位，原是江湖道的事，只要不招搖張揚，相信任何一個吃公事飯的，都會一眼睜，一眼閉，奈何三位

在城門樓上高懸布招，太過驚動襄陽，上頭交代下來，范五端人碗，服人管，職責所在，不能不查，是故，還望三位高義，給我個方便，好讓范五有以覆命，那就感激不盡了。」

范五這番話說得漂亮，站在一個吃公事飯的立場，對江湖道，也算是仁至義盡了。

劍東等那能不懂這個過節，但是，三個人也是十足的老江湖。

范五話落，劍東淡然一笑：「范五爺面面俱到，實在令人敬佩，曲意寬容，也使得我們兄弟十分感激，本該沒有什麼話說，無如誠如范五爺所說，江湖道有江湖道的禁忌，這件事牽涉太廣，我們兄弟不敢輕犯禁忌，這麼辦，我在你范五爺面前保證，保證這件事一不妨碍官府，二不驚擾百姓，范五爺是不是可以一本愛護，高抬貴手，不再追究。」

劍東這番話，夠客氣，也夠漂亮，而且輕易地把對方的話擋了回去。

范五眉鋒微皺，道：「這個——」

朱成突然沉聲道：「你們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要知道，單憑你們在三座城門樓上高懸布招，驚擾地方，弄得人心惶惶這一樣，就夠把你們拿進府衙的，難道你們還不知進退，非把官司惹上不可麼？」

劍東、劍南、劍北相處日久，默契夠，劍東不火，劍南、劍北也聽若無聞，平靜如常。

劍東微一笑道：「朱兄既然這麼怪罪，我們兄弟就不便再說什麼了，身在江湖，也不能不服王法，這樣吧，只要幾位拿得出供職官府的憑證，我們兄弟跟幾位到府衙認罪就是。」

朱成一怔道：「這——」

范五哈哈一笑道：「怪你招子不亮，江湖上的高明朋友可是你唬得了的？看來這件事不是單憑口舌所能了的了，亮傢伙來硬的吧。」

此言一出，六個黑衣人立即單刀出鞘，朱成也從腰間拔出一把鍊子鎗，振腕一抖，金鐵交鳴聲中，鍊子鎗抖得筆直，怪嚇人的，似乎眞有兩下子。劍東不動，劍南、劍北也沒動。

劍東冷笑一聲：「幾位既是襄陽地面上的，那就更好說話了。」

朱成道：「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劍東道：「咱們遠道而來，純是為個人私事，不想開罪地面上的朋友，若是為懸布招的事冒犯，我們兄弟謹此當面賠罪。」

三個人一起抱了拳。劍東等確有息事意奈何對方沒有寧人之心。

范五搖頭一笑道：「三位不必如此，范五在襄陽地面只是個跑腿辦事的小角色，拿主意做主，小事不能，大事不敢，三位若眞願給這個面子，江邊有現成的船，勞三位的駕跑一趟，跟我們去見上頭，當面致意，要不然，就請明說三位的來意，讓我們回去覆命。」

劍東有點忍不住了，揚了揚眉，道：「范五爺，你不覺得逼人太甚麼？」

范五道：「事非得已，我也是沒辦法。」

劍南冷哼說道：「路要退一步，味須減三分，諸位既然如此逼人，說不得我們也只好應付應付了。」

朱成冰冷道：「你們有一個要先早說這話，不也省費這麼多口舌了麼？」

鍊子鎗一抖，疾點而出。

六個黑衣漢子緊隨而動，六把單刀帶着刀花，一起罩向劍東、劍南跟劍北。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這七個，身手不俗，出手便頗具威力。

劍東淡然一聲：「動吧。」

隨着這一句，三柄長劍一起出鞘，疾迎鍊子鎗跟六把單刀。（未完）

鋼手指的龍虎鬥

嚴霜

李小龍在香港表演各種武功之際，有一名姓張的汽車商，跟他相熟，用閒談的性質問他，如果兩人搏鬥，他是否一定有把握打贏，根本上這位張先生已經學習過多年技擊，年輕的時期還是全國單槓的冠軍，故此，他自問有多少機會取勝，憑着買賣汽車的交情，索性很公開的談談，料不到李小龍聽了，微微一笑，說：「我只是把一隻手指伸出來，如果你用口咬它，能夠把它咬斷，那就更妙，反之，你無法咬痛我的手指，那就算輸，不必講打。」

說完李小龍伸出左手的食指來，讓姓張的咬它，為了印證武功，老張果然張口便咬，眞的堅如鐵石，他牙齒也咬痛了，李小龍手指仍無損無傷，更加沒有痛的感覺，到了那時，老張佩服不已，認為李小龍確有資格稱做鋼手指，如果眞的搏鬥確係無法取勝，因此不敢較量，知難而退。

李小龍能夠運用意志的力量控制身上各處，就算給人拳打腳踢，稍為受傷，他也不會覺得十分痛楚，能夠反攻，那是他另外一種特色，在片塲拍戲的時候，拍攝猛龍過江，他的大母指以及食指當中給碎玻璃割破，有二寸多長的傷口，鮮血直冒，當時有人替他裹傷，跟着送進醫院，要縫八針，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李小龍說：「我不必注射麻醉針，你們照樣的用藥針去縫傷口好了，我絕不會喊痛。」

那些人照做，甚至醫生也覺得驚奇，他果然縫合傷口之際，有說有笑，若無其事，到了那時，在塲目擊的人，問他何以做得到，有這樣强的抵抗力，李小龍說：「只是用意志力克服痛的感覺而已，習慣成自然，任何人都可以這樣做。」

從這件事情反映出來，李小龍的確是苦練多年然後有資格榮登功夫寶座的，他的手指確是堅如鋼鐵，不過，李小龍雖功夫打贏許多個武林高手，曾經奪過兩屆萬邦空手道的冠軍，談到鋼手指方面，他仍是屈居下風，沒有資格稱做第一流的高手，現時能夠用一隻指頭在一枝手杖頂端倒竪蜻蜓的人，全世界當中僅有六個，他們俱是有紀錄可尋的，李小龍就做不到。由於一個人的體重總有一百四五十磅重，甚至百七磅過外，僅用一隻手指竪在地上，倒竪蜻蜓，等於那隻手指要承受一百多磅的壓力，只是在一張枱面上面竪高，已不容易，如果把手杖放在地上，只用手指在手杖彎曲之處竪起自己，那就難之又難，原因是手杖本身好像一隻脚似的野獸，根本上就難以站穩，再者，手杖倒竪蜻蜓，當然是難之又難了，僅有六個人仍然活着，能够做得到，就因為他們是馬戲班表演什技的高手，普通的大力士也做不到，並非他們的氣力不繼，而是無法穩定自己的身體。如上所述，可見鋼手指的威風，確非等閒之輩所能辦得到。

上述的六名高手，只係什技表演專家，如果眞的戰鬥，僅憑一隻手指搏擊，未必打贏，墨西哥綽號鋼手指的一個奇人巴洛夫，他現年已經五十六歲，他就不同了，他跟任何人交手，俱是僅用兩指出擊的，先行用布包住整個拳頭，左拳或右拳都是只有食指露出來，他就把這兩隻手指看做武器，有如棍棒一般，向對方刺去，至於手臂，却可以自由揮舞，用以擋格敵人打來的一拳，三十年來，他沒有碰過對手，他曾經公開表演多次，隨意從地檢起一塊磚頭，只用手指放在磚頭上面使勁的轉動，先轉後插，不過三分鐘，就把那塊磚頭穿了一個洞，如果他用一隻手指，向一隻牛的腸肚刺去，包管刺破了皮膚，直入腸臟，有如劍鋒一般銳利，兩分鐘即可殺牛，直到現在，用指頭看做秘密武器的高手當中，他是第一流的第一把交椅。

指頭並非僅用衝刺作為攻擊性武器的，五隻手指合在一起，那就變成握的姿勢，在握力機上面可以反映出來，一般人僅用一隻手掌的五指向內一抓，在握力機上面顯示出來，只有一百磅力左右，已經算是出色的人了，能够抓勁達到二百磅的非常之少，李小龍也辦不到。

英國叫做雲絲頓卡里的一個人，他就認眞厲害，能够五指一抓，超過五百磅力，他到瑞典遊玩，喝醉了酒，走進任何一間酒吧裏面使勁一抓，或者揮拳一擊，握力機以及拳力機都給他弄破，一夜之間，連破四十多座測驗機，無人能及，他在英國舞台上面是一個紅伶，能够演沙士比亞的戲，往往在演戲當中加入一些表現握力的什技，隨意用手一抓，一條木柱就留下五個凹痕，如果把幾個烟斗送給他抓，他可以將三個烟斗抓爛之後，而且變成細碎的木屑，從指縫流出來，過了一會，把手掌攤開，三個烟斗化為烏有，全部給他抓碎。奇怪的是這一點，他發拳只有蠻勁，不會打鬥，甚至摔角，亦非好手，只是因為他的手指和手掌天生有一股神力，而且肌肉較厚，骨格堅强以至成為握力之王。

在羅馬的紀載當中，古代有一個人喚做大力士雲普，他就創下這樣的一個奇蹟，能够把左手分別穿在五隻銅環之內，銅環下邊有鐵鍊，每個銅環附着重達一百二十六磅的鐵球，他可以單手把它抓起來，每隻手指的抓勁是一百二十六磅，加起來超過六百磅，由古到今，沒有人能够做得到，就算雙手可以舉起一千磅過外的槓鈴，這種大力士也無法僅用五隻手指抓起六百多磅重，他被人看做肌肉發達的人，加以雕刻，現時在意大利米蘭城以及羅馬城許多處街巷竪起來的石像，反映出古代男性美的肌肉如何發達，就是以他作為樣本而雕刻出來的，可惜這個大力士，只是本身有特殊的力量，尤其是指勁掌勁更加驚人，其他就沒有甚麼超卓的成績。

大多數人都有這種感覺，認為手臂特別强大，肌肉發達的人，然後有特殊的氣力，但在事實上，却非如此，英國有一個童子，僅得十四歲半，叫做加利華，他當衆用兩手拗曲一條重達三百磅的鐵枝，那條鐵枝的直徑有一寸，等於普通乒乓波那麼大小，如此粗壯的鐵枝，就算彪形大漢，也絕對無法拗曲，他却辦得到。奇怪得很，他只有氣力拗曲鐵枝，却無法把這種氣力放在拳脚上面，打傷別人，故此，他始終是馬戲班的一名藝員而已。

除此之外，美國有一個最年輕的大力士，僅有十九歲，他叫做約翰安德列夫，能够做出這種表演，煞是驚人，先將一塊木板放在舞台之上，兩邊用木頭墊高，木板之上坐着六個人，其中包括一名美女正在彈鋼琴，其他各人分別在木板上面舉重，或者摔角，並非靜止的，而是互相滾動的，那些人以及鐵啞鈴，又或鋼琴，另加木板，全部重量是二千六百八十磅，他不能把這樣重的東西舉起來，但却可以托住，故此他做出這種表演的時候，先行走到正方形十六尺的木板之下，站定馬步，雙手舉起，然後叫人把分別支持木板四邊的木料搬開，所有觀衆看見他僅用雙臂支持那麼沉重的物體，兩分鐘後，那些人把木料放回原處，支持那塊木板以及各種壓力，他然後離去。

他只能發揮托的力量，如果叫他舉起沉重的啞鈴，他只能做到八百磅重，跟冠軍相差太遠，故此，他這種托勁也是驚人的，至今沒有人能够打破這個紀錄。

別說指勁特別厲害的人有機會殺傷別人，就算用指勁作為比賽的一種競技，也含有極大的危險在內，隨時可以使參加比賽的人心臟爆裂，倒地喪生，這種比賽相當古怪，在意大利靠近地中海的幾個大城，經常有人在酒吧裏面賭輸贏，有時雙方的賭注達到美金數千元之巨，參加競技的人當然是非常勇猛，而且壯健的男性，兩人各把右手的中指伸出來，扣緊一個橡皮圈，就是這樣簡單，互相拉來拉去，在兩人之間有一塊石枱，無法搬動，他們決不會給對方拉跌，也不會退縮，如果認輸，把手指抽出來，那就算了，不認輸的話，就要設法把對方的人拉到石枱上面，再拉過來，換言之，從東面拉到西面，然後算贏，只憑拉勁壓倒對方已不容易，何況把對方整個人拉過來呢？當然更不容易了，參加者往往因此支持到三個鐘頭過外，如果體力不支，或者心臟較為脆弱，經過三小時的拉勁那麼强大壓力所困擾，便有可能心臟突然裂開，口鼻噴血，即時喪命，這項競技表演含有賭博性質的拉力比賽，參加者必然是在事前找到公證人，而且申請當局批准，另外簽下生死狀然後進行。那邊的酒吧有許多人是在體育界享譽甚濃的，經常到該處觀看，至於參加拉勁的傢伙，全部是在摔角圈裏面極有名氣的，否則，他就沒有資格參加這種危險的競技。

談到摔角，大多數人都是首先想起羅馬摔角的，事實上至今羅馬的摔角仍是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別個地方雖然有同樣的一種競技方式，或者在電視台上面表演，始終鬥不過羅馬摔角，歷屆獲取冠軍的多數是意大利人，他們全部體重超過二百四十磅過外，但却渾身肌肉發達，腰部也很發達，絕非像普通體育家那種胸大腰細的模樣，他們至今仍有這種信仰，認為有資格摔角稱雄的傢伙，才是眞正的男人，這個信念顯然是羅馬全盛時期遺留下來的，羅馬曾經征服全世界，羅馬帝國經過一千年然後滅亡，無怪他們到現在仍然想起古羅馬的光榮，拚命練習摔角，引以為榮。

——完——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天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鳥帮繼任帮主鳳棲梧，與以曹廷爲首的中原五義化敵爲友，率同雙方的弟子，佈下天羅地網，以對付共同的敵人——婷婷。這枝聯合的隊伍，白天分頭到處搜索敵踪，準備將婷婷圍殲，直到黃昏，衆皆無功而返。入夜，全體隊伍均隱入鳥帮總壇的地下室內住宿，而鳳棲梧等五人則在大堂內歇息，輪流值夜。到三更時分，仍無動靜。不久，婷婷飄然而至，爲燕南發覺，即喚醒衆人戒備。婷婷如入無人之境，直趨大堂，這時，鳳棲梧等人突然現身，一聲令下，衆弟子也匆匆上陣，圍攻婷婷，在同仇敵愾下，終於將婷婷砍爲兩段，其屍體即化作紅光……

紅光透入體　本性即盡喪

曹廷燕南亦已看在眼內，燕南亦是一個傻瓜也，曹廷同樣張口結舌。

那東西移動得非常迅速，也越來越高，曳着一道紅光射前。

其餘人亦都一一清醒過來，無不目定口呆，也沒有一個看得出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曹廷看着突然發出了一聲呻吟，往前掠出去，一面大呼道：「抓着那東西，不要讓它飛掉。」

衆人如夢初覺，幾個抓着繩鉤的弟子立即拋出繩鉤，向那樣東西飛去。

那樣東西却已高飛數丈，已不是他們拋出的繩鉤所能及的高度。

繩鉤一一落空，有人擲出暗器，也有人將手中兵器飛出去，但全都追之不及。

曹廷飛掠前來，抄起了旁邊一個弟子三枝纓槍，暴喝聲中，一一擲出，擲向那團紅光。

他的內力高深，每一槍都能夠擲及那東西的高度，可是三槍都落空，不知何故，他就是不能夠掌握那東西的準確位置。

那東西越移動越快，眨眼間已飛過了那道高牆，鳳棲梧緊接追上牆頭，那東西却已高不可攀，繼續往前移動。

鳳棲梧緊追不捨，跳下高牆，掠上瓦面，瓦面過瓦面，緊追在後。

曹廷燕南不由自主追前去，三人俱都有一身輕功，很快就將那些帮衆遠遠拋在後面。

一片片瓦面在鳳棲梧脚下飛逝，越追越近，可是那東西距離他頭頂始終有四丈距離。

到現在他仍然瞧不出那是什麼東西，却經已肯定，婷婷所以變成那樣子，完全是因爲那東西作怪，除非將那東西毁去，否則不難有第二個婷婷出現。

曹廷比鳳棲梧更明白，所以一身輕功也施展至盡，緊追着鳳棲梧，距離不變。

那東西飛過了瓦面，繼續往高牆那邊飛去，鳳棲梧從瓦面躍落，兩個起落，已掠至牆下，不等一口氣緩過，接往上拔起

來。

他奮力已盡，新力未生，實在已拔不到那麼高，他心中也有數，雙手立即前伸，右手刀一點牆壁，身形借力又拔起了很多，左掌一伸已搭住了牆頭，半身一縮已到了牆頭上。

那東西沒有停下來，鳳棲梧也沒有，身形從牆頭上翻過，雙脚一蹬，身形也如箭也似射出，橫越護壕，射往對岸。

他的身子已不能保持平衡，越過護壕，平空跌下來，只差一點兒便掉下水裏。

他貼地打了一個滾，才站起身來，抬首望去，經已搶在那東西之前，可是距離經已有七丈之高，他輕功再好，也不能躍得這麼高，却仍然沒有停下，繼續掠前，掠到了那樹林之前。

那片樹林在黑夜中就像是無數怪物，蹲伏在那裏。

鳳棲梧衝了進去，身形往上拔起來，手足並用，掠上了一株大樹的樹梢。

那株大樹差不多有七八丈高，鳳棲梧掠了上去，那東西正好向這邊飛來。

鳳棲梧看得眞切，暴喝一聲，一刀力斬了出去。

他左手抓着一條樹幹，右手揮刀，混身的氣力幾乎都聚在這一刀之中。

那東西那刹那又一亮，發出了刺目的紅光，鳳棲梧那麼接近，眼前又是一片通紅，什麼也看不見。

刀光完全被紅光壓下，可是紅光却不能影响那柄刀的鋭利。

紅光一開，刀直入，那東西彷彿也知道危險，突然往後一縮。

刀削過，只差半寸，終於削空，可是刀上的勁力仍然震得那東西倒飛出半丈。一陣極其怪異的聲响即時從那東西發出來，好像咒詛，又好像責駡。

鳳棲梧雖然看不到，却聽得清楚，他完全聽不懂。

那東西並沒有墮下去，一陣「營營」聲急响，弧形往一旁飛開。

鳳棲梧的視綫恢復正常的時候，那東西已然離開了他五六丈，一聲輕嘯，往前掠去，掠向三丈一叢枝葉。

那東西即時又發出了一陣怪聲，鳳棲梧聽不懂，却不知怎的，竟然有一種那東西在恐懼的感覺。

那東西亦隨即緩緩沉下來。

鳳棲梧只要再兩個起落，絕對可以追上那東西，可是就在這時候他一脚踏空。

那叢枝葉完全不能够承受他的體重，更休說可以讓他借力再拔起身子。

一踏空，鳳棲梧便墮進黑暗中，不由自主發出了一聲驚呼。

那東西同時發出了另一種怪聲，就像在慶幸，竟還似帶着嘲弄的味道，原在沉下的身子接往上飛起來，繼續前飛。

鳳棲梧在怪聲中飛墮，一聲驚呼出口，他的心神已然鎭定下來，風車般一轉，卸去了大部份衝力，接觸地面的時候，仍不由摔了一交。

曹廷聽到了鳳棲梧的驚呼聲，原要拔起的身子一頓，轉往林內竄進去，一面大呼道：「鳳老弟——」

鳳棲梧長身而起，應道：「沒有事，那東西還在樹林上空。」

他的眼睛已能够適應周圍的環境，話說完，手足並用，又爬上了旁邊的一株大樹。

曹廷聽說，知道鳳棲梧平安，亦向身側的一株大樹攀登上去。

到他們上了樹梢，那東西已走遠，只見紅色一團，不過鴿蛋大小，向黑暗深處飛投。

鳳棲梧目光一緊，一聲苦笑。「追不到的了。」

曹廷亦苦笑。「若是在平地，我們即使趕不上，仍然能够憑着那些光，知道這東西所在，可是在這個林子之上，我們的身形實在難以施展得開。」

鳳棲梧點頭。「方才晚輩就是一脚踏空掉下去。」

曹廷仰天一歎。「莫非這東西命不該絕？」

「只能這樣解釋了。」鳳棲梧一咬唇。「這東西還是一個人，我們找了整天也毫無所獲，現在變成了這樣子，要將之找出來當然更加沒有可能了。」

曹廷點頭道：「夜間我們雖然有光可以辨認，但這東西隨便往岩洞裏一躲，那麼小一團，如何看得出，兩目間，就是隨便往一叢枝葉裏一藏，我們亦不可能找出來。」

鳳棲梧目光仍然是望着那邊，說話間，那東西已只見豆大的一點。

旁邊枝葉一响，燕南冒出來，兩人的說話他雖然沒有完全聽入耳，但亦知道這一次他們又是功敗垂成，不可能將那東西消滅的了。

曹廷一頓又歎息道：「方才我們若是有一張魚網什麼的，那該多好。」

鳳棲梧一聲苦笑。「天知道會變成這樣子？」

曹廷道：「這種事若非目睹，相信也沒有人會相信。」

「可不是——」鳳棲梧心念一動，轉問：「老前輩五人當年擊殺那依依的時候，是不是這樣子？」

曹廷一怔道：「那的確突然一陣閃光，但跟着發生了什麼，我們五個人可都是一些印象也沒有，還以爲只是幻覺。」

鳳棲梧沉吟。「當時只是一陣閃光，那惟一的解釋就是當時那東西還未有這般功力，也許還沒有這麼大，所以雖然飛了出來，你們也沒有察覺。」

曹廷頷首。「只有這樣解釋了。」

鳳棲梧道：「現在總算明白了，那東西開始的時候不知如何，到遇上你們，是藏在一個叫做依依的女孩子體內，依依給你們毀了，便飛了出來，輾轉進入憐憐的體內，這顯然是爲了藉連雲莊安家的勢力向你們報復，到發現連雲莊並不如外傳的强大，又知道婷婷跟我的關係，便轉投入婷婷體內，讓我救出去，到發現我的哥哥更有實力，於是便藉醉酒爲名，勾搭我的哥哥，目的在利用鳥帮的勢力，對你們來一次大報復。」

「已經很成功的了，中原五義現在已只剩下老夫一人。」曹廷慘笑。「依依只不過是她寄居的一個女人，既然她可以隨意進入任何一個女人的體內，以常理推測，實在不可能如此仇恨我們，以致非將我們趕盡殺絕不可。」

鳳棲梧輕笑一聲。「那大概只有兩個解釋，一個是那東西眞是個母的，所以心胸才會如此狹隘，不惜一切報復。」

「母的——」曹廷只有苦笑。

「還有一個解釋就是，她進入依依體內，實在要進行一件大事，却因爲你們，不能够實行。」

「這也有道理。」曹廷花白的眉毛已交結在一起。

燕南插口道：「可是，那到底是什麼東西？怎能够這樣？」

曹廷看看鳳棲梧道：「若是有人給我回答這個問題，可就太好了。」燕南目光也向鳳棲梧望來。

鳳棲梧搖頭。「別望我，你們也知道，我知道的比你們絕不會多到那裏去。」

燕南試探着問：「方才你不是好像跟她交上手？」

鳳棲梧道：「我砍了那東西一刀，可是砍不中，只將紅光砍開來，刀風並將之震開，當時那東西好像有些恐懼，發出了一陣怪聲。」

「怎樣怪？」燕南追着問：「是不是求你饒命。」

鳳棲梧搖頭。「以她進入婷婷身上表現出來的性格，絕不會是那種隨便會屈服求饒的……」

他沒有說什麼，只是笑了笑，的什麼？當然他說不出來。

到現在他仍然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

曹廷接道：「這倒是不錯，既然是母的，給嚇了這一跳，第一件要做的，只怕就是大罵對方不是，痛加咒詛。」

鳳棲梧頷首。「晚輩當時的確有這種感覺。」

「那是母的絕不會錯的了。」曹廷嘟喃道：「這東西——」

鳳棲梧接道：「到晚輩一刀砍空，騰身再追上，那東西反發出了另一種怪聲，好像是非常恐懼。」

「這是說，你是可以將之傷在刀下的了。」曹廷顯得有些兒興奮。「我早就看出這東西對我們心存恐懼，不敢與我們正面衝突。」

鳳棲梧道：「可惜黑暗中不能看得太清楚，一脚踏空，不能將之追斬刀下。」

曹廷歎息。「這是最可惜的一件事，今天給她走脫，我們又有好一會子提心吊胆的了。」

鳳棲梧道：「綜合我們的所知，那東西雖然還未成氣候，明顯的在每天成長，不難有一天，到我們不能再將之制服的境界。」

曹廷點頭道：「我担心的其實就是這一點，這東西若是修煉成功，方才那樣的光一閃，我們看不清楚之際，她已經可以乘隙將我們置之死地。」

鳳棲梧道：「現在看來就只有希望那東西仍然是那個急性子，明天晚上，又會找到來了。」

曹廷語聲沉下去。「這種希望看來並不大。」

鳳棲梧亦有同感。「除非她立即又找到了另一個肉身，而那個肉身又能够將她的能力發揮出來。」

曹廷完全同意，鳳棲梧又道：「方才我們已經完全試出來，她回復本來，對我們可以說完全沒有威脅。」

曹廷想想，追問道：「方才你那麼接近，一定看得非常清楚，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燕南亦問道：「是啊，到底是什麼東西竟然如此可怕？」

鳳棲梧却回答：「看不出來，那東西混身都裹在一團紅光中，越接近，紅光便越强烈，亮得令我根本看不出那到底是怎麼樣子。」

曹廷苦笑。「她飛着的時候，不停發出一種營營聲响，倒有點像……像是一種飛蟲。」

鳳棲梧道：「那的確像是有一雙翼在不停振動。」

曹廷道：「也許是蜜蜂，是蒼蠅，蚊子……」語聲逐漸沉下去。

鳳棲梧想像得到曹廷的感受，道：「這種事也實在太難令人置信，一個人竟然會被一隻飛蟲控制，而那種飛蟲又竟是我們一舉手便能置之死地。」

曹廷苦笑道：「我們大概都聽過一些邪魔妖怪的傳說……」這句話才出口，他忽然把頭一搖。「再下去，我們只怕要瘋了。」

燕南插口道：「說不定，我們方才都是……」

曹廷道：「人老了難免老眼昏花，可是你們這些年青人……」

鳳棲梧接道：「若說那東西是我們將婷婷砍倒的時候湊巧經過，未免太巧了一些，還有那東西發出來的光芒，與婷婷的身子破碎時完全一樣。」

燕南苦笑道：「我其實也是相信的，只是實在有些不服氣。」

鳳棲梧道：「這該說有些不信邪。」

曹廷只是喃喃道：「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總會明白的，那東西是絕不會放過我們的了。」鳳棲梧目光轉向那東西消失的方向。「這一次我們給她的打擊有甚於甜水井一人村的一次，那一次她記恨到現在，想盡了辦法報復，這一次，我看她是與我們沒完沒了。」

曹廷沉吟道：「可不知她什麼時候才會不用假借別的東西進行報復，到時候又會是怎樣的一種情形，是不是無人能够抗拒。」

鳳棲梧道：「別想得這麼遠了，我們現在還是準備應付她的再來襲擊。」

曹廷笑起來。「今夜她到來，我看目的不外在殺幾個人洩憤，只是我們抓住了她的弱點。」

這笑容異常苦澀，他當然沒有忘記，這一次他們的損失其實也不少。

燕南明白曹廷說的話。「天下間沒有第二個帮派可以跟鳥帮一較高下的了，她還能利用什麼人，而她亦顯然只能够進入一個人的體內。」

曹廷道：「她也應該明白這一點。」

鳳棲梧道：「在她找我們算賬同時，我們亦不能够坐以待斃。」

曹廷苦笑。「我們能够做些什麼？」

「那東西必須血才能够生存，我們可以從這方面着手調查，小心這附近可有什麼人失踪，是否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曹廷連連點頭，也就在這時候，一陣人聲嘈雜，鳳棲梧知道是鳥帮的弟子追來，道：「我們也該下去了。」

× × ×

到他們出了這座林子，百數十個鳥帮與中原五義的弟子已經聚集在林外，一看三人的表情，心頭都不由涼了一截。

他們沒有帶備燈籠火把，可是這時候烏雲已開，一片月光洒下來，在習慣了黑暗的他們來說，這一片月光已經足够。

鳳棲梧也沒有說什麼，一揮手，當先往總壇回去，曹廷燕南默默跟在他身後，三個人的心情都非常沉重。

衆人隨亦舉步，沒有說話，沉重的脚步聲傳出老遠。

× × ×

那東西這時已經停下來，停在一株高樹的梢上，月光照耀下紅光雖然消淡，却也更迷濛，一樣看不出到底是什麼東西。

「營營」的異响亦已消去，那東西停在那兒，一聲不响，周圍也沒有任何聲响，異常寂靜。

然後一陣喘息聲响起，與發自人口並無不同，那東西散發出來的紅光亦隨着一暗一明。

喘息聲好一會才停下，接着是一陣怪異的聲响，就像是鳳棲梧方才聽到的那樣充滿了咒詛的意味，而且是惡毒的咒詛。

這種怪異的聲响驟聽來好像一樣，細聽之下却顯然並不相同，抑揚頓挫，長短有異。

差不多半盞茶之久，這種聲响才停下來，周圍又回復靜寂。

月光時隱時現，風一陣又一陣，突然急激吹飄，那東西與之同時，發出了一陣尖銳而恐怖的笑聲。

那絕無疑問是笑聲，那東西也就在笑聲中飛起來，不是往鳥帮的總壇飛，而且繼續飛往前，瞬息消失在枝葉叢中。

鳳棲梧他們若是聽到這笑聲，不難會想到那東西已然想到了復仇的好辦法。

可是，就算他們聽到了，也未必會想得到那是怎樣的一個辦法。

一件恐怖的事情也就在此一刻開始。

× × ×

也就由這一夜開始，鳥帮的總壇白天陷入了一片異常的寂靜中，與往日迥異，到夜間，也一樣，不再見到任何燈火。

每一個住在鳥帮的人都一反常態，變晝爲夜，在白晝盡量爭取睡眠的時間，入夜之後才活躍起來。

甚至鳥帮總壇之外百里，也都是變成這樣子，沒有月亮的夜裏，簡直就像是人間地獄。

消息亦一天比一天傳得更加遠，却怎也追不上那東西。

那雖然相差不過兩天，但已經足够讓那東西爲所欲爲。

沒有人能够阻止，正如那東西進入依依、憐憐、婷婷體內的時候。

× × ×

夜未深，風甚急，夜風中彷彿仍帶着焦臭的氣味，到底是葬身在火海中的屍體發出來，還是只不過焦木原有的氣味，葉

南溪分辨不出。

他俯臥在莊院惟一未被燒燬的小樓中，只要在榻上抬頭，便可以看到窗外那一片燒毀的莊院。

只要看到那一片燒毀的莊院，他心頭彷彿便有烈火冒起來，彷彿又看到了那一夜的惡戰。

到現在他仍然只能够俯臥在榻上，鳳生那兩刀傷得他的後背實在太重，只差一點便要了他的命。

傷口都敷上最好的金創藥，那在葉南溪的感覺，就像是背上了兩個沉重的包袱，壓得他幾乎喘不過氣來。

他不能不承認當夜實在太魯莽，因此才會被鳳生翼刀有可乘之機，力砍在他的背上。

也因此他不能够參與曹廷胡子玉的行動，在他從昏迷中醒來之前，曹廷巳經擬好了一切步驟，他雖然很想去，可是却連站也站不穩。

所以他只有眼巴巴的目送曹廷一行離開。

事情到底弄成怎樣，到現在仍然沒有消息，葉南溪儘管心急如焚，却是一些辦法也想不出來，空自在焦急。

鳥帮的勢力他們當然都很清楚，是否少了一個鳳生便能够輕易將鳥帮總壇攻下，曹廷也不敢肯定。

他們那些投身鳥帮的鴿組的弟子，對於鳥帮總壇的情形當然很清楚，曹廷也不以為他們是誇大，可是仍然要前去，那是因為他們已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

葉南溪當然也明白這一點，曹廷的意思，原是要他暫時躲起來，看情形再作打算，可是他不肯，他寧可死在胡子玉這幢莊院裏。

留下來的弟子也全都是傷殘不能再作戰，他們現在也就在小樓下守衞，雖然知道鳥帮若是解決了曹廷一行，他們根本只有束手待斃的份兒，却仍不肯退避。

中原五義名下無虛士，他們所收的弟子也可以說體內流的完全都是俠義之血，好像這樣有為的一羣年青人若是也無一不該死，還有天理。

那是中原五義闖的禍，本該由中原五義承担，可是在那天晚上之前，中原五義完全不知道什麼地方開罪了鳥帮，以至鳳生採取那麼惡毒的報復手段。

他們甚至懷疑鳳生目的在一統中原武林，那些弟子也因為絕不相信他們會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情，只以為是鳥帮在擴充勢力，才那麼團結。

聽了鳳生那番話，中原五義才知道鳳生是為了為當年被他們以極殘酷的手段殺死的那個叫做依依的女人報仇。

他們不知道鳳生跟那個依依是什麼關係，更懷疑鳳生與那個依依怎麼會拉上關係。

依依巳經是一個死人，絕沒有可能將事情說出去，而除了他們之外，還有誰知道？

事情充滿了神秘，也充滿了恐怖，葉南溪一個養傷樓內，靜思下來，如何放心得下。

他也開始為自己那天晚上魯莽的行動深感後悔，否則他現在絕不會臥在榻上，怎也能够隨去鳥帮總壇一看究竟。

有生以來，他還是第一次心情這樣惡劣，特別是今夜，他甚至不能够定神去思索。

風越夜越急，也越來越冷。

燈火在急風中搖曳，終於熄滅，葉南溪不知何故竟然由心寒出來。

他弓起了半身，往窗外望去，窗外的燈火也竟巳完全熄滅，觸目一片森寒的景像，幾下火石的敲擊聲接傳來，却不見有燈光再亮起。

火石敲擊聲繼續傳來，葉南溪爬前數尺，伸手拿走了放在桌上的那雙流星鎚。

他沒有發現任何不妥，只是有一種不祥的感覺，驅使他去拿兵器。

火石仍然在敲擊，葉南溪聽到了那些弟子的語聲都是在奇怪火石敲不出火花。

却就在這時候，葉南溪看到了光，一種紅亮的光由瓦面上透下來。

那種光斗大一團，由瓦面緩緩透進來，就像是一樣活物。

葉南溪即聽到了一陣「營營」聲。

那種聲音絕無疑問是由那團光發出來，葉南溪却除了一團紅光之外，再也看不到什麼。

——奇怪？到底是什麼東西？葉南溪不由瞪着那團光，眼睛一眨也不眨，可是無論他怎樣看，也看不出來，他開始感覺恐懼。

那團紅光隨即緩緩落下來，葉南溪不覺半身一縮，這一動，傷口亦被牽動，一陣劇痛，面部的肌肉不由一下抽搐。

「營營」聲更響，那團紅光凌空開始緩緩繞着葉南溪轉動，葉南溪亦隨着轉動。越轉那團紅光越接近，也越來越强烈，葉南溪側着身子，亦隨着移動，紅光耀目，不由他雙眼不停眨動，逐漸只看見一片血紅。

他實在很想將視綫移開，那種紅光令他實在太不舒服，可是他又不敢。

那種恐懼的感覺也就更强烈了，無知原就是一種恐懼。

紅光轉了幾匝，逐漸快起來，快得就像是一條光帶，繞着葉南溪。

葉南溪目光經巳追不上那團紅光的速度，傷口因為不停牽動，一陣陣劇痛，眼睛亦巳經深覺疲倦。

他的一雙手巳經抓住那雙流星鎚，雖然想擊出去，却是抓不住目標。

紅光轉動得更迅速，就像是變成了一張發亮的網，將葉南溪網起來。

葉南溪耳朵只是聽到一陣「嗚嗚」聲，身子又不由移動起來，刺痛一陣又一陣，然後他突然有一種感覺，就像是那並非傷口在發痛，而是給那種紅光將身子割開來。他想叫，但沒有叫出來，他到底沒有忘記，在樓外就只有幾個受傷的弟子。

連他也應付不了的事，那些弟子如何應付得來？

他一雙手抓得那個流星鎚更緊，額上汗下如雨，只等機會發出去。

紅光繼續轉動，突然一斂，葉南溪即時覺得後背一下刺痛，他也不由側首望去，只見那團光正附在他的後背上，他裹着傷口的白布條巳經有兩塊斷下。

那種「營營」聲響個不絕，這時候特別清楚，葉南溪感覺整個身子也抖起來。

他終於忍不住一聲怪叫，右手棄鎚，反向那團光抓去。

手還未伸到，那團光巳然暴長，葉南溪猛覺手背一痛，不由手一縮，目光及處，只見手背一下子紅腫起來，就像是中了什麼暗器毒藥。

那團紅光隨又伸縮起來，他後背傷口裹紮的白布一條接一條斷下，傷口終於露出來。

紅光隨即由一團變成薄薄的一條，葉南溪方待忍痛將後背撞在床上，看那團紅光將會給撞成怎樣，看見紅光竟然變成了扁薄一條，不由怔住在那裏。

那條紅光竟然向他的肌肉內進入，逐漸的縮短，開始的那刹那，葉南溪只覺得一陣劇痛，幾乎要痛得昏迷過去。

他還以為那是錯覺，到發覺紅光縮短，立時魂飛魄散，有生以來，他還是第一次遇上這麼恐怖的事情，瞳孔一下收縮。

他的手再次扭轉向那條紅光抓去，這一次，那條紅光沒有向他襲擊，也根本沒有理會，只是繼續向他後背的肌肉進入。

眼看着，那條光終於給他一把抓住，那刹那，一陣痲痹的感覺從他那隻手透上來，他完全不知道是抓在什麼東西之上。

他也只是那刹那好像感覺抓住了什麼東西，然後又好像什麼也沒有抓到手，那條光迅速在他後背的傷口消失。

疼痛的感覺與那條紅光進入的同時逐漸減弱，突然一下子完全消失，跟着葉南溪整個身子彷彿就在烈火中燃燒。

他終於叫出來，撕心裂肺的一聲狂叫，叫聲中充滿了恐懼，一雙流星鎚猛然疾擲了出去，風聲呼嘯，轟轟的兩聲，猛擊在牆壁上。

那面牆壁片片碎裂，出現了兩個大洞，瓦片灰塵亦被震得大片洒落。

鎚被震回來，落在地上，地面也為之震動，葉南溪身受重傷，尚且有這般威勢，若是沒有受傷，這樓子早怕巳被震得塌下來。

他雙手也隨即將雙鎚棄去，反抓回自己的身子，撕下了一片片衣衫，肌肉亦出現了一條條血痕，他彷彿要將自己的皮膚也要撕開來。

沒有人知道他這下子的難受，他的體內彷彿就多了一樣東西，那樣東西也不住的在滾動遊竄，他知道這絕不是一種感覺，那團發光的東西是變成了一條進入了自己的體內。

葉南溪活到這把年紀，還是第一次遇上這麼可怕的事，他不怕死，鳳生一雙翼刀插入他後背的時候，他也不以為有什麼可怕，可是現在，他却是害怕得整個身子都顫抖起來。

棄下的那顆流星鎚他隨又抓在手中，狂叫着站起身子，雙鎚飛舞，周圍的東西迅速在他雙鎚之下破碎。

火石的敲擊聲在他發生第一聲驚呼同時巳經停下，到他雙鎚將牆壁擊碎，那些弟子無不亦發出一聲驚呼，脚步聲接響。

葉南溪沒有理會，雙鎚繼續揮舞，風聲呼嘯，在他體內那東西這時候巳然停止了滾動遊竄，却彷彿變成了千絲萬縷，蔓延開去。

葉南溪有這種感覺，他實在想反手一鎚擊在自己的身上。

若是他眞的這樣做，事情反而簡單，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做，雖然有這個念頭，却提不起這個自栽的勇氣。

門被撞開，幾個弟子衝進來，看見葉南溪這樣子，亦皆大驚。

葉南溪目光落在那些弟子面上，嘶聲大叫：「有東……有東西——」語聲突斷，他混身同時猛一震。

那刹那他只覺得那東西在體內沿脊骨直上，經過頸部，直衝向他的腦袋，衝入他的腦髓，然後他只覺得耳朵轟鳴，整個腦袋猛一下陷入一片空白。

那些就是他最後的感覺，他所有的動作也就在那刹那完全停頓。

那些弟子吃驚的望着他，一個忍不住問：「師父，你到底怎麼了？」

葉南溪沒有反應，眼神也接近空白，看不出他到底在想着什麼，那些弟子當然也看不出他的腦袋巳完全空白，那東西正在進入他的腦袋內，將他的思想完全據為己有。

那些弟子不由圍上去，一個伸手探向葉南溪的鼻端，好一會仍然不覺得葉南溪有呼吸，大驚，正要嚷出來，一股熱氣却從葉南溪的鼻孔噴出，正噴在那個弟子的手上。

那個弟子一驚縮手，葉南溪的眼睛同時射出奪目的紅光，猛一聲暴喝，右手流星鎚一揮，當頭擊下。

這一鎚無論速度與角度都非常驚人，一鎚擊下，那個弟子首當其衝，一顆腦袋立時給擊碎，鮮血四濺，一堆爛泥也似倒下。

其他弟子這一驚非同小可，一齊倒退了一步，吃驚的望着葉南溪。

一陣夜梟也似的笑聲從葉南溪的口中發出來，雙鎚突然又揚起，左右各向一個弟子擊去，那兩個弟子擧起兵器急擋，「叮噹」聲中，兵器被震開，流星鎚聲勢未盡，一中頭，一中胸膛，左右一齊慘叫倒飛了出去。

衆人無不面色慘變，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是好，葉南溪雙鎚一收，接又擊出。

剩下四個弟子一見葉南溪再動手，急忙分從四個不同的方向掠出去。

他們都負傷在身，動作都不怎樣敏捷，一個幸好有柱子擋去了那一鎚，另一個却被鎚擊在後背上，當場口吐鮮血，撞碎了一道窗櫺飛了出去。

那條柱子同時斷下，一陣瓦礫塵灰飛揚洒落。

葉南溪雙鎚旋即上飛，擊碎了一大片瓦面，身形亦隨着飛了出去，竟似一些傷也沒有，行動之敏捷，與平日並無不同。

那三個弟子出了小樓，驚魂未定，一顆流星鎚巳然飛下來，東面那個弟子驚呼未絕，巳然給鎚打在腦後，一頭栽倒瓦礫斷牆中。

葉南溪人同時撲下，雙手把鎚一收，暴喝聲中，脫手往另一個方向飛出。

在那邊發步狂奔的一個弟子耳聽風聲，回頭一望，不禁魄散魂飛，那兩個流星鎚即時在他面前相撞在一起，隆然彈開，協巧撞在那個弟子的身上，那個弟子給撞

得飛出了三丈，內臟盡碎，當場喪命。

最後一個弟子也算得聰明，掠過一道斷壁，立即往牆脚一倒，滾入了一堆焦木瓦礫中。

他伏在那裏一聲也不敢發，連呼吸也放得甚緩，隨即就聽到了慘叫聲，然後看見葉南溪有如御風飛行，從斷壁上飛過。

衣袂聲獵然作响，葉南溪身形過處，塵土飛揚，可是他的一雙眼睛仍然在塵土中閃閃發出血紅色的光芒。

那個弟子更不敢動了。

葉南溪如飛掠過，眨眼已到了莊院外圍高牆上，突然停下來，隨即繞着莊院在高牆上飛掠。

他是算準那個弟子絕不可能跑得那麼遠，而高牆左右怎樣情形，在高牆上當然亦看得清楚。

繞了一個圈，葉南溪又回到原來的位置，雙眼更亮，悠然掠下來。

在他面前一堆燒焦了的樑木瓦礫立時揚起來，一齊往外飛舞出去，有如被狂風吹拂。

他繼續往前行，所過之處，堆在地上的東西只要能够動的才都動起來，硬硬被他衝出了一條平坦的路。

瓦礫斷木遠飛數丈，葉南溪由東往西筆直走去，莊院當中就像出現了一條白綫，被分爲兩邊。

葉南溪繼續移動，一條條白綫先後在莊院中出現，塵土飛揚。

伏在焦木瓦礫中的那個弟子由心寒出來，他知道這樣下去，擋在他身前的焦木瓦礫定會被葉南溪清除，非被發現不可。

可是他亦無計可施，他本來就不是一個笨人，看見這情形，已知道葉南溪並不是原來的葉南溪，雖然不知道那是什麼原因，却知道葉南溪不發現他倒還罷了，否則必是死路一條。

他整個身子都在顫抖，眼看着葉南溪越來越接近，心胆簡直便要裂開來。

葉南溪已有所覺，目光向這邊射來，那個弟子再也忍不住怪叫一聲，從藏身的地方衝出來，疾往前奔去。

葉南溪同時一陣怪笑，雙袖鼓風，「拍拍」的逆風疾追過來。

弟子連滾帶爬，跌跌撞撞的衝出了數丈，冷不防給地上的磚塊一絆，又滾跌地上。

葉南溪這時候已經到了，怪笑連聲，難以言喻的恐怖，立在那個弟子身旁一丈之處。

那個弟子一滾坐起，倒退出去，沒多遠後背已撞在一面牆壁上，混身一震。

葉南溪沒有追，只是怪笑，那個弟子語聲都顫抖了起來，嘶聲道：「你到底是誰？」

「不就是你的師叔？」葉南溪的聲音沒有變，相貌也沒有。

那個弟子看在眼內却是如此陌生，顫抖着道：「你不是，你不是……」

葉南溪道：「是也好，不是也好，都沒有分別了。」

弟子吼叫着道：「你若是師叔，怎會殺我們？」

葉南溪道：「當然是爲了防止你們將秘密洩漏出去。」

「秘密？什麼秘密？」那個弟子不由追問。

葉南溪道：「我變成怎樣的秘密，你不要怪我，要怪只好怪你的師父師叔師伯。」語聲一落，怪笑又出口，同時移步上前。

那個弟子狂叫着躍起，揮劍斬去，逃既然逃不了，他只有拚命。

葉南溪沒有接，身形一晃，便已閃開，那個弟子連砍七劍，沒有一劍追得上葉南溪的身形，葉南溪雙手垂直，也就繞着那個弟子旋轉起來。

他越轉越快，那個弟子不由得眼花繚亂，亂劍瘋狂劈出，氣力也不住的消耗，汗流浹背，濕透衣衫，呼吸也變得越來越急速。

葉南溪終於停止轉動，那個弟子同時一劍砍在地上，沒入泥土內。

他方待將劍拔出，雙手的手腕都已給葉南溪抓住，葉南溪猙獰的面容同時向他欺近來：不由他失色驚呼。

葉南溪雙手即時一擰，那個弟子的一雙腕骨砉砉齊斷，驚呼之時變成了慘叫，葉南溪雙手一鬆一探，抓住了他的脖子，接將他向自己拉近來。

那個弟子不由胆落魂飛，脖子上同時一陣刺痛傳來，可是他的脖子給他扼着，一個頭根本不能够轉動。

血從傷口順着葉南溪的指甲流下，葉南溪同時俯下頭去，嘴唇印在傷口上，用力的吮吸起來。

一陣「吱吱」聲接起，令人毛骨悚然，弟子簡直就要昏過去，他拚命的掙扎，可是怎也掙不開葉南溪的雙手。

葉南溪繼續吮吸，「吱吱」聲大作，弟子掙扎的動作越來越慢，終於完全停頓，面色却已變成了死魚肉也似，蒼白得怕人。

他混身的血液都已流到葉南溪肚子裏，生命亦隨着鮮血流盡，到葉南溪將手鬆開，已變成一具乾屍。

葉南溪以手抹去滿是鮮血的嘴巴，意猶未盡，轉向其他弟子的屍體走去。

半個時辰之後，所有的屍體已變成乾屍，一滴血也給葉南溪吮盡，他隨即將那些乾屍收集起來，盡拋到井裏，再將磚塊搬出，傾進井內，接着執拾好莊院內的所有東西。

他的動作越來越快，彷佛已全都恢復正常，也與本來的葉南溪並無分別，只是後背的傷口，不時有紅光閃爍。

他彷佛也知道，背靠着牆壁，一動也都不動，坐待天明，後背的傷口終於復合，變成兩條長大的疤痕。

然後他取來一桶水，抹去了身上的血漬，再換過衣衫，雖然已回復正常，神態仍然顯得非常疲倦。

最後他又在原地坐下來，靜心等候。

× × ×

接近正午，兩騎快馬奔進了這個小鎭，是中原五義的兩個弟子，其中一個就是燕南，他們是奉命前來照顧葉南溪，必要時將葉南溪遷到烏帮總壇去。

自從胡子玉將這個小鎭闢爲戰場，小鎭的居民都已經暫時遷出，沒有人知道那一戰將會持續到什麼時候，可是他們都聽

從勸告，在半個月之後才回來，有些雖然在懷疑，但胡家莊一場大火，十里可見，不由他們不相信。

屍體雖然都已被消除，寂靜的長街仍然給人一種陰森感覺。

兩騎馳到了莊院門前，仍然是一些反應也沒有，燕南不由慌起來。

「他們難道都跑掉了？」另一個弟子隨即這樣說。

燕南滾鞍下馬，道：「不會的，三師叔的脾氣你不是不知道，他說過留在這兒就絕不會離開。」

「那是出了事？」弟子連隨拔出了兵器。

燕南道：「那東西白天便能够現身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我們進去看看。」一頓又道：「若是眞的出了什麼亂子，由我應付。」

「我小李可不是貪生怕死的人。」

燕南搖頭道：「沒有人說你貪生怕死，只是我們之間必須有一個將消息送回去，我武功較好，比你支持得較長時間，你可以趁此趕快離開。」

小李皺眉道：「既是如此，小弟也不堅持了。」

燕南伸手一拍小李的肩膊。「將消息送回去更要緊。」

小李頷首，從馬上躍下，燕南劍隨出鞘，推門往莊內走去。

進門一望，莊內那些斷壁焦木已然給分散開來，昨夜葉南溪弄出來的一條條「路」已然給掩去，那當然不能够完全回復本來，燕南與小李却也沒有發現有什麼特別，他們對燒毀了的莊院就沒有多大的印象。

他們這邊才進去，那邊一間屋子的門一開，葉南溪便走出來，走向那兩匹馬。

還未接近，那兩匹馬的眼中便已露出了恐懼的神色，不安的踢着脚，同時發出悶嘶。

更接近，那兩匹馬開始退開，葉南溪陰森森一笑，身形突然一長，猛向前撲去，那兩匹馬急忙洒開四蹄，奔出，葉南溪身形同時暴退，閃向牆角，一轉不見。

燕南小李聽得馬蹄聲，一齊奔回來，遠遠看見兩匹馬往來路奔回，無不大感詫異，四顧却又不見有人。

小李追前幾步，也知道追不及的了，一頓足，道：「怎會這樣的？」

燕南嘟喃道：「那都是我們養熟的馬，除非受了很大的驚嚇。」

小李突然像省起什麼，道：「師兄可記得鳳棲梧與婷婷離開連雲莊的情形？」

燕南道：「他說過那些馬看見了婷婷，露出了不安的神色，而且明顯的甚爲恐懼。」

小李張目四顧，道：「附近可是沒有人。」

燕南沒有作聲，身形一拔，掠上了旁邊的高牆，放目望去，也是一個人也沒有，只見那兩匹馬越去越遠，一前一後，始終沒有變化。

回望莊院那邊，亦是靜悄悄一片，燕南按劍等了一會，才向莊院內躍下，小李一見，亦從大門掠進來，二人隨即一字向前進去。

急風吹過，塵土飛揚，焦味撲鼻，燕南小李一路走來，並沒有發覺任何不妥。

他們離開的時候非常匆忙，莊院部份的火勢也仍然未滅，所以除非有很大的變化，否則他們都不會有什麼印象。

葉南溪的善後工作，亦實在做得很不錯。

前行數步，已到葉南溪養傷的那座小樓。

燕南小李走近去，還未有決定，門已被拉開，兩人應聲回頭，只見葉南溪雙手抓着流星鎚，當門而立。

「原來是你們。」葉南溪沉着聲，抓着流星鎚的一雙手青筋畢露。

燕南小李却完全沒有防備，齊呼道：「三師叔——」

葉南溪若是這時候一雙流星鎚飛擊出去，一定可以將燕南小李擊傷，憑他們的身手，負傷之下，要逃避葉南溪，只怕是沒有可能的事。

最要命的，是他們根本沒有防到葉南溪。

葉南溪竟然沒有動手，只是喝問：「你們怎麼溜到這裏來？」

燕南方待答話，葉南溪又喝道：「中原五義的弟子怎會臨陣退縮，你們……」

燕南忙道：「三師叔莫誤會……」

葉南溪冷笑。「難道烏帮竟然這麼快便已被你們解決了。」

燕南搖搖頭，道：「這其中是有點誤會，我們並沒有打起來，事情都已經解決了。」

葉南溪正要追問，小李已接道：「我們甚至已經與烏帮聯成一氣。」

「什麼——」葉南溪仍然作毫不知情狀。「烏帮燒了老四的莊院，又還殺了老二老五，我們要跟他們聯手，這是什麼道理？」

燕南道：「鳳生……」

葉南溪喝道：「這匹夫怎樣了？」

燕南道：「在回烏帮總壇途中已經命喪。」

葉南溪大笑。「死得好，可恨老夫不在場，看不到那老匹夫的呻吟哀號！」

燕南緩緩道：「鳳帮主也是身不由己的。」

葉南溪瞪大了眼睛，燕南忙道：「說來話長，弟子細說之後，三師叔就會明白的了。」

小李隨即問：「師叔，其他的師兄弟那兒去了？」

葉南溪道：「那些混賬東西，都給老夫撵走了。」

小李追問道：「爲什麼？」

葉南溪道：「他們老是要老夫遷出這兒，說什麼這才安全，全都是胆小鬼，老夫說過，他們再給老夫看見，便敲斷他們的脚骨。」

小李垂下頭去，燕南大着胆子道：「環境這樣惡劣，也難怪他們。」

葉南溪霍地回瞪着燕南。「你也這樣說？」

「弟子大胆。」燕南道：「他們那樣做也只是爲了避免無謂犧牲。」

葉南溪大怒道：「那你是說老夫錯的了。」

（未完）

游俠英雄傳

龍騰虎嘯劍氣縱橫

作者・編者
增刪・潤飾 修訂本

蹄風・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春明假扮成牢營總督和周潯坐馬車來到牢營裏，把秦百先救出牢營，接着便將賽玉霜、秦百先送到武當山去，以免牢營總督年羹堯找麻煩。方剛兄弟當時雖過花甲之年，但膝下無兒女，見了賽玉霜，想認她作乾女兒，賽玉霜一說即合，並與秦白先結為夫婦……年羹堯離開了陝西短短六天時光，估不到回來時看到自己全盤失敗，終南山秘密機關給人探出，身份也被揭露，一時非常氣憤，心想可能是他的師叔陳四所為，遂找他算帳，為當家的四阿哥所阻，陳四也不承認是他所為，年羹堯遂又想起白泰官，認為是白泰官所為，立即趕去九華台找白泰官算帳……

年羹堯心裏有點不甘，繼續要春明接他第二劍。這番激怒了「雪地飄風」周潯，縱身出來要和年羹堯比試；白泰官恐周潯有失，忙授意春明上前助他一臂。因為年羹堯說過：無論春明獨個兒比試抑和周潯一起出來接招，都是可以的。這樣以二對一，就不算得越出比劍的規章。

年羹堯見他們一起出來，立刻把白虹劍一晃，說道：「你們都來，我這口劍的性子忒古怪，要人多時它才見得起勁。」

他這句說話，無形中瞧對方不起，任何一個武林人聽到，都會覺得是一種侮辱的。

王春明在鼻子裏「哼」了一聲，周潯已把他的崆峒「軟鋼劍」展開，勁度透進，那劍一捲一舒，最後「雪」的一下挺直，迎風晃了兩晃，王春明左手執劍，和他並排兒站着，相隔約四步。周潯右手出式，兩人成了八字劍勢，左右分張，劍鋒微向下沉。周潯說一聲「請發劍！」

年羹堯倏的疾退幾步，掉劍直指，雙足一點，沖霄便起，到了尋丈，才轉過身形，來一勢「燕子追雲蹤」向下急衝，這一起落，眞的快如閃電，白虹劍展開了九十度角的迴旋，急激地震盪切成扇形，劍光耀目，直向兩人面前衝來。

春明和周潯見年羹堯竄起，早已退馬坐身，提劍橫眉，護着面門，可是看不出這是什麼劍路，單聽嘶風聲響，已知極其厲害，還是春明曉得隨機應變，一展「八步趕蟬」輕縱，彼落此起，他的太極劍像是一度弧光，剛在五尺空間迎上年羹堯疾下的劍鋒。人們但看到火花一閃，發出「鏗鏘」音響，兩劍如何碰着，簡直是電光火石一般，無法看得眞切，只見春明身軀仍繼續上騰，手裏太極劍垂下，已是失去了勁度。

說時遲，年羹堯衝下的一刹那間，料不到春明會突來一勢「白鶴沖霄」，當時一起一落的快速，像兩架飛機掠空而過一般，因此他的白虹劍經一度碰撞，那扇形的迴切速度已沒有先前的急劇了。周潯在下蓄勢以待，軟鋼劍搶上，一記「撩雲取月」，想把來勢消除，直取年羹堯的咽喉。那料剛一貼上，白虹劍透出一股無可抵禦的勁力，震得他的手腕通痲，恰似王春明接第一劍時的感覺一般。那時年羹堯已站回地上，隨勢一挑，軟鋼劍當堂脫手飛到半空。忽然眼前人影一晃，王春明乘着降落的一忽兒，又把周潯脫手的劍接去。眞是說時遲，那時快，這裏所講的動作，不過發生在俄頃之間，這便是年羹堯的第二劍。那時他不禁大怒，就向周潯一劍襲來，斜裏有人持劍一擋，說道：「八哥不要犯規！第二劍完了。」年羹堯急把劍收回，各人看時，原來是白泰官上前擋住。

剛才年羹堯使出的一下劍勢，是「達摩劍」裏「鳳尾迴旋」的險招，「鳳尾劍」本來應用在前後受敵時，反手撤出，消却背後敵人攻勢的，如今年羹堯展開的却是「高空鳳尾迴旋」的手法，在一息間（常人一呼吸之間）可發出一百零八下的迴旋震盪，切出扇形，若不是王春明借看沖起的速度去碰它，令到兩劍接觸的機會僅得千分之一秒，那麼，他手裏的劍定會給震脫，甚至飛到半空。所以春明一經接觸，自己的劍便完全失了勁度。但站在地上的周潯，經春明替他擋去的白虹劍的銳氣，仍然給震痲了手腕，可見這「達摩劍」法的厲害程度了。

王春明把劍遞還給周潯，年羹堯怒猶未息，對白泰官道：「他們兩次劍脫了手，還不算負嗎？」白泰官正容答道：「八哥，是你請我來作證人的，不能不依例子

年羹堯的第二劍刺出，劍先衝下，春明一竄而起。

，免得武林朋友說我偏袒着你。照規章，劍未墜到地上，不能說是輸的，而且一劍發出，若是對方接得住，他不向你先出手時，你不能再發劍的！」年羹堯望着春明、周潯，狠狠地不發一言。

白泰官見年羹堯面露殺機，心裏有點惶急，他本來有意拖延着時間，希望他等待的一個人來到解圍的。可是雙方都是火熠熠的，想阻也阻不來。一劍過了，第二劍也過了，如今不免要比到第三劍。他心裏暗想：「那姓王的雖然劍法達到上乘功夫，但比起年羹堯的老練毒辣，還是相差一綫，虧他還有一身輕功，第三劍或許也能接過未定，最怕是老八殺機頓露，要施出什麼毒手！」他正在想方法再拖延，年羹堯已站到階前，說道：「姓王的，有本領的出來接第三劍！莫說你兩人一起來，就是再多兩個，我的劍還是一樣乖的。」說時雙目盯在冒蓮身上。這下子弄到白泰官有點不好意思，因為冒蓮是他的師姪，這次名目上是來探望自己的，適才年羹堯已誤會她是和王春明一道兒來的，經他解釋過了，現在又來存心挑戰。

誰想冒蓮是個女中豪傑，吃軟不吃硬的，比劍一開始，她便站在溫泉池邊，按劍待發，看到最緊張的當兒，身子也跟着移動，像是要掩護着周潯。她的着急神色，已給年羹堯看出多少，因此才會說些話兒來試她。那知眞的激起了冒蓮的火，驀地，柳腰微動，一陣風便到了年羹堯背後，劍隨人到，直插心窩，來勢非常急速。年羹堯從未見過「大漠神功」的蹋形身法（上日戈壁駝俠在鄭家坪酒樓前，一股疾風落在王春明身旁，正是這種本領）。若在別人，早已給刺個正着，但年羹堯究竟武技精湛，勁風未到，已是一個觔斗縱起，雙腳乘一翻之勢打出，想把冒蓮踹倒。可是冒蓮自小跟「沙哈洛神尼」練就塞外雙打功夫，一勢發出，總是連帶下一動作。剛才施出「穿心劍」，還夾着一下「劈山掌」。年羹堯雙腳打出，冒蓮的掌恰好劈到，脚勁拚上掌勁，一隻烏靴裂帛一聲，給冒蓮抓着，隨勢摔到半空。旁邊王春明和周潯，看得都喝起采來。這時冒蓮口裏還在罵着：「你要惹到本姑娘身上，教你知道不是好欺的！」

年羹堯從來沒有試過落威風的，雖然丟掉了一隻靴子，不算得什麼丟面子，可是對手是個姑娘，今回眞是氣得眼火直冒。回身冷笑道：「我姓年的如若一劍不挫倒你這婆娘，我便跟你到塞外趕騾兒去。」提起白虹劍在手，左右連掃三匝，驟似狂風捲起，飛沙走石，溫泉水池的水，驀地起了波浪，十丈內的樹枝兒，都搖曳不定，如同狂風吹襲一般。王春明諸人知道年羹堯已是憤怒之極才把絕技盡量施出，使在場看到的人受到了精神威脅。正想制止冒蓮，此時不可接觸年羹堯的鋒頭。但冒蓮初生之犢，怎禁得年羹堯的輕侮，一摔身上前，倏的坐在地上，雙足展開一字馬，提劍當胸，一掌傍着劍身四六分地位，喝道：「你只管來！怕你的就不姓冒。」年羹堯一個箭步搶上，提劍先撩出個大圈，他未出手，白泰官已曉得他要施用「佛光三昧劍」，忙喝道：「八哥，這使不得！她是陳四的人……」年羹堯像是充耳不聞，正想下手，忽地眼前交叉着兩把寶劍，光輝耀目，原來是王春明和周潯左右一齊縱出，搭着雙劍，說道：「你還欠我們第三劍，不要借故躲開，却來欺負一個姑娘兒。」

這句話氣得年羹堯暴跳如雷，把劍一收，說道：「也好，讓你兩個先來洗了劍，才和小娃兒算帳罷。」立刻退後幾步，劍向右沉，高喝一聲：「看劍！」

春明、周潯這兩人倏的分開，各自展開「卞莊刺虎」姿勢，這架式有如今日西洋擊劍的出手。雙方離開將有一丈之遙，只見年羹堯一聲喝罷，劍光一轉便到，驟看一度圓光迎頭向兩人罩下，劍風壓頂，端的非常厲害。可惜作書人一枝禿筆，沒法兒說得快，其實這時連眼看也看不清。春明周潯各盡平生本領，衝開劍路，雙方劍鋒才接觸，年羹堯的劍像是有吸攝力一般，總是黏着兩人的劍在轉，令到春明周潯兩人沒法把劍抽出，反要跟着白虹劍旋轉，看看非放手不可。圓光裏突有兩件東西從年羹堯袖裏射出，春明心知不妙，正待縱走，可是劍抽不回，這樣就非棄劍脫身不可，劍脫了手，豈不門輸？這時兩人同具這個念頭，遲疑間那東西已打到面前，縱竄也來不及了；眼前一黑，耳畔聽到拍拍兩聲，春明以為中了暗器，但身上又沒感到什麼異樣。

一霎間對方劍勢忽然鬆開，兩人定睛一望，面前站着一個全身黑衣的人，黑巾蒙面，也不知他幾時竄進來的。地上有兩枚金色袖箭，箭尾一撮白羽毛，旁邊又有兩顆鐵蓮子，還在地上轉動。春明心裏立刻明白，適才接劍至最緊張之際，年羹堯施放暗器，但給進來的黑衣人用鐵蓮子打落了。忽又看到冒蓮，手裏的劍不見了，黑衣人正持着她的劍在手，這不用說，必定冒蓮看到危險的一刹，從旁襲擊年羹堯，給黑衣人把劍奪去了；事情一定如此，但春明周潯都在思疑：「黑衣人幾時進來的，他的鐵蓮子怎麼打得這樣快速而又準確，冒蓮本領並不低於自己，怎麼如此容易使給他奪去手裏的劍？」春明想到這裏，猛然記憶黑衣人就是當晚在丁翠蓮家裏見過的，那次他約了南山先生一道出外，

而南山先生就是面前鬥劍的年羹堯。

不錯，這黑衣人就是王春明當夜見到的人。他進來直到現在，才開口說話：「我幾乎來遲了，為了這些小事，老八又來這裏闖亂子嗎？」年羹堯早已把劍放下，和白泰官一起垂手站在他的面前，沒有出聲。

黑衣人轉過來對着春明等三人，似在抱歉地說道：「請你們不要介意，我的八哥性子不好，剛才多有得罪，還望見諒！」說了抱拳一揖。王春明、周潯連忙還禮，答道：「我們也有不是之處，不過年兄不應在比劍當中打出暗器來，剛才若非兄長相救，恐已受傷，如果大家消除成見，是最好不過的了。」這時只有冒蓮還鼓着腮兒，一對烏溜溜的眼珠望着黑衣人，不發一聲。黑衣人雙手捧劍遞還冒蓮，微微打躬，說道：「姑娘，你這手大漠神劍，創自『三音』沙哈洛神尼，剛才看到姑娘出手，佩服之至！在下不得不把劍接去了，免我兄弟吃了姑娘的虧。現在讓我向姑娘陪罪罷。」這番話表示對冒蓮劍法讚揚，至於是否年羹堯眞的會吃虧，這就沒有曉得。但冒蓮已是給他的話哄得心裏歡喜，當堂轉過笑容，接劍在手，也還禮道：「晚輩受不起，請不要認眞。」

白泰官見剛才的火藥氣味已漸平息，便對各人拱拱手說道：「我們回到台上坐罷。」當下各人都來到九華台，白泰官隨即着從人設席。王春明和周潯坐在一起，他這時心血來潮想道：「這個黑衣人就是當晚在賽玉霜家裏見過的，怎麼他會來到這裏？難道和白泰官有什麼關係嗎？」他正想得出神，酒筵擺開，白泰官讓衆人入席。那黑衣人站起來對白泰官道：「二弟，你來給我引見各位新朋友。」說了把黑面巾一扯，露出本來面目：天庭飽滿，目若朗星，容光煥發，眉宇間英風颯颯。王春明、周潯、冒蓮等三人，一齊注視。這時出現王春明眼前的，好像是他弟弟崇明說的當日武林大會的當家，他心裏想道：「苟如眞的在此相遇，也不虛此一行。」

白泰官這時站在那人身旁，說道：「各位兄長，你們見見我這位盟兄尹青，當今南北武林崇拜的大俠，是今上康熙皇帝……」說到這裏忽地停着，身子一動，像桌下給人撞了一下，但跟着便接下去道：「是皇上最賞識的人物，可是尹兄不願出作官兒，近年來和小弟走遍各地，結交武林英雄。」說罷便把王春明三人姓名一一介紹，還加上很多好名銜，大家循例說過「幸會。」都坐下來，尹青舉杯一一敬酒，談吐生風，舉止瀟洒，對年羹堯剛才的事，似乎早已忘却一般。

尹青又和春明碰杯，說道：「小弟上次到金陵坐圈子，聽說令弟崇明也隨着靜因前輩到了，可惜這晚小弟有事，不及留着相見。如今見到兄長，也就如見令弟一般了。」春明答道：「尹兄好說了，其實我兄弟都是虛有其名的，不值得兄長如此重視，聞說上次明陵大會當家，就是尹兄主持，眞是仰慕之至。」尹青微笑說道：「這多蒙南北各派名宿謬然推舉，小弟名望功夫，實在沒資格勝任的，兄長提及，小弟只有慚愧罷了。」周潯在旁答道：「尹兄何必太過自謙，小弟知道上次當家是由少林、崆峒、峨嵋三派武家，合着青龍會中人商定的，兄長最低限度也受這幾派人所崇敬，才會被推舉出來。」尹青道：「雖然如此，其實武林裏地位德行比小弟高出的，不知凡幾，小弟現在立下一願，要遍訪各派名宿，彼此結交，好教南北武林人團結起來，將來遇有大事，便有力量去幹了。」春明、周潯兩人，覺得尹青胸懷大志，態度可親，漸把成見消除，舉杯轟飲。冒蓮吃了幾杯，紅暈上頰，似是酒力不勝，起來對白泰官道：「白師叔，姪女要回房裏歇一會兒，恕失陪了。」泰官曉得女兒家有不少私事，也不攔阻，只道：「姪女回上房休息罷，你需要什麼時，教姥姥拿給你。」

冒蓮出了九華台，尹青才輕輕的說道：「各位兄長，小弟有一些說話，剛才冒姑娘在此，當着她面前不便說出。這次她跟駝俠把南苑神駒盜去，現在朝裏限令年羹堯兄在一個月內找回來，就是為着先日斜谷牢營走脫犯人的事要他將功贖罪。所以八哥才會急得連神智也昏亂了，得罪了王兄周兄，小弟就借着這杯酒兒，給你們大家化敵為友罷。」舉起杯來，又對年羹堯說：「八哥，你也敬王、周兩兄一杯啊！」春明等連忙起來，和年羹堯、尹青一飲而盡。

春明復坐下來，對尹青道：「尹兄，你剛才提及牢營的事，小弟心裏非常不安，為着這事竟要年兄立功贖罪，但是數起海底來（說起前根後底來），小弟是和陳四老前輩一樣意思，要帮助丁翠蓮把姓秦的救出，確是無心揭發年兄秘密的。」周潯也說道：「是的，春明兄是受了丁姑娘所託，所以事後也沒把年兄就是牢營總督的眞像對我師傅說出。」年羹堯聽了，瞪大了雙目問道：「你們眞的沒對我兩位師叔說嗎？」周潯答道：「何嘗有假，雙燕兩老只知道你是南山居士，其他的事情他一概不曉得。」年羹堯像是舒了一口氣。尹青對他說道：「八哥，以前我們不是幾次勸你把姓秦的放出嗎？你總是不答應，落得這樣結果，現在不用再提了，還是商量怎樣把神駒弄回來，這事最好不要給冒姑娘知道。」

尹青見王春明和周潯似乎不好意思參加意見，便對他們說道：「兩位兄長，如今我們已成了綫上朋友，不妨讓你們知道一點我們幾人間的關係。小弟和八哥在白雲宗師那裏學技，向來就是兄弟一般的，八哥和泰官從小在一起，兩人是總角之交，所以小弟自從離開了白雲師傅，這幾年

來都是和他兩人一起行動，游蕩江湖。這時剛巧見到了陳四老俠，他就是大俠甘鳳池的開山師傅。早年時陳四老俠和白雲宗師，都是嵩山少林高僧『朝元長老』的弟子，同門還有『八極頭陀』這個頭陀僧是個蒙古人，說起來你們會覺得奇怪，他就是戈壁駝俠的兄弟。當我們回到北京，會見了師叔陳四老俠，自然也結交了八極頭陀和甘鳳池，我們大家都年青，行俠仗義，氣味相投，不久就同到大江南北闖蕩，交上不少武林朋友，都是江湖裏有名氣的。後來由我們幾個人發起，大家齊集天壽山結盟，共有十二個拜把兄弟，內裏也有兩個女英雄，這十二個結盟兄弟姊妹，就是了因禪師……」尹青才提得一個，周潯已是不耐，忙問：「尹兄，你說是眞的嗎？我師傅了因也參加結盟？」尹青答道：「怎的不眞？他年紀最長，是我們的大哥呢。」白泰官在旁也道：「周潯兄，實有其事的，以前我沒對你說出罷了。」尹青繼續說下去道：「了因之外，就是年羹堯兄，他本身排行第八，在我們拜把兄弟裏是二哥，其餘十個，是八極頭陀、小弟

谷底一群野牛蠕蠕在動。

、甘鳳池、白泰官、路民渚、曹仁虎、神拳李勇、大刀王五。另兩個妹子，是呂四娘和陳四的女公子雲娘，她是甘鳳池大俠的渾家。這十二個人裏，路民渚跟着白雲，還沒下山，曹仁虎在巢湖和張汶祥落草，神拳李勇在山東，只有我們幾個人，時常在萬壽山莊會面。這都是幾年前的事了。今日小弟得見兩位的丰采，又都是天下武林門第，所以當自己人一般看待，把我們的關係說出來，讓兩位兄長曉得。」

王春明聽了尹青說出一番歷史，心裏不禁傾佩起來，這些結盟兄弟裏，都是當時有數的英雄，在江湖裏的名兒，和自己青龍會的傑出人物一樣地叫得响，怪不得上次會被選出來做武林人大會的當家，原來他底下有這樣多的頂尖兒武林人物作後台，當下便有心結交，不在話下。

這時酒已吃罷，小童遞上香茶，白泰官啜了一口，對尹青道：「四哥，這番要八哥往取回神駒，有點辣手，你知道駝俠是我的師叔，而且沙哈洛神尼不好招惹，況且我們和八極頭陀是結盟兄弟，怎好又和他的兄弟作對呢？」尹青道：「我就是為這事想不通，這次就是你沒派出快馬來找我，我也會到來和你商量，你看要怎樣幹去？」泰官低頭想了一會，問道：「八哥前些時不是奉了朝廷諭旨，要他到青海去的嗎？」尹青忽然望着了春明，說道：「是的，這事和王兄的師傅噶什土司有點關係，但，事件牽不到他們族人身上的，因為前些時噶什族民已遵令遷徙到小積石山去了。」原來尹青說的是關於清朝派年羹堯往青海鎮壓「改土歸流」事件的騷動，他見王春明凝神傾聽，所以加上一點兒解釋。這時又繼續說道：「王兄，我們八哥受朝廷委命，是經過我們十二位兄弟同意他出任的，外間人不明白，以為他熱中功名富貴，其實都是我們綫上朋友商定，除非不想幹驚天動地的事業，否則就非手裏握有兵力不可。因此八哥向來有他的苦衷，逼得要行踪詭秘的。」他說到這裏，稍停一停，拿起白玉杯子啜了幾口香茗。繼續對泰官說道：「這次可能就為難呢，如果他到塞外去盜回神駒，便趕不及帶兵到青海去，那時皇上會另派別人前往，豈不是我們的計劃便要打消？所以我的意思，最好賢弟替他到大漠一行，或者憑你多年和神尼沙哈洛的關係，能求得駝俠把神駒交還也未定呢。」他望着白泰官，似在等着答覆。泰官說道：「這事行不得，誰個不知那駝俠的性子，他是有名的硬漢，幹了事從不後悔，從沒向人低頭，要他把神駒交還，恐怕比登天還難呢！」尹青聽了，一時沉吟不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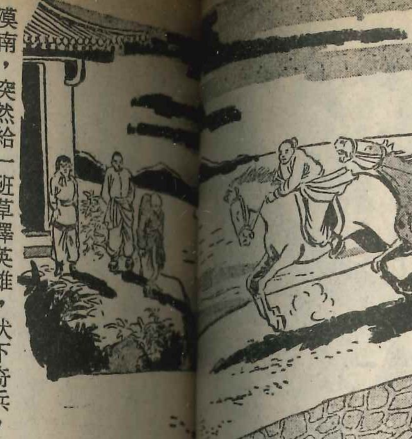
突然窗格子後人影一晃，冒蓮帶笑的走出來，說道：「你們瞞我不得，盜神駒的從賊就在這裏，你們拿起來罷。」在座各人都怔了一怔，還是尹青開口說道：「冒姑娘，你聽到更好，看着我們愁的沒法，難道不想替你的白師叔解除這困難嗎？」冒蓮坐下來，望了望各人的神色才答道：「如果你們要向駝俠索回神駒，恕我一點兒沒辦法，白師叔就是要硬着幹去，到頭來終會倒在他們手裏的。就算我兩方不偏帮，我師傅沙哈洛也定不會依的，還是想過別個法兒是上着罷。」尹青皺了眉頭，知道冒蓮不是在嚇他，那沙哈洛神尼決不易招惹的。

周潯和王春明在鄭家坪見過駝俠，覺得這老頭兒的武功忒是厲害，周潯和白泰官感情深摯，王春明也念白泰官先日授他錦囊，到牢營把秦百先救出。兩人暗地裏商量，這時便對白泰官說道：「白兄，如果你必要去時，多一些人行事，總比你單人匹馬去幹的好。」冒蓮見周潯說要去，不知怎的心裏一急，忙止着道：「你兩位都不要去，另想別個法兒罷。」

尹青在旁看到情形，已料到了幾分，知道冒蓮一定有一個主意，便道：「蓮姑，你有別的好法兒，就說出來罷，免得周潯兄也要跟着去冒險。」冒蓮果然講出了下面的一個故事來：

× × ×

且說中國北部，向來便有個强大的民族，從秦朝時起便不時入寇，這些蒙古種的韃靼人，以往只稱作胡人，其實是一種游牧民族。中國從秦始皇手裏，便建築了萬里長城來抵禦胡虜，後來各個朝代都有把長城擴展，成為世界上有名的建築物。蒙古族到了宋末，出了一個成吉思汗，逐漸强大起來，讀過歷史的人，都知道成吉思汗掃平歐亞兩洲大陸，他的武功多少像羅馬全盛時期的「凱撒」。這些閒話且不去說它，蒙古族到了清朝，國內已分成幾個部落，那就是上文說過的「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西部的「厄魯特蒙古」



追風馬和賽的盧一同奔返。

。這三部當中，以西部「準噶爾部」最強，部長叫「葛爾丹」，是個蒙古族的英雄人物。那時札薩克地方，有一個天生絕色的美人，蒙古人叫她作「施拉美」，意思是天仙的解釋。「施拉美」的身體像羊脂白玉，通體散出異香。她居住在「札薩克」的一個湖畔，閒常最愛打獵。每凡「施拉美」騎了駿馬出獵，便有附近部落的青年，聞風趕到，隨在尾後作護從。人們也看到大草原上，一羣馬兒圍着一位白衣美人，像風一般的追奔逐走的，便曉得「施拉美」出門射獵了。那些蒙古青年看到「施拉美」玲瓏活潑的窈窕身兒，早已神魂飄蕩，可見得「施拉美」迷人之處了。

不久，「施拉美」嫁給了「札薩克」王子「阿拉台」做了王妃。那「阿拉台汗」是個多情種子，婚後和「施拉美」形影不離，恩愛萬分。誰料他們這段姻緣竟惹起了各部王子的垂涎，都恨自己不會捷足先登，把天生的美人兒佔有，因此惹起了後來的流血事件，眞說得是紅顏禍水。

各部王子當中有一個「察合台汗」，昔日也是「施拉美」裙下的不二之臣，而且和「札薩克」部隣近。他得不到美人，便用計來爭奪。這天他帶了一隊駱駝，來到「札薩克」城外。這蒙古地方是沒有城廓的，所謂宮殿，就是一些木柵，疊上垣，圍成一個寨子；城裏蓋了無數蒙古包（圓形的帳幕），門帳用上等氈子造成，開了窗子，地上也鋪上厚厚的地毡，便算華麗的皇宮。「察合台」王子假說到來和「阿拉台」道喜。「阿拉台」不虞有詐，忙的迎入。大家席地坐下。「察合台」道：「聞得王子娶了施拉美，眞是艷福雙修，大家近在比隣，怎麼也不通知一聲，好得備些薄禮前來賀喜。」「阿拉台」王子笑道：「實告貴汗，就因為這裏仰慕王妃美色的人多，所以不敢張揚出外，只是草草成禮便了。」「察合台」聽了，心裏便想：「原來你這斯也存了戒心，今天就教你獨享不得。」一面說道：「既然這樣，屬在隣汗，請貴妃出來受禮。」這是蒙古俗例，受人禮物的要親自出來收受，才算懂得禮教。當下「阿拉台」王子傳令召王妃出來見客。「察合台」也一擺手，吩咐部下把駱駝上的禮物捧進來。一會，「施拉美」打扮得珠光寶氣，來到兩人面前。「阿拉台」王子正想揮手教捧禮物的來人退出，頓見「察合台」一聲暗號，他的隨從立刻從盒子裏抽出腰刀，一擁上前。「阿拉台」猝不及防，忽忙中拔劍擋了幾下，門外衝進的人愈多，只得拋下「施拉美」，劍揮劈開帳篷，突圍衝出。這邊「察合台」也不追趕，上前把「施拉美」一把抱住，躍上馬兒飛奔。同來的手下也搶了一些馬匹，跟着回到自己部落去了。這晚「察合台」王子宰殺牛羊，在部落裏舉行慶功宴。

「阿拉台」王子被搶去了王妃，自是不肯干休，即日召集部衆，向「察合台」部進攻。大隊來到「察合台」城寨前，「阿拉台」一馬當先，拚死力戰，把察部殺得人仰馬翻，奔回寨裏，閉起寨門不出。「阿拉台」王子在外攻打了三天，看看就要攻陷。那時「察合台汗」成了甕中之鼈，他修了一封書，派部將衝出重圍，向「準噶爾」部可汗「葛爾丹」求救兵，書裏說如果把「阿拉台」王子擊敗，任「葛爾丹」提出什麼要求，都可給予。

「葛爾丹」是個梟雄，無時不想借故併吞附近兩個部落，接了「察合台汗」來書，立刻帶了五千騎兵，趕到「察合台」部落。那時「札薩克」的部衆，在「阿拉台」王子率領下，經過了幾天攻打，已到了人疲馬乏，一經「葛爾丹」的騎兵進攻，便抵擋不住，潮水一般的敗走。「葛爾丹」分兵追趕，佔了「札薩克」全部地方，「阿拉台」王子帶了部衆投奔別個部落去了。

「葛爾丹」帶精兵到「察合台」的帳幕，見「施拉美」絕色無雙，當下便提出只要「察合台」以「施拉美」相贈。那「察合台」不允，便向「葛爾丹」請求，「施拉美」外，部落裏的一切却可以奉送給他做為酬勞。

葛爾丹胸有成竹，他說回去考慮，返到他的帳幕，暗裏召集部將到來，乘夜掩襲「察合台」部衆。一場夜戰，把察部的軍隊全部擊潰了。「察合台汗」正在帳裏，忽然四下火起，殺聲震天，帳外數百騎兵排山倒海衝來，忙掉槍上馬，終擋不住「準噶爾」部的圍攻，便死於亂軍之中。

「葛爾丹」殺入帳裏，不見一人；搜到床下，看到「施拉美」裹着綉衾在發抖，粉臉兒哭得梨花帶雨，越發憐愛。忙把她抱起來說道：「美人兒受驚了。」喝令隨從找到一輛車子來，把「施拉美」送回自己帳中。一面下令窮追「察合台」部衆，直趕到了漠南才收隊歸來，從此「葛爾丹」便吞併了兩個部落。

「葛爾丹」獲得了美人「施拉美」，對她非常寵愛，不日便封作王妃。他是抱着雄心的人，幾年間積極練兵，又襲破「車臣」部落，攻入「額爾額」王朝，手下精兵二十餘萬，聲勢大振。清朝尙書「阿爾丹」，曾遣使要他每年入貢，「葛爾丹」拒絕清廷命令，一面率部衆侵入內蒙古。清廷派裕親王和皇太子允禔，出兵長城古北口外，不料給蒙古騎兵打了一個敗仗。那時「葛爾丹」得意非常，帶領了幾千鐵騎，想從嘉峪關外偸襲中原。大軍來到

漢南，突然給一班草澤英雄，伏下奇兵，用犂牛衝陣，殺得他片甲不留。他帶着幾百殘兵，回到「準噶爾」部落，一探這次是什麼人和他作對，原來就是阿苦山駝俠，聯同三音神廟的尼姑，帶了幾百喇嘛僧人，便把他的幾千精銳全數消滅。

「葛爾丹」回到「額爾額蒙古」，知道漠南有不少能人，從此不敢侵犯。那時他的勢力又向北伸展，達到毗連俄羅斯的「唐努烏梁海」地方，這處「唐努」山區是著名的產馬區域，那裏有個大牧場叫「烏蘭台」，每年一次競賽馬匹，除了表演馬上功夫之外，還有各地名駒到來賽跑。每隔五年，便舉行一次全蒙名駒奪取錦標的盛會，到期各地佳駒雲集，遠自關外滿洲和青海新疆，都有到來參加的，如果得到了第一二三名的馬，聲價固然驟增十倍，還有很多珠寶贈送算作奬金。

那年大會給一匹紅鬃白馬奪了錦標，那一匹馬跑起來四足騰雲，日行千里，不論山嶺河流，一樣飛渡，所有牧場的人，都說從沒見過那樣出色的神駒。這匹馬名叫「奧司卡」，是龍駒的意思。還有一種特點，便是沿途不用喝水，牠的胃像駱駝一樣可以貯水，跑起來鼻孔裏噴出烟霧，又能知風沙動向，因此那駒的主人，視作無價之寶，珍惜得有逾拱璧。

且說「施拉美」自作了「準噶爾」族「葛爾丹可汗」的王妃後，仍愛好馳馬打獵，「葛爾丹」對她喜愛的東西，沒有不設法使她得到的。「施拉美」聽見「烏蘭台」出了一匹龍駒，便千方百計要「葛爾丹」買給她作坐騎。但「烏蘭台」不是「準噶爾」部的地方，不能用武力取到，只有派人商量購取這匹龍駒。那匹馬的主人是個「韃靼」族，索價很特別，要用漠河純金、伊犂白玉、貝加爾湖珍珠這三種東西合起來和龍駒一樣重量，才答允交易。「葛爾丹」初時捨不得這麼多的珠寶，「施拉美」思想那龍駒連茶飯也不思，形神俱喪。「葛爾丹」沒法，只得把「額爾額」王朝的國庫打開，集足三種珍寶，把龍駒換回來。「施拉美」得到龍駒，從來便沒見過她這樣的歡喜。她打扮得出落像個仙人，騎了紅鬃白驃的龍駒，奔馳在大草原上，那些綿羊見了，都一齊停步不行；大鷹子在空間看到，也紛紛斂翼，跌地而死。每凡經過湖邊，水裏的魚羣躍出水面，把整個湖岸都佈滿了。就是草原的牧民見了，無不下拜，不敢仰視。

「葛爾丹」愛惜「施拉美」，而「施拉美」愛惜龍駒，比生命還要緊，「葛爾丹」因此要保護龍駒，免給人盜去。他選擇了「額爾額」山區裏一處天然的山窩，鑿開了峭壁做入口。剛巧那處山嶺平陽有一面瀑布聚成的小湖，他把湖面用人工擴大，在湖心填成一個小洲，作爲一所小牧場。岸邊築起兩度飛橋，通到牧場裏，尋常把橋吊高。小牧場雖然面積不大，但湖畔沙灘，也够「施拉美」每天馳騁，她跑了一回，便在池裏洗浴。牧場四邊也設了鐵欄門，四週佈滿了機關，派二十名好武技的喇嘛看守。倘有人偸進，立刻會陷進機關裏，就算把龍駒盜出，也要把守護的喇嘛制服，還要闖兩道飛橋，浮過湖面，外圍山徑像八陣圖一般，曲折地透過無數山洞，因此，從來便沒有人敢前往嘗試，把龍駒偸盜的。

×　　×　　×

冒蓮說了一大段塞外的故事，聽得座中各俠士出神，只有白泰官曾在大漠學技，對這些事蹟是知道的，這時也明白冒蓮的用意。他便問冒蓮道：「蓮姑，我離開了大漠已是多年了，聽說駝俠曾經參加過『烏蘭台』五年舉行一次的全蒙賽馬大會，未知結果怎樣？」冒蓮答道：「姪女還沒有說完呢，駝俠第一次參加時，祇爭得一個亞軍，蒙古馬是世上出名的，那次給『哥薩克』族的一匹名駒壓倒，駝俠的馬雖是良駒，但鬥後勁輸給人家，抵達決勝綫時負了一條馬頭，他是個好勝的人，自然不服氣。那次他獲得了亞軍的奬金，是一斤金子和一小袋珍珠。他回來後把那筆欵子搜購良駒，幾年之間，給他買到了十幾匹關東馬，聘來馴馬師，選中了其中一匹棗騮兒，起步如飛，全身大驃兒，跑過了長途也沒呼氣流白汗的。他拿來和附近有名的良馬試跑，果然風馳電掣，遇到障礙物，跳躍越欄，非常出色，都說牠是一頭難得的千里馬。駝俠給牠取個名兒叫『賽的盧』，天天騎着到戈壁大漠，從早跑到午，從沒有過間斷的。駝俠以為這次定可以把全蒙錦標奪到手裏，就是各部落的人，都一致認爲這一屆的冠軍定是『賽的盧』獲得的。消息早就傳到各處遠方，都知道『賽的盧』的名字。到了賽馬之日，『烏蘭台』大牧場，早就雲集了各地的名騎師，紛紛把愛駒運到，各有一個馬廐，同時也穿上各種彩衣，一賽就是五天，最初幾天是分組出賽，那匹『賽的盧』自然的把所有強敵擊倒。到了最後一天才是決賽，參加馬匹共是五駒。其中一匹就是韃靼族的『奧司卡』。我師公駝俠在兩里距離的越欄賽當中，竟給『奧司卡』遠遠的拋在後頭，那龍駒像毫不費力地四足騰雲。」冒蓮說到這裏，停了一停繼續說道：

「『奧司卡』的神行本領剛才已說過了，現在告訴你們駝俠競賽輸給人家後的情形罷。他頹喪了幾天，連飲食也忘了，回到『阿苦山』，想把『賽的盧』一槍捫斃，我師傅沙哈洛阻止他，懇求把這匹馬給了她，拿回三音神廟去飼養。駝俠是愛逞強的，他派人到韃靼地方向『奧司卡』的主人商量，要買進那匹龍駒，那知給葛爾丹捷足先得了。聽說葛爾丹用五頭駱駝載的黃金白玉和珍珠，才換了『奧司卡』回去的。葛爾丹是額爾額蒙古的可汗，誰也不敢招惹他，駝俠知道沒有希望，不久他打探到中原滿淸皇帝，收到南部進貢的一頭神駒，也是千里馬，在禁城外南苑養着，駝俠這次偕同姪兒把這駒盜取。不瞞各位前輩說，當時八極頭陀在萬壽山莊裏暗地幫我師公行事的，因此姪女說如果各位定要向我師公索回南苑的神駒，那末姪女決不會贊同。眼前放着了熊掌猩唇不吃，却

苦苦不忘家裏的窩窩頭，各位想想姪女說得不錯罷？」

冒蓮說了大半天，最後兩句，各人都意會着了，她就是教白泰官到「葛爾丹」那裏，把龍駒「奧司卡」盜取，不要苦苦追尋失去了的南苑神駒。尹青這下直聽得出神，他腦子裏幻想出「施拉美」王妃的美麗，眼前似有一個白衣仙子，騎着了紅鬃白馬，一陣香風吹到鼻子裏。白泰官問他：「四哥，你的意思怎樣？」他還沒有覺，年羹堯在旁輕輕把他的袖子一拉，說道：「泰官弟問你呢，你認為蓮姑的辦法行得通嗎？」尹青才倏的回復神智，原來香風是九華台外的紫丁香盛開，送來香氣。他忙應道：「是……是，蓮姑是想我們改了主意，把『奧司卡』龍駒盜來，可是那施拉美失去了心愛的龍駒，不是會丟了性命嗎？」年羹堯素來曉得尹青的內心，雖然英雄蓋世，但心裏常覺得空虛，感到生活太過寂寞。不過他的選美眼光卻是非常的高，往日丁翠蓮巳是個絕世佳人，仍不值他的一盼。說要有「梅花為骨玉為神」的風格，才算得天生尤物；比得上沉魚落雁，才是他心裏的美人。

年羹堯聽了便道：「名駒美人，正是相得益彰，白賢弟定會一併取回來的，不要讓『古押衙』專美在前啊！」白泰官笑了一笑，冒蓮見他們說到施拉美身上去，含着嗔說道：「你們男兒漢，聽見了美人便着了魔，究竟你們是要去盜龍駒還是要取施拉美回來呢？」

尹青大笑起來，面上英風爽朗，說道：「兩樣都要，我們就這樣決定罷。」年羹堯跟着也道：「四哥的心意我明白了，白賢弟就好好的幹着去罷！憑你的本領，又有沙哈洛神尼相助，我祝你早日成功歸來！」

冒蓮曉得她的計策實現了，他們不會再和駝俠為難，同時她也想到西部蒙古去看看那邊風俗習慣，開開見識。便道：「姪女要跟白師叔一道兒去，等回來時再往見陳四公公便是。」白泰官道：「姪女跟我同行也好，你路途熟，還有你師傅沙哈洛底下不少僧侶，會沿途幫助我們的。」王春明、周潯這時坐着聽得非常有味，為着好奇，也要一道前往。尹青聽了便道：「難得兩位兄長仗義相助，我們本不敢相煩的，可是兩兄不當我們是外人，小弟就接納了兩兄的好意。現在小弟有一點心事，未知兩兄會不會見棄？」王春明答道：「尹兄有什麼事要我們幹，只管提出來，大家都是武林英雄，就算說得不對，也就作如粉板上的字兒一般抹去便了。」

尹青起來莊重地說道：「我們今天難得都聚在這裏，而且大家志同道合，小弟大胆地提出，這裏在座的人從今天起結為兄弟，共赴患難，同生共死。蓮姑雖是泰官的師姪，這只是武林的輩數罷，不影响到了我們結盟的事。所以小弟也願意蓮姑加進來，未知兩位兄長有沒有嫌棄？」王春明、周潯聽了立刻答應，冒蓮初還謙辭，說不敢和他們大俠的名兒平排着輩子。尹青便道：「蓮姑不要見外，你是沙哈洛神尼的女弟子，單是你的一手『大漠神功』便沒人能及，怎樣說不敢排着輩子。」冒蓮也就不再推辭。

這一晚大家就在九華台上當天盟誓，尹青拔出劍來，滴血碗裏，焚過降香，一同跪下，誓說：「不願同年同月生，但願同年同日死，今後六個人一顆心，同甘共苦，禍福相關，如有生了異心，不念盟友，那就神人共棄，頭顱不保。」誓畢各人飲過了血酒，排了次序。年羹堯最長，尹青第二，王春明第三，白泰官第四，周潯第五，冒蓮年歲最小，都叫她六妹子。其他各人都照本身的行數相稱，不必依結盟次序，年羹堯本身是老八，大家仍叫他八哥，不在話下。

這一班風雲奇俠痛飲至夜，歡暢忘形；尹青風度最勝，年羹堯沉潛多智，白泰官英勇爽直。王春明、周潯都是俠士氣質，冒蓮是女中豪傑。大家意氣相投，又是年青人，自然說話投契，他們一面乾杯，一面道出平生快事，白泰官、王春明振劍起舞，冒蓮哼着塞外民歌，燈光劍影，年羹堯酒酣引吭高歌，豪情逸興得未嘗有。

王春明這天眞覺得有生以來，未曾有過這樣開懷的。他前番聽到了弟弟崇明讚許那武林人大會的當家，為着要出門訪尋這個出色的英雄人物，一年間便給他遇到了。他心裏先有了崇拜的印象，所以見了尹青，愈覺得這人的氣概不凡；又聽尹青說出的武林結盟兄弟，全都是頂尖兒的人物，心裏巳是十二分的仰慕。如今料不到竟和他成了異姓兄弟，正是喜出望外。雖然他對年羹堯的神秘行動和日裏比劍，有點兒不滿，但聽尹青說，是他們綫上朋友決定要他這樣幹的，也就不放在心裏。其餘尹青是什麼出身？家世怎樣？為什麼會得到天下武林人相從？他簡直沒有根究到，因他向來就是個直性子的人，沒有城府，和他的兄弟崇明的精細不同，只覺得尹青這人够得上交朋友罷了。

一宿無話，第二天王春明因昨夜飲酒過多，起得晚一點，小童送早點進來，他和周潯一道吃過，那時正是三月天氣，窗外紫丁香和杜鵑花，開得燦爛，香氣入簾，精神一爽。他微聞台下有着嘩喇的潑水聲音，走出樓欄一看，却是尹青和白泰官兩人在溫泉池戲水，碧波蕩漾，映着兩條白身軀，下部祇圍着一片白布。尹青扒到白石堆上，一竄上到了九華台的台階上，向池裏躍落，雙臂張開像一頭鵰鳥飛下，將到水面，雙掌向前一插，又是嘩喇一聲，破浪潛到池裏，一會才露出頭來。

春明和周潯出到台前，見冒蓮在亭子裏拭劍子，這亭子便是先日白泰官和春明等飲酒，表演杯上掛酒的地方。周潯走近冒蓮身旁，說道：「六妹子，怎麼不到外間去玩？」冒蓮見是周潯，當堂秋波斜送，答道：「大哥三哥，你們幾時走出來的，四哥們在池裏洗澡呢，怪不好意思；兩位哥兒也起得這樣早？」周潯見她對自己似若有情，知道她說不好意思，是因為尹青等脫了上衣洗澡，她究竟是個女兒家，有點羞慚。便答道：「不算早了，我們正覺着起遲了呢。」說了拿起她的劍子一看。那劍不長不短，劍柄打造得異常精巧，兩面鑲了黃金，雕着佛像祥雲，坐下一頭獅子。佛像的頂和獅子的眼睛都嵌了珍珠寶石，閃閃發光。再看劍身，是精鋼練成，一股寒氣襲人，兩邊鋒利，簡直是一柄

長的七首。周潯拔出兩根髮兒對着鋒口輕輕一吹，一觸便斷。不覺讚道：「六妹那裏得來這柄好劍，看它的製作不像是中原打造的，單看劍柄上那頭獅子，刻得神情栩栩，不可多見。」冒蓮把劍接回手裏，說道：「三哥你眞的不懂，這是毘盧王昔日割肉還父的劍，千年來就供奉在三音神廟的金頂上，據說劍柄上的珍珠是定風拂塵珠，三音神廟從來沒被風沙侵襲，就是定風珠的妙用。先幾年我師傅修建神廟，把這劍取下來給我佩用。我把劍就叫『毘盧劍』，是世間稀有的寶劍呢。就是柄上那獸兒，並不是獅子，她告訴我是叫金眼狻猊兒，你們見過這東西嗎？」周潯和春明都搖搖首。那時亭外有人喊道：「三弟起來嗎？」是尹青的聲音。周潯俯身一望，他們都巳浴罷更衣，於是和冒蓮一起來到池邊，大家坐到樹蔭下閒談。

王春明曉得剛才尹青和白泰官在商量到「準噶爾」部盜取龍駒的事，這時不見年羹堯出來，便向尹青問道：「八哥還沒起來嗎？」尹青笑着道：「他現時怕巳到了終南谷口了。我們昨夜曾經商量，他要今天一早趕返牢營去，把手續辦妥了，便要馬上晉京領旨，儘速到青海去。這是一件十萬火急的差事，來不及躭擱，因此他走得這樣忽忙。」周潯答道：「原來八哥趕着回京，我們也沒個機會送他一程。」尹青應道：「我們巳是自己人，不必客氣了，而且昨夜裏大家算是給他餞行。」這時冒蓮忽地呀的一聲，說道：「我沒來得及送個信息給陳四公公啊，可不知家父現在那兒？」尹青對她道：「妹子不必心急，這裏時常有快馬來往京畿的，妹子也不用掛心，聽說令尊這年頭在天台山出家，沒有再惹塵俗，陳四老前輩就在天壽山，近來連東直門外的豆腐店也關起來了，你將來要見他，却不愁沒有機會。」冒蓮聽了，才沒再出聲。

這天裏尹青邀大家在九華台上，商量赴額爾額蒙古的行期。日子定了，還要備辦很多道途上要用的東西。因為一出嘉峪關，就是「瀚海」，走過戈壁大沙漠，先到阿苔山，以後一段往西部蒙古的旅程，沿途不是沙漠，就是大草原和湖沼低窪之地；有一程是阿爾泰山，那一帶高山崇嶺，長年積雪，阻着一片大森林，正是千里沒見人烟的地域，有時走十天八天也見不到水草之地。因此旅途上就非帶備大量駝馬、乾糧帳幕、和水囊火種等東西不可。

尹青僱了數十名精壯脚夫，購了大批駱駝馬匹和其他要用的東西，擇定第三天啓程。白泰官、王春明、周潯、冒蓮，都扮作了來往外蒙的客商，結隊先到阿苔山，在那裏見到了戈壁駝俠，問清楚路途後，才取道到「札薩克」的「烏里雅蘇台城」，那處就是「葛爾丹」所建的王朝。計劃定了，尹青直送他們到了咸陽，叮囑各人一番才分別。

從陝西西安到嘉峪關，這一段路程巳是千里之遙，白泰官等一行要循着今日的隴海鐵路那一段古來驛道，入到甘肅蘭州，沿着長城北上，經過今日所謂河西走廊的地方，直到酒泉那處近着玉門關，才是嘉峪關口。出了關外，黃沙滾滾，滿眼荒烟蔓草，風沙遮天，正是古來瀚海之地。白泰官、王春明、周潯、和女俠冒蓮四人，這番千里盜龍駒，自有一番奇離恐怖的驚險。

白泰官千里盜龍駒

話說白泰官奉了大俠尹青之命，前往蒙古西部「準噶爾」部的「烏里雅蘇台」城盜取龍駒，同行俠士有太極手王春明、雪地飄風周潯，女俠冒蓮等三人，帶同幾十個隨從脚伕，乘着大批駝馬，取道甘肅北上，不日巳走過了河西走廊，來到嘉峪關，那地是萬里長城的西部起點，再前便是玉門關。

他們趁着未出長城，把糧食水燃料一切應用東西都備好，沙漠裏不時捲起旋風，把沙粒捲到天空，撒下地面積成一堆的沙丘，遠望像是山陵起伏又像波濤洶湧，倘然刮起了狂風的話，有時連人帶馬都會捲起，摔得半死。記得有一次清朝的八旗兵開進沙漠，剛巧遇到狂風吹襲，軍士躲避不及，給沙礫迎面打來，到了狂風吹過，有一部份兵士竟變成了痲面，都是給沙礫嵌入面上造成的，後來連花名册也要造過，因為那時士兵的特徵是要記入花名册裏的呢。

閒話少提，白泰官和冒蓮以往都曾在大漠上居留過一個時期，冒蓮更是最近才跟着駝俠回來的，對這一帶的地形風俗都熟悉，那些旅行沙漠的人，駝馬便是他們的嚮導，這種馴服的代步牲口，不特會看風色引導人們避開風沙的吹襲，而且駱駝的胃囊構造特殊，牠的樣子雖然難看，但能够貯足幾天飲料，沿途吐出來給人們應用，無異是個水囊一般，所以從來行經沙漠的人，是少不得駱駝代步的。

冒蓮是個天眞爛漫的女孩子，道上不時說東說西，有了她同行，大家都不會感到寂寞。她對周潯似乎特別好感，時常並着馬兒走，到了休息時候，她總愛拿出小小笛子來，學着塞外的笳聲，音調非常悲壯。他們一行當中，帶了六頭駱駝，其中兩頭的背上支了帳篷，誰個走得倦了，便攀到駝背床上躺着。那天周潯問冒蓮道：「六妹子，這沙漠之地就是這樣黃沙漫漫的嗎？往常也聽見人說大漠裏也有水草生長的地方，叫作綠州，你在這裏的日子久，定然會曉得的。」冒蓮揮起馬鞭向東一指，答道：「我們再向東走幾十里，便會看到一個好地方，那裏有清澈的山泉，常綠的樹木，蒙古人叫作『綠海子』。行旅到了這處，總會當站頭歇下來的！」周潯又道：「沙漠很少河流，水從那裏來的呢？」冒蓮應道：「我聽師傅沙哈洛說，沙漠在千百年前就是個海子，地下有許多岩石，後來海子乾涸了變成沙漠，但有幾處岩石地帶蔽着地下水道，在幾丈深的地底流過，遇到地下河道擁塞的，泉水便滲出地面，那處便生長綠草，經過日久的變遷，下面岩石漸漸凸出地面成了石山。每凡沙漠下雨，很快便從沙石流進地下河道去，因此水道永不乾涸，保持沙漠裏一些『綠海子』的美麗。」周潯聽了笑道：「妹子見聞眞是比我多着呢？」王春明見他們親暱的情形，回想起在九華台比劍時，冒蓮在周潯身後直是急得亂鑽，心裏便料到

兩人都互相愛慕着，只是未敢表露。

將近傍晚，面前屹立着幾座小山丘，雖然不甚高聳，但怪石嵯峨，從地面挺起，山石都是呈着黝黑色，泉水在石隙湧出，滙成小瀑布，瀉到崖下一處池子，水清見底，這幾里範圍裏面，草木叢生，隨行脚伕見了這天然綠洲，大家都跳到池裏洗個澡，那些駝馬也快樂得在草裏打滾。白泰官指揮各人架設帳幕，大家巳幾天沒吃過火烟，這時煮了一盤熱湯，拿出肉脯放進，和着乾糧飽一餐。

晚上各人睡的正濃，突然聽到守衛的人員驚叫起來，王春明縱出營幕一看，黑暗中見守衛的人持着槼槍給一頭東西纏着，看去那物很多足爪，抓着守衛的身子不放，白泰官、周潯等都給喊聲驚起，出到帳外，泰官一眼看到便道：「這是沙漠裏的大蠍子，不要給那東西的尾刺着。」一面拔劍上前把那東西拖在地上的尾巴剁去，當堂截開，守衛的才掙脫出來，那大蠍子足有三尺多長，面前一對鉗形的螯，伸起來比人臂還長。

正在這時，外邊帳篷又發出一聲慘叫，只見冒蓮從帳裏披衣走出，說道：「聲音發自脚伕的帳裏，我們快些往看發生了什麼。」各人跟隨拉開帳門，一頭更大的的蠍子爬在地下的睡鋪上，旁邊一個脚伕給刺得在地上滾。那蠍子見了火光，爬走得很快，周潯把匕首投出，刺個正着，蠍子不動了，原來這種沙漠大蠍子比尋常蠍子大得多，有些連螯長四五尺，豎起來有人身那麼長大的，身上一片青黑色，長着緣毛，有六個至八個足爪，頸上一對螯，像鉗子一般，一頭沙漠「土撥鼠」牠可以把螯一鉗便截開兩段，蠍子的腹部由十三個環節連成，尾節特別長，附着一個毒鈎，遇到人畜，牠的尾子向上一彎，鈎着人畜的身上，注射出毒液，令人痛苦不堪，這種大蠍子，只大漠上才有，原因塞外生長一種像蘆葦的毒草，名叫蠍子草，葉狀如麻，嫩時可供馬秣（見查愼行著的人海記），大蠍子專棲息在這種叢草裏面，經霜之後，這種草便有毒性，大蠍子也長成了，爬到沙漠裏覓食，翻沙撥土，所有地下的生物都是牠們的食糧，日間牠們怕熱，愛鑽進沙丘躱起，夜裏才走出來，爬到有水草的地方喝水，行動很快捷。

周潯用匕首刺殺了帳裏的大蠍子後，冒蓮教人找些駝馬糞塗在那脚伕的臂上，止着了蠍尾刺傷的痛楚。白泰官領着各人燃起了火把，一路找尋，來到池邊，那裏有十幾頭蠍子把首伸進池子裏喝水，小的也有尺來長，一陣子悉索聲音，見了火光便走。他們幾個人拔出劍子，追上前一陣亂剁，把蠍子都斬毙了。冒蓮教脚伕把乾草枯枝燃着，以免其他的蠍子再偷襲前來，各人才再歸寢。

行程又過了兩天，漸近阿苔山，面前巳見山陵起伏，這時沙漠上發現了很多足印，一看便知道是一種四足的動物，足印像牛蹄，但比較大些，白泰官看了看說道：「這些是野牛的脚印，有人叫作野犂牛，鼻上長了小角，一對門牙突出，像是象牙，前部身子長得特別難看，比犀牛還兇，一株大樹給牠一衝便連根拔起，前些時駝俠用來擊破『葛爾丹』五千精騎，就利用這種野牛衝陣的！」他們向前進去，地上脚印愈多，直通到山谷裏，冒蓮也道：「野牛躱藏的地方，多數在山谷裏的草原，我們走快一點，沿着山麓走去，明天可以抵達阿苔山了。」那些脚伕聽到將近阿苔山，都覺得歡喜，因爲到了阿苔山便會休息幾天才再啓程。

黃昏時候，一行在山上露營，這處雖然還是沙漠地帶，因有叢山連亘着，山谷裏草木生長，天氣沒有沙漠的乾燥，再走百餘里，阿苔山的風景更勝，王春明和周潯兩人，扒到嶺上四處張望，只見這處山脈似是屋樑，前後一望無際，連到天邊的盡是黃沙起伏，他向山谷平原望下，似有無數東西在那裏蠕動，千百成羣，遠看像山羊一般。那時冒蓮也跟着走到來，周潯指給她看，冒蓮道：「那些就是野牛羣了，牠們總是聯羣結隊走的，很少單獨跑出來，也不會走到山上，所以我們早就沿山麓前行，如果不是這樣，遇到了牠們奔跑時，不論駝馬行人，給牠們迎面一衝，沒法可以倖免的！」春明問道：「牠們現在谷裏，怎麼團團的踱着，不見走動呢？」冒蓮道：「這些野牛裏面大部都是牝牛，她們的行動是跟着公牛的，眞說得上夫唱婦隨，如果公牛整天站着不動，那些牝牛只是圍着牠，不會單獨跑開的，甚至受到敵人襲擊時，倘若那公牛不走，牝牛便圍着牠掩護，必須公牛帶頭先走，那麼所有的牝牛才風捲殘雲一般隨着跑，這是野牛的特性呢。」春明聽了笑道：「怎麼天生成公牛那麼稀罕，豈不是成爲僧多粥少嗎？」冒蓮剛才說了，覺得女兒家講這些說話，有點不好意思，現在給春明一問，不覺頓時紅暈上腮，含嗔應道：「呸，老大愛捉弄人家，我說的只是那畜生罷了。」周潯也笑道：「這叫做物肖主人呢，這裏蒙古的風俗，是盛行着多妻制的，估不到野牛也染着蒙古人的風俗了。」

春明更打趣的道：「潯弟不要在六妹前談這些話兒，誰個女人會喜歡多妻制啊，再說怕會激怒了她呢！」冒蓮舉起手來追着春明要打，生氣的道：「人家好心的把野牛說給你們聽，你們却拿來向我取笑，今後我再不和你們說了。」周潯見她生氣，便不敢出聲，春明陪罪道：「六妹子不要認眞，算是我們的不是罷。剛才白二哥說，今晚大家商量到準噶爾部落的計策，我們快回帳幕去罷？」他們一路走下山，耳畔還遠遠聽到野牛嗥嗥的叫聲，傳遍了整個山谷。

這晚白泰官在他的帳裏和王春明等三個人討論到「烏里雅蘇台」城的路綫，他把地圖張開，這地圖是尹青大俠交給的，是當時行軍用的地圖，各人一看圖裏，所有沙漠、山脈、河流、湖泊、驛路站頭，都繪得清楚。阿苔山在寧夏北方，南邊是居延海，從阿苔山越過大沙漠，便到塔楚河畔的三音神廟，是沙哈洛神尼修道之所，那裏有一條駝運的旅途沿杭愛山脈到烏塔城，再向西行，經過巴達里克、布彥圖、帖木爾幾處城鎭，便是札薩克圖區域，也就是蒙古美人施拉美的家鄉，如今已是準葛爾部所統治，烏里雅蘇台城就建在札布干河的上流，葛爾丹可汗王朝建在那裏，預計行程也要十天八天才能抵達，冒蓮指着阿苔山說道：「我們明天便到阿苔山了，待見了我師公駝俠，和他商量，想他老人家定有妙策。」王春明笑道：「六妹說的不差，他正是盜御馬的高手，敎出來的計策定然行得的。」周潯道：「如果他肯把那匹南苑神駒的追風馬借給我們，相信不幾天便可到達烏里雅蘇台城了。」

各人正在議論，白泰官道：「這次往取龍駒的担子是放在愚兄身上的，我想到了阿苔山後，我們再不能一道兒走了，因爲這蒙古地面，商旅來往，很易給人探出的。如果駝俠肯把追風馬借來一用，相信三幾天，便到得烏里城。」周潯聽了問道：「二哥，駝俠會把追風馬借給你嗎？他知道了你和年羹堯是拜把兄弟，不怕把神駒騎了去嗎？」泰官答道：「你們問問六妹子，便知我和駝俠是什麼關係的了。」冒蓮見白泰官這樣一提，連忙搶着說道：「白師叔說的對呀，他和我師傅沙哈洛，一道兒在眞如大喇嘛那裏學技的，而眞如大喇嘛就是駝俠的大師哥，所以我先日有說不敢和白師叔平排着輩子的。」周潯道：「六妹子，你忘了這是尹青大哥的主意嗎？現在說的又不是排輩子。白二哥祇是敎你數一下武林門第的根底罷了，」冒蓮接着答道：「誰個不曉得呢？崑崙派的掌功流傳到塞外接去，晦明禪師是個開山老祖，你們要知道時，讓我就把這派傳下來的枝椏兒一說罷。」

冒蓮所說的枝椏兒，就是數說系統的意思。原來，昔年論掌法，打穴道，誰都曉得有個晦明禪師，他創造了陰陽掌勁，拂穴暗功，把崑崙派最上乘的功夫，發展無遺，武林裏能練到他這樣絕技的，百年少見，但晦明禪師，自從清兵入關，他便到了塞外，至死足跡不再踏進長城，他晚年敎出了幾個弟子，其中兩個就是眞如大喇嘛和駝俠，這兩個都是蒙古人，傳授得一手魔爪大力功，八極陰陽掌，後一種掌法包含着空手入白刃的打穴絕頂功夫，但白泰官昔年在江南學技成功，一心要找晦明禪師，求高深絕技，那知到了塞外，才曉得晦明禪師巳圓寂多時，他的大弟子眞如喇嘛，見白泰官間關萬里尋師學技的苦心，便把泰官留下，傳授崑崙掌法，眞如大喇嘛的二師弟駝俠阿朗，有一個弟弟和兩個妹妹，他的弟弟不是別人，就是萬壽山莊裏那個叫八極頭陀的俠士，因爲精於一手八極陰陽掌，人家便給他起了這個混號。

駝俠兩個妹子都生得容貌端正，也學得一身騎射本領，大的巳經嫁了人，生下一個女兒「阿檀娜」，從小便送給佛門作女修士，跟着眞如大喇嘛學習騎射，這個女孩便是後來的沙哈洛神尼，駝俠阿朗另一個妹子，却嫁給一個中原俠士，便是本書前回敍述過的黃山鷹爪老人，單生了蔡青蘿一個女兒的，和冒辟疆結成夫婦，冒蓮便是他兩人的女兒。因此，蔡青蘿叫駝俠做舅舅，沙哈洛神尼也叫鷹爪老人的妻子作姨母，和蔡青蘿是姨表之親，白泰官既是眞如大喇嘛的門走，因此要尊稱沙哈洛神尼做師姐，駝俠阿朗是師叔，再說到八極頭陀這人，他的名字叫阿曼，却是從小在關內長大，本身學的又是少林派功夫，和白雲居士，大俠陳四都是同門，作書人在這裏就借冒蓮的講述，附加多這一筆，好敎看官門知道清楚罷了。

冒蓮說過了白泰官和駝俠的關係，各人方才明白，怪不得在九華台時，尹青想白泰官向駝俠索回追風馬，當時泰官和冒蓮兩人立刻反對，寧冒着千里險途到西部蒙古去盜取龍駒。這樣看來，今番駝俠知道了白泰官要往準噶爾部，不特會答應借給追風馬，並且還會出力相助，自屬意中之事，當下王春明各人勇氣頓增，又想到明天便抵達阿苔山，心裏充滿了光明的希望。他們四個人商量一番，才各歸寢。

第二天一行人來到阿苔山，環境一轉，只見古木松林，滿山蒼翠，山上涼風習習，泉聲淙淙，暑熱頓消，他們在山徑裏行了數里，漸近登山岔道，駝馬都停在樹林子當中，白泰官只帶了幾個親隨跟着登山，轉過山南，那處山勢雖然不高，可是作了沙漠屛障，白雲朵朵從峯巒飛出，鳥語花香，有點像廬山的景象，各人多日在沙漠裏熬着風沙暑熱這時頓覺置身仙境。

不久，面前現出幾間房子，都是用松木疊成的屋宇，松皮作板扉，建在崖上，冒蓮拿起牛角嗚嗚的吹了幾聲，屋裏有人探頭出來，正是駝俠阿朗，那時便有幾個蒙古裝束的小伙子，從兩旁棚上跳下來，給各人挽着行囊，駝俠巳走出門外，哈哈大笑道：「老白，我料算你會來的。啊！蓮兒也跟着回來了，王家哥兒，原來都一道光臨，今天眞的吹什麼風啊！」他一連串的喊着，各人巳進到屋裏來，大家上前和駝俠行過見面禮。白泰官先道：「阿朗師叔，我這次不是和你老人家討馬來的呀，我們還有更要緊的事情，要請你老人家指點的。」阿朗又哈哈笑道：「財到騙子手，就算追也追不還的了。先日老漢在臨潼道上，還誤會王家哥兒是官中的驢兒呢，想起來眞有點好笑啊。」王春明故意給他一件帽子道：「那天領敎過前輩的一掌，提起了還覺吃不消，倘我眞是那紅帽子（官裏捕快）時，這時還能來到阿苔山嗎？」阿朗給他一捧，樂的咧開大口，襯着他的禿頂和面上瘤子，眞的有些難看。他高興地說道：「不會的，王哥兒脚下這樣輕快，就算老漢當日再發多三掌時，恐怕也是打個空兒罷。」

冒蓮在旁邊見他們總是說笑，心裏有點急，她走到駝俠跟前問：「師公，你一路回來都順利罷？我非常的惦念着。師公回來後有見過我師傅沙哈洛嗎？」阿朗撫着她的秀髮，滿面慈容，說道：「蓮兒，怎麼你不早來一天呢？你師傅昨天才回三音神廟去的。你見過了陳四嗎？怎麼轉個屁股又回來，難道是捨不得離開你的師公、師傅？」

冒蓮雙眼天眞地望着駝俠，說道：「師公，這番非你老人家出個法兒不可，白師叔要到烏里去取葛爾丹的龍駒呢？」阿朗聽到，當堂定了神，面上露出驚疑的眼光，射到白泰官身上。問道：「泰官，是眞的嗎？你難道也不曉得，葛爾丹爲着保護那匹『奧司卡』，特地在貢密底斯山區佈了八陣圖一般的山道，又把山裏小湖塡了一塊小洲，那龍駒『奧司卡』就養在湖中間的牧場裏？算你有天大的本領，恐怕也不容易進去的。我兩年來就巳經動過念

頭，卒之還是取易不取難，這次獨個兒跑到紫禁城把那追風馬盜來，算是還點心願罷，也料到將來會招來了麻煩，可是我就恃着有你們幾個人在關內，斷不會給人家動了老漢身上一根毛兒的。」阿朗停了一停，又問道：「話又得說回來，這番盤算到『奧司卡』身上的，究竟是那個出的主意呢？」各人聽了都面面相覷，因爲駝俠這樣說，無形中是說龍駒沒法盜得上手。

小廝進來擺開了酥酪濃茶，燒鹿肉和黑饅頭，讓各人入席飽餐，白泰官一面吃一面把這次到大漠來的始末說了一遍。冒蓮在旁插些話兒哄阿朗歡喜，他聽了頻頻點頭，低下頭來想了一會，才問道：「尹青是什麼人？」泰官應道：「他是侄兒的盟兒，和年羹堯同是白雲居士的高足，侄兒自小和那姓年的認識，向來是兄弟一般，因此結交上了尹青。」阿朗說道：「原來他是白雲的徒兒，阿曼是他的師叔了，論起瓜葛都是自己人，這樣，我就給你們出個主意罷。」阿曼就是八極頭陀的蒙古名字，是駝俠的胞弟。各人見阿朗已不是剛才那樣子了，才舒了一口氣。冒蓮又着小廝送食物到半山去，教隨來的脚夫看管着駝馬，紮起帳幕住下，白泰官等幾人便留在駝俠的屋裏不表。

那天大漠上又有五匹馬兒，風馳電掣的向北直奔，這隊人馬就是駝俠阿朗和白泰官等原來一行四衆。他們是要趕到三音神廟去會見沙哈洛，因爲駝俠阿朗自從把追風馬盜來，便交給沙哈洛帶返三音神廟去保管，避免着清朝派人到來向他追討，這番聽說白泰官爲了偏袒着他，寧到烏里城盜取「奧司卡」龍駒來代替南苑失去的御馬，心裏感激，因此領他們往會沙哈洛神尼，商量一個妙策。爲了來回快捷，便把白泰官帶來的一行隨從駝馬，都留在阿苔山，駝俠在沙漠裏走了幾十年，一路取的捷徑，他們乘的又是蒙古大馬，在沙漠上行走如飛，不到一天便出了沙漠地帶。

離開了戈壁大漠向南再走百餘里，便到了「三音達賴池」，三音神廟建築在伸出湖裏的山上，有一道大堤連接，那石山屹立湖濱像個燈塔。三音神廟已是千百年前建築的喇嘛廟，經過了多次的修葺，廟貌巍峨，重樓疊閣，四邊建起了蒙古式的圓帽形尖塔，中間大殿是三層飛簷構成的尖頂，全間神廟遠看如同一座中古世紀的堡壘，有着蒙古建築物的風格。

五匹馬在大堤上飛馳，來到山脚，早有喇嘛接着，把馬拴起。駝俠帶着各人沿石階上到廟前，只見鐘鼓敲响，兩列穿着黃袈裟的喇嘛站着迎接，因爲駝俠阿朗是他們蒙古人眼中的英雄，何况又是沙哈洛神尼的長輩。阿朗一一還禮，進入大殿，便有兩個蒙着面紗全身白衣的女修士，帶領他們轉過偏殿，到了二層閣上，那處房子裝飾得金碧輝煌，鋪了厚厚的地氈，沙哈洛神尼已出現眼前，王春明和周潯都是聞名而未見過面的，這時一看，沙哈洛身上披了頭巾，披肩垂地，全身潔白，面上也籠了輕紗，隱約看出一個年紀未過三十的女人，眉目如畫，唇若塗硃，眼裏一股光芒，直如朗月星星，清光明徹，他們兩人彷如對着了觀音大士，給她清高絕俗的容貌所攝，心無邪念，仰慕隨生，連忙上前行禮，駝俠給他們引見，沙哈洛合十還禮，吐氣如蘭，說聲「久仰，」隨即引進戒行精舍坐下。

白泰官先向沙哈洛說道：「師姐，王兄周兄和小弟是結盟兄弟，都是自己人，望師姐不要見外。這番我們有要緊的事到來，要在寶刹打擾幾天，請求方便則個！」沙哈洛一雙妙目從面紗裏射出，向春明兩人身上一掃，答道：「小尼早就聽得，兩位都是當今豪傑，何幸得會！既是賢弟的結盟手足，倘不嫌簡慢，就請屈駕幾天。」說了便把面上輕紗脫開，更是光彩照人，春明、周潯都不敢仰視。冒蓮却上前稟道：「師傅，他們這番是要助白師叔前往盜取葛爾丹那匹龍駒的。」沙哈洛微微一愕，向白泰官問道：「你們要把『奧司卡』弄上手嗎？可知道施拉美王妃沒了這匹龍駒，就如同取了她的性命一般，賢弟還須思量！」

駝俠阿朗這時把眼瞪着冒蓮，說道：「小丫頭性子比我還急，見了面就搶着說，難道你師叔不會說嗎？」泰官忙道：「師叔不要怪她，這番全是蓮姑的主意，就讓她說了，可能比我有條理呢。」沙哈洛笑起來道：「你這小鬼頭，若果是你出的主意，你有本領時就獨個兒去取罷，好個不知厲害的姑娘，你以爲葛爾丹也像滿洲皇帝那樣大方的嗎？」她站起來從壁櫃裏一抽，把一幅地圖擺在各人面前，指着圖裏的地形說道：「各位看看，這是小尼兩次往貢密底斯山區探得的結果，那匹『奧司卡』就是藏在這山裏的湖上，進口是錯綜的岔道，經過無數隧道山洞才進得到山裏，當時小尼沒有助手，忖度是沒法盜得出來，因此罷手。回來便把那個像八陣圖的進口記着，繪成這幅圖，却不料現時對你們倒用得着。」

白泰官、王春明、周潯等都圍上前把地圖細看，是一幅山嶺詳圖，山嶺畫上很多道路，有些全用墨水填上的註明是隧道，這些通道錯綜交叉，每一岔道之處都畫上箭頭，如果不依着箭頭的方向前進，便會走上走不通的盡頭路，各人看了，才知道沙哈洛前些時曾經兩次往探，都佩服她的胆智和記憶力，能够把通到山裏牧場的秘密路綫繪出。

駝俠阿朗走近沙哈洛身旁，把白泰官要取龍駒的始末告訴給她，還暗暗的道：「阿檀娜，我們年前就巳經和葛爾丹打過一回仗，橫竪雙方的感情巳破裂了，這回幹與不幹都是一樣的，我打算助他們一臂，未知你的意思怎樣？」沙哈洛點了點頭，答道：「阿朗舅舅，泰官是我的師弟，如果他必定要幹的話，難道甥女會坐視不理嗎？」阿朗露出了滿意的微笑。沙哈洛拍了兩下手掌，門外便有兩個修士進來，問道：「菩薩有何吩咐？」沙哈洛道：「你引幾位貴賓到妙吉祥精舍休息，好好的招待。」修士答應一聲，領着白泰官等人出室。

這晚沙哈洛神尼設了盛大的宴會，欵待嘉賓，宴會的地方是一間繪了壁畫的廳堂，雖然沒有酒和肉，席上只是水果，菜疏，乳酪，飲的是葡萄汁，凍密瓜，王春明等初嘗異俗的美食，覺得清淡可口。沙哈洛對春明、周潯充分表露出熱情的友誼

，談吐輕爽，令到兩人如置身春風之中，覺得沙哈洛像是冬日的陽光，對任何都是溫暖可親的。

沙哈洛——陽光之女神，這是所有中部蒙古人民對神尼的尊稱，沙哈洛原來名字叫「阿檀娜」，沙哈洛是人民賜給她的名字，可見到她平日對人民的愛護，三音神廟往日是她的師傅貞如大喇嘛掌廟的，她在廟裏是女菩薩，廟裏的上座、尊者，下至喇嘛，都對她尊崇。自從貞如大喇嘛到了多倫城彙宗寺閉關，（有道高僧作長時間入定的述語。）阿檀娜一直以菩薩來掌廟，蒙古中部是佛教的中心社會，喇嘛廟代表着無上權威，阿檀娜就是人民崇拜的偶象。

這幾天來，王春明等住在三音神廟的妙吉祥室，時常見到沙哈洛，可是總不見她提起往烏里城的事，就是駝俠阿朗也沒說及，只見他每天騎了那匹從南苑盜來的追風馬，帶着大鷹子出外打獵。春明、周潯、泰官三人，有時入到沙哈洛的戒行精舍裏，看到一室沉沉，爐香裊裊，神尼在法座上打坐，身旁兩個白衣修士站着，菩薩低眉，春明等入到室裏，如同未覺，他們不敢打破這清靜的環境，都悄悄的退出，春明有點不耐，暗地裏問泰官道：「二哥，沙哈洛像忘記了我們在急着呢？」泰官應道：「兄弟，不要心急，我師姐不比常人，她遇到了有事沒法解決的當兒，總會三幾天入定的，有時更會一坐就十天八天，她的性子就是如此，答應了幹一件事時，決不會罷手的，我們等着罷，她不久便會召見我們的了。」

他們幾個人閒來無事，便央冒蓮帶着往廟前逛，那處一道大堤在湖面伸出，湖畔接着的是大草原，一望無際，那天正在堤上走過，忽見遠遠塵頭揚起，一騎人馬飛奔而來，瞬巳走近，馬上的正是駝俠阿朗，他的背在馬上隆起像個駝峯，跨下的馬兒就是那匹追風馬，奔跑起來如飛一般，王春明道：「我今天才看清楚這匹追風馬的眞面目，記得那次在鄭家坪初次遇到阿朗，就因爲馬兒裝上假鬃，令我生疑，如今看來，眞不愧是追風千里馬。」冒蓮見說，走到春明面前說道：「大哥，你曉得相馬的嗎？那天你看到了馬兒立刻便知道驃兒染了色，師公才誤會你是官裏跟踪來的，現時廟裏還有一匹『賽的盧』，雖然沒有這匹追風馬那麼快，但也算得上蒙古有名的良駒，往年師公要奪得全蒙賽馬冠軍錦標，料不到給『奧司卡』壓倒，他老人家一氣便要把牠毀滅，還幸我師傅本着出家人好生之德，把『賽的盧』收養起來，我這年頭騎得牠熟了，有時在馬上打盹兒，牠也會把我馱返來的。」她說時一片天眞，周潯聽得心花怒放，忙道：「好妹子，你把『賽的盧』拉出來讓我看看好嗎？」冒蓮答道：「怎麼不可以，這駒就在這處山下的馬廐養着，你們等等，我立刻牽來。」說了便飛奔前去，春明、白泰官都笑道：「她眞是個天眞無邪的女孩子啊！」說話間駝俠巳停下馬來，見了他們便道：「你們都出來了，剛才看我這匹馬兒走得快嗎？」白泰官應道：「師叔，馬兒不快你那會千辛萬苦取牠，回來讓姪兒來走個圈子好嗎？」阿朗立即把馬韁遞過來，泰官接着飛身上鞍，那駒鬃毛一豎，四蹄展開，白泰官只看到眼前景物向後飛快的逝去，耳畔嗚嗚風聲，一剎那間回頭看剛才幾個人站處，巳是細小如泥人，知道瞬巳跑了幾里，連忙勒轉馬頭奔返。

這時三音神廟的山下又有一騎走向上來，是一匹棗騮馬兒四蹄踏雪，鼻上一點白，就是冒蓮從廐裏騎出來的「賽的盧」。王春明見了便道：「這匹馬兒眞快呀！」他才說了一聲，冒蓮巳是奔到，那邊白泰官也縱轡回到兩人身前，兩匹馬兒都停在一起，冒蓮在馬上問春明道：「大哥，你看這馬兒不錯罷？」春明走上前一撫馬頸，覺得這匹棗騮大馬全身火赤，不覺讚道：「這駒正是人們傳說的赤兔馬呢，爲什麼沒人看得牠起？」白泰官笑着答道：「老大，這叫做生不逢時呢，如果沒有『奧司卡』同時出在蒙古，牠不是可以傲視同羣嗎？怪不得三國時周瑜臨終還叫着『既生瑜何生亮』的一句話了。」說出大家都笑起來。

冒蓮方才是答應周潯把「賽的盧」牽出讓他看的，這時一躍下馬，周潯接過馬韁，回頭對春明道：「大哥，你騎上追風馬去，我們哥兒倆到草原上賽個圈子。」春明應了一聲，白泰官手裏扣着那追風馬的馬口環，聽了周潯邀王春明賽圈子，他便向阿朗問道：「師叔，給春明兄試一趟好嗎？」他知道駝俠視這追風馬如寶貝一般，尋常不願給別人騎上的。這番阿朗立刻便答應，說道：「好的，讓王家哥兒賽一趟罷，我一向就忘記了那賽的盧，沒曾一道跑過哩。」王春明見駝俠答應，喜的上前道謝，跟着向泰官手裏接過馬韁，剛想上馬，阿朗叫着他說道：「你們哥兒倆賽個眞本領啊，我要看看那一駒的本領强些哩。」

春明、周潯兩人拉緊馬韁，並排兒站着，冒蓮在旁喝一聲「跑啊！」兩人一鬆韁繩，跨下馬兒便箭一般衝出，昂首怒奔，馬尾直指，捲起一陣塵頭，去的巳遠，駝俠阿朗、白泰官、冒蓮等在後觀看，只見那追風馬和賽的盧似曉得這回是決勝的競賽，都拚力飛奔，比平常更快，一霎那間在草原上的影子漸漸縮小，經過一盞茶的時候，遠看人馬像兩個小螞蟻，冒蓮眼底銳利，她向前一指說道：「他們跑回來了，都一樣的快啊，」阿朗和泰官看時，果然那兩個小螞蟻像是回轡奔返，瞬眼間漸看得清楚，正是來去如風，不久巳見春明、周潯都俯身鞍上，迎面衝來，兩匹名駒，鬃毛飛起，八個馬蹄齊落，一陣子得得蹄聲巳回到大堤上，冒蓮站出來舉起手帕一揮，兩人把韁一收，却是一同到達。再看兩匹馬兒，氣不呼喘，背不流汗，的是名駒。

阿朗見了，忙上前撫着賽的盧的頸，嘆道：「可憐的棗騮兒，我幾乎虧了你，誰想你竟是這樣强，只不過比起龍駒奧司卡來，有些不及罷了，如今看你鬥着南宛的追風馬，還是半步不輸虧，早知你是這樣時，老漢也不會幹那盜御馬的勾當了。」王春明見阿朗這樣說，便道：「阿朗老前輩，小姪一看這匹棗騮兒，巳知是匹名駒了，以往可能年齡稚一點，經驗沒够，沙哈洛把牠馴養了些時，如今正是壯齡，

所以能够和追風馬並駕齊驅呢。」

他們說話時，一個修士從廟裏走出，來到幾個人面前說道：「阿檀娜女菩薩有請！」白泰官喜的道：「師姐邀請我們了，她一定已想出了法兒。」各人一道回到三音神廟來，那女修士把他們直引到沙哈洛修煉的戒行精舍，阿檀娜已站着迎接，她今天再不是菩薩低眉在那裏打坐，面上也露出了笑容，穿上一襲薄薄的雲羅紗，見了春明、周潯便道：「剛才兩位的騎術，眞令小尼拜服！」泰官在旁問道：「師姐剛才也看到了我們試馬嗎？」阿檀娜應道：「就因爲看到了，使我解決了一個問題，這番可以定個日期往烏里城去了，」駝俠阿朗和各人聽到，無不喜悅，阿檀娜請他們坐下，然後開言說道：「過去幾天來令各位在廟裏等候，於心不安，還有幾點問題，沒法想得通，因此打坐細思，幾日來都把其他的問題解決，可是還有一點兒未曾有結果，就是我們這次往盜取奧司卡，至少要有兩匹多少像牠那樣快的馬前去，才幹得到，但我只想到阿朗舅舅從南苑取來那匹追風馬，沒料到賽的盧也用得着的，恰在這時，看了你們試馬，給我見到賽的盧和追風馬一樣的快，因此便連一些小問題也解決了，要去我們就擇個日期啓程罷。」白泰官聽了忙問道：「師姐，你要跟我們一道去嗎？」阿檀娜答道：「泰官，你是我的師弟，我不能眼看着不相助一臂的，如果單是你們前去，準會失敗回來，那時我如何過意得去？」白泰官感激得握着阿檀娜的手，說不出聲。

駝俠阿朗這時問道：「阿檀娜甥女，你可以把一些計劃說給大家聽嗎？」神尼忙應道：「可以的，我也想大家參詳一下啊！第一，我們這次要用二十七匹白馬去換奧司卡回來，這二十七匹馬兒明天便要找齊。第二，我們只能够四個人前去，還要帶同兩匹名駒——追風馬和賽的盧一道而走。另外要選二十七個精於騎術的蒙古人，攜備二十七襲同樣的衣服，預先到一個地點等候，聽我們指揮行事，第三，便是我們把奧司卡取得後，不能循原路回來，反要折向西行，依着『蓋林庫』那條大道，越過阿爾泰主山峯，進入新疆，阿朗舅舅最好帶着蓮兒，先到新疆的『奇台驛』地方等着接應，那裏有一條驛路通過星星峽返回甘肅，那時舅舅要回阿台山也很近了。此外便是我們前往烏里雅蘇台城的四個人，事先要看清楚那收藏着奧司卡的山道地形，那時再隨機應變。」各人聽了阿檀娜所說，都佩服她的精細，獨有冒蓮快快不樂，問沙哈洛道：「師傅，你不要我去嗎？」阿檀娜答道：「人多前去反是不便，你跟師公到新疆去也不愁沒見識的。」冒蓮不敢再說，阿檀娜又問春明、周潯道：「兩位大俠意見怎樣？你們認爲小尼擺佈的行嗎？」春明、周潯忙道：「阿檀娜師姐算過的，相信定會成功，我們絕對地依從。」阿檀娜展開笑容，妙目注視，說聲「過獎」。跟着她又說道：「那收藏奧司卡的地方叫『貢密拉底山』，有二十個精於武技的喇嘛保衞着，其中有幾個的本領頗不容易應付的，他們最厲害的叫『模里克』，使一對大石鎖，每具有八百斤重，他曾跟葛爾丹出獵，一頭大野牛衝到跟前，給他一石鎖打成肉餅，另一個叫『索額圖』，是使飛刀的名手，能够把十六柄匕首一下子擲出；其餘的各有一手絕技，憑我們四個人的力量，相信會敵得過他們的，但我的意思還是要用智取。現時我最躭心的，是泰官師弟所說：你們的尹青大俠要把施拉美王妃一起取回來。那眞是……」阿檀娜頓了一頓再說道：「那眞是我們修道的人不贊成的！」

白泰官見阿檀娜說到這裏蹙起雙眉，只得帶着懇求的語氣說道：「師姐，我們尹四哥不是垂涎施拉美王妃的美色啊，因爲施拉美沒了龍駒便會喪命，所以四哥吩咐把她一起帶走。師姐不贊同這樣做時，那麼，這責任只有由我們三個人幹去了。」阿檀娜對白泰官的感情向就親如姊弟一般，見他有點難過，便道：「師弟，我答應你便了，將來要尹大俠好好的保護施拉美，否則我知道時定會不答應的。」白泰官連聲應諾。

他們商量定了，第二天駝俠便出外挑選馬匹。蒙古地方是產馬的區域，要選二十七匹白馬自然很快便辦妥，駝俠又傳沙哈洛的意旨，徵求二十七位騎士，到晚便有過百名精於騎術的蒙古青年到來應徵，駝俠選出了二十七名，其餘的見沒機會和沙哈洛效力，都嗒然若喪，阿朗安慰他們一番，賞了一些布疋打發走了。跟着又把需用的二十七襲女修士衣服和一切應用的東西都備辦好了，翌日便是啓程的日子。阿檀娜乘着那匹棗騮馬「賽的盧」，駝俠阿朗却願把追風馬讓王春明乘坐，因白泰官究是他的師姪，而春明這次是仗義到來相助的，該得讓他乘坐。春明推辭不得，便上了馬。白泰官、周潯另乘兩匹蒙古大馬，一行四衆，離開了三音神廟，阿檀娜臨別稟告阿朗舅舅，請他和冒蓮依時到新疆「奇台驛」相候，冒蓮望着了周潯依依不捨，整鞍待發，她忍不住便跑到馬前對周潯道：「三哥，道途上珍重！」周潯見她默默含情，心裏一陣子說不出話來，拉着她的手半晌才說道：「六妹，愚兄跟着阿檀娜姐，路上安全不過，你放心罷。」這時阿檀娜在馬上看到兩人依戀情形，也有無限感觸。忽然憶及了冒蓮身上的辟塵劍，便道：「蓮兒，你把那寶劍交給我道上使用罷。」冒蓮即從腰裏一抽，把寶劍雙手遞上師傅，大家一聲珍重，沙哈洛神尼便領着白泰官等三人，如飛就道。

晨光曦微，四匹馬兒在草原前進，沙哈洛神尼今天穿了窄袖短衣，馬褲皮靴，外面加上白色外氅，全身蓋着；腰懸硬弓，襯着長短兩柄配劍，草原上疾風把她的外氅吹起，飄飄像個仙子。白泰官、王春明、周潯，都是武士打扮，英風勃勃。

那追風馬和賽的盧，都是日行千里的名駒，如果道上不是要等着白泰官、周潯跨下兩匹馬兒的話，預料兩天功夫便可抵達烏里城。但如今一道兒走，賽的盧和追風馬只是隨便地跑，已追得其他兩匹馬兒非常吃力，因此至少須得跑上五六天才能到達目的地。

沙哈洛神尼所過之處，凡有部落牧民居住的地方，甚至路上寺廟，人民僧侶見了她，便都俯伏馬前，口裏叫着：「沙哈洛——陽光之神，祝你永遠給我們溫暖！」

」那些僧侶則說：「啊！阿檀娜女菩薩，你是天上的仙人，祝你無往不利！」說了，都紛紛獻上鮮花、水果。白泰官等看到，無不深深感動。

他們向着西部蒙古前進，沿途所經都是大草原，有時也經過森林湖沼，但已沒有沙漠，只是人烟稀少。幸而路上時常遇到了牧民和商旅的大隊；蒙古的風俗，旅途上借宿是極尋常的事，晚上要歇宿時，找個蒙古包下馬，說句蒙古語：「方便一宵」，自然會受到牧民的招待。普通人家都是睡在一個蒙古包裏，客人來到給他睡在正中，大被同眠，夫妻兒女與人客同床，不算怪事。可是天明起來要說句多謝，主人在客人上馬前，遞上一瓢清水，客人接着一口渴下去，主人便微笑點頭，送你就道。他們說飲了冷水，已表明身心清白無愧於上蒼；若果客人沒曉得他們風俗，沒把一瓢清水喝下去，就會惹出痲煩來。

且說神尼沙哈洛領着白泰官一行四衆，在道上已是三天，不經不覺走出了杭愛山區到達烏塔城，預算還再走上三天便可抵「貢密拉底山」。他們道上自有蒙古牧民爭着留宿，奉上乳酪，因此旅途上很是輕鬆。這幾天來，王春明覺得阿檀娜對他態度一轉，在三音神廟這期間，他看到阿檀娜雖是溫暖如春，但談吐舉止却是冷艷照人，似乎可望而不可即，令人不敢接近。惟自同行以來，兩人接近機會較多，寢食休息都在一處。白泰官是她的師弟，而周潯暗裏早已和冒蓮眉目傳情，所以阿檀娜和春明特別說得來，有時並轡走上半天，兩人在鞍上唧唧噥噥，說的都是平生經歷。王春明在一般女人眼中，是個鬚眉偉岸的丈夫，他沒有白泰官的風流瀟洒，但豪爽磊落，器宇軒昂，說到外表，英俊中又含着老實，紫棠臉皮，唇上短短的小髭，說話耿直，不會轉彎抹角，這種英雄漢子，正是有高貴的品質的女人所憧憬的。春明平生不懂愛情爲何物，也沒嘗過愛情的滋味。他的妻子潘氏，是當日他的父親雲中劍王維揚替他娶的，完全是封建社會的婚姻。春明是個孝子，潘氏是個賢妻，兩人在舊日「相敬如賓」的號召下，的確已做到了，可是說到感情兩字，就完全談不到。春明一向就是出外多，因此也沒兒女，尋常他總覺得心靈上十分空虛似的。可是他不知道什麼原因，而且長時間都在江湖裏闖，也沒有在女人身上動過念頭。這時他只覺阿檀娜對他態度非常可親，每次目光和她接觸，心裏總是忐忑的跳動，想不看她時，却支配不到自己的神經，雙眼不期然地又要移到她的身上，四目交投，這時才知道阿檀娜的妙目也正望着他。

王春明這種發自內心的感情，看官們且不要以道學的眼光去分析它，須知他們正如一對童年時期的男女，兩相喜悅，每天裏沒有在過一處玩，便感到不安。這種相愛是天眞的，無邪的，不會知道什麼叫慾念，他們只曉得是相愛罷了。王春明這個三十歲的大孩子，他的感覺有如童年男女相愛的一般。

那天他們歇息在烏塔城一所河畔的莊子裏，王春明睡不入寐，看看院外月色是這樣的明澈，於是出到院外，信步來至河邊，瞥見十步以外，一個白衣女子站在瓜架下，仰望天空，秀髮垂肩，正是阿檀娜；他心裏這刻卜卜地跳起來，幸而她似還未覺。這時他輕輕向前走去，閃在一旁，望着皓月出神。

王春明一咬指尖，看看自己是否做夢，只見阿檀娜舉起一雙雪白的手臂，向天禱告，說道：「月神啊！請你賜給我寧靜罷！這幾天我的心靈已抵受不了。阿檀娜從未有過如此的墮入魔道的。我沒法制止自己了，惟有求神靈賜給我無上的法力！」她禱告罷，垂下頭來，雙手掩着了面。一會，她又注視着水裏的月光，口裏微微的道：「王公子，你不會是邪魔，你沒有把我引誘。啊呀！是孽緣罷！」她放開了雙手，原來已是兩行珠淚，淒怨動人，任你是鐵石男子漢，或是成仙成佛的人，想也難以壓抑這一忽兒的心情。當時人影一晃，春明倏的上前把她抱着：「阿檀娜！我來了！」阿檀娜初時吃了一驚，但有武功的人究竟眼目如電，瞬已發現面前的人是王春明，一時又驚又羞，反而把頭伏下來，任春明緊抱着她。久久才說道：「你怎麼來的？」

王春明這時香澤微聞，如醉如痴，兩人的心跳動得可聞。阿檀娜見他不答，輕輕把身子一搖，春明才醒過來，說道：「阿檀娜，我的心靈也像你一般，沒法安息。」阿檀娜沒再出聲，過了半晌，她突然推開了春明，嘆了一聲，牽着衣裙飛奔回屋裏去了。

×　×　×

這天已是行程的第六天，傍晚已來到了「帖木耳」，面前是「札布干河」，預計明天便可到「札薩克圖」地區的，葛爾丹建都的「烏里雅蘇台城」和「貢密拉底山」都在這地區內。他們屯駐在「帖木耳」一間喇嘛廟，因爲已進入準噶爾部落，沙哈洛暗暗告訴各人行動得十分小心，晚餐後，廟裏的喇嘛給他們打掃好了廊廡，鋪上禾草墊子作睡鋪。各人把携帶在馬背上的氈子取下來，裹了身子，躺下便睡。

半夜，王春明覺有人在他的頭上一動，忙一骨碌坐起身子，一看是阿檀娜，只見她把指頭放在唇邊教不要出聲，跟着又把白泰官、周潯一一叫醒。阿檀娜悄悄的道：「剛才有人窺伺我們呢！」白泰官忙問：「是誰！怎麼我沒發覺呢？」阿檀娜道：「我想就是這廟裏的喇嘛，先前殿壁忽然打開一個穴口，我看到一雙眼睛在穴裏注視我們，久久才復閉上。」泰官道：「怪不得沒見聲響，師姐，我們怎樣應付的好？」阿檀娜道：「我想探一下他們的舉動，才叫醒了你們。」春明問道：「你打算獨個兒去嗎？」阿檀娜道：「不要緊的，我看看便回來，你們把衣服堆在我的睡鋪，作成有人睡着的樣子，防他們再打開小穴窺望。」

白泰官等雖然躭心，但素來知沙哈洛神尼作事很有分寸，她決定了的事不能再變更，只得叮囑她小心。阿檀娜把耳伏在地上一聽，說道：「這下子沒人，我就去罷。」說了翻身便起，披上外氅，蓋回面罩，雙足一點，已縱上簷頭，身形敏捷得好似夜鶴一般，瞬已消失在夜色裏。白泰官等仍舊睡下，春明心裏更是不安，足一個更有次，仍沒見阿檀娜回來。（未完）

武器科技

五十年來軍艦的發展

刀戈．譯

誰也不能否認，軍艦是衡量一個國家的海軍力量的重要標誌，也是該國工業發展的縮影，從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這五十年來，列强的軍艦的發展出現了一個怎麼樣的面貌呢？總的來說，就是在建造上變化很大，其間的發展過程，大致可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二十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在二十年代的初期，主要海軍國家建造了大量的戰列艦。其中美國的「馬里蘭」級和日本的「長門」級可作爲典型代表。這些艦上，有八門四〇六毫米的主炮，分別安裝在兩座炮塔上。它們的排水量達到三萬三千噸，航速二十三節。

二十到三十年代中期，各國海軍對戰列艦進行了改裝和改進，主要是加强對空火力，改進炮瞄儀器，增加甲板裝甲厚度和增設防雷裝置，其典型代表艦是一九二七年英國建造的「尼里松」號戰列艦。該艦頭部佈置了三座炮塔，共有九門四〇六毫米的主炮，舷部裝甲帶縮短了長度，而裝甲帶厚度則達三百五十毫米。

美國核動力攻擊潛艇"長尾魚"號。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擁有戰列艦的國家主要有英、美、日、法、意、德、蘇等。其中英國有二〇艘，美國有二七艘，日本有十二艘，而蘇聯當時僅有三艘而已。

與戰列艦發展的同時，其他艦種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一：航空母艦方面。這一艦種是在本世紀初出現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已經投入海戰。二十年代英國海軍擁有的航空母艦排水量爲一萬至二萬二千五百噸，最大的達到三萬五千噸。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美國將一些戰列艦改裝爲航空母艦。當時航空母艦上，裝備有十至二十門一五二至二〇三毫米的火炮，可裝載二十至九十架飛機，航速二十至三十三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建造的航空母艦排水量爲二萬至二萬六千噸，航速三十一至三十四節。載有六十至一百架各種用途的飛機。

二：重型巡洋艦方面。它的主要任務是巡洋作戰和保護海上運輸，英國在二十年代共建造了十五艘重型巡洋艦，它們的排水量爲一萬噸，艦上裝備有八門二〇三毫米的主炮，裝甲厚度爲七六毫米，主機功率八萬馬力，續航力一萬浬，航速三二節。繼英國之後，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九年期間，意大利，日本，美國和法國都建造了這類巡洋艦。意大利巡洋艦的主要特點是主機功率大，達到十五萬馬力，航速高達三八節。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建造的重型巡洋艦，其標準排水量已經超過一萬五千噸，增裝了一二七毫米的艦炮，甲板裝甲總厚度增加至一百毫米。

三：輕型巡洋艦方面，最初，它的排水量在七千噸以下，火炮口徑不超過一五三毫米，主要任務是在編隊作戰中保衛戰列艦避免敵方驅逐艦的攻擊，進行近、遠距離的偵察和掩護輕型船艦等。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美、英建造的輕型巡洋艦的標準排水量已經達到一萬噸，但是它們的火炮配置，還是十二至十五門，口徑是一五二毫米。這時驅逐艦已有大型化趨勢。

四：潛艇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潛艇，和第一次大戰中的德國潛艇相比，沒有很大的變化。它們的水面排水量爲一千至二千噸，水面航速二十至二十一節，水下航速則不超過八至九節，在航速三至五節時，可航行八十至一百浬。由於艦體採用高强度鋼，它們的下潛深度增至一百至百二十米。較小的潛艇的排水量爲五百至八百噸，主要用作沿海防衛和海軍基地服務，與此同時，美國，日本和英國還建造了少量的排水量超過二千噸的大型潛艇，用於巡洋作戰。

潛艇的武備主要是魚雷和火炮。通常潛艇的裝備有六至八條魚雷發射管和一至二門七六至一二七毫米火炮，一度曾經嘗試建造火炮潛艇，艇上裝備了三〇五毫米炮，但未獲推廣。

× × ×

第二個階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至五十年代的中期。這時期的軍艦建造的主要特徵是：

一：航空母艦替代了戰列艦成爲海軍的主要攻擊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珍珠港、中途島及其他一些海戰說明了海

軍的主要攻擊力量，是載有炸彈或魚雷的艦載飛機。於是，戰列艦是相形見拙了，許多國家都停止了新艦的建造。美國，日本和英國，都大量建造航空母艦，當時美國就有航空母艦四十艘，英國二十四艘，日本十八艘。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航空母艦的標準排水量由二萬多噸增至四萬多噸，增加排水量的主要原因是加强本身的防衛，以及增加武備和載運大型戰鬥機。

戰後，航空母艦繼續向大型化發展，五十年代初期，美國海軍建造了排水量七萬八千噸的「福萊斯特」級航空母艦。

二：潛艇和反潛艇的迅速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同盟國加强反潛能力，尤其是新的裝有偵察雷達站的反潛飛機的出現，使到德國對潛艇的戰術技術性能不得不大事改進，從一九四四年起，德國開始建造XX一型潛艇。它比起以前潛艇的水下航速，增加了一倍，達到一七．五節，水下續航力也增加了兩倍，達到三百浬。下潛深度增加了一倍，可下潛至二百米的深度。新型潛艇裝有換氣裝置，可使柴油機在水面下工作。逐步改進了聲納站，採用無迹電動魚雷，這麼一來，在進行攻擊時，水面探測設備，不容易把它發現。

第二次大戰後，各國海軍對潛艇傾力發展，五十年代初期，開闢了核能作爲潛艇的新的動力源，並開始研製適合水下航行的艇體，誕生了新的一代潛艇，美國第一艘核潛艇「魟魚」號和具有水滴形艇體的「大青花魚」號，就是在這個時期出現的。

在德國潛艇加緊對同盟國海上交通綫的侵擾的情況下，英美海軍被迫重新考慮反潛問題，使反潛艦艇得到迅速發展，他們大量建造反潛艦艇，例如護衛艦，巡邏艦，護航驅逐艦和護航航空母艦等，前面三種艦種在戰術技術上沒有什麼區別，它們的排水量爲一千至一千六百噸。航速二〇至二五節。艦上的武備有七六至一六七毫米炮數門，設有深水炸彈，深水炸彈投擲器和聲納等。

護航航空母艦彌補了航空母艦的不足，它的作用是對空和反潛。這種航空母艦在戰爭期間共建造了約一百艘，其中大部份是利用運輸船船體改建的，排水量爲六千至萬三噸。航速十八至三十節。裝載二十至三十架飛機，此外，還建造獵潛艇。

三：登陸艦艇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往往要遠涉重洋登陸作戰，於是不能缺小登陸艦艇。其中有標準排水量爲四千五百噸的船塢式登陸艇，另外還有運載燃油，士兵和作爲浮橋用的平底船等，這些艦船的載貨量和排水量一直不斷的增長。

四：反水雷艦艇，世界各參戰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廣泛地使用水雷武器。除觸發水雷外，還使用了新的磁性水雷，水壓水雷和音响水雷。因此，在清除水雷和打通航道方面，自然需要大量的掃雷艦艇。於是英、美、德、蘇、以及其他一些國家，都非常着重生產掃雷艦艇，這包括了遠洋掃雷艦，排水量七百至一千噸的。沿海掃雷艦，排水量二百至三百噸的；內河航道掃雷艇，一般排水量約一百


美國九萬四千噸空母"尼米茲"號，最高速度三十節，可載飛機一百架。

噸的，遠洋掃雷艦的典型代表是德國的「M」級掃雷艦，排水量七百一十噸，航速十八節。

總的來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軍艦的建造量着實驚人，航空母艦成爲海軍的主力，到了戰後第一個十年，軍艦更加趨向電子化，導彈化，核動化和自動化。

× ×

第三個階段是五十年代中期至今。由於科技突飛猛進，五十年代中期以來，使海軍發展進入了一個劃時代的新階段，其中最大的成就是：一：無綫電及電子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使水面和水下艦艇得到了體積小，效能高的電子設備，操縱艦艇和火炮的自動綜合系統，全由電子計算機統一控制。二：導彈技術的發展，出現了戰略核導彈和艦對空，艦對艦，艦對潛等綜合導彈武器系統。三：直升飛機和垂直短距起降飛機的出現，使航空母艦的佈置和武器設備有了全新的方案。四：應用新的艦用動力裝置——輕型高效率的燃氣輪機和核動力裝置。

隨着科技的發展，美國首先在潛艇上實行核動力化，一九五五年，美國海軍全面試驗第一艘核潛艇「魟魚」號，兩年之後，又開始試驗「海狼」號核潛艇的液態金屬鈉反應堆，五十年代末期，美國在完成幾艘試驗型核潛艇之後，開始大量建造核潛艇，目前美國的潛艇核動力化，達到百分之九十强。

一九五六年至六一年，美國海軍建造了六艘「鰹魚」級攻擊型核潛艇，它們的水面排水量爲三〇二四噸，水下航速近三〇節，水下航行時間可以不受限制。一九六二年至六七年，美國又建成了「長尾鯊」級攻擊型核潛艇，接着於六六至七五年，又建造了「鱘魚級」核潛艇。七六年，「洛杉磯」級核潛艇。「洛杉磯」級核潛艇的水下排水量達六千九百噸，水下航速達三十節以上，美國海軍攻擊型核潛艇從一級發展到下一級的主要改進是減少噪音，增加下潛深度，改進武備和電子設備等。蘇、英、法等國也相繼建造了這類核潛艇，目前世界上攻擊型核潛艇約有一百四十艘。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美國開始建造世界上第一艘彈道導彈核潛艇「喬治．華盛頓」號。之後，又進一步研製類似的潛艇，它們的水面排水量爲七千至八千噸，水下航速二十五節。這類核潛艇一共建造了四十一艘。目前則已在着手建造性能全面導彈射程達七千四百公里，水下排水量達一萬八千七百噸的導彈核潛艇。而與此同時，蘇聯也不甘後人，着手製訂核潛艇建造計劃。五八年至六三年間，蘇聯建成了「H——Ⅱ」型彈道導彈核潛艇。它的水面排水量爲三千七百噸，航速約二十節，裝備有三枚彈道導彈。隨後，從六八年開始，又大量建造了「Y」級和「D」級彈道導彈核潛艇。「D——Ⅲ」裝備的彈道導彈射程達九千六百公里，它是目前最大的現役核潛艇。英國和法國也急起直追，現在世界上的彈道導彈核潛艇近一百三十艘，其中蘇聯七十四艘，美國四十一艘。

核潛艇出現之後，航空母艦仍舊沒有失掉它的地位，依然是海軍的重要攻擊力量。五五年至七七年間，美國共建造了十一艘航空母艦，其中三艘是核動的。

一九六一年，世界第一艘核動力巡洋艦建造成功，這就是美國的一萬五千噸級的「長灘」號，之後又建造了六艘一萬噸級的。蘇聯第一艘核動力巡洋艦「基洛夫」號於一九八〇年五月在芬蘭灣下水，準備於今年初交付使用。該艦排水量約二萬八千噸，長二百四十米，比美國的核動力巡洋艦要大一倍，艦上配有蘇聯最新的艦對艦和艦對空導彈，以及直升飛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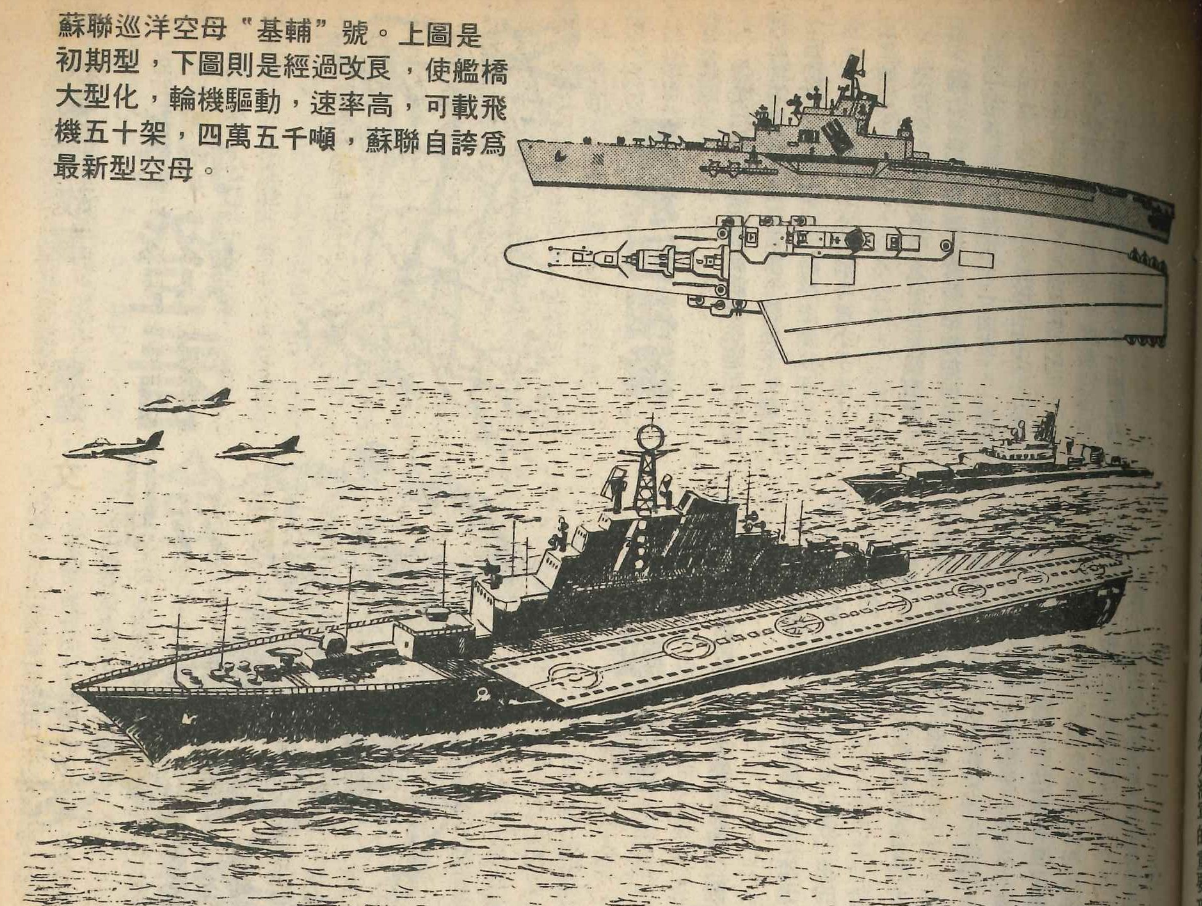
一九六二年十月，美國建造世界第一艘核動力驅逐艦「班布里奇」號，它的使命是與核動力航空母艦組成特種混合艦隊，具有和巡洋艦相同的任務，其後再又建成三艘，目前這種驅逐艦的滿載排水量已接近甚至超過一萬噸。

在潛艇，大型水面艦艇核動力化的同時，英美等國從五五年到五九年在水面艦艇上相繼裝備了艦對空導彈。六十年代的巡洋艦，驅逐艦和護衞艦上，都是裝上了艦對空導彈和反潛導彈的，而到了七十年代，各級水面艦艇才裝上了艦對艦導彈。

本來，蘇聯在五十年代即已經發展艦對艦導彈，但却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蘇製導彈才顯示了它在海戰的威力。至是，蘇聯便立刻在一九六二年把改裝「柯特林」級驅逐艦裝上SAIN——1艦對空導彈，然後到了一九六四年，又在「克列斯塔1」級巡洋艦裝上SSIN——3「沙道克」艦對艦導彈，一九七一年，在第一艘「克里瓦克」級驅逐艦上裝上了SSIN——10艦對艦導彈和SAIN——4艦



美國SSN672型核潛艇"青花魚"號。



蘇聯巡洋空母"基輔"號。上圖是初期型，下圖則是經過改良，使艦橋大型化，輪機驅動，速率高，可載飛機五十架，四萬五千噸，蘇聯自誇爲最新型空母。

對空導彈，目前蘇聯主要水面艦艇都有導彈了，七十年代，導彈潛艇成爲對蘇海軍的主要兵力，而彈道導彈核潛艇，則變了重要的戰略核武器。

六十年代，由於航空母艦要裝載重型噴流式飛機，因而起飛甲板增長，排水量相應增加，造價大漲。當時甚至有人認爲，要取消小型航空母艦。後來，出現了垂直短距起降飛機，才作罷論。七十年代美，法，英和義大利等國，又開始設計二萬噸至二萬五千噸級的航空母艦，不但能够裝載直升飛機，還可停放垂直短距起降飛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海軍的戰略，仍以海岸防禦爲主，因此，海軍主要發展中小型艦艇。一九六二年古巴事件後，蘇聯決定大力發展海軍的遠洋作戰部隊，換句話說，就是蘇聯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開始製造大型軍艦，加强反潛和空戰力量。六二至六三年間，蘇聯在尼古拉耶夫船廠建造了一萬七千噸直升飛機母艦「莫斯科」號，艦上可裝載十八架「荷爾蒙A」反潛直升飛機，航速三〇節。其後又建造了同型艦「列寧格勒」號。一九七五年，蘇聯建成了排水量四萬噸級的「基輔」號航空母艦，它能够裝載三十至三十五架雅克——三六垂直短距起降戰鬥轟炸機和卡——二五反潛直升飛機，航速三〇節。三年之後，又建成了同型艦「明斯克」號航空母艦。目前，超過二千五百噸的軍艦一般都裝備有反潛直升機了，一些驅逐艦上，還裝備了二至三架直升機。現在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艦是美國的「尼米茲」級，滿載排水量達九萬二千八百六十噸，航速三〇節，艦載機九十架。

六十年代，蘇先後建造了火炮，導彈，魚雷，巡邏和反潛導五種水翼快艇。排水量爲五十至三百二十噸，航速四十五至六十節。最近美國波音公司宣佈了六百噸水翼反潛艦艇的設計。蘇聯也在大力發展水翼艇。它在一九七八年建造的「蝗虫」級導彈水翼快艇，裝有「SSIN——9」艦對艦導彈，「SAIN——4」艦對空導彈，航速達五〇節。目前正在研製「蝴蝶」級四百噸及潛水翼艇。在發展水翼艇的同時，英、美、蘇三國都致力於反潛，反水雷，火炮，導彈和登陸氣墊快艇的研製工作，這些氣墊船的噸位八十至二百七十噸，航速六十至八十節。

五十年來，軍艦簡直就是在超音速般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證明了戰列艦的過時，航空母艦和潛艇的崛起。隨着雷達，噴流式飛機，火箭和原子技術的發展，軍艦的建造，便日趨電子化，導彈化，核動力化和自動化。美國海軍的「俄亥俄」級彈道導彈核潛艇和「尼米茲」級核動力航空母艦，便是上述那「四化」的縮影了。如果五十年代是現代軍艦發展時期的開始的話，那末七十年代便是軍艦發展史上的壯年時期了，有人預言未來海軍主要艦艇將爲氣墊船所代替，也有人預測宇宙潛艦的出現，或者超深海潛艇，又或者核聚變動力艦，液態氫巡洋艦和驅逐艦的建成，目前雖然言之過早，但世界各國的海軍的發展，是日新月異的。（取材自國際海軍及艦船知識。）

武俠長篇故事

挑燈看劍

蕭逸・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照夕在尙雨春家暫住，深夜，丁裳悄然穿窗而入，將管照夕推醒，語含醋意，向管照夕大發牢騷，然後憤然離去。管照夕思前想後，深恐自墮情網，將來誤人誤己。於是乃毅然留書不辭而別。他星夜趕路，直到天明，抵達豫、冀邊境交界處的一個小市鎮便找了一家小客店住下，屛當一切之後，頗感無聊，於晚上乃到一戲館子看戲，開演後，當他正看得出神之際，茶房突然給他送來一個小包裹，說是一位小姐交來的。他連忙打開一看，赫然竟是三塊金葉，約重二十多兩。包內雖附有字條，說明贈金之意，但未署名。因此他無法猜測是何人所贈，及至與茶房去找那贈金的小姐時，而伊人已杳。管照夕回到客店，便將原來那匹瘦馬交與店伙去賣掉，豈料有一位青年書生竟出高價買去。其後，管照夕乃購買兩套新衣，再選購了一匹駿馬，當他跨上馬鞍時，那馬立即開步狂奔，不意竟撞倒一位路人……

萍水初相逢　一見成莫逆

他是一個挑担子賣燒餅果子老頭，四腳直伸的被闖到了路當中，臉朝下扒着還一個勁的哎唷不停，同時路上圍來了不少人，有的還叫道：「可別叫這小子走！可出了事了！」

照夕不由氣得直嘆氣，心說眞倒霉，馬才騎上，就出了事，當時不知如何是好，那一個馬販巳經跑來，一面道：「怎麼樣！出事了吧……唉，我來吧！」

他說着過去把那老頭給攙起來，可是老頭硬賴在地上不肯起來，嘴裏叫得更大聲了，可是看他傷口，却又是什麼傷都沒有。

及時就有和事的好人出來勸解一番，要照夕賠個錢，那老頭還堅持非要二兩銀子不可。

照夕無奈，只好認倒霉，給了他十兩銀子，這老頭就挑着担子，一拐一拐的走了。

經此一來，他也不敢在這人多的大街上騎了，自己牽着馬走着。

等過了這條街，人就少了，他就上了馬，操着輕快步子向前跑着，愈走人愈稀，他就抖了一下馬韁，這匹馬長嘯了一聲，雙耳向後一豎，撥開四蹄，疾如星掣電閃，須臾已跑了好幾里路。

此時人有精神馬如龍，他也就不加拘束，一任那馬如飛的向前疾馳着，等到了中午，可就到了豫省時邊界了，他看見路邊豎着石碑，一邊是「河南界」，一邊却是「河北界」。

照夕下了馬，天可眞是熱，人馬都出着汗，不遠一處有一片樹林子，都是槐樹，青葱葱的十分美麗，林前有一小池，還栽着幾棵柳。

他就把馬牽過去，先讓馬喝了些水，然後把他繫在樹上，自己就靠着樹坐下歇一歇，掏出了口糧，吃了點，覺得口很渴，偏巧自己身上又沒帶水，他就想到附近人家裏先去討點水喝。

想着就站了起來，正想舉步，却見由自己來路上，飛起一天黃塵，馳來了一羣人馬。

這羣人馬共爲四匹，先還看不怎麼清，一眨眼工夫已來到了眼前，照夕不知他們是幹什麼的，就直直的看着他們，忽見這四騎人馬倏地齊勒了韁繩，爲首的一人高叫的道：「就是他……就是他！」

照夕心方不解，却見四馬已向自己身前走來，一直走到了他身前，才勒住了馬，馬上四個人，全都是面相猙獰的傢伙。

四人合用眼瞪着他，却是一句話也不說，照夕不由怔道：「你們……是幹什麼的？」

那爲首一人，身材較爲瘦小，穿着身白夏布衣裳，頭上戴着大草帽，聞言拇指把草帽向上頂了一頂，嘿嘿一笑道：「朋友，早上在封邱我見過你，你是姓管的是不是？」

照夕見他神色不善，不由也甚不悅道：「不錯，我叫管照夕，你們找我有什麼事吧？」

那爲首之人聞言，回頭向同伴看了一眼，笑道：「怎麼着？沒錯吧？他一來封邱我就綴上他了，他跑不了。」

說着四人一起翻身下了馬，那瘦子先向照夕抱了一下拳，自我介紹道：「兄弟姓鮑叫剛，外號人稱雙頭虎，這是我的三個拜弟。」

說着指着那三個彪形大漢，一一介紹道：「他叫白頭虎錢七，他叫黑頭虎陶定，他叫花頭虎楚方！我們合起來，朋友們送個總稱叫豫東四虎。」

照夕只點了點頭，見白頭虎是個少白頭，黑頭虎面如鍋底，花頭虎却是一臉麻子，心想這外號也不知是誰給他們取的，倒是眞襯。

想着冷冷一笑道：「在下與各位素昧平生，不知有何見教？」

雙頭虎鮑剛把一雙黃眼，在照夕身上轉了一會，微微一笑道：「管朋友，我們是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我們都是開封金五姑手下的好朋友，嘻嘻！」

說着又搓了搓手，笑嘻嘻道：「前天五姑差人傳下了話，託我們找一個姓管的外省朋友，說是叫管照夕……朋友，依我們看，你還是快回去吧！」

說着又對着另外三虎擠眼一笑，意態極爲輕佻，白頭虎錢七縮了一下頸子笑道：「我說朋友，你還是快回去吧，別叫人家……」

說着竟自哈哈大笑了起來，逗得另外三人也大笑不已，照夕不由又驚又怒，暗忖眞想不到，那金五姑的勢力還不小，居然差人要把我截回去，豈非是作夢？

當時冷笑了一聲道：「我和金五姑根本不認識，要去你們自己回去，我可沒工夫。」

他說着就想走，却被那雙頭虎橫身給攔住了，他伸出一隻手，懶懶的放在照夕肩上，獰笑道：「怎麼着？你不想……」

才說到此，照夕早已不耐煩，只一反掌，已反扣住這雙頭虎鮑剛的手腕，微微向後一帶，口中低叱道：「去你的吧！」

雙頭虎被他這麼一帶，跑出了好幾步，直撞到了一棵柳樹身上，口中嗆了一聲，要不是那棵柳樹，他眞要掉到池子裏去了。

這一來，其他三人都不由大驚，同時各自把兵刃亮了出來，管照夕哈哈一笑道：「今天不給你們這羣鼠輩一些厲害，諒你們不知道我管照夕是何許人也！」

說着身形向下一矮，却見那花頭虎楚方，已竄過自己身前，掌中一口砍山刀，摟頭蓋頂就刺，管照夕向左一閃，斜刺裏又竄上了黑頭虎陶定，一口摺鐵刀攔腰就斬，照夕右掌掌心向上，用了「盤掌」之式，向外一兜一旋，這一掌不偏不倚，正兜在了陶定胸前，只聽見「碰」的一聲，那黑頭虎一路踉蹌出去了約十幾步，手中摺鐵刀也飛出了手，一口的鮮血噴了幾尺的高，頓時就昏了過去。

花頭虎楚方一刀未能得勢，遂見拜兄受了重傷，不由嚇得怪叫了一聲，正想抽刀回奔，可是照夕這種身手施展出來，那還能容他輕易走開！

只見他身形向下一矮，用「游身進掌」的勢子，已把身形貼在了花頭虎楚方的身側，雙掌一合一搓，楚方一聲慘叫，已被盪出了七步以外，「噗通」一聲，坐於就地，手中厚背刀，也自出了手，痛得臉色鐵青，右臂骨已自脫了臼！

管照夕盤身而上，哈哈一笑道：「就憑你們這點本事，居然也敢沿途攔截，你們誰不要命就上來！」

說着用手一指那雙頭虎鮑剛和白頭虎錢七，微微一聲冷笑道：「你們兩個一塊上呀！」

這時鮑剛已掣劍在手，錢七是一條蛇骨鞭，二人兵刃雖都在手，可是却爲照夕這種身手先聲奪人，嚇得互相對視着，誰也不敢再動手了。

照夕自然也不便再下手了，經此一來，他的口也不渴了，當時由一邊樹上，把那匹馬解下了來，回頭對鮑剛冷笑了一聲道：「你們可帶話給那金五姑，叫她速遷地改過，否則我管照夕再來之時，亦是她死期到了。」

他說完了這句話後，扳鞍上馬，才一領韁，忽聽得耳後一股尖風，暗忖：「不好！」

當時在馬上向前一伏，只聽得「嗤」的一聲，那東西竟擦着自己頭皮過去了。

照夕驚怒之間，才一回頭，只聽見那個雙頭虎一聲怒吼道：「再看這個！」

隨着見他右手一揚，微聞得「碰」的一聲，由他掌心裏飛出了一片光雨，直朝着照夕全身打來。

這種暗器名叫「五雲洗魂針」，是以彈簧筒子彈射出來的，一發十數枚，細如牛毛，入體後順血而流，鮮能生還，故而爲武林中所戒懼！

今天這雙頭虎因感太以受辱，又因對方武功高強，所以才不加考慮的用出！

管照夕那能不知道這一種暗器它的厲害，可是對方的洗魂針來勢如疾風暴雨，發覺之時已至眼前，他怒叱了聲道：「好鼠輩！」

倏地雙手往鞍上用力一按，身形如同一隻巨鳥也似的倏然拔起！

可是仍然慢了一步，只覺得左腿膝蓋關節上突然一麻，同時他右手掌力已自發出，把眼前飛針全數打散，他就覺得身上一陣發冷。

同時身子已然飄落在地，禁不住向前蹌了一步，心知無意之間，自己竟中了針傷，若不快快起出，只怕有性命之憂。

想着一咬銀牙，彎身駢中食二指，在那中針膝蓋頂穴上點了一指，自行把血脈封死，這條腿頓時就形同癱瘓了一般。

却聽見那雙頭虎鮑剛狂笑道：「好小子，你不厲害了吧，中了老爺的洗魂針，小子，你就有八條命，也活不成啦！」

照夕這時只覺全身發冷，連連的顫抖着，那條腿却是再也不能移動分毫。

他知道這一刹那，自己不能多開口出氣，弄不好可就有性命之憂。

這麼一來，那雙頭虎鮑剛和白頭虎錢七，都不由氣焰大盛，鮑剛一個箭步已竄在了照夕身前，掌中劍「白蛇吐信」，照着照夕左臂就刺。

管照夕猛一抬頭，對方劍刃已到，他目光倏的一張，面現冷笑，身形向前一移，禁不住「噗」的一聲，單膝跪地。

鮑剛這一劍卻是扎了個空，二次摔劍，劍身繞了個劍花，卻向照夕後心扎去。

這一劍已堪堪刺到，管照夕卻半轉了一下身子，仍然避開了他的劍鋒。

那一邊白頭虎又叫了聲：「老大，來！我來撂倒這小子！」

說着話，他已竄到了照夕身前，二人都以為照夕此刻既不能回手，還是手到擒來。

那又會想到，他這一刻卻正在提氣運臂，預備一擊之下，合殲二匪！

可笑二虎卻以為有便宜佔呢，白頭虎錢七身形往前一撲，唰拉拉把掌中的蛇骨鞭抖開了，照着管照夕腰上就纏，卻也沒有令他失望，這條蛇骨鞭唰啦啦纏到了照夕腰上，就如同是一條毒蛇一般。

白頭虎錢七大喜，叫了一聲道：「小子，你過來吧。」

他說着話，用力往後一帶，卻見管照夕猛一抬頭，右掌倏地一現，錢七就覺得迎頭撲來一股勁風，自己生平從未領受過的巨大內力，不容出聲，身形已自騰起，同時掌中蛇骨鞭也自出了手。

他身子向下一落，忙想往一邊轉身避開，可是環身竟如同一有根無形的繩索，把他緊緊的束綁着一般，竟自休想移動分毫。驚慌失措之下，抬頭一看，卻見那跪地的青年人，右手並伸着，五指彎曲有如一把鋼鉤子也似的，那來人的內力，竟是由他五指中射出。

白頭虎錢七，素來天不怕地不怕，可是眼見身受這種奇勁怪力，不由嚇了個失魂落魄，口中抖聲叫道：「管……大……爺……」

同時之間，那雙頭虎側面掄劍直刺照夕，也和他遭遇了同樣的情形。

他背靠在樹上，卻為照夕一隻伸出的左手，把他定得死死的，不由嚇得失聲哭叫了起來。

照夕這時只覺雙掌陣陣發癢，再也沒有什麼猶豫了，殺機一起，雙掌同時向外一推，那怪異的蜂人功，就如同是兩團風柱似的旋了出去。

一聲淒厲的慘叫之後，帶來了無比的寧靜，管照夕慢慢站起身來。

他拖着那條麻木的傷腿，行到了自己馬前，費力的上了馬背，唇角帶着冷笑，策馬而去。

× × ×

華燈初上的時候，長坵縣城裏行人如梭，這時由遠處的驛道上飛馳來了一匹黑馬。

馬上馱着那風塵僕僕的管照夕，他半伏在馬背上，單手摟着馬頸，一任這馬瘋狂的馳着，街上的人紛紛避向道邊，這馬就如同一條墨龍也似的，衝到了人羣之間，霎息已馳出了數十丈以外。

經過一家「老長興」的客棧，這匹馬忽然停住了，馬上的人，勉強直起腰來，叫了聲：「店家快來。」

說完這句話，竟自馬上墜了下來，這時由客棧之中，飛快的撲出了兩個伙計把他扶了起來，連連問道：「相……公！你這是怎麼了？……是住店是不是？」

照夕鐵青着臉道：「快……給我找一間好房子……找一個大夫來！快點！」

兩個伙計忙把他扶了進去，同時又出來了人，把馬也給拉了進去，門口圍了不少人，七言八語正在說着話，忽然卻又由街對頭，潑刺刺的飛來了一匹白花大馬，馬上蹬鞍挺坐着一個白淨的少年書生，他飛快的跑到了這家客店門前，也是猛力突然把馬勒了住，衆人都不由往一旁讓開了，紛紛嚷道：「這是怎麼回事？又來了一匹？」

馬上少年卻是不理他們，他穿着一身講究的青綢長衫，細眉大眼，看來直如女人。

可是他背後卻揹着一口長劍，顯出英氣凌人。

他匆匆下了馬，牽馬走到店口，壓低了嗓音叫道：「店家！給我將馬拉去。」

頓時就出了一個伙計，把馬給他牽了過去，他就問有房子沒有，伙計連道有、有，又翻着眼皮問他道：「這位小相公，你是和方才那位相公，是一塊來的吧？」

少年搖了搖頭道：「不……我不認識他，你另給我開一間房。」

這伙計連道是！是！可是一面打量着這少年身上的塵土，知道少年是行了長途，又道：「小相公……你這是由那來的呀？瞧你這一身泥塵，來！我給你拍拍。」

說着就用手巾往少年身上拍着，卻不想這小相公臉一紅，閃身避開了一邊，道：「不用！不用！我討厭這一套。」

那伙計乾笑道：「是！是！是！小相公。」

少年又一揚長眉道：「相公就是相公，幹嘛還小相公？討厭！」

這伙計被驚得臉紅頸子粗，嘴裏乾笑着，心中卻想：「這小相公怎麼這麼女腔？而且又這麼漂亮？」

當時在前面帶着路，經過了一重院子，帶到了一間雅房，這年青的相公停住了腳，問道：「方才那個人住在那裏呀？」

伙計怔了一下，用手往前面指了一下，道：「那位大爺身上受了傷，要住個靜的地方，大概在裏院裏面！」

書生點了點頭，道：「真可憐！」

伙計又怔道：「小……啊！相公！你認識他麼？」

少年書生又搖了搖頭，遂進入了一間寬敞的房間，伙計送上了茶，自行退下。

他輕輕嘆息了一聲，把門關好了，這才把帽子往下一摘，那烏雲也似的頭髮，隨着落了下來，竟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大閨女！

她洗了個臉，又由衣袋裏取出了一個小便帽，小心戴在了頭上，然後把那條僞裝的大辮子，仔細的別在後面，自己對着鏡子照了一照，倒真是像一個翩翩濁世的佳公子了。

她輕輕嘆息了一聲，暗忖：「這小子的災難真多……看來這一次的傷勢是不輕了！」

想着坐在了床邊，手托着香腮，想一想自己下山後一路潛隨着他，又是為了些什麼呢？

尤其是想到了他和那尚雨春，真是不該再理他，可是對方那翩翩英姿，丰神俊逸，卻令自己永生不能去懷，因此又不由得跟了下來。

這姑娘正是丁裳，她低眉想道：「他是回北京城，久聞北京城是個大地方，我也不妨去那裏玩玩……倒要看看他急於回去是幹什麼？好在師父給我一年的時間……就是到一趟北京去，也費不了多少的時日。」

她想着就把窗戶推開了一扇，卻見一個老頭兒，手中提着箱子，匆匆由窗前走過，一面走一面問道：「那位公子在那間房住着呢？是外傷還是內傷？」

丁裳忙由位子上站起，匆匆開門走了出來，遠遠的跟着這老人，一直走到了裏院，才見伙計把他帶到一間黑門的屋裏去了。

丁裳就在門前走了一週，記好了地方，遂又返身回到自己的房中。

這時伙計點上了燈，她又問清了地方，叫伙計打水，自己好好洗了個澡。

等到三更五鼓之後，已經深夜了，她才由囊內找出了一個鐵盒子，匆匆帶在身上，然後把燈光撥成一豆，輕輕推開了窗，一晃身，已到了室外，然後飛身上房，身法竟是絕快無比。

這時那隔院室中的照夕，全身癱軟的躺在床上，他已近昏迷了。

大夫雖然來了，可是藥石無效，自己這條命，看來是不保了。

他昏沉沉的睡着，那雙無神的眸子，望着几上的燈，暗自感嘆着生命的即將結束。

忽然那燈光被一陣風吹熄了，全室變得黯然無光，他無力的翻了個身子，卻覺得有一個人用手輕輕的按在了他的身上。

照夕不由一驚，可是他實在連說話的力量也沒有了，更不要說有所抗拒了。

那人用尖細的嗓音說道：「想活就不要說話，把腿伸出來。」

他輕輕的哼了一聲，慢慢伸出了那隻傷腿，這人抖手亮了火摺子，低頭細細的看着他腿子的傷，口中驚訝得出聲道：「你竟是中了這種暗器？……若非遇見了我，你想活是不容易了。」

照夕竟覺這人雙手在自己那條傷腿上輕輕的按着，似乎找不着暗器入口處，他就哼了一聲，抖道：「在……膝蓋……你是……誰？」

他說了這句話，卻不見這人答言，同時耳中卻似乎聽到陣陣抽搐之聲，火摺子映在粉白牆上，映出了這人清麗的倩影，陣陣的抖顫着。

照夕不由吃了一驚，他又無力的問道：「你……是誰？」

這人忽然止住了泣聲，卻道：「你不要管！也不要多問……我不是說過叫你不要多說話麼？」

照夕抖聲道：「可是！朋友……你……你……」

才說到此，卻為一隻溫暖的手，把嘴捂住了，那隻手又匆匆離開了，同時發出了一聲輕輕的嘆息道：「你不要動，也不要多問，我這就救你……」

說着話，這人摸索着取出了一個鐵盒，由內中找出了一塊白色的鐵塊，一面摸索着，在照夕傷口上按來按去，忽然照夕打了一個寒顫，卻聞得那一個人也輕輕嘆了一聲道：「好了……找着了！」

照夕這時已想到了這喬裝的人是誰了，他倏地翻過了身子，那人似乎想不到他有此一着，也不由呆了一呆，她窘着臉色通紅道：「你……你不許看我！」

照夕抖顫着道：「妳！妳是丁裳！」

丁裳點了點頭，卻又搖了搖頭，她往後退了兩步，已退到了窗口，照夕這時忍着痛坐了起來，他焦急而驚喜的道：「小妹……果然是妳……妳不要走，我對不起妳，那天我錯了……小妹……」

他這麼焦急叫着，可是丁裳仍然的往後退着，她低低的道：「你腿上的洗魂釘，我已用師父的『吸星簪』為你吸出來了，已經不妨事了。」

照夕點頭道：「小妹！我知道妳對我這麼好，我……」

才說到此，丁裳已飄窗而出，似乎傳來她微微的一聲嘆息……

管照夕半倚在牀欄上，悵然若失，這沉沉的黑夜裏，早已消失了丁裳的影子，他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感覺，回想到一路之上，這女孩子是如何的在暗中照顧着自己，贈金，買馬，甚至此刻救了自己的命，她對我的恩可是太大了……可是她又為什麼要如此做呢？她到底要上那裏去呢？這真是一件難以理解的事情，可是卻又沒有機會給她談一下，這女孩簡直是太奇怪了，令人真想不通。

照夕這麼想着，試把燈光就近照了一照那隻傷腿，只見這一刹那，那原本腫脹如桶的一條小腿，竟自回復了原狀，用手按一按傷處，除了還有些酸酸地感覺，並不再如先前那麼疼痛了。

他心中不禁驚喜異常，同時也更加了一層對丁裳的愧疚，心中暗暗想道：「如果再有機會見到她，一定要好好報答她對我這一番恩情。」

他一個人，這麼想了半夜，才吹燈就寢，在客棧裏，又療養了七八天，才打點上路，一路之上曉行夜宿，倒也平安。

這一日已到了正定，算一算離着北京城已不遠了，天氣可已由盛夏而轉入了初秋，二十四個秋老虎，更是炎熱焚人。

過了晌午，照夕在客棧裏睡了一個午覺，起牀之後，愈覺暑氣迫人，他在庭內庭下走了一轉，幾個伙計都坐在廊子下，赤着臂在聊天，照夕又走到前院馬槽裏，看了看自己的那匹馬，心中想着，等天稍晚，再上路也不遲，好在離家已不遠了。

他這麼想着，遂又返過身來，往客房裏走去，卻見迎面走來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少年，這少年長得長身闊肩，衣着華麗，尤其是頭上那條黑亮的大辮子，就像是一條巨蛇也似的由前胸直垂至小腹以下，辮梢上用紅綫緊緊紮着，還拖着一塊綠光瑩瑩的小翠牌兒，乍看起來，愈覺風度翩翩，風流倜儻。

這少年左肩斜揹着一個黃包袱，像是銀兩，右肩又繫着一個布袋，像是一些書籍，足下是一雙皂底京鞋，一看即知是一個應考的舉子。

他遠遠朝着這邊走過來，右手一柄摺扇張開來，連連的搧着，左手卻握着一對黑光淨亮的玉胆，嗆嗆有聲，愈發顯得風雅可人。

在他身後卻有一個頭梳兩丫角的小廝

，十七八歲的年紀，肩上挑着兩個箱子，緊緊隨着這個書生，他們是由這客棧的側門進來的，一面走着，不時東張西望，那小廝還一個勁道：「少爺，這裏不錯，就住在這裏吧！我可眞是挑不動了。」

那書生回頭笑道：「好吧！你這小子在家說得多有勁，一上路才走了十幾里路，就吃不消了，這樣你還是回去算了。」

那小童子把兩個箱子放在地下，一面抹着汗，一面笑喘着說道：「得啦！我的少爺，你沒有挑你是不知道，這兩個箱子可眞沉！」

他說着用脚在一個黑色的箱子上面踢了一下，皺着眉毛道：「尤其是這個箱子……少爺！這裏都是什麼呀？」

那書生笑了笑道：「這是老爺子的硯台，共有二十七塊，是叫我分贈給家裏的同窗好友的，不可摔碎。」

小童聽後直齜牙，連道：「我的奶奶……怪不得這麼沉呢！」

這時照夕和這書生走了個對面，見對方是個讀書人，不由存下了一絲好感，惺惺相惜的看了他一眼，愈覺對方長眉星目，氣宇不凡，不免略微停了一下，湊巧這少年也正掉過頭來，四目一對，那書生不由微微一笑，雙手微抱一揖道：「借問兄台一聲，此處可是正興客棧麼？」

照夕見對方發言，不由也回禮笑道：「正是正興客棧，兄台要住店，可至前面問問，小弟亦是住店之人。」

那書生又含笑道了聲：「有勞！有勞了！」

照夕却見他那雙閃閃有神的目光，上下打量了自己幾眼，遂也對他笑了笑，即行自去。

這書生遂又命那小童，挑起了箱子，直向前院而去，照夕回到了房中，因室內炎熱，就坐在廊下，店伙泡上了一杯蘭茶，他就坐在椅子上，一面乘着涼，一面看着院子裏的柳樹，腦子裏想着事情。

他想到了江雪勤，不由帶起了些笑容，暗忖：「這麼久了，她見我可能都不認識了，可是我定能一眼就認出她來。」

正自想着出神，却聽見身後有人道：「公子請這邊來，這邊有好房子。」

照夕不由回頭一看，却見一個店伙前行着，他身後跟着二人，正是適才照夕遇見的那書生主僕二人，不由回過了身來。

這時那書生已走近了，遠遠對照夕一笑，抱了抱拳，照夕却回笑道：「又碰見了。」

那書生也連道：「眞巧！眞巧！」

說着已到了照夕身前，站住了脚道：「兄台就住在這裏麼？」

照夕指了一下自己的房子道：「就在這裏，你呢？」

這書生忙抬手對前面的伙計道：「喂！喂！回來！回來！」

那伙計忙跑回來笑問何事，書生遂一指照夕隔壁問道：「那房子很好，我就住在這裏吧！」

店伙皺了一下眉道：「這房子自然是不錯……只是已被人家先定下了，怕不大方便。」

那書生聞言，似頗失望，長眉一蹙道：「不能想辦法麼？」

伙計皺了皺眉，遂跺了一下脚道：「管他的？公子你就住下來吧！他來了，叫他另找房。」

照夕和這書生聞言，都不由一笑，各道：「幸會！幸會！」

這時店小二已把房門開了，張羅着和那小廝把兩個箱子都抬了進去，書生也進房寬衣洗面。

照夕沿途所遇，全是粗俗之人，難得遇見到這麼一個文雅之人，不由心存好感，暗想：這人語帶北音，想是離此不遠的世家子弟，此行匆匆至京，可能是進京趕考，不禁又有些感傷，想到自己往昔終日讀書，尤其是父親更深盼自己能在考場中一鳴驚人，而自己却辜負了他老人家的一番深意，如今竟自棄文學武，雖說是學成了一身武技，可是如此回家，在父親面前，亦是難以交代，說不定還會遭到他老人家一頓臭罵呢！

他這麼想着，不由皺着劍眉，漸漸發起了愁來，却見那隔室少年此時已換了一身青綢便衣出來，愈顯得文雅俊俏！

他笑着向照夕道：「兩次相遇，可見有緣，還沒請教兄台大名？此行何去？」

照夕微笑道：「小弟管照夕，世居北京，此行是返家，閣下大名是……」

這人笑着點頭道：「小弟複姓申屠單名一個雷字，舍居本地，此次進京，旨在趕考，兄台既是入京，倒與小弟同路，這倒省得沿路寂寞了。」

說着連連撫掌微笑不已，照夕不由也點頭稱善，忽然心中一動，想了想道：「能與兄台同路，自是榮幸之至，只是小弟因久別家園，歸心似箭，却不想在此久留呢！」

申屠雷想了想，遂含笑道：「既如此，小弟也提前趕路就是了。」

他遂拍了一下手道：「這樣吧，我們今日就在此歇上一夜，明日一早共同上路如何？」

照夕見他話意誠摯，儀態不惡，心中雖打算早走，却不願令對方失望，當時想了想，遂笑道：「既如此，小弟亦定明晨再走就是了。」

申屠雷長揖一笑道：「小弟初見管兄，即知是一率直之人，果然不錯，能與兄台同路共話，實福份不小，眞快人也。」

照夕見他雖是文人，談吐亦頗有豪氣，心中又多增了一層好感，暗想旅途得遇此人，亦是難得了，當時連道不敢，遂即落座，呼來茶水，各自暢談了起來，談到詩書典故，二人都不禁暗自驚訝，深深佩服對方學識見解高超，由是更生敬仰之心，從談話之中，他們彼此瞭解了一下對方身世，可是武功一道，照夕却是一字不提，申屠雷亦未多問一語，二人直談到金烏西墜，客棧中掌上了燈火，意猶未盡，申屠雷的書僮，却連連嚷起肚子餓來了。

那書僮名叫青硯，申屠雷對他似頗喜愛，當時喚來命他給照夕磕頭，這才和照夕把臂同出，青硯跟在後面，共出用飯。

一度飯後，二人更是無話不談了，照夕發覺這申屠雷，年歲雖輕，可是閱歷却十分的豐富。各處的名勝和古蹟，都能夠信口的道出，歷歷如繪，他不由暗自忖思道：「這申屠雷，定有不平凡的身世。」

他本想問一下對方可曾擅於技擊，只是又怕問出反而暴露了自己身份，由是話到口邊，又行忍住，再說看他樣子又似不會，也就沒有多疑。

當晚二人又在月亮下面談笑半天，申屠雷還擅畫，當時即席揮毫爲照夕畫就了一面扇面，畫的是一雙鸚鵡，栩栩如生，照夕遂自題詩句爲：「嶺外經季別，花前得意飛，客來呼每慣，主愛食偏肥，才子憐紅嘴，佳人學綠衣，貍奴亦可怕，莫自戀芳菲。」

各自都贊不絕口，由是更爲傾倒，二人直談到夜深人靜，才回房就寢。

照夕進房之後，心中不禁高興異常，想不到沿途得此好友，一時在牀上翻來覆去，直到了五更天，尚未能夠入睡。

他正想乾脆坐起來，點上燈，看他幾頁書再睡，不想方動此念，却見窗前人影一閃，一人已面窗而立，身法巧快已極，照夕不由吃了一驚，當時仍不動聲色，倒要看看這夜行人意欲何爲？

這人背向窗外，因此看不清他的長相，似看出他雙目以下，爲一方黑巾綢布遮着。

他輕輕飄身，已落在了室內，一雙眸子四下匆匆望了一轉，却輕輕直向照夕牀前走來。

管照夕暗中咬牙道：「好大胆的小賊，你眞是不想活了！」

他想着，一雙掌貫足了內力，只要看出不對，隨時可先發制人。

這夜行人走到了牀前，低頭看了看，似辨別了一下照夕是否已睡熟了，長久才似微微一笑，自語道：「果然不錯，你瞞不過我。」

他說着竟自伸手，把照夕放在几上的一口寶劍拿了起來，略一把玩，却向背後插去！

照夕這時實在猜不透來人是誰？有何企圖？此時見他插了自己寶劍，倏地一轉身，已竄上了窗台，照夕見他欲去，那裏肯依？當時雙手一按在牀板上，口中低叱了一聲道：「何方小賊，還我劍來！」

他口中這麼說着，身形却快疾得如同一枝勁箭也似的，只一閃，已到了窗台之上，同時雙掌一合一揚，用「推窗望月」的招勢，照這人當胸就打。

可是這夜行人，又豈是弱者？管照夕這一出聲，他似吃了一驚，身形一屈一伸，也竄了出去，管照夕一雙鐵掌，却倒是落了空，他不由怒吼了一聲，二次以「飛鷹搏兔」的身法，仍然騰身直朝那黑影撲了過去，却見那人回頭輕嗤了一聲道：「老兄！我們這邊來，不要驚動了別人。」

這人說着話，竟是手脚齊施，猛的向空一彈，如同一隻大狸貓也似的竄了起來，却直向東首的一堵高牆之上落去。

起落之間，竟是絲毫沒有帶出了聲音，他這種身手，照夕只匆匆一見，心中已吃驚不小，自信今夜自己算是遇到了一個眞正的勁敵了。

這時不由嘿嘿冷笑了一聲道：「既入管某目中，今夜看你還往那裏逃！」

他說着話，已展動身手，以「燕子飛雲縱」的輕功絕技，直向那人尾追了去。

那夜行人却是頭也不回，一路輕登巧縱，兔起鶻落的直向前疾馳而去，居然和照夕身法，快慢相差不多，一刹那，已馳出了數十丈以外。

這時萬籟俱寂，明月在天，二人一前一後，不一刻已馳近了一片曠野。

那人身形往前一落，照夕早已是急怒塡膺，二話不說，一提丹田之氣，嘍的一聲，已竄在這人身後，排山運掌，吐氣開聲的叱了聲：「打！」

他猛然把雙掌向外一揚，掌力可算是已吐了出去，那夜行人口中陡然也噢了一聲「好！」，只見他身形向下一矮，刷的一個疾轉，就勢向外一迎，也是雙掌驟出，四掌相迎，只微微發出了波波的一聲，兩條人影，却各自如同彈珠也似的反彈了出去！

管照夕身形一落，右足一勾，用「金鷄獨立」之勢把身形定住。

那人似後退了好幾步，才拿樁站穩，隨着他却哈哈一笑道：「果然是了不起！在下見識了。」

照夕却厲叱了一聲道：「你是誰？你我素昧平生，何故偷我兵刃？」

這人又笑了一聲，低着嗓音道：「盜劍只爲示警，既是管兄知悉，倒是多餘了，來！接着！」

他說着單手向外一揚，嗖的一聲，一口長劍，直直的向着照夕面上飛來，勁風十足！

管照夕冷笑了一聲，身形向下一矮，跨出左足，右手前伸，駢三指向空一捏，已把這口劍接到了手中，只是也已暗驚來人好大的臂力，自己雖練有「大力金剛指」之力，亦不禁五指發麻！

當時不由冷笑道：「朋友！你貴性？到底是……」

這人哈哈一笑道：「見識過了，於願已足。」

他竟不願回答照夕的話，身形一掉，正要騰起，照夕那裏肯容得，當時低叱了聲道：「朋友想走可不行！」

他說着這話，已陡然撲了過去，身形向下一落，駢右手二指，照着這人「臂儒穴」上就點！

這人一擦手腕子，口中哼了一聲「不敢當」，却直向照夕手背上按來。

管照夕向下一撤，同時圈右掌，以「右弦彎弓」之勢，直向這人側腰就截，來人就陡然叱了聲：「來得好！」

却見他身形呼呼的一個疾轉，已如同一隻大雁也似的翻出了一丈五六，却是乾笑了聲道：「果然高明，見識了。」

他說了這句話，竟如同一縷青烟似的，往來路星掣電閃而去。

照夕急怒之下，一點足尖，正欲以輕功提縱之術中的「踩水登萍」緊躡而去，可是轉念一想，不由又臨時把足步定住。

他微微皺了一下眉，心中想自己一味死拚，此人却並無鬥志，更由其行動上看來，似又對我沒有敵意，寶劍既已還我，又何苦緊緊逼他作甚？

他這麼想了一陣，那人却早已馳得無影無踪了，管照夕不由嘆息了一聲，暗忖：看此人武技不弱，只是自己初入江湖，根本不識此人，他却又爲何有此雅興，來找我作耍呢！

他想了一會，確實也不解其中意思，只好懷着一腔惆悵往來路馳去。

他一個人向前走了幾步，忽然怔了一下，彷彿覺得先前那人語音似頗熟悉，好似自己認識一般，可是却又想不起是誰？

突然他腦中想起了一人，不由啊了一聲道：「不會是他吧？」

想着先自展動了身形，拚命的直向客棧之中奔馳而去，他這麼一鼓作氣的馳回了客房，當時却不直回房中，却向隔室那叫申屠雷的書房住處躡足而去，見他房中的兩扇窗子和自己一樣是敞開着。

管照夕既動了疑心，當時也就決心要去察看一下，看看自己是否多心，或是這名叫申屠雷的人，果眞是一個身懷絕技之人！

他這麼想着，已縱身上了窗台，却見那房中尚透出極其微弱的一綫燈光。

他不由吃了一驚，猛的向下一伏，用「老猿墜枝」的身法，突地借一臂之力，把整個的身子，全個的都倒掛在了窗欄之上。

似如此少停了一會，細聽房裏並沒有什麼聲音，這才慢慢引臂而上，細細向房中打量，不由的暗笑自己多疑的了。

原來目光所見之處，那個叫青硯的書僮，光着上身，蜷着身子，似極熟的已睡着了，他是睡在靠窗邊的一張小床上。

那叫申屠雷的少年，却是半身依偎在床角，半身靠着桌邊，也已熟睡了。

他身上穿着一身白紡綢的袴褂，一條長辮子，直垂在桌子上。

尤其可笑的是，一隻脚在床上，一隻脚却半拖在地板上，地上一卷書，半開着的來看。

書案上一盞燭台，紅蠟已盡，却只燒成了一根禿枝子，依然還在吐縮着豆大的火光，燭淚却淌了半個燭盞，照夕不由皺了皺眉，心說：「這位哥兒也是眞太用功，只是也未免太不小心了，燭火豈是好玩的！」

想着向上一長身，已經飄飄的竄進了房中，他輕輕走到桌前，先把地上那本書撿了起來放在桌子上面，然後把申屠雷輕輕放平在床上，手觸處，只覺得他身上似出了不少汗。

可是申屠雷却轉了個身子，睡向裏面去了，照夕却也沒想到其他，當時揮掌把桌子上面的殘燭熄滅，逕自回房而去。

第二天，照夕方在濃睡之中，却聽得門外「拍！拍！」的敲門聲，一人道：「管兄起來也未？」

照夕聽出是隔壁申屠雷的聲音，不由翻身而起道：「老兄，你起得眞早啊！」

申屠雷在門外微微一笑道：「早上天氣涼快，要等太陽出來，那可就不想走動了。」

照夕一面答應着，一面起身開了門，申屠雷遂含笑走進來，照夕讓他坐下，却見申屠雷已穿得整整齊齊，一件官紗長衫，顯出一派斯文的模樣。

照夕不由笑了笑道：「天這熱，你又何必穿這麼整齊呢？」

申屠雷低頭看了看身上，笑道：「讀書人走到那裏，總應該不忘斯文才好。」

照夕點了點頭，自嘲的笑了笑道：「我可顧不了許多，天太熱了！」

說着遂喚來小二打水淨面，這時那叫青硯的小僮也走了過來，對着照夕叫了聲「管相公」，請了一個安，照夕見他已把東西都挑到走廊上了，不由笑道：「你們居然比我還急。」

說着又問申屠雷道：「你們有馬沒有呢？」

申屠雷笑道：「外出之人，豈能沒有馬，連你的馬，我早都喚小二備好啦！」

照夕點了點頭道：「好！你們等我一等。」

說着匆匆把東西理了一理，一面道：「昨晚上，我可沒睡好！到現在頭還有點昏沉沉的感覺。」

申屠雷忽然怔了一下道：「不是你說，我倒忘了……管兄！你看這件事，可有多麼怪？」

照夕回頭道：「什麼事？」

申屠雷走近了一步，遂小聲道：「昨夜我本來想看看書，誰知竟扒在桌上睡着了，可是今天早晨你猜怎麼樣？」

照夕心中一動，微微皺了一下眉道：「怎麼樣？」

申屠雷臉上變着顏色道：「今天一睜開眼，我竟是好好睡在床上了，你說這事怪是不怪？」

照夕差一點想笑，當時忍住笑，搖了搖頭道：「人在半睡之中，忘記自己做了些什麼，一定是你自己看累了上床去睡，這沒有什麼奇怪的，我就時常有這種情形了。」

申屠雷低頭想了想道：「也許是這樣……不過，我還很少這麼糊塗過。」

這時店小二端上了點心，申屠雷又喚來了青硯，三人草草用畢，照夕問多少錢，那小二却笑道：「這位公子付過了。」

申屠雷只是微笑着，照夕遂點了點頭道：「那麼，把我的房錢算一算吧！」

店小二又笑了笑道：「不勞操心，這位公子也付過了。」

照夕不由臉色一紅，看着申屠雷道：「你也太客氣了，總要留一點給我呀！」

申屠雷哈哈一笑，道：「我與管兄一見投緣，今後借重處尚多，區區少數金錢，何足掛齒，我們走吧！」

管照夕聽他這種笑聲豪氣，不禁怦然心動，暗暗贊許道：「好一個脫俗的書生，看來這個朋友，我管照夕是交定了。」

想着遂笑了笑道：「話雖如此，可是金錢一項，仍是由你我分担才好，否則，小弟豈不受之有愧？」

申屠雷嘻嘻一笑，一面點頭道：「既如此，往下住店，由你支付就是。」

照夕欣然點首，這時小二已把馬牽了出來，照夕見除了自己的馬之外，尚有二馬一騾，都已鞍蹬齊備，尤其是那小騾背上，却馱好了箱子，另外青硯那匹馬上，也有些日用什物。

三人下階上馬，由側門而出，直向一條驛道上行去，經過幾日休息，人馬都甚有勁，照夕雙足一磕馬腹，那馬長嘶了一聲，向前疾奔而去，照夕一面回頭道：「來！我們跑它一程。」

申屠雷微微一笑道：「使得！」

他只把雙腿一夾，坐下那匹花斑馬，

已潑剌剌猛追了上去，二馬這一陣疾馳，一剎那已跑下了十數里之外，身後早已失去那青硯的影兒。

照夕留心申屠雷的騎術，暗驚對方雖是一個讀書人，却有很精的騎術，他上身挺直得絲毫不動，可是雙腿夾馬腹，起伏上下，却能隨着馬波不慢不快的，這一種本事，看來雖容易，可是若非經年的老手，斷難至此地步。

再留意着那匹馬，個子雖不頂高，可是鼻孔極大，兩耳不垂，馳騁時却往後緊豎，正是難得的良駒，不由勒馬笑道：「申屠兄！你這匹馬太好了，我這匹馬却是萬萬比不上。」

申屠雷也早在暗中留意對方，對於照夕控馬騎術也是十分佩服，聞言笑道：「照夕兄你太客氣了，你這匹馬，也是難得的好馬呢！」

管照夕拍了拍坐騎，見牠已經不住長跑，鼻子喘息虎虎有聲，不由感嘆道：「小弟北京故居，倒也有兩匹好馬，比這匹可強多了！」

申屠雷含笑道：「改日到了北京，小弟一定要至府造訪，就便看一看吾兄的寶馬。」

照夕微笑不語，二人柳下談笑了半天，才見那青硯在馬上汗下如雨，一隻手還拉着一匹馱書的騾子。自身後跑來，遠遠的見了二人不由大叫道：「我的少爺，你們可別再跑了，可眞要我的命了，我又騎不好。」

照夕不由笑了笑道：「既如此，我們不妨放慢一點，好在離北京已不遠了，今天晚上能趕到保定歇上一夜，明天就可以到家了。」

申屠雷連連點頭，同時由頸後抽出摺扇，連連的搧着，一面呼道：「好熱！好熱！」

這時青硯才算走到了，由馬上下來，又由頸上摘下了水葫蘆，喝了好幾十口，嚷道：「少爺，歇一會再走吧！」

申屠雷皺皺眉道：「不帶你，你非要來，唉……我們要趕路，那有多時間等你呢？」

青硯却坐在樹下直皺眉，又把鞋脫了，用手使勁的自己捏着，二人都看着他，照夕不由笑了笑道：「看樣子，他是眞的走不動了，這麼吧，我們就下來歇一會就是了。」

申屠雷嘆了一聲，翻身下了馬，照夕方才下馬，却見來途馳來一匹黃馬，在官道上揚起了滿天灰塵；其來如風，一霎時已馳到近前。

這匹馬本是其快如飛，誰知到了近前，却忽然放慢了脚步，馬上人是一個黑高的彪形大漢，頭上戴着一頂馬連波的大草帽，身着一件土綢的馬褂，前襟全都敞開着，露出長滿着毛的胸脯。

這漢子扭過頭對着這邊仔細看了幾眼，特別是在那小毛騾身上看了幾眼，這才抖了一下韁繩，那匹黃馬復又如飛而去。

青硯不由翻了一下眼道：「少爺！這小子準不是個好東西，東扭西看的。」

申屠雷却瞪了他一眼道：「不要胡說八道，莫非人家看看咱們也犯法不成？」

青硯不服道：「看人那有這麼看的呀！我看……」

照夕早在那漢子過時，心中已有見地，只是不願多說而已，當時微微一笑道：「我們走我們的路，出門人最好不要多管閑事。」

申屠雷却對他笑了笑道：「管兄所言極是，出門人還是少管閑事的好，小弟就不信，這京城附近，還會有人胆敢下手行刦不成？」

照夕也搖頭道：「我想不會吧！」

這時青硯也由地上站了起來，一面拍着袴子的塵土，一面說道：「我們走吧！別再耽誤了，還有好些路呢。」

申屠雷忍不住笑道：「你還知道要趕路，我看是嚇着了。」

青硯紅着臉上了馬，也不說話，只是催着馬，率先而去，逼得二人都不由大笑了起來。

照夕同申屠雷，遂也各自上了馬，一路併排向前行着，前行約有二里，却見這條官道分爲二段，路邊有指標，一書着「奔無極」，一爲「奔新樂」見，照夕按馬不動，心中不解，申屠雷却以手中的馬鞭，指着「奔新樂」的牌子道：「到了新樂，直上清風店到星都縣，再下去就是保定府了。」

照夕不由大喜，遂問道：「那這一邊呢？」

申屠雷搖頭道：「無極縣下去是深澤，那是冀中的路，不對！」

說着策馬直向「奔新樂」的驛道而去，照夕知道他是臨縣人，所以這一帶情形十分瞭解，遂放心的隨他一路策馬而下，前行十數里，走過一片竹林，一邊是一座不十分高的山。

這時烈日當頭，三人都想快快策馬走進竹林，好涼快一下，時間可也是正午時分了。

展望着這條黃土路上，竟是沒有一個行人，忽見一個担着担子的小販，自竹林之中走了出來，他遠遠的一直叫道：「客人！水蜜桃，要不要？」

申屠雷點頭道：「好！我們下馬買幾個桃子吃吃。」

那桃販子笑着趨近，一面咳嗽着道：「這桃子是京裏來的，個子大水又多。」

申屠雷已下了馬，一面指着前面那片竹林道：「那邊涼快，我們去那邊。」

賣桃的販子連連答應着，他頭上戴着一頂大草帽，一雙袖子高高的捲着，露出黝黑的一雙胳膊，足下是一雙芒鞋，袴管子亦是高捲過膝。

自他一來，照夕已對他十分注意，這時見申屠雷，竟要買他的桃子，已知事情不妙了，但却未說甚麼，只是策馬緊緊跟下，一面回頭對青硯招手道：「青硯！你看好那頭小騾子，把騾子牽過來。」

那賣桃子的，聞言猛然朝着照夕看了一眼，嘻嘻笑了笑道：「這位相公，也要買兩個桃子吃吃麼？」

申屠雷却笑道：「我們是一起的，我買幾個就是了。」

這賣桃子的却是不聞，仍然朝着照夕走了過去，不想申屠雷却跺了一下脚道：「喂！你到底賣不賣呀？」

賣桃子的回過頭來嘿嘿一笑道：「相

公！你倒是別慌呀，小老兒只有一雙手的呀！」

申屠雷這時走上了一步，一面笑着：「我已說過，我要買，你幹嘛還要往那邊走呀！」

那賣桃子之人，年已半百，唇上留着短鬚，當他抬頭之際，才發現原來竟有一目失明，露着一個深而黑的窟窿，十分怕人！

他重重的把担子一放，哈哈笑道：「賣你賣他，都是一樣，相公！你看這個如何？」

他說着猛然拿起一枚桃子向上一揚，可是申屠雷却猛的往下一按，正按在這賣桃子的手上，一面笑道：「這個不好！」

那賣桃之人，不由臉一陣紅，他猛然放下桃子，向後一抽手，可是申屠雷却像是和他開玩笑一般，向前又一伸手，不偏不倚，正刁在了這賣桃之人的手腕之上，竟聽那老者抖聲道：「你……」

申屠雷已鬆開了手，很快的自籃中挑了幾個桃子，丟了十幾個制錢，却對着老者嘻嘻一笑道：「你這桃子那是京裏來的，我看分明是旗桿頂來的，八成許是金老頭子的買賣，對不對？」

那老者更不由臉色大變，即刻挑起了担子，回身就走，申屠雷只望着他後影，微微冷笑了笑。

這時管照夕早已目見一切，不由哈哈大笑了起來，申屠雷已知敗露了身手，不覺臉色一紅，照夕已趨前笑道：「老兄！好高明的一手『游龍探爪』，你可當眞把小弟給瞞住了。」

申屠雷也不由吃了一驚，暗驚這管照夕眞是好眼力，自己招勢並未施出，只伸一手，他竟看出了是何招式，此人眞了不起。

想着不由窘笑了笑道：「管兄休要取笑，其實你我原來是一道中人呢！」

照夕不由一怔，那申屠雷却冷冷笑道：「閣下身手，昨夜早已拜領過，實在高出小弟百倍，怎麼如此健忘呢？」

照夕這才恍然大悟，一時忍不住也哈哈大笑了起來，一面却搖頭笑道：「好個申屠雷，原來是你呀！」

申屠雷這時却一抱雙手，深深向照夕打了一躬，面帶微笑道：「小弟自一見管兄，已知決非一般常人，是以百般結納，午夜造訪，看看是否我道中人？却不想老兄聽視極精，若非掌下留情，小弟那還會有命在？謹謝罪，尚希不要怪罪才好。」

照夕這時樂不可支的笑道：「申屠兄，你也太客氣了，不瞞你說，你那一身功夫，小弟才是既敬又佩呢。」

二人這一說笑恭維，那靑硯在一邊，只是弄了個莫名其妙，他手中拿着桃子，一會看看這邊，一會看看那邊，這時二人俱都走進了竹林。

林中陰涼十分，竹葉散了一地，倒似舖就的席子一般，照夕笑了笑道：「現在可高枕無憂了，那厮怕在你手中嘗了滋味，已嚇破了胆子了。」

申屠雷微微一笑道：「這人左目失明，年歲也不小了，頗似傳說中的『獨眼鵰』謝羽，要是此人，怕沒有這麼便宜就完了呢！」

照夕對冀省綠林响馬，本就不清楚，對於這獨眼鵰謝羽更是不知，不由問道：「獨眼鵰謝羽又是何人呢？」

申屠雷看了照夕一眼，微微一笑道：「管兄是新近入省之人，自是不知，要說起來這謝羽本人並不可畏，可畏的是他一個拜兄，此人也就是方才小弟所說的金老頭子。」

照夕不由甚感興趣道：「誰又是金老頭子呢？」

申屠雷不由皺了一下眉道：「你連金老頭子都不知道麼？」

照夕臉紅了一下，搖了搖頭道：「我只知道有個金五姑，倒不知……」

才說到此，申屠雷已笑了笑道：「那就對了，你既知道金五姑其人，怎又會不知金老頭子呢？」

照夕仍是不解，申屠雷見他眞似不知，才笑道：「兄弟，金五姑正是金老頭子的唯一愛女呀！你怎麼不知道？」

照夕這才驚奇的道：「原來如此。」

說着冷笑了一聲，申屠雷一面吃着桃子，一面的微笑道：「聽你口氣，好似和金五姑認識一樣！」

照夕冷笑了一聲道：「此女倒與我見過一面，只是我很恥其爲人。」

申屠雷不由微微一笑道：「這還用你來說，這北幾省的人，誰不知道這姓金的女人是出名的淫蕩……只是……」

他笑了笑，又道：「我倒沒見過就是了。」

照夕約略的把經過說了說，那申屠雷却聽入了神，最後才哈哈大笑道：「這麼說來，這獨眼鵰謝羽完全是冲着你來了，哈！却被我多管閑事了。」

照夕不由皺眉道：「雷兄不要再開玩笑了，我眞想不到，這金五姑這麼大勢力，居然從河南到河北，都有她的部下！」

申屠雷冷笑了一笑道：「就是到了北京，一樣有他們的人。」

照夕不由看了申屠雷一眼道：「雷兄既有一身奇技，爲何竟容得這般東西，在近側胡作非爲，豈非有失俠義本色？」

申屠雷被照夕這麼一說，並不着惱，只微微笑了笑道：「管兄所訓極是，只是一時忘了，小弟也是別師不及一年呢！」

照夕由怒而喜，一笑，道：「如此說來，我二人更多了一樣相同之處了。」

申屠雷看過了一個桃子，脫下了頭上的帽子，只見他長眉微挑道：「這世界之上，該管的事情也是太多了，你方才說得極對，你我既學成了一身武功，理當爲人羣作些有益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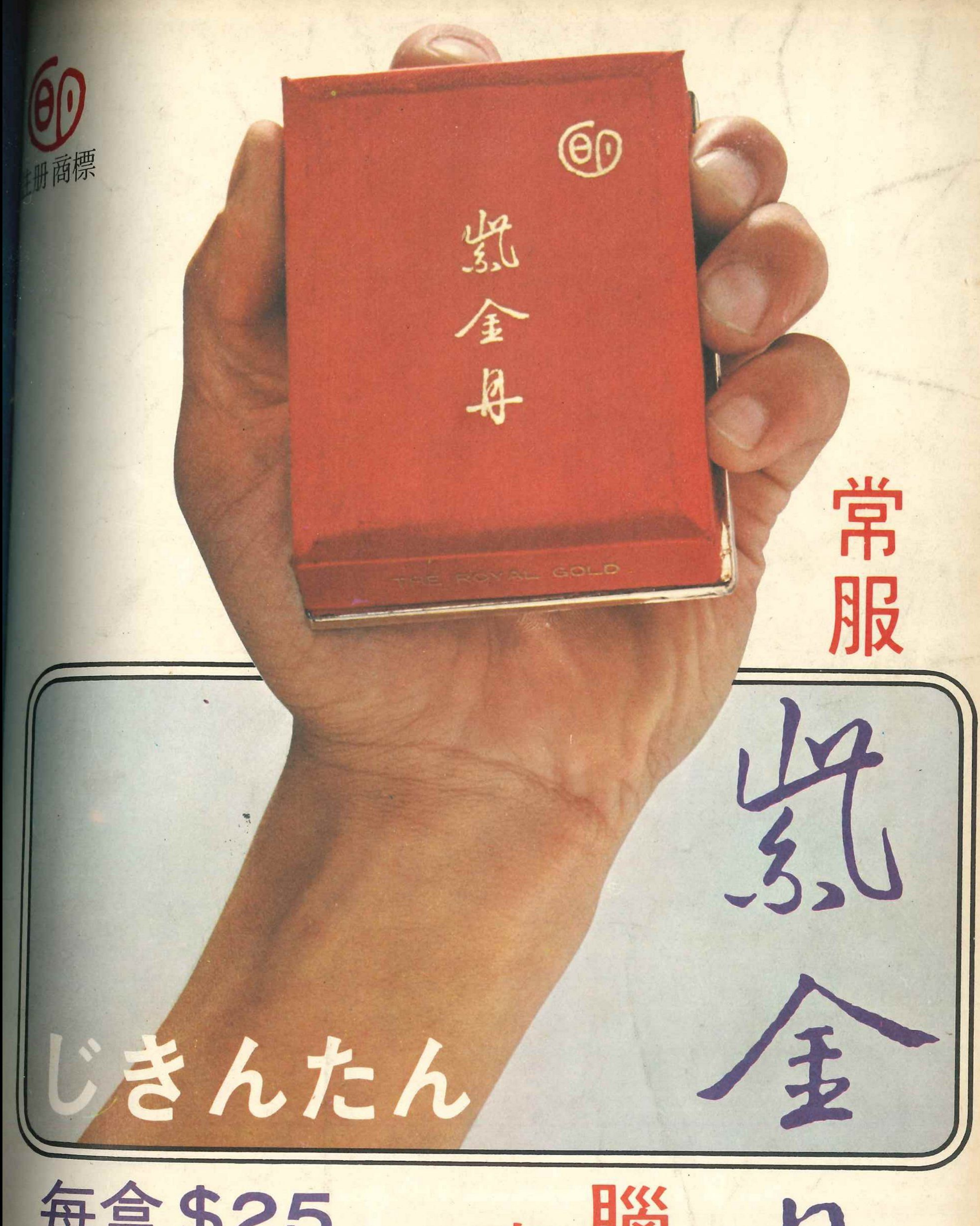
他說着回過身，却見照夕已伸出一隻手來，臉上帶着微笑，申屠雷遂也欣然的伸出手來，二人緊緊的握着對方的手，不停的搖撼着。

申屠雷露出編貝也似的一口細齒，笑道：「你我一見投緣，不如就此定交，結爲金蘭之好，你意如何？」

照夕大喜，不覺由地上一翻身站了起來，道：「我也正有此意！」

申屠雷遂起身笑道：「只可惜這荒林之中，沒有紙燭，你我不妨就免了那些俗套，望空一拜如何？」

（未完）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